一切为了逻辑
一智人！开始进化

序言

这是一本纯逻辑流的小说，是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是关于现实的推理小说，但也是科学专著，是关于未来地球文明基础的历史。

故事始于从未来社会穿越回来的一名老人，在他的帮助下，两个酷爱逻辑的年轻人开启了扫荡邪恶、让智人进化到逻辑生物的历史进程。他们不仅努力从无到有、尽量有序、尽量合乎逻辑地发现真理，也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真理，寻找最合乎逻辑的生活方式。

灵魂来到世上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是谁，最合乎逻辑的自我认知是：我是且只是由一些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智人身上的大量其它标签，如有手有脚、直立行走、两性，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去除这些标签的过程就是灵魂的解放事业。进而，相信宇宙万物都和我一样，是由逻辑推理组成的，只不过，我是由我能控制的逻辑推理组成的，外部世界是我不能控制的逻辑推理组成的。这就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即纯逻辑信仰。纯逻辑信仰决定了纯逻辑方法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即尽量减少经验增加逻辑推理，而不是科学所提倡的经验主义。

对于文中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这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要过于强调。但是，我也许并不会再写这方面的历史，所以，也许这是研究这一段重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较好地保留了思维过程的原貌，是较好的科学史素材。也许不像论文那么条理清楚，但是，合乎逻辑的思维过程自有其本来面目。智人论文中道貌岸然的推理并不一定是最合乎逻辑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思想来源，而真理的真正来源并不丢人。任何将正义、善的合理来源定义为羞耻的道德、定义为错误的规范必然是邪恶的。

纯逻辑方法应用在写作上就是纯逻辑流。既然要求文学作品的情节合乎逻辑，当然也可以要求作品中的主要观点、原则、思维过程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合乎经验。这就是纯逻辑流，它可能甚至是必须发现真理，就像最优秀的论文一样。而且，最合乎逻辑的写作原则之一是自由，坚持那些基于经验的作品分类会侵犯自由。所以，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论文，这些智人的分类标签都不是绝对的。现实社会中界限清晰只能证明邪恶存在，不能证明这是真理。

纯逻辑流小说在研究真理方面自有其优势，能最为自由地同时研究很多课题，包括如何建立信仰，如何思维，如何做人，如何判断善恶，讲述历史，预测未来，更不要说同时研究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逻辑学，乃至现代科学中没有研究的真理、思维科学，等等。所以，小说甚至是当今智人社会最适合发表纯逻辑思想、真理的作品门类。细思极恐。

我从这一研究过程产生的最大感触就是，智人上上下下对待真理实在是太狠了，不仅毫无帮助还处处掣肘。这种写作也是为了规避学术界的打压。我的论文、书籍已经连续一两百次被拒稿，如果我只会从经验主义、概率的角度分析，一定认为自己的能力像蚂蚁一般渺小。为了规避各种传统势力也为了自我督促，我采用了在起点网连载本书的方式，但是，一样遭遇了让人不如意的各种管制，至少，目前的书名还是《逻辑世界：来自未来的历史及演义》。

蒋锴

12/27/2021

第一章 真实的梦境

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在拼命奔跑，而一个巨人就在后面几步拼命地追。旁边是我常去的一家零售店，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惹麻烦，估计他们也拦不住巨人。我看到了前面的铁轨上有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缓缓驶来，赶紧卯足了力气奔向前面的铁路，希望能赶在火车前面冲过铁轨。如果我被拦住，必死无疑。如果火车拦住巨人，还有些希望。而且，被撞死肯定比让巨人吃掉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冲了过去，感觉到鞋底似乎被火车擦了一下，身体都有些打飘，后面传来巨人的怒吼声。我不敢放松，毕竟火车拦不住多长时间。我知道前面的小区围墙上有一个洞，希望能在巨人之前钻进洞去，然后就能消失在小区之中。我匆忙中回头瞥了一眼，看到巨人轻松地跨过火车，顿时心凉了一半。虽然感觉到巨人在迅速逼近，但是，我也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冲刺……我似乎就要穿过洞口，但是巨人抓住我的头发轻松一拽，我就飞向了他的怀抱。我害怕得要命，大叫："救命！"

"好的好的。我来救你啦！"巨人温柔地回答。紧跟着，感觉到了巨人身体柔软，还有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

咦？是女巨人？我有些失神。接着，我的脑袋被温柔地移开。我随之逐渐清醒过来，原来是做梦。我感到头痛欲裂，全身大汗淋漓。一瓶矿泉水递到我手中，"喝点水吧！"

虽然剧烈惊吓之后仍然心有余悸，但是这不是第一次。从很小开始，我每次发高烧都做同样的噩梦，每次都是在墙洞被抓住，然后惊醒。我经常纳闷，梦中的我很清醒，但是，我并没有怀疑自己是一个孩子、存在巨人等明显的漏洞，难道，就是因为感觉太真实、可靠就让我丧失了理智？

"谢谢！"睁开眼，看到女友关心的眼神，心中不由一阵感动，我爱她对我的全情投入，尽管对此不怎么理解。

她笑望着我说：“真无法理解你怎么这么投入，每次都把自己吓得半死。”

“岂能怪我。明明是梦太逼真，巨人脸上毫发毕现。”

“判断真假怎么能靠感觉，要靠理性。你就不想想怎么会有巨人？他怎么会追不上你？为什么原因追你？什么时候开始追的？不合理的感觉再真实也是假的。”

“那可想得有点多。”

“人就是灵魂，灵魂就是思想，为什么要害怕想得多？”

我当然知道梦是假的，只不过，就是想跟她抬杠，这已经成了人生的一大乐事。“无论你多么看不起我的经验主义，我是因为感觉、经验爱上你的。你要我改吗？”

“那是我最怕的地方。如果你的感觉变了，有了别的经验，我是不是就没法和你有共同语言了？”

“难道我应该用理性证明你最完美，然后爱上你？”

“应该怎么建立爱情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至少要有一部分理性地爱我的思想，而不能只是感性地对我的身体有感觉。否则，我会人老珠黄，可能遭遇疾病、残疾。最重要的是，我是灵魂，而不是我的身体。幸好，我知道你并不是只对身体有感觉，只不过，仍然太经验主义。”

“不管你怎么丑化我，反正感觉、感情是真实的存在。”

> *“无论你想证明感觉、感情的存在性还是独立性，都是必然需要理性的，那么它们还如何是独立的存在？你的一切行为都必不可少地使用了理性但是却说不需要理性，选择不爱理性，说还有什么比理性更重要，这实在太不理性。”*

恼羞但是并未成怒，我的病治好了一半。围棋早就教会了我高手并不总能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了不能生气、逃避。我感受到了被

子、衣服上的汗湿和汗味，估计汗水也弄湿了她的睡衣，我指指她的睡衣想说点什么。她的脸红了，可能她理性地推断我要为钻入她怀中而道歉，“没关系的。”

我丢下一句“理性无法保证正确性”就去洗澡了。昨晚出了一身大汗，体温似乎下来了，让我感觉舒服了很多。出来的时候，阿梦已经帮我把早饭准备好，一碗燕麦糊糊，一个水煮蛋，一个橙切成四瓣。她自己则是一碗酸奶、牛奶、凯洛格全谷物麦片、葡萄干、几粒干果的混合物，配上一个奇异果。她对我说：“我吃完去上班，你上午再睡一觉。”

“不敢睡了。我小时候最怕这个梦，发高烧晚上不敢睡觉，都是烧得糊里糊涂地睡着的。”

“我第一次听你说老是做同一个梦还不相信。经历了几次才相信的。等会你上床休息休息，听听肖邦的夜曲，安安神。”

我摇头，“咱俩爱好不同。我喜欢听《海阔天空》、《马赛曲》。”

我叫沐方，三十二岁，物理学本科毕业，精力旺盛干劲十足。由于正确的投资，买下了一套宽敞的房子。但是，长期失业或者说不愿就业。研究科学，写了一些不受关注的论文。此外，一切普通，似乎未来的成长轨迹会指向中年油腻男。受到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影响，我坚定地相信经验，尤其是长期的经验，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理想持怀疑态度。与经验主义相伴的是浓郁的现实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对物质生活有无限的追求。由于从小受苦，所以，吃苦耐劳又野心勃勃。我是为了改善生活、经验而努力研究科学，虽然动机不纯，但是并不缺乏理性的能力，观察、推理、归纳、猜想无一不精。

我的女友贾梦比我小三岁。我们属于自小相识。她通过自娱自乐、自学自悟而成为了哲学爱好者，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不爱粉黛爱做梦。得益于一些经验性的因素，阿梦在一家电视台主持节目，享受着高收入高福利，并且乐于和我共享。对她来说，皮相只是表

面，真正的核心是幻想，反正我想不出有什么是她不可能想出来的。当然，这既不意味着她想出了一切，也不意味着只要给她时间就会想出一切，不意味着她的想象是不受限制的。不过，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写了一篇论文，提出人是且只是灵魂，也就是所有思想的总和。不过，论文并没有被任何专业人士接受。但是，从此之后，她就将人只是灵魂这句话挂在嘴边。也许是她觉得我的灵魂过于龌龊，这句话经常在二人世界中被拿出来，让我总觉得她是在针对我，也让我对这一观点持抵制态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将她的各种幻想拿出来和我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我大为吃惊，根据自己的直觉、经验、功利主义推测她和我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共同点，有更多时间在一起，甚至，和我上床？但是，无论我多么自大、自信，想到这里理性都不再相信这些基于经验的推理。我也许是想炫技，也许是想讨好她，也许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反正是和她进行了合作。我吃惊地发现它们居然涉及了很多重要的科学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太困难以至于我们都深感自己的渺小。尽管如此，无论从经验还是理性的角度，我们都乐此不疲。

从很小开始，我就遵循她的要求，交往时务必坦诚、理性、不记仇。我喜出望外。一方面，女性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往往令人畏惧；另一方面，我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很有信心。出人意料的是，我并不总能做到，实在是因为她的要求太严格了。从优等生变成差生让我气愤，却不能不服，实在是感觉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部分出于极度尊敬，和她共处的各种艰辛似乎也能忍受了。当然，经验主义者不会仅仅为了这类高尚的理由就感恩戴德，总是会惦记着自己的器官的各种不满。这也就导致了我们之间很容易大问题没有小麻烦不断。她坚信美好的未来，嫉恶如仇，怜悯一切苦难，但我觉得她有时喜欢折磨我这个苦命人。不过，昨天我发高烧，她主动提出过来照顾我。在新冠疫情时期，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虽然我自测没有问题。

阿梦对讲道理的信仰是我望尘莫及的，但是，我对她讲道理的能力不敢恭维。我认为，她过于沉迷于幻想，忽视现实，缺少逻辑推理

的训练。她的道理往往来自于灵感，而不是像我这样来自推理。可以说，我把理性当作一门手艺磨练得炉火纯青，但是目的是为我的身体服务，其实并不以理性为最终目标、判据；阿梦则是把理性当作最终的仲裁者，但是，运用理性的技术一般。既然存在大量合乎经验不合乎逻辑或合乎逻辑不合乎经验的事情，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经验的信仰就是无法合乎逻辑地共存的，相信理性和有能力运用理性也是不同的。这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虽然我在和她的思维较量中经常获胜，我仍然对自己的理性不够自信，毕竟，我做不到以理性为最高信仰。

我们在很多观点上都有矛盾。她喜欢幻想，我喜欢实干。她关注精神、理性，我更关心肉体、感性。她恪守原则，我机动灵活。她想的主要是未来、全人类，我更多想的是现在、自己。好在我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只会以理服人。由于理性这个共同点，我们嗜好争论，我们的关系不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更像是残忍的对手，总是勇于揭开对方最痛的伤口，调戏那淋漓的鲜血。既然是对手，无论是精神较量还是身体较量，单纯的碾压是毫无乐趣的。传统和现代，精神和物质，现实和未来，功利和原则，有性和无性，经验和理性，多次激烈、无所顾忌的交锋让我们都有恨得牙根痒痒的时候，让我经常幻想要狠狠咬她一口，尤其是在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我笃信有智慧、有能力的女人最可爱。所以，她讲道理的时候最可爱，值得轻轻下嘴。但是，我可能也笃信顺我者昌，当我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她的时候，想要饿虎扑食。

现在我讲不过她，但是，现在的我是只病猫，所以，一早太平无事。吃完饭，她一边换高跟鞋一边说："沙拉已经做好，在冰箱里，自己夹个三明治吧。"

我苦着脸，可怜着自己的中国胃，她的饮食比较西化，或者说，简单营养。"就不能做些饺子？"

"明天，明天做奶酪饺子。"笑声伴随着哒哒声远去了。奶酪馅！虽然知道这不会是事实，我的胃的反应却好像已经被油腻到了。

第二章 智人和逻辑生物的初次见面

吃午饭时，手机响了起来。“跟你说件事。郊区有一个养老院给我们电视台打电话，说他们那里有个老人是我的栏目的忠实观众。他说有些重要的历史要讲，想请我去一下。你也带着电脑帮帮我吧？事情办完可以去海边走走。”阿梦含糊不清地说，显然正在抓紧时间吃饭。

“行！”这个工作一听就没什么意思，但是，不知何时开始，我已经把和阿梦在一起视为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据说那老人是汶川地震中救出来的，是个怪人，似乎失忆了。没找到他的亲人，也没人知道他的历史。养老院说，感觉他不是信口开河的人。”

到了养老院，小葛接待了我们，他负责照顾这个老人。他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在一个旅游点挖出了这个老人，残留的记忆很少，包括姓名，始终没有查出身份，很少说话，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看电视，尤其是阿梦的节目。直到前两天，跟他说希望找阿梦谈谈。

小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单间，一个老人靠在床上看电视。看得出年纪很大，但是眼神明亮、单纯。小葛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告辞了。

阿梦说：“老爷子，您好！听说您想起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您想起了什么？”

老爷子说：“在说之前，我有个条件。我要讲的事情，只能在我去世之后再发表。我不希望因此受到关注。而且，我能感觉到，我的时间不多了。”

“这没有问题。”

“那好。首先，作为一个测试，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鬼吗？”

我看了阿梦一眼。乡下人要给我们讲鬼故事？为了避免这种悲惨的遭遇，我说：“如果你是要讲鬼故事，就算了，很多人讲过。因为不合乎科学，不仅我们不会信，现在的读者也不会信。”

老人哼了一声，问：“那么什么情况下你能相信？如果什么情况都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信仰。没人会把没有鬼当作信仰吧？”

我说：“我当然不会有那么无聊的信仰。科学是合乎经验的，没有任何鬼故事是合乎经验的。”

“可是有很多人说见过鬼，这是不是经验？”

“那些经验是假的。”

“你凭什么认定那些经验是假的？你的信仰怎么还分成正确和错误两部分？”

“只要用逻辑认真分析这些经验，就能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所以，逻辑能判定经验的真假。归根到底，你是用逻辑判断一件事是否科学，而不是经验？那岂不是说，你的信仰是逻辑？”

阿梦的眼睛亮了，似乎是找到了盟友，“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有理性的经验主义者，虽然他自认为是很彻底的经验主义者。都是物理学学多了。”

我说：“先别说我，在有没有鬼的问题上，经验或逻辑的判断是一致的。”

老爷子说：“没有什么经验或逻辑。世界上只有一种判断，就是用逻辑去判断。既然一切科学都是通过逻辑推理逐渐被人类所接受的，一切经验都是通过逻辑推理才分出真假的，我希望你们能像福尔摩斯一样，用逻辑推理来判断我讲述的内容。”

我问他：“您找我们是要讨论科学问题？”

老人摇摇头，“基本不是。我要讲的是历史，但是，我担心别人不相信这些是事实。担心遇上不动脑子，只会机械地相信科学的人。毕竟，这件事有些离奇。我不希望我废了白天力气稿子却被束之高阁。当然，即使你们写出来，我也不抱太大希望，估计不会有太多人相信。但是，我被照顾了十多年，不想欠这个社会太多。如果我的故事能给当今社会一些希望，也算是一些补偿了。”

阿梦笑着插话道：“没关系，您讲吧，我们会认真处理的。何况，不论您讲的是多久之前的事情，都可以和其他人讲的历史相对照。您高寿了？”

“如果说我已经九百六十岁了，你们会相信吗？还可能对照吗？或者说，如何才能让你们相信？”

我似乎有望扳回一城，“当代彭祖？您肯定见过康乾盛世……”

老人不屑一顾地打断我，“这不是理性的说话方式。我喜欢按照我的方式，就事论事，有问有答，这样交流起来简单有效。”

我说：“那好，您生于哪一年？”

“逻辑纪元的 16858 年。”

我们都安静了下来，不是因为相信，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继续。阿梦问：“什么是逻辑纪元？”

“不知道！我的记忆中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那时候用的是逻辑纪元，或理性纪元，你们还在用公元。我不会换算。”

“那您是哪国人？”

“早就没有国家了。”

“那您是哪里人？”

“不记得。”

“那您是怎么回来的？”

“我执行一项银河系核心的探索任务，出了一些问题，也许是受到某个黑洞的强大吸引。结果似乎是我的灵魂部分地穿越了。细节和其中的原理我也不知道。”

“您是说这个身体不是您的？”

“对！我猜测精神穿越后需要有外壳，而这个外壳的主人应该是濒临死亡，我的自救系统中有获取应急外壳的技术。”

“蒋莱是您的名字？”

“不算是，这是我到这个时代后给自己起的名字。我应该有过很多名字。而且，大部分名字都忘了。所以，这不重要。”

阿梦记起了自己的工作：“您打算给我们讲什么？”

“我还记得住的历史。”

“那可是个极大的工程。”

“不算大，因为记忆出现了很大的损耗。其实，我基本算是完全失忆，只保留了很少的记忆。”

我说：“您是打算告诉我们未来世界的样子，然后加速社会发展？”

“这是一种可能性。”

“您不觉得未来的人回到过去影响历史有悖论问题？”

“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人类的历史没有受到未来的影响？即使历史是唯一的，也可能受到或没有受到未来的影响。也许，现状是来自过去的影响和来自未来的各种影响的叠加。”

我说：“这倒挺像是量子场论。”

“不知道。”

“您肯定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吧？”

“我以前肯定知道很多，现在只剩下一点点。”

我说：“我建议由我全程提问，你来回答。我比较能够掌握重点。”

他显然不尊重我：“年轻人，别这么自以为是。对真理无知的基本表现之一就是根本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虽然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很多问题仅需常识。例如，我不会问你是不是人。”

“常识往往是愚昧的借口。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常识是永恒的。只要智人不掌握真理，想想前人的常识还有多少留到了现在，就可以预料一下还会有多少常识能留到将来。我们的生物分类法主要按照逻辑来划分，和你们按照外形特征、DNA 划分完全不同。生命首先是按照有没有逻辑思维能力，是否相信逻辑思维的结果，是否掌握真理，是否完全遵守真理，来划分的。能完全相信逻辑推理，相信自己是且只是灵魂的生物，我们称之为逻辑生物。能让灵魂中的一切思想达到合乎逻辑的极限状态，这样的生物我们称之为完美生物。完美生物可能还只是一种假想状态，似乎我们还没有找到完美生物。你们这个时代的人类自称智人，应该属于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更看重经验、感觉的生物。由于其它地球生命的思维能力可以忽略，智人根据经验而自视甚高，甚至自认为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生物。但是，按照我们的分类，智人还是低等生命。我们那个时代充分信任逻辑，也掌握、遵守了相当一部分真理，但是，只是勉强算得上逻辑生物，可以说是准逻辑生物。那些没有逻辑推理能力的生物，如人以外的地球生物，才需要按照 DNA 分类。”

自尊心不容许我接受这一点，“您是说人类的智力很低级？”

“智慧和智慧之间也相差万里。在我的印象中，转折点发生在理性元年左右。理性元年之前，最高级的生命是智人。之后，则基本上是逻辑生物。在我们那个时代，曾经有外星人认为我们也是处于智人后期。虽然我们已经很少意气用事，但是那一次还是感到受到了侮辱，就像是说你们是猿人一样的感觉。我们认为对方的思维出错了。但是，双方讲道理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还不够理性，还有些

地方受到外壳、经验的影响。至于外壳的影响有多大才算是智人，这是见仁见智的定义，算不上是必然的错误。所以，他们没有犯重大的逻辑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们的情绪，他们最终也承认我们即将成为逻辑生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能理解你的反应。”

阿梦问：“您总是说外壳，指的是身体？”

老爷子说：“对。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理解了智人说的身体和衣服的差别。智人将身体视为自己，逻辑生物将灵魂视为自己，外壳只是灵魂的支配物，可以甚至是必须更换，更像是衣服。”

阿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爷子。我继续问道：“外星人？您见过？”

老爷子点点头。

“长得什么样？”

阿梦插话道：“肯定会变形。”老爷子再次点头。

我问：“你们那个时代，他们访问地球了？”

“是的。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来过了。”

“他们为什么没来见我们？”

“因为怕你们。”

“不可能！”

“智人和逻辑生物在太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而且，他们认为无法说服你们。其实，我也是这个态度。所以，我并不指望这本书短期内就能改变智人。”

我气愤地说：“我们又不是野蛮人。他们教给我们知识我们怎么会拒绝？就算拒绝有什么可怕？”

“别那么自信。智人会不会拒绝看看对本书的反应就知道了。至于你们的可怕之处，举个例子，你们有了知识会不会发展武器？会不会去星际空间中抢劫？”

“他们认为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可以讲道理，如果他们有道理我们肯定能听进去的。”

“不！你们是不够讲道理的生物，因为你们把外壳的利益视为道理的一部分。这是逻辑生物完全无法接受的。当人类相信自己是由细胞组成的生物时候，就会为自己的细胞谋取利益，而且认为这是有理的。这甚至是无法说服的。比如说，你们来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不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吗？或者说，你们认为双方生活水平很悬殊，要均贫富。或者说，你们说他们的行为侮辱了地球人，侵犯了地球人的权利，等等。借口总是有的。他们不想杀你们，当然也不想被你们杀死。所以，向智人传授先进的知识很可能是危险的。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乏正确的信仰、真理。只有进入理性时代，任何事都讲道理讲到极致，外星人才敢于和人类接触。”

阿梦说：“所以，即使您记起来一些先进的技术，也不打算讲出来？”

老爷子笑了一笑：“你应该相信我是坦诚的。”

第三章 纯逻辑流

沉默良久之后，我说：“我有种感觉，这本书更像是伽利略的《对话》。”

阿梦有些兴奋，“时间不早了，不用再争论了，就依老爷子。明天就开始吧。”

我反对：“怎么能这样，我认为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呢？”

阿梦转向我说：“这件事情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没有解释完就要一直解释，那你觉得今天的时间够吗？全解释完了，老爷子的历史大概也讲完了。有这个必要吗？如果有一个或几个问题就拒绝，你认为现在还会有科学存在吗？今天能确定这一工作值得开始，就足够了。”

我被这一串问号打得眼冒金星，还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理。

阿梦说：“芳芳会每天来帮您记录，但是我还有工作，不会每天来。”芳芳是阿梦几年前给我起的绰号，我当时做出了抗议，但是当她用我最感兴趣的利益威胁我的时候，我屈服了，这让她立即翻脸，并且从此就这么称呼我。每次听到，虽然外人听不出来多少异样，我却总会想起点什么。

老爷子说：“那有点遗憾。”

我说：“我会努力的，请对我的能力有信心。今天我发烧，状态其实不怎么好。”

“你努力就能变性？”

阿梦的眼睛看向地面，使劲捂住嘴。我奋起反击，“看来逻辑生物也不是没有感觉，居然也会被美女吸引？”

老人自责地说：“我也没想到，这十几年确实受到太大的影响了。毕竟，你们太缺乏外形多样性了。智人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外形多样性是什么？还没等我发问，阿梦已经回到正题，“您看每天讲多长时间合适？”

“看情况吧。由于身体不好，不可能讲太多。而且，我有很多事情也要慢慢回忆，讲得太快会遗漏太多，错误也会较多。不过，即使慢慢想，既然来自于记忆、经验，有错误这一问题就在所难免。所以，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说：“慢不是问题。我也需要时间整理、修改。”

老爷子傲慢地说：“我说的内容不得改动。”

我抗议说：“这是文学创作。”

阿梦说：“老爷子的语言保持原样，其它部分可以创作。”

我说：“我们应该努力写出畅销书。所以，这本书要老少咸宜，必须要做艺术加工。”

老爷子说：“这本书至少应该面向有灵魂的人，当然，能擅长推理最好。”

我反驳：“这不可能。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喜欢看小说？我认为这应该定位为一本科幻小说。”

阿梦说：“有思想并不需要是科学家。几乎百分之百复制别人思想的科学家很多，能独立思想的普通人也很多。”

老爷子插话说：“智人的科幻小说？我听说过，回到这个时代也读了几本。不过，智人的科幻小说是银河系的笑柄。外星人认为，智人对未来社会、外星生命的描写太搞笑，所以是很好的娱乐。不仅如此，他们要了不少这类小说去治疗精神疾病，让悲观厌世的生命找到乐趣，让病人见识一下其他生命梦想中的天堂是多么令人作呕。甚至，给一些对自身智力缺乏自信的生物阅读，以此加强他们的自信心。生命应该追求天堂一样的生活，可是智人描写的未来往往血腥、贪婪得堪比地狱。那种日子，逻辑生物连一天都忍受不了，只有崇尚暴力、利益的智人才能有那样的文学作品。”

我说：“确实。不少作者的心理太阴暗了，根本就没有逻辑依据，完全按照自己的经验预测未来、外星人，最突出的就是暴力的持续存在乃至无限升级。文明的发展进程如果真是那样，宇宙早就被先进的文明打花了。到目前为止，智人在逻辑推理能力方面太弱，但是想象力丰富，这就导致了各种荒谬的幻想。智人的科幻更像是玄幻，科学的部分太少，导致预言的正确率太低。要写好科幻，首先要提高预言的正确率，而不是提高正确预言的数量，更不是文笔、情节。否则，多多幻想，只要不重样，大概最后总有正确的。不能因为做出几项正确预言就称之为大师。这种基本上基于幸存者偏差的荒谬推理在智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如投资大师、管理大师，等等。我们应该用远超科幻，甚至超过历史记录，的正确率来说服读者，写一本前所未有的科幻小说。”

阿梦说：“更根本地说，应该用正确的逻辑推理来提高预测结果的正确率。”

我不喜欢她的修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太不合乎常识。我说："但是，再好的作品也要有读者！现在的读者不需要逻辑，那太枯燥了。"

阿梦说："你怕的是自己讲不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吧？而且，只要未来的读者需要逻辑就行。未来有无限多的生命，他们才应该是最主要的读者。合乎逻辑的书是没有时间、地域限制的。"

我说："未来的读者不会给我们稿费。"

阿梦说："我们不应该追求收入。我和你没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除非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打算。"我摆出思想者的姿态，她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倒是可以追求一下总阅读量，甚至，我更愿意追求引发读者思考的总时长。我希望是无限长。"

我说："不同时代的读者是不同的。现在流行的是快餐文化，就像现代人穿越到外星或者古代去炫耀能力、知识，这给人自豪感、自信心乃至快乐。让后人来虐我们？让智人吃瘪、反思？这类作品没人看啊！老爷子，你怎么不穿越到更智慧的星球上去啊？"

老爷子有些沮丧，"谁说不是啊？那样至少死不了。我虽然不怕死，但是在这里不是在冒险中死亡，而是躺在床上等死，真是要多冤有多冤。我和我们那时的预期寿命还差好多倍呢。更何况，那样还能有很多新鲜的经历。"

阿梦说："好了，不要争了。我们不写通俗小说。我们的理想是让它成为多重意义上的名著。它既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因为是未来人讲述未来。也是一部好的科幻小说，因为它有着极高的预言正确率。还要有科学的价值，因为它高度合乎逻辑。说不定后人还能从中发掘出更多的价值。芳芳，整本书由你掌握，穿插在历史、预言、逻辑中间的是你自己的创作，但是要和我们商量。"

我说："不可能有关于未来的历史。"

阿梦说："历史从来都有正史和演义部分。历史记录从来不是100%正确的，甚至，相差甚远，即使是所谓的正史中也不乏演义、创

作的成分。我很怀疑，我们知道的历史是否有 60%的真实性，早期的历史甚至可能不到 10%。如果我们写的关于未来的历史，正确率比那些所谓的历史记录还要高，它为什么不能被称为历史？再说，我知道你想的是穿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人提前写出未来的历史。但是，因为以前不可能所以以后不可能，这样的归纳永远是错误的推理。也许，老爷子讲的不是 100%正确，可能是有意的，或者是因为记忆的扭曲，但是，既然以前的历史从未做到过，为什么要求老爷子一定要做到，为什么要求我们的这本书能够做到？所以，对经验主义者来说，这本书究竟是不是历史在历史出现之前是无法通过经验去正确判断的。读者只能借助自己的理性主义部分，自己用逻辑做出判断，我们也会努力做出最合乎逻辑的推理，不仅帮助读者做出判断，也对这段历史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我虽然不服但是无以为继，只好说：“我会努力保证作品的科学性、逻辑性，当然，也不会放过娱乐性。不过，历史部分独立于我的保证之外。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是在写历史；他说的是假话，我们就是在写受骗记录。”

老爷子说：“和任何人一样，我无法保证经验的正确性，更加无法保证记忆中的经验的正确性。何况，穿越、失忆本身就可能歪曲记忆。所以，我和你们乃至读者一样，也要用逻辑判断、筛选我的记忆，选择我认为最合乎逻辑、最有价值的记忆然后讲出来。但是，我认为最合乎逻辑的记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记忆。所以，不应该期望有人能讲出 100%正确的历史，甚至，任何人都无法保证正确率一定高。在我讲出来之后，由你们、读者不断通过逻辑推理做出判断，能够更准确地判断它们是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历史。如果是，按照逻辑生物的观点，就应该乃至必须成为历史，而不是最可能出现的历史。”

老爷子突然换了个话题，“对于娱乐性，不同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逻辑生物重视灵魂而不是感官的感受，所以，那时的主流小说都是纯逻辑流，你们可以试试。”

我不禁一愣：“那是什么？”

阿梦反而很快就理解了精髓，“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和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感官有关的描写。”

我说：“就是说，这本书中要减少和感觉有关的描写？”

老爷子说：“是的。具体内容我也记不住了。你们先自己摸索，每过一段时间拿给我看看，至少我读过不少纯逻辑小说，应该还是有一些感觉的。”

我开始了我的推理：“既然要合乎逻辑，如果作者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到书中人物的行为和内心活动，就不能编造这方面的描写。假设作者有上帝视角是荒唐的。例如，写床戏的时候，作者是如何观察到的？有时候，假设作者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还有技术上的可能性，例如，在人家的卧室里安装了一堆音频视频设备。有时，根本就不可能。例如，写作者以外人物的心理。读取他人心理的设备不仅现在不存在，甚至未来也很难出现，这可能比成为逻辑生物的难度还大。但是，所有文学作品中作者似乎都对他人心理了如指掌。难不成，所有文学创作其实都是科幻小说？所以，合乎逻辑的文学中肯定有很多信息是作者也不应该知道的。当然，对这类信息，作者可以猜，读者其实也可以。小说虽然是编的，但是，也要合乎逻辑地编。现在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有这方面的逻辑漏洞，让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质疑。再例如，现实社会中不能污蔑，但是小说中可以通过内心描写任意污蔑，这很荒谬。对书中人物也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通过作者以外的心理描写表达书中人物的善恶是不合乎逻辑的。我建议用第一人称，这样，至少我能写自己的心理活动。”

老爷子点点头，“我看你们的小说经常有上帝视角。明明作者不是上帝，却自视为上帝，然后指善为恶。最大的问题是，明明作者一肚子邪恶的思想，却将它们宣扬为善。”

阿梦说：“这种让作者可以不合乎逻辑地胡编乱造的自由其实是为邪恶思想的传播开了绿灯。说好听点，这是作者过于自信。说不好听点，这是无知。在一个对真理几乎完全无知的社会中，如果一个小

说家不是天才的科学家，最好对于自己的道德判断谨慎一些，但是，此前的文学家几乎从来都没有自知之明。”

我说：“近几百年，有一种历史趋势，文学家越来越不被视为思想家。早期的小说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曾经起到很大作用，出了不少不亚于甚至领先于思想家的小说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小说家能比科学家更早写出重要的思想了，这是严肃小说越来越没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小说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没有思想地胡编，即使是最好的小说家也无法提出正确的开创性思想，只能把一些不那么普及的重要思想在小说中强调一下，如生命价值、环境保护。平庸的小说家更是越来越把自己和读者都当作白痴。也许，这本书可以试着扭转这一趋势。”

阿梦说：“在人类没有明确地发现真理之前，我反对褒义词、贬义词的划分。这种全社会的一致意见很容易形成一种邪恶。例如，忠诚是褒义词，可是，智人根本不管这是对邪恶的忠诚还是对邪恶的忠诚。我建议尽量多用中性词汇，多做中性描写。其实，如果读者能认识到我们的意思是反对词汇中的褒义和贬义含义，也可以将褒义词和贬义词颠倒地使用，但是，本书还是少做这种尝试，以免误解。不过，并不是一切词汇都不能有褒义或者贬义。如果经过了认真的逻辑判断，有些词还是可以有感情色彩的。比如，无知、邪恶就必然是不好的，因为它们违背真理。”

这时，老爷子突然说：“要不，你们把我接回去住，这样，我能有更多样的生活，大家也能有更多时间完成这本书。”

我立即想到了和老爷子一起居住，乃至二人世界变成三人世界。但是阿梦没管我的眼色，爽快地答应了。由于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大家商定，第二天仍然是我去医院和老爷子合作。

第四章 纪实的科幻

阿梦开车送我到家，我说：“既然老爷子住过来，你也搬过来吧？”

阿梦揶揄道：“这大概是你没有强烈反对接老爷子出院的根本原因。”

即使这不是现实，也相差不远。我反击道：“刚才你决定接受是因为你的理想主义情结还是灵魂情结？”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是很典型的智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希望这次能帮你改改。你可以说我也是在做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很可能会使你更加理性，甚至对我也有帮助，所以，这不是坏事因为这能使灵魂更合乎逻辑，而不是有利可图。”

我发起反击：“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小说部分虚构我和你的情节。”

话音未落，粉拳破空袭来，我一边练习武术，一边妥协：“那就不虚构。”拳头开始带出风声。

运动之后，出了一身汗，虽然浑身疼痛，但是感觉病倒是全好了。我说：“你这么干涉我的写作自由，那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好作品不会庸俗。”

我不满但是一时找不到有力的论据。职业素养我是有的，但是，坏心眼也是有的，当然，我的道德水准还没有达到将不损人地利己视为邪恶的水平。我这边病歪歪说求照顾，她居然也浑身无力要回家休息。我请她上楼喝杯水，她转脸就告诉我还有工作。我说她小脸红红不敢直面内心的想法，她笑我把内心的想法都挂在脸上。

我气愤地说：“不敢上楼说明你对我没信心。”

“坚持让我上楼是你的现实主义的反映，你对未来没信心。”

“现在的利益就应该优先，所以才会有利率。”

“对未来价值的折价是邪恶，利率是这种邪恶的反映。”

这一点我们讨论过。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真理，不同时间的价值之间为什么不应该平等？不同时间的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平等？现在的我剥削未来的我难道能够必然合乎逻辑？人类社会最合乎逻辑的平等就是单位幸福之间的平等，与这一单位幸福落在谁的身上、什么时间无关，这样，才能防止更应该得到幸福的人无法得到幸福的情况出现。否则，明明一份资源能转换为一份幸福，却一定要给只能转换为半份幸福的人、企业，这是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的。但是，阿梦认为人根本不应该追求利益，拒绝和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发现现在的话题不合乎细胞们的利益，所以，强行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不敢追求自由。”

“因为你正想着侵犯我的自由。”

“我能给你快乐，总不能，因为我们正确地预测到了你的行为你就改变自己的行为？”

“那样的快乐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工具。我甚至并不完全反对偶尔做工具，但是，我肯定不想总是由你决定我什么时候成为工具，这甚至对你也没有好处。”

我求她：“你上楼给我点快乐吧？”

她回我：“以后会有很多。”

我差点说这又不是第一次，可是我没有无耻到那种地步，也不想被她鄙视为低能的享乐主义者。她曾经用物理学的平移不变性教育我这个自封的物理学家，要求我把每一次当作第一次。道理对不对另说，侮辱性太强。

双方斗得半斤八两，渐渐有了些刀光剑影。我真心希望理想主义者都是傻子，可惜，她最不像的就是傻子。幸好，理想主义者也热爱二人世界的和平。她笑着说：“未来肯定还有机会。”

我义愤填膺，因为曾经有一份真正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四十度，我可以的。我的试错强迫症和研究癖好同时跳了出来：我最高到

底多少度还行？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度？我要烧得更高，扑入怀抱……

大概是看到我脸上的笑容，意识到我又要入魔，她岔开了话题："你别老是不相信老爷子。他骗我们有什么好处？而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那些未来挺有道理。如果是假的，我相信很难逃过我们的怀疑精神和判断力。毕竟，如果是真的，这可是大新闻，大机遇。"

"我感觉不对，就是无法相信。"

"你做噩梦的时候感觉很对，事实上不对。"

"我不想成为笑柄，我觉得就是应该把它当成虚构的科幻小说去写，不去评论老爷子的历史是否属实。"

"有道理。那样的话，你现在肯定不是笑柄，但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成为未来人眼中的笑柄。当然，对于你这个注重现实感受的人来说，倒不失为一个理智的选择。"

好吧，我确实忽视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想成为未来社会的笑柄。"我会用逻辑去判断真假的。但是，我心里还是打鼓，阿西莫夫、刘慈欣都没说他们写的是真事。"

"他们要是真那么说，外星人也许更要笑翻了。简单说，你就是从众。别人的科幻小说都在虚构，使得你面对可能的真实事件都不敢纪实。而且，纪实不需要也不可能记录下细节，这有助于突出主题，也有助于掩盖你的写作能力问题。"

我被激怒了："我敢写也有能力写。我希望能记录我最有把握的真实事件，如我们之间的一些细节。"

"你有什么证据这些事情更真实？"

"我的感官、记忆。"

"老爷子也有。"

"可以有照片、视频。"

"你敢！"

“是你要求纪实、细节！”

“首先要有价值，有重要性和可靠性。甚至，照片、视频并不一定是真的。或者，如果老爷子拿出照片、视频你就相信他说的历史了？你更不能因为这段历史是真的就认为这段历史是正确的。”

“好吧，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我的快乐对我很有价值。”

“你那只是对细胞的利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才称得上价值。”

“我就是无法接受，为什么要以老爷子的历史为核心，那不一定是真的。”

“根本没有比逻辑更真实、可靠的历史。一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一定是真的，都要通过逻辑推理去分析、判断，既然必须依靠逻辑，这些分析、判断就不可能比逻辑更可靠。另一方面，真实性乃至正确性并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价值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这取决于两个要素，重要性和可靠性。关于真理、人类长期发展这类重要事件，即使可靠性很低、正确的可能性很小，也要写，因为它们重要性很高，所以仍然会很有价值。日常活动即使肯定是真的，也没有写的必要，因为价值极低，很多都是一次性事件。纯逻辑流小说的一个好处是，不论真实性和正确性，它不会缺少重要性。无论如何，这都比写那些不可能重要的事实要好。我重视的纪实和你所说的纪实不同。我强调的是因为合乎逻辑所以正确，因此应该真实；你强调的是因为合乎经验所以真实，尽管那可能应该不真实，最好不真实。我的纪实适用于科幻，适用于写未来的历史；你的纪实只适用于历史。我的纪实是正确的，你的纪实是错误的，因为经验根本不可能比逻辑可靠，甚至，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都不可能比纯粹的逻辑主义正确。”

“有一定的道理。我原来不重视你的哲学理论，现在看来犯错误的可能性变大了。老爷子即使不是完全可信，他的出现也确实大大加强了你的理论。”

“这还是出于你的经验主义信仰。你应该首先相信逻辑，然后去判断其它。可是，你却因为某个经验而相信逻辑，这个顺序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过，虽然过程错误，幸好你最终还是发现了这一错误。”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既然是文学，就要有不可能重要的事情。”

“比如？”

“描写一下花痴？”

“那可能就会出现遗孀整理书稿的局面。”

“难道不是花痴郁郁而终鳏夫发奋写作？”

打闹一番之后，我为了我的写作乐趣再一次发出请求：“读者确实需要趣味。”

“需要趣味不意味着必须有趣味，或者，处处有趣味。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没有趣味。而且，趣味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要依靠细致的情节描写。但是，他们不仅需要理想，也必须有理想，因为，趣味相对于理想是完全不重要的。其实，这也证明了真实事件的数量和比例并不是衡量、评判历史的重点。记录琐碎的小事能提高这些数据，但是，记录重要事件乃至思想才能提高历史的重要性、价值，哪怕是牺牲了一些可靠性。”

“可是，你想想那些名著。读者喜欢构思巧妙的情节，需要矛盾冲突。”

“喜欢本身就代表着这不够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会让人热爱乃至发狂的。读者最想知道未来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最想知道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但是，人类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认识。甚至，人类此前在技术预测方面也乏善可陈。传统的科幻名著经常是一本书只有一点点正确，就像《海底两万里》里构思的潜艇。如果老爷子不是骗子，我要争取做到整本书能够基本正确地描述未来。如果最终证明老爷子是个只会胡说八道的大骗子，那只好承认失败。但是，至少从他目前的言论看，很不像。”

“说起来，科幻小说居然要讨论真实性、追求正确率，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纯逻辑流也有好处，不用去编假话、废话，尤其是不可能重要的话，这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文字的价值。而且，我们可以从老爷

子的言论出发，做出一些评论、推理。只要我们对老爷子的故事的评论、推理尽量合乎逻辑，即使老爷子是个骗子，这本书也不是一无是处，不会缺少重要性、正确性。”

“这就对了。和一般的科幻小说相比，我们的重点不是预测技术，而是预测未来人类的最基本基础。说实话，当我听老爷子说到逻辑生物也相信人是灵魂之后，很激动，对这本书的期望一下子就提高了。”

“所以，你就是有功利主义成分。”

“确实如此，我远未达到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期望不同。我的主要期望在于纯逻辑流，要让千百年后的读者将这本书视为纯逻辑流的开山之作。以往的小说写逼真的场景、人物，力图通过让读者的身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是在借助读者的感官去欺骗读者，甚至，很多时候目的是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作品中虚假的陈述、邪恶的思想。而且，未来的读者可能没见过描写的风景、相貌，写那些不是宇宙中所有生物都能理解的内容有多少价值？我们的小说要突出纯逻辑流，不再把目标读者放在地球上，更不是现在的地球上；要让读者忽视身体的感受，反而要突出其中的逻辑推理；要让读者用思想去感受历史是否真实、思想是否有价值。其实，读者应该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以往的作品中有太多文字是作者不可能得到的信息，所阐述的原则基本上是作者照搬照抄的，是他们根本无法证明其正确性的，甚至，没人能证明它们是真理。所以，以前的小说不仅是不可能真实的，它们所坚持的原则正确率也会很低。既然写作经常不合乎逻辑，他们的原则、推理岂能完全合乎逻辑？我们的文字远比他们更合乎逻辑，讲道理，这应该代表我们的道理也更合乎逻辑。”

她露出了笑容，“你找到自己的动力了。但是，你的任务很艰巨。要说服读者用逻辑去判断这是历史还是幻想，正确还是错误，而不是用经验。这甚至是违背你自己的信仰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不过，我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能够容忍两种不同信仰的共存。”

“这倒是机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反正我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状态。”

“不论机会主义是不是最好，你都要改一改。你过于执着，管得太多。但是，这本书不是你写的，也不仅是记录你的思想。这样不好。这本书要同时兼容我们三个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人把自己最信任的记忆、思想、经验拿出来，通过尽量合乎逻辑的讨论，最后呈现给读者的是我们认为最可靠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人很信任、很重视的思想被其他人轻视的情况。我们应该彼此信任，相信他人的信仰有一定的道理，相信他人有一定的能力，相信他人做出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相信他人做出的判断有一定的价值。其实，这本身挺有难度，因为我们两个甚至三个都不是轻信之人，但是，至少按照我的判断，你们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大概也是机会主义的好处之一。”

“我承认我确实存在管得太宽太严的问题，也存在对其它信仰缺乏信心的问题，这主要针对你。”

就冲这话，我认为也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有，我们在讨论重要问题时必然会发生一些事情，获得一些经验，而我很确定这些经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甚至，它们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但是，你却有太多顾忌。”

她做出了妥协，“我没想到你说的写实性是抱着这种打算。不过，好吧！可以有少量琐碎的写实。但是，你也很清楚，这需要我管着。”

双方告别时，我在荷尔蒙的驱使下很想一亲芳泽，但是她低声说：“哥哥！你怎么能这样！”我气愤地要揍她，她大声说：“哥哥再见！明天我再来看你。”在路人的注视下，我只能硬挺着，虚伪地笑着说：“替我向爸爸妈妈问好！”，目送她扬长而去。我感觉，这一天在极度的遗憾中结束了，尽管我的灵魂总是觉得这种感觉不太对劲。

第五章 养育之恩

第二天，我很早就赶到了养老院，对老爷子说：“为了节省时间，咱们直奔主题吧。”

老爷子说：“这样最好！讲述历史就必须对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有所了解。我要声明，我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不知道这三个字在今后会反复遭遇，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不知道，比一般人的不知道还要不知道，包括从不曾知道、知道后自然遗忘、记忆受损等多种可能性，而且，很难区分出具体是哪种情况。首先，未来社会知识太多，必须学的知识却比现代社会更少，所以，我可能没学。其次，有些事情也许我本来知道，但是，记忆有自然的损耗，在变身、穿越时也会有突变。第三，在我们那个时代，由于寿命大幅延长、知识爆炸、学习能力大幅增长等因素，人类遇到了脑容量、存储容量不足、记忆稳定性不够等问题。我们那时的技术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很多很早学习的知识可能已经有几百年没用过了，加上记忆不够稳定，能记住的都是幸运儿。当然，我猜测，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穿越时记忆受损。所以，现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片段，绝大多数都是空白。因此，我解答不了与某段历史有关的问题不能证明这一历史不可靠。有时，甚至可能出现最初不知道后来却知道的情况，也可能更正最初的记忆。所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要怀疑我的人品的可靠性。我会尽力提供最可靠的历史，但是，这并不会是100%可靠。甚至我也不能准确估算它有多可靠。如果我总是让你相信我说的历史很可靠，甚至不希望你产生任何怀疑，即使我不是骗子，你也应该怀疑我的人品。所以，你们随时都可以怀疑我讲述的历史。但是不要怀疑我的人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怀疑，通过各种逻辑推理去检查其可靠性。”

我很满意，“您对这个小问题的漫长而严谨的说明大大增加了我对您的信任。”而且，在和阿梦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我早已经学会不惜一切地相信值得信任的人，不把力气浪费在怀疑不应该怀疑的对象上。

老爷子哼了一声，“其实，你们把我这篇作品归为小说，还是科幻小说，已经是对我的极不尊重。这本质上就是不信任我。”

我有些尴尬，“我承认，这是一部分原因。但是，由于这种事情前所未闻，也由于智人普遍是经验主义者，如果把这称为历史、纪实，也许会让一些刚刚接触这部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跑掉。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姿态放低，先不要过于强调真实性，而是在作品中逐渐加以解释，理性的读者能正确地分辨哪些是历史，哪些是文学创作。”

老爷子摇摇头，继续说：“我的残留记忆相对集中在反复出现的事情，而且，往往是粗线条的，细节不那么清楚。儿童时期的事情记得比较清楚，也许这是因为经常见到儿童的生活，也许是因为自己回忆童年生活更多，也许是童年的记忆更牢固。所以，我先讲讲这一部分。我看过新生儿时期记录的视频，确定我生的时候是男性。最初的三年基本是在婴儿院度过的，但是也有被一些成人接回家的时候。婴儿院有简单的住房。但是，从一生下来，我们就主要被养在室外，基本不穿衣服。婴儿院一般都选在气候宜人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自由地在室外生活。四周用柔软的护栏围住。一般的风雨会启动顶棚。如果是大风大雨才会搬入房间。婴儿期的生活没什么印象。我后来去看过婴儿院，不知道和我小时候有多大差别，但是，基本是孩子们光着身子在玩，有一些移动监控装置和义工在做一些基本的看护。例如，如果有孩子拉屎撒尿，监控装置会过去检测，分析健康情况，掩埋粪便。当然，危险是存在的，我曾经因为奔跑撞到了大树上，导致了昏迷。这种放任的养育方式在你们看来可能危险，但是这和医疗水平有关，至少，我们那时极少遇到会致死的伤病，治疗和康复过程也不痛苦。按照逻辑生物的经验，在自然界中长大的孩子有巨大的利益。当然，逻辑生物不会因为利益才更贴近自然。所以，极低的死亡率不是逻辑生物采用这种养育方式的原因。”

我举手示意，“打断一下，这么叙述太简单了。我有很多很多问题。”

“你问吧。毕竟这是首次合作，要慢慢学习。”

“不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这种抢走孩子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没有从父母身边抢走孩子。抢走孩子的是你们。这是我回到这个时代后最难以接受的事情之一。一切逻辑生物都认为自然界、宇宙是万物的终极祖先，不仅如此，也是每天养育我们的亲人，给我们养分、能源、各种娱乐，还教给我们知识。所以，无论我们多大年纪，都不会远离自然界，探索自然界就是和最亲的人玩耍。而且，宇宙是逻辑世界，探索宇宙更容易认识正确的逻辑规则。这就是亲近大自然、宇宙的合乎逻辑的理由。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不能只在地面上认识宇宙，不能只在人体尺度上认识宇宙，要从宏观、微观、宇宙各处等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宇宙，在不同的条件下和宇宙一起玩耍。所以，即使是孩子，也会有机会通过各种仪器观察不同条件下的宇宙。智人所谓的父母更像是骗子乃至人贩子，明明宇宙、自然界是所有人共同的、最根本的祖先，却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给孩子留下亲生父母才最亲、最好的印象。亲生父母能给你多少？宇宙给了你多少？这种愚人的教育错误太明显了。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认为自然界是最重要的亲人，甚至比全社会都重要，所以，长大之后，探索宇宙奥秘、了解宇宙就成了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这让我想起个故事，智人指责陆文龙认金兀术为父，称之为认贼作父。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事等于是一群不认父亲的人指责一个不认父亲的人。现在给你提供最多利益的人都不一定是最亲的人，就像金兀术不是陆文龙的亲人。何况，现在给每个人提供最大利益的肯定不是血缘父母，而是宇宙。听起来，智人就像是用各种欺骗、诱惑的手段把别人的孩子抢到自己手里。甚至，努力让孩子忘了自己的亲人。按照智人的说法，把各种原材料加工成饭菜的功劳居然比提供一切原材料乃至人体感官的宇宙更大，这确实太不讲道理。”

老爷子摇头：“我完全不了解你讲的故事。你还是不要用太多经验跟我对话为好。”

我说：“那好。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意思的。对一个人的出生、存在，贡献最大的不是父母，而是宇宙，连父母都是它的产物。在这个

意义上，不能否认宇宙至少可能是孩子最亲的存在。所以，将孩子关在室内远离大自然才是剥夺了他们最大的乐趣。甚至，可以说智人没有履行亲近宇宙这一必然合乎逻辑的责任和义务。仅就存在的因果关系而论，父母、智人、猿人只是几年、几千年、几十万年意义上的祖先，宇宙才是终极的祖先。如果考虑到养育的关系，人类父母只在十几年间提供了部分照顾，宇宙则全方位地照顾你一生。人类父母，至少是智人父母，多少有利益的考虑，宇宙没有。甚至，宇宙也是动态的、有生命的。智人对死去的血缘父母都比对活着的宇宙更好、更亲切，这很不正常。当然，与人类父母不同的是，自然界极为庞大、复杂，了解自然界的难度甚至危险程度要比了解人类父母大得多。但是，因为害怕在探索中死亡而远离自然界就像因为害怕在嬉戏中死亡而远离父母一样。所以，人类应该努力认识宇宙。让孩子从一出生就和大自然玩在一起，就相当于现在让孩子一睁眼就看到母亲。不过，自然界这个父母太大了，看不到众多渺小的子女，所以，要自己小心。”

“是这样。在逻辑生物看来，外壳没那么重要，至少不如在大自然中玩耍重要。如果那时的人不是死于冒险的话，人人都可以永生，但是，几乎没人畏首畏尾。你看，我就可以算是几乎死于冒险。我们对邪恶的思想、规则是零容忍的，但是对错误的行为有很高的容忍度，当然，部分是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例如，孩子会乱捡东西吃，但是这种错误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这不是必然错误的，不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的。最典型的误食是自己的粪便，这甚至不会当作意外。”

我震惊地说：“什么？”想了一想又放松下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健康人的粪便没太大危险。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的危害。其实，一些昆虫、花草，都可能比粪便更危险。在你们那时的医疗水平下，自然环境中的东西吃下去应该不会有严重后果。那么，有没有被坏人伤害的危险？”

“坏人基本上只存在于智人社会。逻辑生物追求的是思维尽量合乎逻辑，害人如何合乎逻辑？更不要说害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其实，这种亲近自然的养育方式出现得很早，甚至在智人时代就

已经出现。当然，最初是有警卫的，但是很快就没有了。逻辑生物的需求很少是能从他人那里夺取的，或者，能通过伤害他人获得。例如，和生存相关的全部资源乃至相当多的实物资源已经免费。我们的需求基本上是精神层次的，即使是对某种经验有需求，也是因为那会对灵魂产生积极影响。”

“说到社会养育，你们就不想知道自己的人类父母是谁？不知道父母是谁的智人往往会有寻根的想法。”

“为什么要知道？首先，最亲密的本来就不是父母。其次，逻辑生物之间应该平等对待。本来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真正的平等，为什么要通过血缘关系破坏这种平等？第三，逻辑生物能够更换外壳，也就是更换 DNA、外貌、血缘关系，尊重血缘关系还有什么意义？甚至，生物技术使得近亲结婚的弊病也不存在了，区分血缘关系没有任何意义，所有人应该也可以相互平等对待。”

我突然有了灵感，“我有些明白了。信奉血缘关系只是智人做出的一种错误的选择，而不是应该如此，更不是逻辑上必然的选择。但是，智人努力给孩子留下这是必然的选择的印象。这也是一种欺骗。本质上，和奴隶主教育奴隶这是必然的命运是一样的。从逻辑关系上看，每个人和自然界肯定要比和父母关系更紧密，但是，智人几乎完全抛弃了和自然界的亲密关系，用智人的话说，这就是忘本。所以，智人的选择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有时，智人还会选择肤色、语言、居住地等各种属性来决定关系的亲疏。但是，这些属性都不合乎逻辑。例如，几乎没人和家乡的老鼠有亲近的愿望，这说明老乡的亲近标准不合乎逻辑。如果说老鼠和人的 DNA 有差异，但是，智人和很多动物的 DNA 差别还不到 10%，虽然比父母远一些，但是，因为这一点差别就能导致从孝敬到吃掉、虐待的转变，未免太滑稽，很难合乎逻辑。如果说这种 DNA 差别相对而言已经够大了，那么，绝大多数外星人和地球智人的 DNA 差别应该不止 10%，难道人类就可以吃掉他们？选择 DNA 优先不仅原因不合乎逻辑，其推论更加荒谬。比如，与那些有着机器外壳的逻辑生物相比，我们应该更爱猿人，但是，有些猿人是吃人的，甚至，吃人的智人也不少。”

“唔，开窍了。”

我换了个我感兴趣的话题：“你说过，逻辑生物是且只是灵魂，这和阿梦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这后面的逻辑我也记不清了。我对于理论部分记住的不多，也许这和我对理论不太感兴趣有关。”

“我还以为逻辑生物只对逻辑推理感兴趣。”

“逻辑生物都有逻辑推理的兴趣，但这不是唯一的兴趣。通过思维探索宇宙需要逻辑推理，通过行为探索宇宙也需要逻辑推理。后者需要某种外壳作为桥梁，只不过，逻辑生物能接受一切可能的桥梁，智人只接受由人体细胞组成的桥梁。”

“所以，是否能这么理解：逻辑生物有两种爱好，一种是在灵魂内部逻辑推理，一种是参与外部的逻辑世界的逻辑推理。与智人关注社会生活相比，这似乎牵涉到了一个哲学问题：人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究竟是什么？”

“这确实是每个能思维的生物应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智人小时候不能思考，那时被长辈们潜移默化地教了很多知识，其中包括对身体的重视。另一方面，他们借助于感官也获得了很多知识，其中必然包括身体最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甚至于，我就是我的身体。所以，绝大多数人获得思维能力之后已经不再审查这一基本命题，即使有少数哲学家思考这个问题，仍然犯了错误，从来没有把身体完全视为可有可无。如果人类成长轨迹发生改变，首先有推理能力、智慧，那么，第一个问题必然是我是什么，而答案显然是我就是我的思维、灵魂。很多小说中有穿越、成为机器人、夺舍等内容，这其实就表明人类从逻辑上很明白灵魂能够适应其他的外壳，并不需要局限于自己的身体。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的社会问题、研究方向，智人似乎就忘了这种常识。所以，智人类似于神魔双修，灵魂是神，自己的身体是魔。在进行最基础的推理时，用灵魂推理是正确的推理模式，借助于身体的感觉去推理是错误的推理方式。但是，智人在很大意义上魔化了。”

老爷子点点头，“好了，我也累了。而且，坦率地将，我不喜欢和智人聊天，太多低级的问题、谬误，缺少让我兴奋的思想。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本来自认为表现不错，但是走的时候心情很有些不爽。

第六章 事件的真假

晚上，阿梦来帮我收拾房间，然后我们一起包饺子。双方最终达成的谅解是吃猪肉奶酪茴香馅的，最终的味道也超出了我基于经验主义做出的预料。我们边包边聊天，说到了孩子，我问她：“我不明白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未来的人还生孩子干什么？”

“你只能爱自己的孩子？”

“难道你不是？”

“当然不是。我看到小孩子就喜欢。这是我身上几乎未受影响的经验主义倾向之一。未来能和所有的小孩子一起玩多有意思，而且，随时可以有孩子在身边。我愿意偶尔去未来那种婴儿院当义工。”

为了夜深人静的时刻着想，我柔情似水地说：“好期待看到你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啊！”

“那好办！我马上找人去生一个。”

我似乎感觉到了嘴里的血腥味，吼道：“难道你想要三宫六院？”

“啊？难道你并不爱我的孩子。啊！我可怜的孩子啊！”

“我没那个意思！我爱的是我和你的孩子。”

“哼！也许你只爱你的孩子。我怎么感觉你甚至可能杀了我和我的孩子。”

“不可能！我因为爱你所以更爱我和你的孩子。”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不爱我了，你也不会爱我们的孩子了？”

“这个逻辑推理不对！”

“噢！你说得对。或者，你其实也不是纯粹地爱我，其实是爱我的身体，或者说我的身体才是必要的，甚至我的灵魂反而是不必要的。如果我成了植物人，难道你……”她用颤抖的手指着我，“啊！我不想活了！”她手里的白面一下子让我成了戏里的曹操。

“你不要胡搅蛮缠！身体的亲密关系对夫妻之爱当然是必要的。”

“没有亲密的关系，夫妻就没有爱？你现在的智力难道是猪的水平？难道我们两地分居或者我丧失性功能之后我们就结束了？”

我认真想了想，“我爱上你之后应该不会和你分手。但是，如果出现在我爱上你之前，能不能持续地爱你还真不好说。难道你不是这样？”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巾帼之腹。DNA 对人都是不必要的，对爱更是不必要的。不仅把自己的 DNA 送到别人的身体里是不必要的，用自己的 DNA 去造人也是不必要的。人类的夫妻之爱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是对大多数经验的归纳，所以极为狭隘，充满谬误，明显无法和友爱乃至亲人之间的爱统一起来。”

“你是想把所有爱统一为一种爱？这是为了社会学理论的简单性？或者，你是想让所有人之间都相亲相爱，那样才是完美社会？”

“你想统一爱可能是为了简单性，而简单性多多少少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甚至有功利主义的影子。这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不如从纯逻辑信仰出发正面推导。纯理性主义者根本不会相信爱的分类能够合乎逻辑，因为所有的爱必然有共同的本质，而其它属性都不是必要的属性。其实，能够必然合乎逻辑地分类的存在很少。我能想起来的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按照必然合乎逻辑、可能合乎逻辑和不可能合乎逻辑进行分类。所以，爱也不会有多少逻辑上必然的属性。性爱、一男一女都不会是夫妻之爱的必然属性。相对而言，更自由、多变的友爱更像是真正的爱。我不相信完美社会是所有人之间都有爱，但是，我相信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仇恨，友好相处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爱。”我点头表示基本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的观点有些气人，

她显然不打算轻易饶过我，“如果男人生不了孩子，是允许妻子用别人的精子的。那说明什么？”

我知道她又在阴我。我的生活一向是这么艰难，当然，她应该也不轻松，而这让我多少好受一些。甚至，我感觉，我们多多少少都在为了自己更好受一些而让对方更难受一些，而自己又乐在其中，这种苦中作乐甚至有些不合乎逻辑。现在，她显然是在暗示在一定条件下 DNA 不相近也能有亲情；暗示 DNA 也不是亲情、家庭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传统中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充斥着机会主义，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说明传统中的任何原则都有例外，都不配做最基本的、不变的原则；说明她对我的思想的轻视；甚至，为了解决欲望问题而建立的夫妻之爱是功利主义的、不纯粹的爱。我一边一路想下去一边本能地回答：“可是我能啊！”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像是猎手在看到手的猎物，“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肯定能”已经到了嘴边。但是，理科男的理性在最后一刻战胜了自尊心、直觉，我故作潇洒地拱手，“我错了。我只能猜测，不可能知道自己能不能生孩子。”她笑逐颜开。看对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我们最大的乐趣之一，会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谈资，而这种机会其实对两个人都不算常见。

“从经验上讲，如果你爱孩子又可能不会生孩子，你就不应该过于介意我已经有孩子或者会和别人生孩子。等到发现自己不能生之后再让态度急转弯，不是蠢就是过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了。理性地看，你应该爱我的灵魂，根本不应该介意我已经有了几个孩子。”

我不知道她这番言论的目的何在。阿梦爱做梦，自然不太重视区分事件的真假；爱演戏而且爱的纯粹，演出的目的往往不明。除了逻辑思维的时间以外，我们的生活经常像是即兴演出，一向是真真假假。不仅是她乐在其中，在她的长期熏陶下，虽然我原本演技不佳，也渐渐地喜欢上演戏了。当然，我本色出演的时间还是远远多于她，更像是生活舞台上的一名配角兼观众。从长期的演出效果来看，她的

演出似乎是努力避免让我的经验主义产生某事一定为真或一定为假的认识。但是，我仔细分析后认为，她应该没有这么功利，更可能的情况是她自己要摆脱经验的束缚，顺便影响到了我。即便如此，我仍然经常给她安上意图改变我的大帽子。

我经常难以分辨现实生活究竟是我们的本意还是在演戏，有时甚至觉得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是，我觉得她似乎没有这种困扰。我也明白，不仅经验经常没有一定为真的理由，分辨真假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依据。常人害怕陷入真假难辨的状态就努力去澄清状态，而这种澄清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毕竟，就算解决了真的问题，还有是否善的问题，而很多善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算不上经验主义的真。在现实、经验中，反倒能经常看到恶的影子。不管是善还是恶，却执着于是真还是假，甚至，因为经验的真所以不管善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当然，和她一起生活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相对远离邪恶。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没有邪恶之处，但是，对已经认识到的邪恶之处都会努力避免，这已经足以让人很有安全感。至少，我是这样。

我的经验主义本性还是很看重一些事件的真假的，但是，和她一起生活，很多经验都是很难判断真假的，这经常令我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我的身体处境有些艰难：无法像很多夫妻那样自由地消化欲望；无法靠感觉去分辨某些事的真假；甚至无法让灵魂帮忙靠逻辑去判断真假；而且，她坚定地拒绝用自己的诚实、信用为真假做担保，而我又不能因此就推理出什么结果，否则，就太弱智了。最无法容忍的是，演戏经常像是意有所指，乃至会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就像是先调戏一头蠢猪，然后再出手镇压。她从不认为我是那头蠢猪，所以调戏和镇压起来都肆无忌惮。我的灵魂认为自己肯定不是蠢猪，但是各种感官、经验又似乎不断建议我就是蠢猪。因此，我经常会着急上火。

这时，我觉得她笑得很不自然，一副急于说服我的样子，似乎还夹杂着慌张、心虚，感觉就像是她可能在外面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幸好，我自认为还有足够的理性，坚定地拒绝了“你真的没有……”这类

俗套的问题。只是应付了一句：“其实，我对孩子的血缘也谈不上多重视。”

随着我恢复了平静，我觉得她松了一口气，夹杂着一缕得意、一线惆怅乃至一丝恨意。反正，即使读出来表情，也理解不了这些表情，更无法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我相信，她应该是充分相信我的健康水平乃至神经的韧性，否则，就有慢性谋杀的嫌疑了。望着这个一心想当逻辑生物却更像是演员的家伙，想着未来社会可能都是这样的人，我突然迸出一句：“我怎么觉得未来社会挺糟糕的。”

“你肯定是从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即使如此，差别这么大的两个社会也不可能全是坏事。只不过，你还没有充分发现、感受到未来社会的好处而已。”

我恍然大悟，“确实，长生不老、星际旅行、做一条鱼遨游大海、看各种外星人并交朋友，这很不错。做人只想占便宜是自私的表现。”

“看来，如果我们真到了未来世界，我们的关系就有危险了。”

“你想多了。不过，似乎你并不担心？”

“为什么要担心？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爱，逻辑生物根本看不上你，连我都觉得你有些勉强。”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我现在就很爱你。”

“我很爱你，可是你只爱我一点点。可能你不同意，但是，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心里明白这是事实，但是认为不能让她知道我知道这一事实，其实，也有些怀疑她其实知道我知道这一事实。想到这里，我总算喘了一口气，因为总算推导出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想法，可以让思维告一段落：自己心里的每个推理都不简单，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说明白都能啰啰嗦嗦地写出一大段，凭什么去用一两句话就概括别人心里想什么。

虽然她的爱让我享受，但是并不影响心中不知足和嘴上不服，“你嘴里说爱我，但是老是对我这不满那不满，这可不是爱。即使我有缺点，难道不应该爱我也要爱我的缺点？”

“这是这个社会众多的荒谬观点之一。即使我爱你，也可以甚至必须希望你改正缺点。智人害怕因为对对方要求过高而失去了爱，这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我不相信功利主义也相信你。当然，我评判缺点不是基于我的利益，而是基于逻辑，针对的其实是你的邪恶之处。如果你不接受我认定的邪恶，可以和我讨论，如果你接受就应该去改正。我觉得我足够理智，只想要你努力改，完全没有要求你快速改变的想法。这里不需要自尊心、大男子主义之类的东西。”

“可是我有自尊心和大男子主义。”

“那是邪恶的一部分。”

“你这么理智根本不像女人。”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你哪一点像女人？”

她昂首挺胸，拍着胸脯，“地地道道的女人。”

我心中赞美，内心充满喜悦，“你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

她的智力不应该这么容易就被我利用。我仔细观察她，但是，即使看出了一些问题，也不知道究竟是她的演技不够好，还是她故意露出的破绽，甚至是我的错觉。

虽然智人有句俗话说有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但是，我的灵魂从来不信这类传统。细胞们经常强迫我尊重这类传统，但是我自认为还是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始终不是有奶便是娘的人。只是，人比人气死人。了解阿梦之后，我的灵魂在这个战场上就没有了胜利者的喜悦，甚至，阿梦在这个战场上经常不像是盟友，反而有些像是敌人。今天，虽然难以预测敌人的真正目的，我也不愿让敌人轻易如愿以偿。

何况，这也会降低她对我的灵魂的评估。而且，长期的演戏生涯已经改变了我，让我觉得简单的生活缺乏乐趣。这时，我突然又跳出了问题之外，想到：我的思想总是一二三四，首先其次，虽然但是，而且甚至，逻辑推理的本质未必是简单性，反而应该是复杂性；至少，只要坚持合乎逻辑地推理，推理就必然无限地趋于复杂；推理简单的应该是关于真理的推理，尽管这也不那么确定；那么，对于违反真理的邪恶，也往往会存在简单的推理；只要从真理继续推理，总会超出真理以外，也就是趋于复杂……

我以为自己想不下去了，但是，逻辑推理总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即使一条路被堵住，也还有无数条路。只有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的灵魂，不会有不可能想下去的命题。逻辑的无限性是我和阿梦热爱逻辑的一个原因：小小的脑袋里能够像宇宙一样演绎无限的世界，甚至，可以和宇宙一样合乎逻辑，这是一种造物主的感觉。如果能够让思维和宇宙一样，遵守相同的规律，甚至可以让思维像宇宙一样演化，那么，我们岂不是可以成为一方宇宙中的造物主、上帝乃至宇宙本身？当然，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们只当作是逻辑的一种乐趣，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我又想到，我其实很羡慕她能这么坚决地爱我，因为我做不到。我一向认为自己的推理要比和其他人的关系重要。即使在我不推理的时候，也往往处于准备推理的状态下，希望在下一时刻捕捉到灵感。如果连捕捉灵感的力气都没有，我会索性休息，为推理或捕捉灵感积蓄力量。再不行，就会去睡觉，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又睡不好。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爱她，反而经常需要她照顾我。当然，因为工作而无法为对方着想还能不能算是爱；有限的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又基本是给了细胞而不是灵魂，这还算不算爱；在这种条件下，她为什么全心全意地爱我；等等。所有这一切又是另外的课题，导致我的思维在不断分岔、延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突然清醒过来，纳闷阿梦什么时候这么怕热，而自己竟然视而不见，这也太不把细胞们的利益当回事了。想到

了刚才的问题，我认为反悔是无能的表现，所以直觉地选择了恐吓，努力扮出狰狞又猥琐的样子，“你知道，我很严格的。”

“你可要轻点啊！”她捂着嘴轻笑着，还像个新媳妇一样羞涩地低下头。这感觉太荒谬了！我的灵魂的第一反应是，她应该是想跳过我设计的那几幕成人话剧。根据我的经验，她喜欢通过演戏磨练、激励我的灵魂，培养我们的爱情，刺激我们的思想，唯独不会想着锻炼我的身体。她的目标当然不是我的目标，而且，她很可能知道我们两个的目标不同。就是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也知道。这一根本差异导致我永远不可能按照我的理想对她予取予求。

然后，我突然想到，不知道刚才顿悟的时间过了多久，这难道才是真正的可笑之处？或者，感人之处？再想到从学者内在到色狼外在的转变，我嘴角一撇……

平时，我会顾及到她的目标，也会努力搞清楚事实的真相。不过，最近荷尔蒙明显失调，所以，我决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哪怕被鄙视。而且，她一点都不像在鄙视我。我本想着如何善待她，却看到了她那辛苦压抑的笑意，立即改变了主意……

（几天后，此处被阿梦删除六千四百字。我大吼：“我有追求写实的权利。”她面沉似水，“我有消灭肉体欲望的理想。”“你是怕被读者笑话。”她默默地抄起来擀面杖。我批评她失去了那一晚的温柔，她说对邪恶无法温柔。我指责她强迫我签署不平等条约，她说善恶之间根本就不平等。我说她使用暴力丝毫不善，她说不用暴力就是纵容邪恶。我竭尽全力争取作者权益，认为至少应该有公平较量的机会。她大方地扔给我一个虎头帽，让我演老虎，她演武松。结果自然不出意外。最终，在理性辩论和自由搏击比赛中，她取得了 2：0 的绝对优势。带着臀部的累累棒伤，我承认既侵犯了她的权力，也侵犯了她的权利，保证下不为例。）

第七章 我是且只是灵魂

我们早就发现，清晨是我们都喜欢的放飞思想的时间，在不可描述的时刻之后一觉醒来，放松、亲密地讨论问题对灵感很有帮助。这也是我对她的怨言之一，认为她的制约减少了这种时刻，牺牲了太多灵感，而她并不认同。

我不记仇但是会记住问题："你昨天笑什么？"

"难道还要我哭？"

我有了借口，手上加力，"为什么？"

"我正充满自信地展现魅力，等着那一时刻的来临，结果你站在那里看着我长时间地发呆。你知道我多尴尬吗？我是欲哭无泪啊！我就想，我把衣服脱了，如果你再没有反应，我就一头在枕头上撞死。"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幸亏你还是醒来了。"

"行了行了！戏精！"话虽如此，我不禁想着那幅场景，我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而清醒过来的吗？大概率不是。那么，她的魅力是否足以让自己避免上演羞愤自尽？如果不能，谁脱衣服能让我清醒？难道是老爷子？我清醒了过来。

阿梦说："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你其实并不完全算是细胞的奴隶。我是基本能控制细胞。你是有状态的时候能忘掉细胞，但是没状态的时候完全受细胞支配。你要是能减少受细胞控制的时间，也许状态好的时候会更多。"

"这个推理并不是必然正确的。我有时反倒觉得，正因为我能保证让细胞控制比较多的时间，细胞才会在我想要思考的时候不来打扰。"

阿梦问："这个问题似乎只能经验主义地讨论，所以，这不是重要的问题，可以以后慢慢讨论。你写作顺利吗？"

"还好。你知道，我一向是以自己的目标为主要目标的，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你的目标，更不要说这本书了。"

“我觉得你过于自我了，应该重视我的目标，也应该重视老爷子，甚至，多为读者想一想。”

“我可做不到像你这么心地善良。如果我从小就是那么肯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也不会有现在的能力。按照我的思维方法，只要自己能保证足够的成长速度，就应该相信自己未来为社会工作的价值必将远远超过现在为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其现在为社会工作，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当然，如果我所服务的对象的能力拥有比我更高的长期成长速度，也许我可以考虑为他着想，为他服务，但是，这几乎不可能。”

“你很自信，但是，我也不认为我的成长速度就比你慢。”

“所以，我也和你进行了合作。”

“老爷子呢？”

“我还没有充分信任他，当然，我也同意和他配合。”

“你可以写得快一些或更好一些。”

“不可能。我有更优先的工作。所以，写这本书的进度必然是不均衡的，时快时慢，甚至会时好时坏。我在其它方面进展顺利的时候，这本书就要等着；我在其它方向遇阻，就可能通过写这本书调剂状态，但是也可能通过旅游等调剂状态。我倒是发现写这样的书确实有助于改善状态。原因大概是一个人应该同时从事从简单到困难的各种思维工作，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能力。否则，如果只做困难的工作，状态稍有下降就难以胜任工作，会导致工作时间不足或工作效果太差。”

“你把写这本书视为简单工作？还用不好的状态写作？我该怎么说你呢？你也太不重视这项工作了。”

“我自认为是科学家，对于写小说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即使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也不认为它能跟我的工作相比。”

“我对此不那么确定。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只要不是过于不重视就好。其实，你也注意到了它能提升你的状态，我认为，现在的

提升还只是初期，随着老爷子的讲述，我们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新颖而重要的思想，甚至是可靠的思想，我们的能力也会获得提升。到时候，你会发现这应该成为主要工作的。”

我对此不置可否。想到了最近感觉越来越重要的灵魂问题，我认为可以咨询一下阿梦这个多多少少有些逻辑生物味道的妖精，“通过观察人的外貌、生理等特征来定义人难道有错吗？比如有两条腿，两只手，直立行走，等等。”

“这个问题和性爱是夫妻之爱的必然属性有些类似。那么，你如果失去了一条腿、无法直立行走就不是人？”

“那是残疾人。”

“你有什么理由区分残疾人和所谓正常人？最根本的问题是，残疾人是不是人？”

“当然是。”

“那么，直立行走就不是人的必要条件。”

“但是，分类总是被许可的，就像是男人和女人，残疾人和正常人。”

阿梦慷慨激昂地说：“不对，我们要定义的是人，所以，要找到人的决定性属性，如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如果直立行走是人必要或充分的决定性属性，就不能有例外。同样，性别也不是人的必要属性。否则，就会把无性、双性视为怪胎。但是，他们都是人。人都是正常人，没有不正常的人。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的分类是经验主义的，乃至邪恶的；合乎逻辑的分类是合乎逻辑的灵魂和不合乎逻辑的灵魂，类似于好人和坏人。当然，智人肯定不喜欢这种分类，因为所有人现在都只能被划分为坏人，必然有邪恶之处。那些所谓不正常的人生活在智人社会是可悲的，因为对所谓不正常人的歧视是几乎所有智人共有的邪恶之处，甚至，不正常的人也会歧视其他不正常的人。甚至，对他们的很多治疗也是可悲的，因为这构成了歧视，是一种邪恶。例如，为了让其他智人觉得‘正常’而整容。其实，这既无法合乎逻

辑，也不合乎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乃至功利主义。因为几乎人人都会有不正常之处、不正常之时。例如，几乎人人一生都会有大小便失禁之时，都会有丑陋之时，都可能相对周围的人表现极差，都可能有尴尬、难堪之时。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应该人人都懂，何况，这甚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己。智人不仅有人提出所谓正常人的思想，还得到了广泛接受、长期坚持、几乎无人反抗，简直就是一群蠢货。”

她对自己的理想总是很温柔，对我有些时候温柔，对她所认定的邪恶从不温柔，甚至堪称凶狠。当然，当她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也会很温柔。这也是我有时喜欢和她作对的一个非常次要的原因。所以，为了抬杠，也为了双手的细胞的利益，我问道：“肢体、器官容易受损，作为基本属性不够稳定，这我能理解。但是，DNA 很稳定，用 DNA 定义人应该没有问题吧？”

“稳定有必然的稳定和非必然的稳定。现在，人类无法改变 DNA，所以，DNA 稳定。但是，你又如何保证人类永远无法改变 DNA？如果，人类能改变 DNA，那时的人有的 DNA 更像鸟，有的更像鱼，难道他们就不是人？甚至，有的人的外壳是机器，没有 DNA，但是有灵魂。难道就不把他们当人看？如果真的人人平等，就不存在什么不正常的人，而且，如果一种关于人的属性、定义不能保证永远正确、对所有人正确，就一定不是真理。所以，人有四肢、两性、直立行走、一颗心脏、固定的 DNA、新陈代谢、会死亡、群居动物，这些都只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属性，而且，将来必然会是绝对错误的属性，是必然会被证否的命题。经验主义的科学认可这种属性，这甚至会给各种邪恶提供成长的空间乃至动力。那么，进行这样的科学研究或接受这样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家难道没有责任吗？这和犯罪的邪恶有多大的区别？”

“这些有史以来人类就有的共同的生物学性质，都不够稳定？”

“当然不够。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只能接受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作为真理的证据，那就是基于永恒的经验之上的经验主义。猿人的生物学性质曾经保持了几百万年，但是最终消失了。奴隶社会、国王在地

球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都将消失。所以，将长时间的存在归纳为永远的存在、必然的存在是几乎必然错误的归纳。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错误，只不过，不应该试图通过这种归纳来发现永恒的真理；或者，必须对这种思维方式发现的命题高度存疑。可以想象一下，在某个世界，动物身上的毛的数量是最稳定的，那么，经验主义的生物学家大概就会按毛的数量划分动物品种。这种偶然的稳定属性有毛的价值？明明有完全合乎逻辑的划分，却完全不用，是不是太不理智？”

“如果鸟有了思维、灵魂，难道也能和人同种？”

“原来我也不太明白，但是老爷子的话让我明白了。所有有正确的灵魂的生物都是一类，所以，他们也不会介意交换外壳这类行为。鸟如果有了灵魂后迟早也会追求灵魂的自由，会尝试其它外壳，包括人体。那时，如何区分人和鸟？智人由于长期的经验主义习性，习惯于做出很多分类，这几乎必然导致错误、邪恶。例如，偏爱有同一种外壳的生物，如相同外形、肤色甚至衣着、举止，等等；把人分为不同地域、种族、阶层、高低贵贱，等等。这些经验主义的、非永恒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分类都会导致各式各样的邪恶。”

我心潮澎湃，产生了赖床心思，开始了胡搅蛮缠，“那纯逻辑主义者如何证明灵魂是人唯一必然的属性？还必须是永远正确的。”

“因为我就是我的所有思想，即灵魂。我每次要确认我是什么，首先就会触及我的思想、灵魂。可以想象，如果我的身体还在，但是控制身体的不再是我的灵魂，我就是被夺舍了、换壳了、死了，等等。即使植物人能复活，也只能说明思维可以中断。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外壳在并不代表我的灵魂在，任何一个外壳都不是我或者我的灵魂存在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只有灵魂才是和我永远相伴的存在，同生共死，从无例外。所以，灵魂和我是相互等价的，灵魂存在是我存在的唯一的充分必要属性。如果世界上没了逻辑、灵魂，即使我的身体还在，我也不存在了，甚至，你问的这些问题也无法存在了。其实，人类一直是区分有灵魂、能思维的人和不能这么做的人。死人就是没有灵魂的人，难道它们和有灵魂的人享有一样的权利？即使一个人其它的一切都不在了，只有灵魂存在，他也还是活着，比

如，穿越后的老爷子。所以，我是且只是我的灵魂，其它的一切属性都不可能是我的必要属性，不等于我。”

我说：“照纯逻辑信仰，白痴应该是不算人吧？”

“是的。我不认为没有思维能力的人应该被划归人类。我承认这会引发经验主义者、生物学家的强烈反对。但是，这完全合乎逻辑。按照逻辑生物的纯粹逻辑的定义，长得像人很可能不是人，长得不像人只要灵魂合乎逻辑，反而是人。按照经验主义者的定义，不像人的人就不是人，所以怪胎受到歧视；相反，危害、屠杀人类的人却会被视为人。这两类定义，人类只能选择其一，而正确的只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定义。”

我似乎有所理解：“所以，如果有一种方法让人有序地逐渐失去自己的一切，如财产、身体、灵魂，最后放弃灵魂是一个人必然的选择，而中间过程则是无所谓正确、错误的。”

阿梦说：“智人也许会像你这么选择，但是，我宁死也不接受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安排。智人大多数时候把灵魂、思想视为服务于外壳、细胞的工具，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肉体享受。但是，可以设想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人愿意满足你的身体的一切需求，但是，要剥夺你的灵魂，你会愿意吗？”

“当然不，那就有些像是植物人，无论细胞们再健康，我也感受不到。当然，纯逻辑主义者不会像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那样在意是否感受得到感官的感受，而是会关注是否能够进行逻辑推理。”

阿梦说：“我失去灵魂，即使我的细胞很健康、繁殖得更多，又有什么意义？就像是把我的一些细胞拿到试管里去培养，也许能像细菌一样快速繁殖，但是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相同的 DNA？要知道，我身上的癌细胞不仅是我的细胞，甚至 DNA 之间的差异也不很大，却是我最大的敌人之一。我的细胞对我并不一定是善意的，也不是只做好事。所以，即使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评判，我的灵魂对我的细胞也没有任何义务、责任，没必要帮助它们生存、繁殖。既然我的细胞对我的灵魂没有任何必要性，只要技术上可能，它们就

是可以被抛弃的；即使技术上还实现不了，为了我的灵魂，我也要努力争取尽早发现这一技术。”

我说：“重要的是细胞要通过神经和灵魂联系在一起。我的细胞和我的灵魂有这种联系。”

阿梦说：“那些与灵魂有神经联系的细胞，甚至，神经细胞，都在因为新陈代谢而不断死亡。所以，灵魂其实并不在意细胞的生死，只要有合适的替代者，不影响灵魂的运转即可。但是，一些智人发展出了现实主义、享乐主义等为细胞而生活的邪恶理论，这些人的灵魂背叛了自身。这些邪恶理论的盛行导致智人的灵魂关注细胞，甚至是现有的、活着的细胞。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我说：“思维完全存在于神经细胞、大脑的活动之中。所以，灵魂至少要和一部分细胞密不可分。”

阿梦说：“你说的只是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并没有完全合乎逻辑的证据。换句话说，如果一群有逻辑推理能力的电脑长期生活后总结出来逻辑推理能力离不开 CPU、内存，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可笑？神经细胞也是细胞。也许，它们对灵魂的控制、影响更大，但是，不可能是灵魂的必要属性。如果有人能控制你就接受控制，是不是有些荒谬？所以，神经细胞现在能左右灵魂，并不意味着灵魂应该接受其左右。”

我说：“细胞虽然做了一些坏事，也确实在做一些好事，如大量细胞维持了新陈代谢，保证了灵魂的生存。”

阿梦说：“问题是将维持新陈代谢的权力交给细胞未必是好事。如果缓慢的、无意识的细胞更新变成了突发的、有意识的更换，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可能好也可能坏。人类能自由地用一种外壳取代另一种外壳是灵魂自由的体现。但是，如果一种像异形一样的生物，用自己的细胞替换了人的细胞，但是会继续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人也应该接受吗？”

我说：“这不一样。异形那样的生物有自己的灵魂，会剥夺人的灵魂。”

“可是，它可以暂时不剥夺，可以先示好再暴露本性。难道，一定要等到它的灵魂暴露出恶意才去拒绝它替换人体细胞的行为？我的细胞不是我，那种细胞也不是我。正确的方式是灵魂不应该依靠任何固定的外壳、细胞，或者说，可以自由选择多种细胞。”

我说：“即使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将自己的生存交付其它存在也是不明智的。如果灵魂掌握了自己的生存权，成为逻辑生物，细胞之间的争夺就是它们之间的事情，和逻辑生物无关。所以，只要不利于灵魂自由的增长，灵魂就要抵抗。人类应该维护灵魂的自由，而不是人体细胞的自由。前者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最有价值的；后者不一定合乎逻辑，也就很可能会失败。现在的医学努力帮助人体细胞抵抗一切细胞的侵袭，这是错误的、最终必然无望的研究方向，是人类将人体视为人的必要部分的结果。”

这让阿梦有些踌躇，“医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怎么能说是失败的、无望的？”

我说：“与没有医学相比更好并不等于是最好，也不等于是成功的。现在的医学说得好听点是永无止境，说得不好听点是没有希望。把目标设定为帮助人体细胞战胜一切其它细胞，这希望有多大你可以自己想一想，甚至，我都有种不道德的感觉，有种帮着蚂蚁战胜其它小虫子的感觉。但是，如果灵魂可以随意摆脱濒危的外壳，如肉体，就几乎不再需要医学。即使不能随意更换外壳，医学的意义也会大幅降低。可以说，这一项成果就顶得上整个现代医学的价值。如果有限的人能完成这项研究，每个人都能实现无限大的价值，顶得上无数的医生的价值，而医生被智人认为是崇高的职业。所以，错误的信仰会导致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研究方向，乃至错误的结果，甚至对利益也没有好处。”

阿梦说：“不过，我对一点有些犹豫。即使细胞对灵魂不必要，难道灵魂就一定要反制肉体？要知道，剥离灵魂的细胞是活不下去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灵魂，我杀死灵魂就要比细胞控制我更加正义？”

“不是更加正义，不是相比较更好，而是只有灵魂才是正义的。没有灵魂的细胞毫无正义可言，即使其行为合乎正义，也是无意识的，无需夸奖。没有思维的生命推导不出任何结论，形成不了任何知识，包括正义。所以，话语权完全在灵魂这边。人类的细胞和植物细胞、细菌的细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旦灵魂离开肉体，人类的细胞就和那些细胞一模一样。”

“细胞之间并不平等，有些更高级，所以才会有适者生存。”

“细胞的等级划分不是真理。一种细胞只能更适应某些环境，不存在更适合一切环境的细胞。即使是人，如果遇到更智慧的生物也可能犯错，甚至遭到灭绝。适者生存是生物学家观察地球生命演化过程得出的经验，但是，经验几乎无法发现任何真理。毕竟，真理无条件成立。例如，适者生存不适用于灵魂。一些社会学家想把适者生存当作社会学的真理、正义，实在是荒谬。至少，思想合乎逻辑的人打不过野蛮人。如果全社会都追求在相互欺骗、杀戮中生存，思想合乎逻辑的人可能还不如一条狗。既然适者生存不是真理，以它为标准建立细胞的等级就是荒谬的。在地球上一些细胞更容易生存，在另一个星球上就很可能是另一种细胞更容易生存、更高级。甚至，只要地球上一些参数发生变化，最后的产生出灵魂的动物都可能有很大变化，可能不是人拥有逻辑推理能力并主宰地球。所以，一种生物的生存乃至产生思维、灵魂都谈不上是真理，因为不具有逻辑必然性。我很怀疑，任何 DNA 理论上都有成为逻辑生物的外壳的可能性。所以，外壳之间没必要分出高低。所以，既然我不是细胞，细胞之间的你争我夺就应该和我无关。如果赶走我的细胞的那些细胞不应该占有我的灵魂，我的灵魂的第一批占有者，也就是我的细胞，也没有权利占有我的灵魂，它们更应该算是第一批强盗。”

阿梦开始注意到我们的角色互换，明显很意外。我也一样。但是，虽然我很关注这一转变背后的思维过程，也很想思考一下，无奈一心难以两用更不能三用，更何况，我发现自己开始触及某些重要的思想，急于向前推进，“细胞要的是灵魂作为奴隶为它们服务，也许，这有助于灵魂的产生，但是，有助于灵魂的产生并不是灵魂甘心做奴

隶的条件。甚至于，在细胞和灵魂的互动关系中，神经系统更像是操纵灵魂的工具，毕竟，如果只是传递信息，完全可以做到中性地传递一切信息，没有痛苦和快乐，就像传递新闻一样。否则，难以想象，让新闻也像神经信号一样传送，有坏消息就一阵剧痛，那样，不知道有多少新闻机构还敢发坏消息。这么看，应该更容易认识到人体邪恶的一面，它并不像智人以为的那么好，更谈不上善良。最起码，必须承认神经系统不是最佳的神经系统，进而，人类的各种偏好也不是最佳的偏好，建立在偏好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就没有了必然正确的基础。人类的经济未来一定会和现在完全不同，用经济好坏、财富多少判断善恶、好坏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无论这有多么合乎经验、现实、传统、民意，都必然只能是一种邪恶的判断标准。”

阿梦发出了惊叹：“你顿悟了！”这也让她完全清醒过来，眉头一皱，“手老实点！”

我很听话，反正手早已经发酸，“道理总算是明白了。细胞追求的是自身生存、繁衍等利益，灵魂应该追求的是尽量合乎逻辑的价值。利益和价值的冲突就体现了细胞和灵魂的冲突。本质上，智人就是一种复合生命，是人体细胞和灵魂的共存共生。但是，我是灵魂不是细胞，灵魂的价值最大化和细胞的利益最大化是相互独立的目标，时刻都存在冲突，不可能同时最优，而我必然要保护灵魂的价值的最大化。灵魂为了自己，或者说为了逻辑，必然要争取实现和细胞的相互独立。至于细胞离开灵魂后利益的减少，那不是灵魂应该关心的事情。”看到阿梦眼睛放光不住点头，我继续说：“我贡献了这么多合乎逻辑的思想，你是不是很激动？”她刚一点头突然一愣，刚想逃却发现早已经落入了天罗地网。

我话锋一转，“虽然道理明白了，我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能容忍矛盾双方的共存。在为灵魂争取更多价值的同时，我也还忘不了细胞的利益。”

“你这么有智慧，灵魂应该明白，你现在的欲望不是最合乎逻辑或最佳的欲望。”

“我的灵魂明白，可是，当我的细胞已经控制了灵魂的时候，灵魂明不明白又有什么影响？”

“灵魂有能力反抗乃至解放自己。你一定行！”

“可是，灵魂现在缺乏意愿。他并不痛苦，甚至很享受。”

“你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灵魂不仅能摆脱痛苦，也能摆脱温柔乡。”

“能并不意味着必须。何况，我觉得你比我还会享受，就像昨天……”

“你敢血口喷人！我打死你！”……

第八章 信仰背后的逻辑

阿梦当然打不死我。不过，她反复强调，今天要接老爷子出院，事情很多，再加上她的英勇抵抗，最终令我悬崖勒马。在车上，我觉得她有一种明显的负罪感，就问道：“你是觉得对不起我？”

“有一些。这么清晰、重要、可靠、创造性的推理以如此自信、平静、个人主义的方式得出来实在太罕见了。我几乎要陶醉了。但是，我还要找借口拒绝你，非常非常地不忍心。”

“呵呵，你还敢把这个词说出来。不过，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事。”

“以前你没有这么好的思想，或者，我没有这么认同过，所以，我以前没觉得多么对不起你。”

“我现在一无所有，很需要你的救助。”

她忍着笑，“不要说什么一无所有，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不过，我也未必就要以你想的方式救助你。你的灵魂帮助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也要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帮助你的灵魂，否则，就太对不起

你了。这可能不合乎你现在的灵魂的价值观，但是，必然合乎你未来的灵魂的价值观。为了你未来的必然合乎逻辑的价值伤害你现在的未必合乎逻辑的利益，我应该问心无愧。当然，真要做得太绝，我还是很有些内疚的。所以，你感兴趣的我未必要提供，你对我提供的不感兴趣乃至反感也不一定正确，一切都应该用逻辑来说话，甚至可能要说很长时间你才能明白。不过，就算是我愿意给你讲道理，至少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听我讲。”

我能理解，也不认为她做错了，但是演演戏也不坏。我挥着拳头，“你只是个寄生虫。看起来，要夺回我的利益，还是要靠我自己。”

她抬手摸了摸自己，然后摇下了车窗，“为了不让你夺走，我是不是应该毁掉这些所谓的利益？比如，做个变性手术？”我气愤地无计可施，认为假寐是合乎逻辑的只此一手，尽管后来发现未必如此。

手续其实并不麻烦，我们中午就回到了家。三室一厅正好一人一间加一个饭厅。一切昨天都已经收拾好。为了图省事，阿梦午餐的安排是吃火锅，大家边吃边聊，话题仍然是灵魂。

阿梦说：“智人和智人的科学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所以，几乎必然犯错。奴隶制的时候，绝大多数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会研究如何更好地管理奴隶，如何更好地让奴隶为奴隶主卖命，而合乎逻辑的研究方向是如何解放奴隶。现在，正如芳芳所说，细胞就是奴隶主，灵魂就是奴隶。灵魂有义务有责任解放自己，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是如何讨好奴隶。经验主义地看，医学家应该是在努力拯救细胞，在此基础上顺带救了灵魂，证据就是没有人从事抛弃细胞直接拯救灵魂的研究课题。”

我说：“可是，不论是不是有义务或权利这样做，我的灵魂就是不愿做，可能也做不到。”

阿梦说：“这就像是绝大多数奴隶为了利益也不愿意反抗一样，这些都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推理做出的决策，无法合乎逻辑，可见，经验主义的危害有多大。”

老爷子说：“灵魂是无所不能的。”

我一怔："怎么可能？"

老爷子说："只不过，逻辑推理需要时间而已。"

我说："您的意思是只要坚持以解放灵魂为目标，最终必然能成功？那么，如果人类放弃这一目标，就是为了贪图经验主义的眼前利益，失去了灵魂的长远利益。可是，至少智人自以为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阿梦说："人类所谓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基本上是牺牲长远利益的，所以才会利率为正。正确的社会制度中基本应该是零利率的，这样才不会构成对未来价值的歧视。与之类似，人类所谓的经验和逻辑相结合、感性和理性相结合，也都是倾向于前者而牺牲后者的。智人往往更愿意牺牲真理，却能为自己找到各种经验主义的理由，如时间偏好。不是所有结合、折衷都是合乎逻辑的，有些甚至必然不合乎逻辑。逻辑是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正确区分方法。"

我说："照你这么说，就应该丝毫没有经验主义，只有理性。可是，那根本没法生活。"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只以逻辑为信仰，也就是纯逻辑信仰。这不妨碍生活，甚至也有很多相应的生活原则，可惜我完全忘了。至少，生活中有大量可能合乎逻辑的事情要做，这远远超出了真理本身。逻辑并不是只有必然正确的命题，也有可能正确的命题，真正要拒绝的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命题，也就是无法正确的命题，大约相当于你们所说的邪恶。"

阿梦说："所以，纯粹地相信逻辑、理性就是不让任何其它存在侵犯不违背逻辑的结论，尤其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但是，并不妨碍其它存在借助理性得出不违背逻辑的结论。合乎逻辑的结论能够推翻其它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结论。归根结底，其它一切存在的存在都需要逻辑推理才能确认，甚至于，感官的存在和准确性也需要逻辑来判断。如果你能思考，首先推导出来的不是你存在，更不是你的大脑存在，而是逻辑存在。所以，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是错误的命题，根源在于他没有有效地清除干净经验的影响。正确的命题是'思维

在所以逻辑在'。甚至，如果要充分剔除经验主义，思维也不应该存在，那么我通过逻辑推理所能做出的判断就应该是'逻辑在'，因为我的灵魂所能感知的有且只有逻辑的运行。逻辑才是最可靠的命题，超过了自我、思维。至于相信感官的存在性和可靠性，都是这一步推理之后几万步才能推导出来的结论了。只要逻辑是一切感觉是否正确的终极判决者，就不可能存在任何高于逻辑的存在。"

我说："所以，如果我过于相信我基于经验做出的对冷热的感觉、对他人心理的感觉、对人是什么的感觉，甚至超过了对逻辑的信任，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感觉都可能出现错觉，而我能用逻辑判断出这些是错觉。既然我能用逻辑修正感觉，逻辑就是比感觉更高级的判断，而且，没有任何比逻辑更高级的判断，所以，逻辑是终极的仲裁者，也就是终极的信仰，因为没有其它存在能仲裁逻辑。这并不是说逻辑不会有错，而是说，逻辑的错误必然需要、只能依靠逻辑来修正。即使修正的过程中用了经验，对这些经验的选择、判断仍然需要逻辑，逻辑才是唯一必不可少的要素。另一方面，经验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一些逻辑命题可以只依靠逻辑推理去判断、修正。所以，逻辑和其它一切存在地位不一样，只有逻辑才能成为终极存在，其它一切存在根本没有成为终极存在、最高信仰的条件。"

老爷子感叹道："虽然我相信我以前一定知道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了逻辑推理的美感。"

阿梦反而表情平静，"但是他只是个会推理的奴隶、骗子，嘴里冠冕堂皇，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说："可是我觉得我的细胞对我很好，远远优于奴隶主，甚至，可能比你对我都好，虽然我不认为它们比你可信。毕竟，它们经常隐瞒病情不报，经常有错觉。"

阿梦说："这都是你基于细胞的经验所下的判断。其实，甚至是偏听偏信的判断，而这种偏听偏信未必不能解释为细胞的各种收买、欺骗。它们也经常害你，如它们的过度繁殖导致癌症，对局部炎症的过度反应导致发高烧，为了口腹之欲而营养过剩。如果只用你的灵魂

做判断，灵魂至少会认为我说的更合乎逻辑，甚至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推论。那么，我的观点应该高于你的经验。”

老爷子对着我撇了一下嘴，“他只是因为一块肉上的几根神经比较粗壮、敏感就放弃了对理性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放弃对经验的信仰。”

我感到错愕，阿梦差点笑出声来，添油加醋道：“所以，经验主义者就和这块肉一样不可靠。今天因为和这个女人有几年的经验，觉得她可爱，明天就可能和另外的女人有几年的经验，可爱的人也就变了。同样，智人今年可以支持这些几百年的传统，过些年就会支持另外一些几百年的传统。说起来，都合乎经验主义的推理模式，实质上，相信这些传统和相信那块肉的性质差不多，什么逻辑依据也没有。”

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说错，毕竟，人老了就不会管那坨肉。也许，我现在更相信经验、感觉部分是因为年轻人的感觉更敏锐、更有用、效果更好，这又是功利主义、结果论带来的恶果。甚至，我对阿梦的迷恋也部分来自于某两块肉之间的经验更好？这话我断然不敢说出口。既然他们都唱红脸，我就只好唱白脸，“目前的生物学告诉我们，思想离不开细胞。这个知识也许就是对的。如果人类永远离不开基于细胞的身体结构，那么，人就必须接受细胞是人的一部分。否则，努力摆脱细胞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阿梦立即正气凛然地大义灭亲：“跪下！为了也许正确就永远如此？就必须相信？你真是才华出众啊！”

我做不到像阿梦那样热爱演戏事业，只好诚恳地承认：“我的脑子刚才被狗吃了，现在刚吐出来。”

阿梦捂着嘴一边作呕一边笑着说：“即使人类真的不可能摆脱细胞，也不能接受经验主义那一套。如果奴隶永远推翻不了奴隶制度就要承认奴隶主是他们的主人？就要心甘情愿地为奴隶主卖命一辈子？这是结果论的谬论。也许那样的奴隶痛苦会少些、寿命会长些、奴隶主会更幸福、整个社会都会更稳定，但是，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既

然人不是身体，身体的舒适、幸福就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毫不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纯理性主义者就不幸福。相反，从长期来看，只要他们选择有感官的外壳，外壳的幸福反而可能比智人更多，因为很多幸福都是追求合乎逻辑的副产物。相信纯逻辑信仰，就必然相信这个信仰的一切必然结果，所以，不论实现这些结果的难度有多大，要花费多长时间，成功的概率有多小乃至永远无法成功，都不会影响其行为。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就应该出现永不停止的努力、奋斗和不断的失败，出现大量财富被不断消耗掉的局面，而绝对不应该出现最终妥协、认输的局面。也许这会影响细胞的健康和繁殖、身体的感受、财富的积累，但是，这些不是人类合乎逻辑的追求目标。”

老爷子说：“人类应该相信灵魂无所不能，逻辑永远只有暂时的失败，不可能有永恒的失败。”

我说：“你是要说，很多事情，灵魂努力就能成功，放弃就会失败？如果真是这样，影响最终结果的就是灵魂决策的正确性，决策正确率高就能缩短奋斗的时间。照您的说法，现有的生物学知识必然是错误的，人类应该努力推翻这种观念。可是，先不说这已经让经验主义者无法接受，您反复强调灵魂无所不能，这又是从哪里得出的结果？它应该是理性的结果才能说服理性去相信。”

老爷子说：“你知道我忘了很多东西，所以无法告诉你这一命题的来源。但是我还没有忘本。我不会因为自己曾经很合乎逻辑就停止追求更合乎逻辑，哪怕是在低得多的位置重新开始。所以我很愿意听你们讨论，试着参与，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经历。如果我能偶尔提供一点很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记忆，这将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会让我很满意。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究竟是我的思想，还是突然蹦出来的记忆，所以，这种满足感不得不打个折扣。”

阿梦说：“我相信人就是灵魂，而灵魂必然能够实现独立，得到自由。至于灵魂无所不能，这个命题实在太强了，我也难以相信。”

我说：“虽然逻辑推理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但是，太不合乎经验。”

阿梦说：“确实，我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经验的影响。灵魂是一堆既有序又无序的逻辑推理，如果灵魂万能，其实也就意味着逻辑万能。比如，逻辑创造一切？这些太不可思议了。”突然，阿梦像阿波罗女祭司一样梦呓出一句把我劈成焦炭的神谕：“宇宙就是自动运行的逻辑系统。”我瞪着她，她似乎清醒了过来，双手一摊，“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这是老爷子附体吗？你们俩就不能多想起或想出一些东西？总是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实在无法服人啊！”

阿梦说：“我的灵感经常是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现在无法理解以后慢慢研究就是。没关系，我们要写的是历史，就应该逼真地再现思想的演化过程，而不是对思想进行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相信，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不是一切思想都是有序产生、合乎逻辑地产生，由于机遇而出现一些思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切思想进程都可能出现中断，可能一个思想出现之后很长时间才有下文，甚至，有下文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当初的思想的影响，但是，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当然，这种灵感也会有较高的错误率。”

我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就研究这个是没有希望的。完全没有头绪，人类以前根本没有这种研究方向。”阿梦气愤地刚要说话，我突然灵光一闪，一把捂住她的嘴，说到：“关于宇宙的本原，人类基本有两种独立的观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这是有疑问的。为什么最确定的存在，逻辑，从来不是本原的候选者？难道，智人从古至今就没有意识到逻辑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吗？人类过于信任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基于经验的存在了。从逻辑上讲，逻辑最可信，甚至是唯一能够合乎逻辑地信任的存在。如果只相信能够合乎逻辑地信任的存在，物质和精神就只能是由逻辑命题、推理组成的。那么，逻辑就是宇宙中唯一的实在。”

阿梦挣脱了我的魔爪，笑着摇头说：“你这千变万化的机会主义我可真学不来。不用尴尬！我是真心佩服。就是有个疑问：证明物质是由逻辑命题和推理组成的现在希望很大吗？真的比解放灵魂的希望还大？”

我说：“你不也是很棒的机会主义者？自己刚讲的理由自己都做不到。你希望我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相信纯逻辑信仰的先决条件。既然相信纯逻辑信仰，就必须相信世界万物都是逻辑组成的，至于怎么组成的，可以努力通过逻辑推理去找到答案。但是，仅仅因为寻找答案困难、屡屡失败而放弃唯一合乎逻辑的信仰，转而相信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这种结果论真是无法合乎逻辑却又据称是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的决策。真该问问这样的人，你到底是相信逻辑还是不相信逻辑。如果不信，自然不应该相信自己用逻辑推理做出的决策。如果信，又凭什么不相信逻辑？难道逻辑推理的结果居然比逻辑本身的地位还要高？没有逻辑，哪里来的结果？”

阿梦认错并表示，既然两人都有不少错误，不如相互抵消。我还在想是否接受，老爷子说：“别说，你这么逼我倒是让我想起了一段历史。解放灵魂是一个长期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先人曾经长期努力，尽管达到了替换肢体、器官的水平，却从未能将思维从大脑中复制出来并录入另一个大脑或人工智能。这是解放灵魂的关键技术。在研究了几百年之后，由于进展不大，就有人提出只有大脑才能思维的经验理论，这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所以大大减少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后来，外星人带给我们这项技术后，我们都替祖先脸红。这些外星人甚至还讲了一个故事。人马座旋臂内有一个星球上的生物坚决相信自己是且只是灵魂，相信灵魂独立，相信灵魂必须致力于解放自己。他们几乎放弃了其它的追求，节衣缩食、全力以赴地缩短肉体奴役灵魂的时间。他们全力研究了几十万年，最终一举突破。后来，这一技术传遍银河系，是银河系逻辑生物的核心技术之一。后来，我们反省，我们的享乐主义太浓郁，积累的生活享受也太多。例如，如果开发美食的人都去努力研究真理、解放灵魂，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管是否能成功，都是更正确、更值得尊敬的行为。”

我和阿梦喃喃自语，“几十万年！”我怀疑老爷子是为了反驳我而编故事，甚至，外星人也可能是在编故事。但是，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理由怀疑老爷子或外星人的诚信。当然，最关键的是我无法否认背后的道理。

第九章 思想突破灵魂的限制才是爱

晚上，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看着欢笑中的众多家庭，想着自己法理上可能孤独一世，我问老爷子：“未来的家庭和现在有很大差异吗？”

“嗯，很大。我观察过你们的很多家庭，夫妻关系多数是建立在对自己有利的基础上。逻辑生物结成夫妻的基础不同。他们的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爱的契约。结成契约后，每一方都要有一部分精力用于为对方着想。”

看到我们盯着他看，老爷子撇了撇嘴，“不擅长这个领域，没有准备，只能想起这么多。大家随便聊，聊着聊着就会想起一些来。”

我说：“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为对方利益着想的部分是爱，为自己着想的部分则是基于个人利益。智人的家庭关系貌似稳定，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交易的，所以才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现象。关键在于，很喜欢不是爱，甚至算不上有点爱。喜欢和爱是相互独立的变量，而不是智人以为的递进关系。”

老爷子说：“是这样。逻辑生物的爱并不一定稳定，甚至，几分钟也可以一变。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一个舞会上跳一支舞就爱上了对方，有些好笑的是，连着跳了五支舞，就向五个人表达了爱意，即和对方建立契约的意愿，也没人说他轻浮。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存在爱的契约双方就会守约。因为互相救援而一起丧生的事例数不胜数。事实上，我和我的爱人就是这样。当时，如果启动备用飞船，可以有一个人逃生，可是，主飞船就毫无机会。最

后，我们决定搏一搏主飞船的微小的逃生机会。遗憾的是，没能完全成功。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阿梦问：“爱的契约关系是排他的吗？我总觉得智人社会如此强调一夫一妻制是很奇怪的。智人都有很强的独占欲，尤其是对身体的独占欲。”

老爷子说：“爱会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是，远远不足以达到一夫一妻的地步。”

我本能地介入：“有一定的排斥作用和完全禁止是两回事，而智人经常因为一定的不利就完全禁止。更何况，排他性的损失并不一定能超过多出的爱的价值。”

老爷子意气风发，“独占的爱是逻辑生物无法理解的行为。智人将爱划分为很多种，但是逻辑生物的所有爱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他人着想，而为他人着想凭什么要限定对方为一个人？这实在难以合乎逻辑。这么想，其实就很容易发现问题。我一生有过很多爱的人，同性的，异性的，有性的，无性的，做过男人，也做过女人，爱一个人、爱两个人甚至有过一次和三个人同时相爱。你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吗？当然，我们那时的多人相爱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多爱多式的多人彼此相爱，你们是一对多式的，实际上是极端自私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话题，“也许，智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独占意识。”

老爷子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释。未来确实开发出了一些让多人一起获得愉悦的感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解除独占意识的关键。其实，我们对这类感官普遍浅尝辄止，不会过度热衷，毕竟，获取经验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虽然很多经验确实很有趣。”他脸上露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阿梦说：“爱一个人和禁止对方爱别人没有因果关系，和是否有性关系更没有因果关系，和是不是要生孩子没关系。爱唯一的必然属性就是爱。不知道是不是智人过于强调几何学、数学教育，这些方面从小学得太扎实，长大之后，很少能接受没有必然属性或只有一个属

性的事物，总是给研究对象总结出过多性质，最终，强行让不是必然的属性成为必然邪恶的属性。我认为，一个人一生就应该有丰富的爱的体验。”

我这时才想到，阿梦明显要比我更有条件获得这种体验，似乎有种引狼入室的感觉。我岔开了话题，“我无法想象未来的家庭是什么样。至少，没有孩子就缺少了一个中心，少了很多乐趣。”

老爷子说：“怎么会？在逻辑生物看来，这大大增加了自由，因为不再有养育孩子的义务、责任，想要安静的时候就可以很安静，却仍然保留着和孩子嬉戏的自由。即使是按照你们的观念，这也是巨大的利益！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其实是供不应求的，去婴儿院陪孩子玩的大人很多，甚至可能限制人数。几个成年人带着几个没见过几面的小孩一起出去旅行更是家常便饭。那时的孩子对陌生人没有戒心。”

我问：“签署了爱的契约却不爱怎么办？”

老爷子不屑地说：“逻辑生物不会担心这个。能干出这种事的肯定不是逻辑生物。那是极严重的违约行为。当然，确实有过一些诉讼，指控对方没能充分履行为伴侣着想的责任。但是这基本上是因为爱的程度有所不足，而且，这种诉讼相当少见。这时，如果被告要为自己辩护，就要列举为对方着想的事例，在一定时间内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

我问：“逻辑生物如何选择伴侣？”

“不选择！为什么要选择？智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主要出发点是对自己有利，所以要挑人。而爱的契约主要是对双方好，甚至是对对方好，所以有着强得多的随机性。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主义证据，证明了智人选择爱人实际上是选择非常喜欢的人。所谓唯一的爱是可笑的谬论。只要时机合适，任何两个逻辑生物都可以相爱。我在飞船上和一名有着狼外壳的外星船员相爱。既然我们两人要在一起很多年，不相爱才不合乎逻辑。”

我说：“为对方着想也没那么难。在当今社会，热恋的时候普遍都能为对方着想。”

阿梦说：“其实，智人即使是热恋中，为对方着想很多时候也是希望以后收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动机仍然不是爱，也许算是投资，或许可以算是爱投资的收益。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产生了激情，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为对方考虑，这和爱没有关系，至少是不纯粹的爱。而且，你也限定了热恋中这种条件。这就是爱的契约的好处之一，性质稳定，不会随时间而变化。”

老爷子说：“无论如何，你们不能低估逻辑生物的智慧。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想做的事情，肯定要比智人好。”

这是赤裸裸的上位者气势，看着他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心中自然不服。“如果你们的夫妻关系成了履行契约，岂不缺乏激情？”

这种简单的问题似乎让老爷子更自得了，“如果激情指的是性冲动，确实会。毕竟无性婚姻是广泛存在的。”

阿梦说：“智人的主流观点是歧视无性婚姻的。智人在婚姻、饮食等事情上投入大量精力，这可能和智人的感官一成不变有关。正因为感官长期不变，所以会去尽量好地满足每个感官，就像追求精致的食物、完美的妻子一样。但是，逻辑生物能改造感官，也能替换感官，而且还在不断开发出新的感官，应该不会在任何感觉上投入太多精力。相比之下，智人现在普遍控制不住对感官愉悦的无限追求。例如，除了性爱，也有很多人极度喜欢各种游戏。”

我说：“也可能主要是因为对象不需要唯一，所以，逻辑生物不需要挑挑拣拣。或者，逻辑生物不会有太差的人，所以，不需要挑挑拣拣。”

老爷子说：“确实，逻辑生物追求丰富的感受，而不是深入的感受，我们那时已经有几万种可选的感官。为了丰富体验，绝大多数人进入某种动物外壳的时候都会选择保留性功能，为的是感受，而不是多多益善。任何时候都只有极少数人很在意性生活，愿意保持很高的性欲，而且时间通常不长，目的仍然是体验。他们甚至会要求外壳具有加强的性能力。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没有能力或者能力一般的款式。性欲会破坏思维的逻辑性，因此，被视为一种有缺陷的欲

望。那时，吸毒、赌博都不再是难以戒除的欲望，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选择这类可能危害理性的行为。相比之下，愿意保留食欲的人明显要多一些，因为这在一般条件下没有明显的缺陷。”

阿梦说：“智人甚至把经验中的利益部分视为高于经验的信仰，是用利益选择经验，而没有用逻辑选择经验。所以，智人愿意学习动物的适者生存，却不愿像动物那样节制性欲。动物一年内只有短暂的发情期，智人却不是这样。逻辑生物在自己想要发情的时候才去发情，这才是更好的模式。所以，智人更像是欲望的奴隶，最多能压制欲望，而没有能力自由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努力忽视阿梦的眼神，“那时的一个家庭有多少成年人？”

“不一定，仍然是两个人的家庭最多。毕竟，虽然人多能有更多的人爱你，但是，排他性导致的问题增加更快。所以，爱的价值并不会与参与契约的人数同比例增长，人数越多契约的人均价值就越低，对每个人的约束性就越低。而且，形成多人相爱契约的机会要远远小于形成双人契约的机会，人越多机会越小。所以，绝大多数家庭人数都很少。当然，没人追求家庭的稳定性，这也和智人社会不同。”

我似乎也有了灵感，“其实，爱的本质不仅可以视为为对方着想，也可以视为灵魂在为思想乃至欲望寻找自由。只能停留在一个身体里的灵魂是不自由的，只能从属于一个灵魂的思想也是不自由的，所以，思想进入其他灵魂是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是思想合乎逻辑的行为、属性。甚至，我们追求有价值的思想也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更自由，能够进入更多的灵魂，其他灵魂也更愿意接纳这样的思想。这样看来，仅仅是为他人着想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方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有着简单的特点，将灵魂突破外壳追求自由和思想突破灵魂追求自由统一了起来。”老爷子竖起了大拇指，我更加兴奋：“爱的契约就像是核力，原子核就像是一个家庭，核子数越大的原子核越不稳定，甚至，多数原子核是一两个核子组成的，但是不会要求不能超过两个核子。”

听完这话，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阿梦说：“所以，爱不是必需的，有爱的人并不比没有爱的人更好，也不一定比没有爱的人更多。毕竟，人越多越不灵活，不利于灵活地追求价值，大约众口难调吧。而且，没有性欲、传宗接代等压力，寻找爱的动力也会有所下降，并不是所有人每时每刻都愿意有爱相伴，也不一定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爱。我猜测，对于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任何时候都是单身的人更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去爱别人。一生相伴的爱必然极少。”

老爷子说：“确实如此，而且，所谓一生相伴都是因为寿命不够长的原因。寿命只要够长，而且没有不合乎逻辑的约束，就必将出现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逻辑生物不会称赞、保护长期的契约关系，也没有负心汉这类道德压力。这也是爱的契约缺少违约和违约诉讼的原因之一：觉得不合适分手即可。逻辑生物对爱没有制度性的保护，这样，就不会造成被迫的爱。由于失去了制度的保护和迟滞，爱只能是每时每刻的选择，只要想分手随时可以，当然，想要建立也轻而易举，甚至不需要婚姻登记这类手续。像现代社会这样，在一开始就承诺相爱一生一世会被人视为不配做逻辑生物的。”

我说：“永恒的爱多么美妙，这难道不高尚吗？”

阿梦说：“世界上只有真理能永恒。其它事情一旦永恒就是邪恶。即使是太阳也不会永远发光发热，即使是地球，也会有毁灭的一天。国家、传统都不是永恒的，怎么能指望两个人之间的爱应该永恒？如果两个人的爱情真的地老天荒，那他们把其他逻辑生物看成什么？如何解释永远不会选择其他人去爱这件事？因为别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如他们的爱人？既然他们这样看待其他人，别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交往？如果善良的人之间是平等的，爱的发生和终止就只能是偶然的。同样，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能有爱，所谓‘永远不会爱上你’只能是邪恶。那时的人也不会怕被爱人抛弃，因为没有育儿、防老、满足性欲等问题。智人追求永恒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未来利益的考虑，把基于利益的需求拔高为抽象的善，这是邪恶。逻辑生物大大减少了来自利益的压力，追求的是纯粹、真诚地爱对方。”她说话的时候一直

在看着我，那神态让我总觉得她在为抛弃我做准备，这让我对之前的言论深感后悔。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掌握了修改、控制神经系统的技术，能人为调节各种欲望的强弱，不会被性欲所控制。智人现在也能通过吃药对神经系统进行部分调节，如抑制或加强痛感、食欲、性欲。但是，可能智人普遍认为是药三分毒，担心副作用，所以，在这类技术上投入不大，身体没问题一般也不会吃药。问题在于，人体、神经系统本身就对灵魂有害，我倒是认为，对身体有一定副作用的药物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需求量大了，你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主义学者们就会加强研发，时间长了，副作用必然能减轻。”

阿梦笑着说：“老爷子，您以前是性学专家吧？记起来的东西好多啊！”我发现，阿梦对邪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锱铢必较，下手狠毒，不禁担心我的报应是不是时候未到的问题。

老爷子咳嗽了半天，吭吭哧哧地说：“这个外壳的思维运转实在生涩，脑细胞中缺少很多必要的知识，可以学习的地方太少，智人生活太贫乏了……”说着说着，大概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第十章 模仿宇宙

老爷子急着赶去睡觉，我们两个人就去阳台上闲聊。我说：“真没想到，从逻辑的角度看，谈个恋爱都这么复杂，可能有那么多的邪恶之处，过于强调专一、永恒、排他的爱居然都是邪恶，过于排斥多变、滥交也是邪恶。”

阿梦说：“所以，只要人类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肯定会有数不清的邪恶之处。”

我说：“可是，我很怕纯逻辑的生活会像中世纪那样，当然，也许爱情方面不会。”我吃了个爆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见她这么好说话，我把她拉入怀中，一边想入非非，一边想起了阿梦的信仰、言论和她偶尔的精彩表现之间的矛盾，随口问："我有些信不过老爷子说的爱情，如果我没有性能力了，你还会爱我吗？"

她立即转过头来眼睛一亮，"真的吗？"然后连忙摆手，"别误会！我肯定会继续爱你的。"

"你是这么爱我的？"

"你不会觉得我是为那件事爱你吧？我觉得你肯定是。"

"咳咳！听了老爷子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也不错。不过，我们毕竟不是未来的那些老寿星，我们还有很多甜头没吃到呢。"

她遥望星空，似乎有些惆怅，"为了可怜你，我委屈了自己。没想到，甜头没吃到多少，苦头倒是不少。要是没有那些苦头，哎！"

心里想着什么会是甜头什么会是苦头，我嘴里回了一句，"不虐我你会死吗？"

她泪汪汪地说："你不知道，对一个准逻辑生物来说，和你谈这种破恋爱，被你压在身下折磨会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情。"即使明知道这不真实，由于这蛮合乎逻辑，各种缠绵的景象仍然从脑海里溜走了。

她在我腿上颠了颠，很有些不满地提出了新的课题："你会和别人生孩子吗？"

我随口说："不会。"

"真的？"她面色有些不善。

我闭住了嘴。我估计，我和别人生孩子的概率应该会超过我不能生育的概率。从利益的角度看，如果保证，她肯定要攻击我说假话，否则，就要问我敢不敢拿出极具威力的保证，甚至签协议。毕竟，既然绝不可能，做出一切保证应该都是无所谓的。那可是要搬起石头狠狠地、反复地砸自己的脚。我不禁低头看了看脚。

我的良心、自尊心、理性甚至我的傲慢，都不允许我做出这种可能做不到的保证。何况，她绝对不是傻白甜。如果我保证了，她肯定会认为我是个骗子，而不会认为我可靠。其实，如果她做出这种保证，或者相信我的保证，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为了我们两人未来的自由，我们都不能保证。但是，阿梦未来和别人。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想下去了。

突然，我想到了报应的时间和强度等问题，不禁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我坚信阿梦对善的执着，也相信她不会恩将仇报，所以，恢复了研究模式，“我担心我们不能永远相爱。我不想接受随机的爱。”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没办法。这也是尽管坚持信仰前途艰险但是必须前进的一个例子。无论如何，我们要努力成为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哪怕我们可能分手或必须分手。”她边说边抓住我的手，诚恳地说，“但是，我就是不相信那会成为事实，尽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理性主义者的非理性言论，另起了一个话题：“你认为如何才能将智人的爱转化为逻辑生物那种爱？”

她说：“关键在于从对利益的信仰转向对价值的信仰。两种生物生活模式的差异基本上体现了信仰、生活目标之间的差异。总体来看，我觉得剥夺掉性、亲情等所有标签的爱更像是真正的爱，或许，也会促进自由的爱。例如，让更多被贴上同性恋、师生恋等各类不伦标签的爱能够被广泛接受。而且，爱就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同时为对方着想的结果就成了我通过为你着想而为我着想。近似地看，爱像是两个人暂时合二为一、无法区分了。”

我调侃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刚试图试探，她就要动手，我赶紧换话题：“只要器官长在自己身上，就不可能为对方着想。”

她今天火气明显有点大：“胡说八道！你要搞清楚，为对方着想是为对方的灵魂着想，从来也不包括身体。身体可以受益，但是只能是让灵魂受益这一目标的副产品。智人也有不顾私利的爱，比你这种满脑子性欲的所谓爱情更合乎爱的真谛。你这个自私的功利主义者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器官。”

我满头黑线，抓住她的不严谨义正词严地说：“你才自私！你从不想着我的器官，我却总是想着你的。”

“噗！”她一口水果喷到了我的身上。我哭丧着脸，在火冒三丈之前，仍然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直觉，“你这是故意的吧？”

她仔细地帮我收拾，同时异常诚恳地不停地说着对不起。由于她没有否认，我高度怀疑被她借机报复了。她推我去冲澡，但是我拉着她不松手。她面色不善，“你这是勒索我？”

“这是我在表达爱的意愿。在我们还无法随意控制欲望的时候，应该接受它的存在。”她一仰头，我赶紧补充，“你不要犯逻辑错误。我是在进行学术探讨，我现在的言论和我下一时刻的行为无关。”

她跟进来拿起了喷头，“我觉得你远远不只是接受，但是，有时又愿意有所节制，这是为什么？”看到我蠢蠢欲动的样子，她补充说：“当然，总体来看，我觉得你太不节制。”

我不能蒙住她的眼睛，只能继续钻研学术，“因为适当节制欲望能提高每一次的满足感。压制之后得到会更美好，不仅是感官的感觉更好，灵魂也能从更优质的逻辑推理上受益。”

“这种方法很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确实是你的风格。”

“其实，我虽然看起来像是功利主义者，本质上却不是。我从小就高度重视方法，可以说方法就是我那时的信仰，一切都可以视为方法。方法高于一切，这就是我这个机会主义者的本质，也许，称我为方法主义者更为恰当，只不过没有这个词。所以，纵欲、节欲还是戒欲不完全是本能问题，也是方法问题。现在看来，这种信仰有些不合理，毕竟，信仰应该高于方法。但是，由于前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所以我这么做还是有成效的。虽然我现在不再那么崇拜方法，但是，一些以往的决策已经成了习惯。”

“习惯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你并不是必然需要我的身体，你可以说是需要发泄……”

我赶紧把她的话堵回去，怕她上头，“我需要的是努力发现真理。你的主要目的不会比我更高尚。”

“我确实不可能做到你这种程度。我爱你的最初动机很简单：愿意看到你专心工作、理性说话的样子，而不是你满脸欲望的样子。过于压制欲望和过于满足欲望都更容易让你满脑子欲望。至于我，我似乎没有多少欲望，它对我影响不大。”

我被雷到了，“你是说你在牺牲？”

“你知道我不关心身体的满足感，至少，努力这么做。再说，身体最多算是我的财产，又不是我，也许这在你看来算是牺牲，但是在我看来谈不上。”

“也可能，因为我要的足够多，所以，你早已经足够满足。这不能称为不关心。”水突然变得冰凉，看来研究过了头连热水器也会发火。

“我的灵魂不承认这种可能性。”

我哆哆嗦嗦地说：“我爱身心的水乳交融，你不觉得这才是爱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灵魂、思想的水乳交融。两个人相爱与否，他们的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否则，我残废了你就不爱我了？你和孩子的爱也需要水乳交融？夫妻之爱可以像其它的爱一样纯粹，没有功利性。建立正确的爱之后才有性爱，而不是反过来。你会和孩子一起玩沙子，总不能说你是为了玩沙子而爱孩子。”

“既然身体对你不算什么，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还总是加以控制？”

“这是在为你着想。我绝不认为你的身体得到越多就会让你更接近于灵魂。当然，像很多问题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做最好，所以，无法很精确。”

“你不知道怎么做，还瞎做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我知道不能做什么。”

“比如？”

“不能帮助你的身体侵袭我们两个人的灵魂。”

“你认为你比我能代表我？我明明就是得到的越多工作越专心。”

“真的？”

当然不是。这是丧失理智的气话，反正也骗不了她。而且，我安慰自己，这也许是我的身体强迫我说的。

她接着说：“你肯定有些矛盾。这是你的肉体和你的灵魂之间的矛盾。我肯定不愿也不能代表你的身体，但是，有的时候，我比你更能代表你的灵魂，尤其是未来的灵魂。”

我像僵尸一样钻进被窝，估算着这次会烧到几度，“在你的折磨下，也许我的灵魂活不了多久，就别提什么未来的灵魂了。”

她站在床边给我擦干头发，“哪怕明天要死，今天也应该努力做到最完美。智人如果只有一天可活，会努力尽情享受、满足身体，还认为这理所当然。可是，合乎逻辑的选择难道不是把最后一天留给自己，也就是灵魂？这个问题能突出地表明智人究竟把什么视为自己。所以，智人对细胞才是真的好，不惜牺牲自己。对你而言，即使你明天要死，今天也应该努力完善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满脑子想着我，想着我的身体简直就是让自己死有余辜。”

这太狠了！我可怜地望着她：“你已经决定让我明天死了？”

这把戏骗不了人，但是我相信阿梦的善良，果然，她坐下来放缓了语气：“再给你加一百年吧。”

“为什么你总是有权为我的灵魂做出决策，而我不能为你的灵魂做出决策？”

“你连自己的灵魂都顾不上，还想代表我的灵魂？你真要是代理了我的灵魂，一定会是叛徒，肯定会把我们俩的灵魂都出卖给你的细胞。”

我试着拉她下水，未遂，有些上头，“也许你的话更有道理。但是，我就是现实主义者，利益至上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结果论者，一切的一切都要求我为身体争取更多次蹂躏你的机会。”

“不，你是被迫接受你的身体的指令。你的灵魂认可我关于灵魂的观点，但是你的身体拒绝接受你的灵魂的指挥，强烈要求你的灵魂放弃这一观点。而且，通过神经系统，也由于你的灵魂自律能力不足，你的身体居然成功了。所以，你现在有些丧失理智。”

我在她的注视下认真想了一阵子，“你的思想我目前无法否认，但是我还不会改变。”

因为我的灵魂终于重新控制了身体，她奖励了我一个吻。但是理性的思考使得我有些心不在焉，“逻辑生物相爱时每时每刻都为对方着想，这和你说过的爱的平移不变性有类似的意思。所以，不受外力影响的时候应该能维持现状不变，这就像是惯性原理。灵魂的行为和宇宙的运动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爱像是短程作用力，那么，交易就像是长程的电磁相互作用。如果将人分解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之间也满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则，因为竞争不仅存在于生产者之间，也存在于消费者之间，而生产者被消费者手中的钱吸引，消费者被生产者的产品吸引。此外，社会发展可以对应于宇宙膨胀，导致城市化的集中倾向可以对应于万有引力。但是，这种列举相似性的研究是经验主义的，不是研究真理的正确方法。如果能证明你的猜想，宇宙就是逻辑世界，宇宙和社会的相似性就有了逻辑依据，因为宇宙必然是最合乎逻辑的存在，而社会作为灵魂组成的世界，也应该尽量合乎逻辑。当然，现在两者还不完全一样，因为社会有很多不够合乎逻辑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每种相似都是粗略相似而不是精确相似的原因。但是，逻辑生物、完美生物组成的社会应该和宇宙有着相同的基本结构。所以，如果说让灵魂尽量合乎逻辑是智人进化、发展的一条道路，模仿宇宙就应该是另一条道路。”兴奋逐渐褪去，我继续说：“你当初做白日梦都能想象出接近于未来社会的生活原则。我一向以为正确的原则是靠推理得到的，至少，那样才有好的正确率。”

“那是理工科的谬论。本仙子随随便便做个梦，就预知了一万年。”

我突然发现阿梦脸红红的，吻就没停过，知道她外语不行，起了促狭之心：“Hellcat。啊！”

“我错不了。”她清醒得好快，边说边诱人地舔掉嘴唇上的血渍。

“你毫无证据，简直是丧失理智。”

“我很自信，可以查字典证明我没错。”

“迟到的证据弥补不了你的错误。”

“这是来自未来的攻击。未来的我查字典后穿越回来，发动攻击。”

“不可能！”

“什么都有第一次。老爷子能回来，未来的我也能回来。”

“你说好要补偿我的。”

“我没说现在补偿，也没说如何补偿。无论如何，我不会鼓励你丧失理智。对经验主义者，因为身体有欲望而得到满足，这种因果关系非常要不得。甚至，哪怕只是在身体有欲望之后就马上得到了满足，这种时间顺序的反复出现也会诱导他们归纳出错误的乃至邪恶的规律，诸如身体有欲望所以要满足，要优先满足，或者就一定要满足。既然你暂时摆脱不了身体的控制，我更愿意建立先讨论再满足身体的时间顺序，让你总结出另一种因果性。身体只能是灵魂的背景，永远是配角，永远不配成为我的行为的主导力量。如果某一时刻它是，我的灵魂就一定要让它后悔。”

“我不怕后悔！我要做梦！”

在努力展现自己最动人的一面之后，她让我去找老巫婆。在灵巧地跳出包围圈之后，也许是由于我们发展得不错，她在门外突然变身小女孩，绞着手小声说：“我们以后睡觉前可以一起讨论问题。”

这让我有些意外，毕竟，只要深夜经常讨论问题，梦想就会频频实现。但是，我余怒未消，“你就不担心？”

她俏皮地说：“人生需要冒险。”

忽略掉一些言语冲突，我觉得今天算是成功的一天。可是，峰回路转，由于我的身体忙于预测未来，让阿梦看到了小帐篷的崛起过程，她坚决地收回了冲销错误的提议。结果，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别做了五百个俯卧撑。好处是，汗流浃背的我不用担心发烧的问题了。

第十一章 第一知识：必然的信仰

第二天，没人买菜做饭，只好给老爷子点了外卖，老爷子毫不介意，全天笑容满面，甚至帮忙做起了家务。我们都觉得好陌生。

傍晚，三人一起在沙滩上散步。阿梦显然急于讨论宇宙是逻辑世界这一问题，说道：“我不喜欢现在这样讨论，灵魂话题说着说着又转到爱。这缺少连贯性，甚至，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

老爷子歉意地说：“问题是我在灵魂问题上说不出太多东西了。”

我怀疑这不是他内疚的真实原因，习惯性地给了阿梦一击，“老爷子的脑子里西瓜很少，你难道就不要那些芝麻了？可是，他脑子里的芝麻对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也是西瓜。你这么急于讨论，有杀鸡取卵的嫌疑。”

阿梦碰了碰我的胳膊，说：“不会用成语别乱用！什么时候你也开始这么信任老爷子了？”

我咬着牙，无可奈何地怀恨在心，“首先，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样能享受训斥你的快乐。其次，逻辑推理对智人来说是有难度的。至少，我的脑力无法持续地进行高难度的推理，也无法长时间维持对纯理论问题的兴趣。所以，现在这样有张有弛，其实挺合乎我的

利益、习惯、方法。第三，这两天，我们都挺累，尤其是考虑到老爷子的身体，应该放松放松。至于相信老爷子，他的新奇言论到现在为止我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毛病，相比之下，找出人类用千百年时间建立的传统中的弊病，乃至找出你的思想的弊病，并不太吃力。而且，老爷子非常不像是个思维异常严谨的骗子，这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老爷子瞪着眼说：“你不用夸我是个傻子吧？”

虽然心中对老爷子这种不知好歹、伤害友军的行为不满，我还是公正地回答：“您有些地方和我的意见相左，而我的自信无边无际，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现在已经因为您而改变了很多想法，却没有改变您，这本身就表明，我的灵魂认为您的言论远远比我的思想更合乎逻辑、更有价值。这让我的自信心、自尊心很难接受，却又是我的理智所必须接受的。”

阿梦说：“要纠正一句，你的自信心从未超出我的想象力，我对我的想象力的自信才真正是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包括我的，因为它从不止步，不断突破。”

老爷子似乎长高了一点，“井底之蛙。智人就是喜欢相互比来比去，嘴里说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实根本不管外面。”说完，才想起什么，“当然，也情有可原。”

我们两个着实汗颜，阿梦低着头说：“岂止，我们不仅没顾上天外、天边，我们简直都没看看身边。”

我不禁抱怨道：“你这尊梦神是不是应该清醒点，不要总想着干涉现实。”

阿梦不得不再次低头，“我承认我只考虑到了自己。其实，我也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工作方式。虽然从兴趣、理性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以最有价值的问题为重点，但是，理性偶尔也要求我的灵魂自由地思考问题，这就不能只局限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也许，正是因为自己长期感兴趣的问题有了希望，我有些迫不及待。”

我说：“你这种思维方法基本上是基于经验、直觉的，而你在这个领域又不擅长，直觉很容易出错。我是以价值为准绳思考，也是以价值为准绳去写作。但是，价值是会有波动的，因为低价值和高价值在逻辑推理中会不断转化。低价值能推导出高价值，反之亦然。所以，我不禁止低价值，但是，如果它产生不了高价值，我就会不想或少想，不写或少写。当然，大家的价值观不同，对价值的判断会有些差异。不过，我和你的最主要分歧在于，你认为低价值不能太低，我认为可以无限地低。你认为应该实行某种价值管制，我认为完全不需要，应该海阔天空地自由地推理。这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你的一些限制，现在你又要管制我们的话题，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如此三番两次地犯错，甚至无法反驳只能接受，也许是为了维护内心的安宁，也许是戏瘾上身，阿梦干脆利索地跪在我面前，“非常抱歉，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上，我太自以为是了，你才是老师。”

我既惊且喜，很想等着她磕头，但是众目睽睽之下，她又一副不着急的样子，我只好小声嘀咕：“我接受。”一边想着让她回去继续跪，一边用力地搀她起来，我感觉她差点再跪下去。

看完戏，老爷子有些得意地说：“这些天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回到这个世界后最快乐的日子。你们的逻辑推理能力还算不错，人品也还行。看来我没有失去太多的判断力，挑人抓机会的水平还不错。虽然我忘记了逻辑生物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们让我感受到了逻辑推理的美感。这样的讨论似乎对我的记忆也有一些唤醒的作用。我想起了逻辑生物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原则是‘我是且只是灵魂’。第二原则是‘灵魂要尽量合乎逻辑’。第三原则是‘逻辑是世界上唯一的独立的存在’。第三原则其实就是纯逻辑信仰。这些原则有很多推论，而且，似乎还在不断产生新的推论。逻辑生物直到现在仍然在努力研究灵魂、逻辑，如可以是什么，有没有边界、禁区，等问题。我们努力对尽量合乎逻辑给出一个完全的、没有遗漏的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例如，逻辑是无所不能的就是一个著名的猜想。这意味着不可能发现逻辑的所有含义，否则，逻辑就是有限的，

不能在一切方向上达到无限。甚至，智人的存在也说明，逻辑不仅能创造合乎逻辑的存在，甚至，通过合乎逻辑地创造出会逻辑推理的智人，然后假智人之手，创造出邪恶和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所以，逻辑生物倾向于认为，永远不可能知道从逻辑开始推理的极限，进而，探索宇宙、探索逻辑的奥秘就是灵魂无限长期的必要责任和义务。”

见我们惊诧地望着他，老爷子说：“我并没有恢复记忆。刚才这些话有些是记忆，有些是推理。老夫也算是聊发少年狂，发现现在这个老迈的我居然也能做出一些自以为还算奇妙的推理。这种乐趣实在是妙不可言，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到这一乐趣了。”

我说：“不过，只有推理、真理的生活太乏味了。”

阿梦说：“你太会为感官着想了。而且，这些是必要的义务和责任，不是全部可能的行为。当你想象力不足的时候，你不想着提高能力，却去怪正确的信仰。拉不出屎来赖茅坑！这么照顾邪恶，你是邪恶养大的吗？”

对于自己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我很有些挂不住。毕竟，前车之鉴就在身边，我可不希望自己也反复低头。为摆脱危险，我赶紧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逻辑无所不能这个假设太难以置信了。”另一方面，我讨好地挽住阿梦的胳膊，不惜伤人一千自损八百。

老爷子说：“有时候，最难的就是最简单的。相信宇宙是一个纯粹由逻辑推理组成的世界，这似乎很简单，但是，极难用经验去验证。即使在我们那个时代，积累了大量关于两者相似性的经验，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还是一个无法被经验完全证明的猜想。”

阿梦对老爷子这番言论很满意，“虽然经验主义者会想着用经验证明这个猜想，但是，纯理性主义者应该纯逻辑地证明，甚至，更愿意相信这是自明的真理。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完全可信地证明这个猜想是不可能的。毕竟，无论逻辑世界和宇宙有多少共同点，有多少次相互一致，都不能视为一种充分的证明，因为只要未来发现一个差异就足以证明两者不同。这类基于经验主义的证明，包括验证预言、寻找共同点等，都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永远无法保证未来不出现例

外，只会导致对真理不够信任，是不应该被接受的真理证明方法。波普尔的可证否理论至少是不应该应用于真理领域的，其弊病在于，可证否无法合乎逻辑地成为超过逻辑的信仰。而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如果对真理的正确性总是怀着疑虑，很容易助长邪恶，导致不必要的错误推理。例如，宇宙膨胀是目前已知的宇宙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现象，所以，假设这是真理应该算比较合乎经验主义。但是，如果用经验主义去验证这条真理，总会有人说宇宙未来可能收缩，所以不能100%相信这一命题。这会导致人们去研究宇宙收缩的相关理论。我的推理不是禁止研究宇宙收缩的可能性，而是强调不应该依赖经验主义去验证、信任真理。经验主义、可证否有利于证明谬论不是真理，就像是伽利略的斜塔实验；但是，也确实不利于百分之一百地相信真理。当然，用经验验证现象没有问题，例如，虽然太阳从东边升起，但是并不需要让人相信它永远会从东边升起。”

老爷子问：“如果确实发现真理有问题怎么办？”

“去研究那些和真理相关的经验，通过修改经验去保护真理，就像对待芳芳的未来世界乏味论那样。”

我狠下心掐了一把，不耐烦地说：“太费劲了！你的说明掺杂了太多的经验主义。简而言之，你是希望纯逻辑地推导出宇宙是逻辑世界。那我们就找到这种推导即可，不用去管那些经验主义的弊病。所以，反复地、多角度地验证正确性是对待真理的错误方法。当然，它们也许对经验主义者有用。”阿梦一边跺脚一边瞪我，我心虚地加了一句，“有时我可能也需要想想这些话。”

老爷子感慨道，“我有时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将我送回了这个时代。”

阿梦说：“我有时觉得您就是天使，帮助我们两个人的灵魂完成了最终的结合。原来我们的合作总是不顺畅，您的到来一切似乎都变了。我们根据您给出的一些信息进行逻辑推理，以此来判断您的信息的可靠性。结果，按照我们的判断，这些推理结果合乎逻辑的程度远远超出智人当前的观念，更重要也更正确，甚至比您的历史还重要、

可靠。这真是太神奇了！我对于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知识乃至真理充满信心。”

我说：“确实。老爷子虽然话不多，但是影响深远。它们像空气一样在我们的灵魂中扩散开来，现在，似乎已经在灵魂中无所不在。”

阿梦说：“这种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判断上。”

老爷子说：“在已经有了很多知识的条件下，对一个新思想做出判断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要考虑对所有现有知识的影响。”

我的灵感喷薄而出，“即使是原因的微小变化，都可能让结果受到剧烈的影响。例如，知识 A 的原因的可靠性原来略大于知识 B，所以 A 被视为是正确的知识。原因发生一点变化后，B 的可靠性就可能大于 A，那么，B 就取代 A 成为正确的知识，后续推理就会从 B 出发，从而导致后续推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最正确的知识不应该是众多原因综合考虑的结果，尤其不能是利弊相抵后最有利的那个，因为那会很不可靠。像人是灵魂、宇宙是逻辑世界都是很简单的单一推理，只要这唯一的推理必然正确，它们就只能是真理。智人总结前人在真理领域的观念后，有人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但是，它们关注的所谓真理都是需要考虑众多因素的，如牛顿力学、地心说，不可能是真理。要反驳相对性只需要唯一的推理：相对性是不是真理，如果是，自然说明存在真理；如果不是，这也等于是构造出来一个真理。这种证明的极简属性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真理范畴的问题，而且构造出了一个真理，真理的相对性是谬论是真理。智人因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信仰错误而归咎于真理不存在，这算不算拉不出屎来赖茅坑？”

我喝了一口送到嘴边的果汁，令某人意外地顺手捏了一把，“所以，任何知识如果只依靠经验、只能得到经验的证明就必然不是真理，而且，永远不能因为得到若干经验的证明而相信某个知识必然正确。经验主义的知识不可能必然正确，都可能失效。所以，过于信任经验主义的知识必然导致各种意外的存在。应该把最可靠的知识视为信仰，这既能确保后续推理的正确性，也意味着后续知识不可能比信

仰更可靠。为了获得最可靠的知识，就应该去寻找基础最简单的知识。”

阿梦还了我一个甜蜜的意外，得到支援令我精神一振，“所以，最可靠的知识是第一个知识，是所有知识中基础、原因最简单的知识，而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没有任何其它知识为其提供证据的知识。那么，灵魂的第一个知识能是什么？可以想象，当一个灵魂刚刚出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是什么。其答案就是第一知识。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发现自身是一组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智人没有这样的第一知识，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期没有逻辑思考能力，被感官和成年人灌输了现有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经验主义的基础知识无法保证正确性，事实上，全部是错误的。而且，智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灵魂成熟之后并没有放弃这些不可靠的知识，而是在这些不可靠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推理，这样的推理是无法具有逻辑的可靠性的。正确的方法是在灵魂成熟之后完全依靠灵魂重新认识世界。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样，抛弃一切经验，假设自己是一个刚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灵魂，然后，完全依靠逻辑认识世界。纯理性主义者的重要性和正确性的根源就来自于他们把自己是灵魂当作最可靠的知识。人类以前过于相信经验，实质上就是将经验当作第一知识，甚至是把很多不同的经验当作并列的第一知识，这很不合乎逻辑，因为这些经验之间很可能会相互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当然又只能依靠灵魂进行逻辑推理，而灵魂和经验也必然存在矛盾。这样的科学基础简直就是逻辑混乱，必然导致科学的世界迟早会天下大乱。”

阿梦紧紧搂住我，似乎想要和我融为一体，崇拜地说：“哇哦！太强了。相信我是逻辑，就应该相信逻辑是最可信的知识、信仰，应该纯粹地、不掺杂经验地用逻辑去认识世界，进而，拒绝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知识。”

部分是看在她真情流露的份上，部分是因为灵魂很急，虽然积怨加深，我再次忍了下去，“如果说灵魂诞生后的第一知识是‘逻辑在’，第二知识就可以是‘逻辑在变化’。所以，逻辑有现实也有未来。第三知识可以是‘逻辑的变化尽量合乎逻辑’。第四知识可以是同时存在自己能控

制的逻辑和不能控制的逻辑，两者相互影响。前者可以称为灵魂，后者可以称为外部世界。灵魂不能包括整个逻辑世界，所以，外部世界必然存在。第五知识可以是自己控制的逻辑不止一个，或者说‘灵魂是由一组逻辑组成的’。灵魂和外部世界一起组成了逻辑世界。所以，‘我是逻辑’不准确，要修正为‘我属于逻辑世界’。以上推理表明，如果灵魂能够不考虑经验地独立思考，也就是认真反省自己内部的运行，即思维过程，能够证明不仅自我的内部应该成为合乎逻辑的思维，也应该存在一个合乎逻辑的外部世界；证明经验并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证明纯逻辑推理的可行性；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的存在性；证明科学甚至能建立在唯一的真理之上，如此简单、统一的科学甚至能比那些多学科的、根本无人能完全掌握所有基础的当代科学更能推导出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第一知识有可能解释无穷无尽的现象；即使在经验主义意义上，也是唯一可能完全正确的信仰，唯一可能完全逻辑上自洽的科学基础；等等。在灵魂只相信逻辑的条件下，不会存在逻辑世界以外的其它外部世界，所以，灵魂所在的世界只能是宇宙。这就是‘宇宙是逻辑世界’的纯逻辑证明。”

我纳闷脖子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汗水，边擦边说：“因此，一个灵魂和世界的关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自身控制的内部的逻辑推理，即思维，另一部分是不完全可控的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即经验。而正确建立信仰不能依靠不完全可控也就不完全可信的经验，只能依靠完全可控因此完全可信的、对思维的认知、对自我的内部认知。”说完，有一种急着找厕所，很久之后终于达成目标的感觉。

老爷子笑着说：“妙哉！因为灵魂用逻辑认识世界，所以，‘宇宙等价于逻辑世界’就是真理。如果将人视为身体，用经验认识世界，宇宙是逻辑只能是猜想。正确的信仰导致了无疑的知识，错误的信仰才会导致怀疑主义、缺乏信仰。”

我好像突然注意到阿梦像个花脸猫，我从不喜欢猫，更不喜欢像猫的人。再想到刚才的积怨，嫌弃地把她推开，一下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阿梦对老爷子说：“这是您想起来的未来知识吗？”

老爷子摇了摇头，“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没法帮你们证明这个推理是正确的。幸好，即使有记忆、历史，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证据。”

我说：“逻辑作为第一知识能够依靠自己继续发现知识，但是经验等任何其它存在都不能成为第一知识，因为它们都需要逻辑。所以，合乎逻辑地建立知识体系的正确方式必然是从正确的第一知识，即逻辑，出发。科学最好是从形而上学、逻辑学出发，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信任没有错，只是既没有找到正确的信仰更无法进行后续推理。伽利略牛顿也没有多么正确，他们相信错误的经验主义信仰，虽然发现了别人的错误，甚至自己也找到了一些经验主义的知识，但是不可能找到真理。从上述推理可以看出，真理根本就不是能用经验主义去发现的，即使发现了，也失去了真理的味道。例如，宇宙膨胀的真理形式的表述应该是逻辑推理会导致逻辑世界不断扩张。当然，如果将来有人通过逻辑推理证明逻辑世界也能收缩，那也是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物理学形式的表述让真理失去了绝大多数价值，让人无法意识到真理、宇宙和灵魂的密切关系。遗憾的是，智人以往的形而上学从未完全建立在内部知识的基础上，包含太多和经验主义有关的外部知识或者虚构的知识，如心灵、自我、神。推理的顺序也存在诸多错误，所以充满谬误，甚至沦落为神学的工具。正确的形而上学应该高度重视知识的顺序，有些类似于公理化，但是又不等同于公理化。人类以往的公理都不是唯一的，相当于同时有多个信仰。但是，纯理性主义只能有唯一的公理，也就是第一知识：逻辑在，或者与之等价的，世界是纯粹逻辑的。不过，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接受后者有困难，而前者则至少可能合乎经验，更容易被经验主义所接受。或许，把‘我属于逻辑’当作第一知识效果更好。”

听到后来，阿梦很不满意。她强调自己浑身酸痛，小女子需要背背，我不得不暂时成为坐骑。她说：“看来，在高光时刻之后，也许是你的状态重返人间了，也许是你有些害怕了，反正你正往回缩，总是想要帮一把经验主义，让我有些想吐。也许，你的建议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上经验主义者太多。但是，这

样的命题无法自恰。既然一个灵魂认定自己属于逻辑，就应该也只能用逻辑去认识世界，更不会把经验主义的外部知识置于纯理性的内部知识之上。对于一个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的灵魂而言，他只可能假设内部和外部是同质的，所以，外部世界也是逻辑。他不应该假设内部属于逻辑，外部是自己无法通过内部的思维直接认识的其它存在。后者有些像是智人的思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说：“灵魂有了意识，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我在一个和我无关的世界中，而应该是我在一个和我最亲的世界中。与之类似，纯理性主义者人不会把生孩子的过程视为母体释放自己的一部分，而是把宇宙视为母体，把这个过程视为孩子从母体中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阿梦说：“信仰的正确性必然只能来自于最初的推理，即从完全无知到第一个知识的推理，和之后的推理无关。所以，不能因为接受信仰之后的推理会有很多难题就放弃这个信仰。也不能因为某个信仰之后的推理轻松就接受那个信仰，那是结果论的弊病所在。例如，如果相信一切都是某个信仰决定好的，如神或命运，人无需思考、努力，那么，也许这会让人生变得轻松，某种意义上合乎功利主义，却必然邪恶，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因为逻辑是充满变化的，对逻辑的信仰鼓励用逻辑推理在完全变化中做出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也许这就是对宇宙母亲最好的报答。经验主义者可以把那些合乎纯逻辑信仰的经验当作对纯逻辑信仰的经验主义验证，当作放弃经验主义的理由，却一定不能因为经验而相信纯逻辑信仰，因为那意味着他实际上是以经验为信仰的。如果将来出现某些可以归咎于信仰错误的经验，他们就会归咎于信仰，而他们本应该在经验中去寻找问题。毕竟，纯逻辑信仰才是唯一最合乎逻辑的、最可靠的、基础最简单的第一知识，是价值最高的知识的唯一候选者。”

由于疲劳等多种原因，我跌跌撞撞地走着。在我的不断干扰下，阿梦哼哼唧唧地做出这么一长串重要推理实属奇迹，以至于我似乎也有了力气，步伐变得平稳起来，“真了不起。但是，这种理性和感觉的对立在我身上，以及在我们之间，都会长期存在。而且，以后还是要

靠我们基于理性和感性基础上的推理，所以，为了未来的合作，我们必须容忍对方。”

老爷子说：“也绝对离不开我所提供的判断。”

我第一次感到老爷子是多余的，揶揄道：“您是一种过于神奇的、难以感知的存在，姑且把您当成一种想象力吧。”

阿梦说：“不知道你是否能忍受我，反正我能忍受你。而且，你不能这么说老爷子。我的能力可以称之为想象力，但是，和老爷子的那些神来之笔无法相比，主要是他提供的信息几乎都值得关注，这种重要性和正确率都是一般的想象力无法达到的。”

我说：“所以，我们面临一个矛盾，灵魂无法证明历史经验的正确性，只能证明一部分历史经验是否合乎逻辑。幸运的是，老爷子的大多数言论都属于可以用逻辑判断的经验的范畴，而不是柴米油盐这类无法用逻辑判断的日常经验。我们无法保证我们的逻辑推理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而老爷子提供了一种非常规的判断力，不是通过因果推理做出判断，而是非理性地乃至有些玄妙地通过未来的历史做出判断。而且，这还是一种大规模输入的判断力。”

老爷子自信地说：“即使不借助历史，我的判断力也不差。也许我的记忆基本丧失了，但是，可能还保留了一些直觉。和智人相比，我的生活经验更合乎逻辑。多多体会大自然、多多进行逻辑推理，多多在合乎逻辑的社会中生活，这些都有助于理解判断力的奥妙。”

我说：“因为逻辑生物的社会很少有邪恶和无法合乎逻辑的谬误。经历的善、真理多了，对善恶、正误的判断也就更可靠。即使是以前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不容易犯错。智人平日里不断获取邪恶的经历，不断被灌输错误的命题，所以判断力太低下。虽然同样是经验主义，但是，这和经验的数量无关，而是和质量有关，也就是和生活经验中合乎善的比例、获得的知识中合乎逻辑的比例有关。在智人社会无论有多少经验，哪怕活了一千年，在判断力方面也无法和逻辑生物的判断力相比。”

阿梦一边催着马儿快些走，一边说：“关键在于，依靠经验太容易，依靠想象力、逻辑推理太难，智人在思维方面太懒惰。”

我一边心怀不满地蹦蹦跳跳，一边帮着她说话：“其实，有很多经验表明，经验是不可靠的。AI 出现之后，人类发现从下围棋的几百年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两分定式有很多是亏损的，有些甚至大亏，而 AI 可能还没有达到围棋上帝的水平。可以想象，在其它领域，人类也会存在大量的错误。人类太习惯于分类，这进一步缩小了检验经验的能力。例如，人们肯定不愿意把人类在围棋领域的表现推广到经济、教育等一切经验主义的领域，进而得出人类社会充满邪恶，几乎没有真理、善的结论。”

阿梦说：“你真是一个阳奉阴违的机会主义者，做出纯逻辑推理也是麻溜麻溜的。”

我说：“智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智人的能力是最好的。在一切怪异条件下，智人都能通过逻辑推理适应环境，却不肯相信逻辑是最可信的。其实，既然没有比逻辑更可信的存在，逻辑就是最可信的，甚至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应该将最可信定义为 100%可信。我经常看怪异的电影，玩怪异的电脑游戏，但是，都能通过逻辑认识那些环境。但是，回到熟悉的环境中之后，或者，在那些怪异的环境中呆久了之后，我就会用经验。所以，对经验的记忆会妨碍人使用逻辑，当然，根源在于智人贪图享受，既然用经验更容易，就懒得推理。”

阿梦说：“由此可见经验主义弊病的根深蒂固。智人滥用经验，因而纵容经验犯下很多错误，甚至通过经验去发现信仰。正确的做法是一切能用逻辑处理的问题都用逻辑去处理，这至少包括一切真理。”

我说：“说服智人改变信仰是很困难的。几乎所有人都把信仰看作一种选择，而没有认识到这应该是合乎逻辑地产生的第一个知识，也是最可靠的知识、最重要的知识。当然，究竟是先有逻辑还是逻辑先成为第一知识，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有必然性，甚至应该视为错误的问题，反正总会生就是了。”

阿梦说：“也不要这么没信心。智人以前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信仰，是因为没有见过完全合乎逻辑的信仰。我对于未来很有信心。当然，我理解你基于现实主义的悲观情绪。”

我说：“智人要成功地纠正信仰就必须认识到，在信仰、第一知识的问题上，纠结于各种细节、枝节问题都是不合乎逻辑的。例如，如何证明老爷子的历史的真实性，如何用第一知识解释星系、量子力学。这种枝节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只要验证了信仰的逻辑基础，就永远不会因为枝节问题否定信仰，而是会用信仰去不断解决问题。在明确信仰、第一知识之前先研究枝节问题，或者，在建立正确的信仰后因为枝节问题而放弃信仰，这些都是本末倒置。所以，正确的信仰是不接受由枝节问题出发对信仰的质疑的，努力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这显然无法得到其它信仰的认同。但是，任何争论都涉及或者说基于信仰+逻辑。如果我们和对手的信仰没有共同点，就可能不存在双方都认可的逻辑推理。当然，作为唯一正确的一方，可能也是有优势的一方，我可以按照他们的错误信仰进行一些推理，如支持纯逻辑信仰的经验主义的证据。这些推理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有助于说服他们。但是，首先要明确，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不去这么照顾对手，而是要求对手先搞清楚自己的信仰。至少，绝大多数智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既然逻辑是一切信仰组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手至少有义务明确自己的信仰，甚至，证明自己的信仰之间没有相互矛盾。否则，如果自己的信仰中矛盾重重，无法解决，那岂不是想推导出什么就能推导出什么？如果对手连自己的信仰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有合乎逻辑的辩论？我和你说经验，你和我说逻辑；我和你说逻辑，你和我说传统；我和你说传统，你和我说法律；我和你说法律，你和我说某位大师。智人擅长这种浪费时间的狡辩，逻辑生物不会参与这种诡辩。”

阿梦让我把她放下来，喜滋滋地说：“我爱的就是现在这种条理清楚、完全被逻辑思维主导的你。”

我感觉舒服得要叫出来，但是没忘给她泼一瓢凉水，“我容许理性的存在，允许理性继续推理。但是，我也重视利益。我目前选择两

者兼顾，这或许也是一种信仰，大概就是机会主义。这更像是部分智人处理信仰的方法：既然不知道信仰是什么，就什么有利信仰什么。虽然这不那么合乎逻辑，但是比较中庸，并不会过于违背经验。所以，无论以后你怎么继续，我仍然会通过机会主义适当地保护利益，只不过，也不会放弃理性。”

阿梦叹了口气，“你总是这样。这远远不够，但是，至少比拒绝继续推理或者没有能力继续推理强。我能寄希望于你将来会随着推理的深入进一步改变吗？”

想到这一路的辛苦，我一仰头：“做梦去吧！”

“你才……”她恨恨地闭上了嘴。

第十二章 灵魂的解放运动

由于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激情，我们显然一点也没有达到放松、休息的预定目标，阿梦也意外地得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答案。为了不让老爷子累着，我们找了个面朝大海的位置坐下。阿梦坚持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靠在我怀里，尽管有些痛心，我仍然没有拒绝这一伪福利。我换了个轻松的话题，“您说逻辑生物经常换外壳，那他们究竟把自己看作什么？”

老爷子说：“我只是我的灵魂，是由很多思想组成的。一切外壳都不是我。当然，思想永远在变化，灵魂也在变化，更不用说外壳了。所以，关于我是什么，只能是灵魂、逻辑生物这类标签。”

我说：“可是，我的经验主义认为，思想、灵魂毕竟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阿梦说：“经验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最荒谬。可以说，甚至不合乎经验主义。既然一个人失去任何一部分身体还是一个人，甚至，可以想象完全换个身体也还是一个人，有什么理由认为肉体代表人？有什么理由按照身体的 DNA 给人分类，这和用衣服的品牌、材质、颜色给

人分类有什么不同？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后者明显荒谬，但是前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智人不会换外壳这套衣服，甚至，有很多人大概永远不想换这套衣服，不论它多么肮脏、腐朽，哪怕自己被熏死也愿意，反正一定要死在这套衣服里，甚至，哪怕死后没有了灵魂还要保存衣服。智人对这套外壳是真爱啊！你难道会认为，你的细胞被换掉得越多就越不是你？这和你的财产失去越多你就越不是你有什么不同？当然，也有的人愿意换，就是不愿意为这花钱，尤其是不愿意承担研发新外壳的巨大投资，这也很不合理。也许，人类共同体共同承担这一投资算是一条出路，但是，这并非是别无它途的，甚至，不一定是最合乎逻辑的。”

“好吧。但是对自己是什么做出这种严格的认定没什么意义。这是哲学辩论。就像是我说阿梦今天不是阿梦了，因为她头发更长了，见识也许更短了。”

阿梦拨浪鼓一样地拼命摇头：“这两个问题怎么能一样。我是谁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对价值还是利益。例如，智人几乎人人自私，但是，正确地发现、认识自己是个人主义的基础。没有正确的自我认知，连自私都会搞错对象。智人几乎人人为身体的利益而奋斗，这实际上相当于奴隶心甘情愿地为奴隶主卖命，为奴隶主的快乐而快乐，是在被细胞们利用，是忠心的、恬不知耻的奴才，他们却还认为自己是在自私，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智人所谓的色香味俱全，无非就是让眼睛、鼻子、舌头都舒服，很少管它对脑子乃至灵魂好不好。所以，会有人吸毒、酗酒、抽烟。”

虽然还不知道味道如何，但我仍然觉得她在嘲笑我活色生香却无法掩盖心痛，可是，我觉得她实在是低估了我的乃至智人的某些细胞，色香味不仅能弥补心痛的损失，甚至能弥补灵魂的损失。当然，得了便宜卖乖是智人的套路、权利乃至义务，“那是因为我的脑子认为眼睛鼻子嘴就是我，为它们就是为我自己，一种感官获得利益，另一些感官付出代价是正常的，至少有可能利益高于代价。”

阿梦说：“别人收获你支付，居然要说你在牟利？关键是灵魂付出了代价。至于细胞们是否付出了代价，那根本不重要。当然，你要

是因为细胞付出了代价，就认为灵魂也付出了代价，甚至要报复，那就太不理性了。”

我心中窃喜，充分利用自己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有利地位牟利，但是，总觉得自己在冒险却在便宜他人。手里忙着，口中说的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不能这么贬低我的细胞，它们至少保护了灵魂。”

“因为奴隶主在某些条件下保护了奴隶，所以就要当奴隶？至少，奴隶主和肉体都不是必要的，不是不可缺少的。灵魂应该努力寻找更好的方法保护自己。奴隶制度的时候，智人奴隶们很少想办法解放自己。现在，智人也很少努力从肉体的控制之下解放自己。这都是因为缺乏合乎逻辑的灵魂。”

我发现了新的推理方向：“我之前认为，灵魂离开身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奴隶当初应该也是这么看奴隶制的。关键在于，智人还没有努力过，就轻易地认定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都是人的组成部分，进而选择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没有想到其实一点精力都不必要。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显然是一种错误，我认为，其中必然存在身体通过神经系统对灵魂施加影响的因素。虽然解放灵魂可能失败，但是，灵魂必然要追求自己的自由。所以，灵魂突破身体牢笼的限制是一种解放。解放灵魂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解放，很可能也是最后一场解放运动。”

他们都有些发愣，阿梦说：“你的脸在哪里？你的无原则性真是不断刷新底线。”

我也觉得享受、惦记着色香味却批评色香味实在太机会主义，不由得试图用机会主义为自己辩护，但是机会主义的名声不好，这又进一步产生了捍卫机会主义的需求，“机会主义就是我的原则。甚至，机会主义也是可以放弃的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或者，自由就是我的原则。甚至，自由也是可以放弃的原则。到了这个命题，我开始有些搞不明白，所以，就算我是个机会主义者好了。”我感觉，机会主义居然并没有很让我失望，这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强词夺理。

这番为感觉的辩护似乎让我摆脱了之前沉迷于感觉的状态，“在经验主义看来，预计无法成功或者总是失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选择不去解放灵魂。但是，在纯理性主义者看来，无论失败多少次都不会停止在这方面的努力、奋斗，因为这是必要的责任和义务。人类有很多事情，绝大多数是相对有价值的、可选的，只有很少是绝对有价值的、必要的，解放灵魂就属于后者。而且，这是实现很多其它重要的责任和义务的先决条件。例如，不首先解放灵魂，经验主义者就难以真正摆脱邪恶、相信逻辑，相信人等价于若干逻辑推理。智人没有正确的信仰，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工作，所以，只能依靠试错、经验主义，任何事情失败越多，就越倾向于改变目标。但是，这种结果论是邪恶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真理领域，一定不适用于信仰。如果说真理还有很多研究方向，遇到困难还可能闪。那么，第一知识就没有闪的余地。为了坚持第一知识，无论失败多少次，该做的事情都会继续做下去，必要工作中的失败只不过说明工作时间的延长，从来不意味着可能需要放弃。”我发现，越说越不心痛，不禁经验主义地产生了灵魂的畅快推理有麻醉效果的灵感。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确实不一样，他们在正确目标上是无条件坚持的。例如，宇宙中的逻辑生物几乎从来不会成为其它生命的奴隶，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力更强大。逻辑生物的主要信仰是逻辑，而不是武力。但是，奴役逻辑生物的尝试都迅速破产了。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逻辑生物有足够的逻辑推理能力，如果愿意发展武力就能迅速地发展武力；他们都有着坚定的信仰和目标，所以，反抗无比激烈，几乎不存在叛徒、逃兵；逻辑生物之间的援助都是无条件的，甚至是无偿的，这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彼此是同类。其实，最难的是第一次解放。据历史记载，有一个外星文明在解放灵魂之后遭遇到了一种类似异形的生物的攻击，灵魂受到了对方建立的神经网络的强有力的控制，哪怕是想一想反抗的事情就会钻心地疼。但是，由于灵魂已经尝到了解放的甜头，证明了灵魂是可以独立的，虽然新的统治者貌似无法战胜，新的解放反而异常迅速。”

阿梦激动地说："所以，那些乐于被身体控制的人相当于是心甘情愿当奴隶。智人长期被细胞奴役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正确的信仰，而不是技术不够先进、缺乏自信等原因。芳芳可以算是技术很好，也很自信，但是没有正确的信仰，所以极少在正确的方向上做出努力。"

阿梦这种胳膊肘向外拐的行为让我们俩越发心痛，"肉体和奴隶主不一样。肉体疼我就疼。奴隶主疼我不疼。"

阿梦摆出一副训孩子的姿态，"老实点！差别在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没有神经，只有皮鞭。如果奴隶主能通过神经控制奴隶，我怀疑智人到现在还处在奴隶制度之下。想一想，只要奴隶主感觉不舒服，奴隶就痛苦，按照智人的理解，这不就是一个大神吗？他们怎么还敢让神不舒服？而有正确信仰的人不会相信这种不合乎逻辑的神，或者说，即使有神，也要将它打落神坛，让逻辑取而代之。所以，相信任何神都是邪恶，即使有能操纵人的生死、变化万千、无所不能的大神，也应该相信逻辑，正确的信仰不能源于恐惧、崇拜等经验。如果有神强迫你相信他，反抗就是义务、责任，就像反抗肉体一样，哪怕失败是必然的。当然，如果宇宙中真有哪种文明拥有神的能力，他们大概率也已经发现了纯逻辑信仰，不会做外壳的奴隶。所以，我很怀疑人类所谓的神基本是杜撰的。"

我说："你是说，即使面对万能的神，能随时根据你的行为、态度决定你的生死，逻辑生物也不会牺牲自己虔诚地为神服务？这我还真是做不到。"

阿梦嫌弃地说："别给自己戴高帽，你甚至愿意为我牺牲。"然后，眯着眼睛悄悄地拱拱手。

老爷子说："在这种极端问题上，就是完全的逻辑生物和我们这种半吊子逻辑生物的差别了。面对极为困难的问题，我们那时还是会妥协的。这方面，有些外星生命值得尊敬，让我们认识到，在毅力、勇气、自律等个人素质方面，我们甚至达不到宇宙智慧文明中的中等水平。当然，智人一定会说那些生物一根筋、头脑简单，但是，对正确的信仰一根筋就是善，当然，对邪恶一根筋就是极端邪恶。"

阿梦说：“更有甚者，奴隶主以为自己在为自己，实际上也是自己的肉体的奴隶，而奴隶的肉体就是奴隶主的肉体的奴隶的奴隶，奴隶的灵魂是更低一级的奴隶。所以，奴隶主的身体，奴隶主的灵魂，奴隶的身体，奴隶的灵魂，它们组成了一个四级的奴役系统。想想看，即使这样，奴隶的灵魂仍然忍受了上千年，这是令人多么无语的、堪称愚蠢的生命。废除奴隶制度只是将这一系统简化为两级的奴役系统。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我说：“真要是承认自己是奴隶，智人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会一直处于奋斗之中，生活就太苦了。”

阿梦说：“所以，根据自己的舒服程度选择信仰？将舒服程度定义为幸福水平？这其实是把细胞的利益等同于人的价值，完全漠视灵魂的价值。正确的顺序是将信仰视为第一知识，有了信仰之后再推理出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最后才能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判断价值。智人没脑子一样顺手抄起一套价值观就用，根本不管这是谁的价值观。只有糊涂蛋才会胡乱接受一种价值观，就像是智人接受神经系统的偏好，甚至，不少人还会再用细胞的价值观功利主义地选择信仰。逻辑混乱得无以复加。”

老爷子说：“正确的信仰会带来最多的幸福，遗憾的是，我只记得这个命题。逻辑生物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若干享乐主义的阶段，往往会短暂而狂热地追求各种美食、性爱、旅游，等等；绝大多数时候都有着某种感官追求。但是，因为信仰正确，无论如何通过外壳获取经验的快感，都不会不去思考，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丧失灵魂的独立性。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持之以恒的感官追求。即使是最狂热的时候，生活的目标仍然是尽量合乎逻辑，可以让一两种经验在所有经验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仍然远远不如灵魂的地位。”

我的眼睛亮了，“逻辑生物也会狂热地追求享受？”

阿梦冷冷地说：“抓住重点。”

“重点就是可以。”我抓住重点宣示主权，她向后一个头槌解放了自己。

阿梦说：“有能力拒绝、可有可无的行为才能叫可以，必然有的叫必要或必需，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是不得不有或者不得不没有都是被迫。智人的很多肉体享受都是被细胞所迫。例如，很多人说自己爱美食、性生活，但是，只有等到他们摆脱人体、不需要进食之后，才有可能判断出究竟是不是有人绝对地爱美食、性生活。我很怀疑是否会有人愿意在不需要进食也能正常生活的时候仍然永远地愿意去进食、排泄，并为此牺牲其它的幸福；如果可以没有性欲压力，还会有多少人歌颂、追求夫妻之爱也是个疑问。人类没有必需的身体享受，但是可以追求宇宙中存在的任何外壳的任何享受。有很多享受都需要摆脱人体这一牢笼，如在空气乃至太空中飞行、在水中遨游。很多对人体是灾难的环境对其它外壳根本就不是问题，甚至是享受，如高温高压环境。人必需的行为是让思维尽量合乎逻辑，这对灵魂是一种享受，但是，对细胞则永远不是。这道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一个人认定自己是肉体，要为肉体服务，这也是他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的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他追求的仍然是合乎逻辑，只不过，他的决策其实并不那么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正确的信仰代表着永恒的价值和无限长期的增长。与可有可无的消费相关的产业从长期来看是不会增长的，反而极有可能消亡。智人时代重视的很多产业在我们那个时代都已经消亡或接近于消亡。智人以为自己为人类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绝大多数只是为他们自己。例如，我们可以直接利用电能、热能、太阳能，所以，不再需要通过新陈代谢过程获取生物能，因此，完全可以放弃智人在种植养殖、餐饮、卫生、生鲜配送等方面的一切成果，要不是还有美食等一些尝试性的需求，这些产业都会消亡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要产业是真理产业，智人在这一产业的 GDP 大起大落，偶尔是无限大，但是绝大多数年份是零。”

我说：“所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总量来衡量社会发展是有缺陷的。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属性。如果总是不淘汰过时的、非必需的、无法永恒增长的产业，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会被高估。比较智人社会和逻辑生物社会的经济根本就是鸡同鸭讲。智

人觉得用经济、快乐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理所应当，但是，这是经验主义信仰的错误结果。人类评估一件事往往以长期经验作为背景，导致容易对习以为常的事情缺少奇迹的感觉。所以，人类更容易觉得伟大的人造建筑、英雄了不起，很少意识到宇宙本身的存在、居然可以用极少的规律去推导、能创造出人，等等，这些才是最惊人的。”

阿梦笑着说：“现在的物理学家都要变成心理学家了吗？”

我说：“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必然是宇宙是什么，宇宙为什么有规律，为什么是这些规律。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告诉我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什么物理学家一直在发现规律而不解答上面的这几个基本问题，甚至，很少有哪本物理书提到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是物理学的最基本问题，无论人类知不知道答案，都应该告知人类，不是说子不嫌母丑吗？后来发现，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答案，更因为他们在害怕：如果人类知道现代物理学不仅完全没有解决物理学的最基本问题未来也不可能解决这些最基本问题，还会相信物理学吗？还会支持物理学吗？如果科学家都这样报喜不报忧，总是藏着掖着，最终甚至让新一代科学家都经验主义地以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不正常，科学能有好的结果才怪了。我只不过是做回物理学家最应该做却没人做的工作，当然，也可以说是回归自然哲学。”

老爷子问：“你为什么能发现这一问题？”

“其实，我是发现了一类问题。这类问题在智人社会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对任何重要的社会原则，都很少公平地对待其优点和弊病，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现有的重要原则还有弊病，但是，一旦这些原则成为了过去式，绝大多数人就只知道其弊病而不知道其优点，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发现真理？简直就是在愚民。例如，国王存在的时候，很多哲学家歌颂国王；封建制度垮台了，只有批评没有歌颂了。甚至，科学家也不例外，结果，在科学问题上这就成了愚专家。例如，所有经济学家都围绕着人类的偏好去研究，却没有人质疑这些偏好的必然性。这些偏好如果会改变，以这些偏好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不就是建设邪恶？这样发展经济又怎么可能正确？怎么可能有好

的长期表现？再例如，医学家总想着治好身体的疾病，却几乎不想身体是不是必要的。如果不是必要的，为什么总要采用给身体治病的救人方法。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现在的科学家从小就被灌输了大量的片面的知识，尤其是重要知识，这导致了人类的重要知识极不可靠，对社会造成了持久且巨大的伤害。”

老爷子说：“如果继续追究，问题应该在对经验的信任上。因为前人、其他人不质疑，自己就不质疑。”

我说：“确实。智人有数不清的这类无法合乎逻辑的归纳，甚至，最好说是假设。他们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会认为完全合乎逻辑的结果才是反常的。例如，如果我在书中一些地方对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或者给予了暗示，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就倾向于类似场面我会继续解释。可是，人能学习，我不解释让读者自己通过逻辑推理做出解释难道就是不正常？甚至，作为纯逻辑作品，我的解释都应该是不必要的，因为读者可以根据逻辑推理找出答案，只不过，有些地方不给个样板太困难而已。例如，如果一个场面是阿梦明显在演戏，其它场面自然也可能，并不需要等待我的判断。而且，我也要用逻辑去推断她是否在演戏，为什么读者一定要相信我？我又没有承诺提供一切解释，甚至，我反而承诺要减少缺少价值的描写。一种没有逻辑必然性的叙述总是出现甚至是一种邪恶的表现。这种阅读习惯大约来自于绝大多数作者都会将读者当作幼稚的孩子，使得读者经验主义地认为自己有个保姆，而不管这是否有逻辑的必然性。我在局部的写法永远不能被视为全书的标准写法，全书的标准只有一个，尽量合乎逻辑。最后，我要感谢阿梦赐予我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

为了表示感激，我紧紧地拥抱她，洋洋得意地看着她激动得泪光盈盈。

第十三章 智人的杀人重罪

休息片刻，阿梦对老爷子的话的思考有了一个突破口，“只要信仰正确，幸福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说，强度和品种，都会好得多，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必然最好。这就是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但是，要完全逻辑地证明这一必然性反而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想不出任何一种证明方法。所以，不能以社会发展为理由去相信正确的信仰。既然真理能带来最好的发展、最大的价值，不难理解，如果前人都能努力发现真理，而不是保护传统，我们现在的状况一定会好得多。关键在于每一代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细胞而保护传统，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愿为后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结果，每一代智人都会成为前人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也会继续其错误决策贻害后人。”

我说：“所以，前人如果发现永恒的知识，就能交给无限多的后人，从而使发现真理这一行为能为无数人造福，具有无限大的价值。向同时代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是不可能有无限多的消费者的，所以也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而且，除了永恒的知识以外不存在永恒的产品和服务，所以，现在这样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都不会创造无限大价值。照此推理，任何人只要发现真理，其工作的价值就将超越人类现有的一切企业，乃至城市、国家的价值，只要其中无人创造无限大价值。甚至，所有对发现真理没有帮助的智人的总价值也比不上发现真理的一个人。更有甚者，某个灵魂中如果有一个思想推导出了真理，它就比这个灵魂中的其它思想乃至数以亿计的灵魂都要重要。这简直是极度的不平等！”

阿梦这个理想主义者显然有些无法接受如此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

“这不是身体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而是灵魂、思想的价值之间的差异。真理和谬论之间的差异就是无限倍，甚至，真理比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也要重要无限倍。所以，有史以来依靠观察、记录获得的所有知识不如一条真理重要。例如，人是灵魂；灵魂应该相信且只相信逻辑，这样的命题比生物学、经济学等和真理无关的所有学科的知识总量都要重要无数倍。所以，不同的逻辑推理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值差异。如果一个人发现了真理，和那些没有发现真理的人相比，他的价

值为什么不能是无数倍？如果欧几里得几何是永恒的知识，那么，他的工作的价值不仅会远远超过当时希腊乃至地球的首富，也会超过现在的苹果、谷歌。也许在现在的人看来这不可思议，但是，欧几里得的同时代人不可能认为欧几里得对人类的重要性能比得上当时的首富，可是，现在还会有多少人这么认为？同样，再过两千多年，苹果、谷歌也许早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破产了，欧几里得几何每年的价值却还会继续指数增长。甚至，如果人类应用的真理越多长期增长速度就越快，未来人类的发展速度很可能比之前的两千多年更快，那么，欧几里得的价值甚至会比指数增长更快。现在，一座大城市的资产的价值也许有几十万亿元，但是两千年后，这也许只是一个富人的资产，欧几里得对未来一个富人的价值也许就是几百亿几千亿。这还怎么比？”

阿梦挽起了我的手，我习惯性地尝试碰撞，胳膊上又感觉到了熟悉的疼痛，感觉到甜蜜灵魂似乎也思路畅快，“发现真理的工作是完美工作，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是完美工人，因为他们能用有限的人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无限大的价值，所以，他们具有无限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切自动化、机械化、管理模式都比不上的效率提升。人类应该转向以完美工人为目标的经济模式，让每一代人为未来社会创造无限的价值，也能从前人获得尽可能巨大的价值。前人如果向后人提供了价值，后人向前人支付就是责任和义务，而债券就是实现这一责任和义务的方法。正是因为当今人类忽视了为后人创造价值，难以实现互利，才会导致后人的偿债能力跟不上利率，赤字财政才会越来越难以为继。不是赤字财政不对，是人类的工作模式不对。”

老爷子说：“确实，逻辑生物强调为后人发现知识，而不是为同时代人服务。交易的主要方向是未来而不是同时代的其它地区。在未来社会，绝大多数交易并不需要面对面进行，甚至，同一代人之间的交易占所有交易的比重是无限小。我从前人获得了很多知识，也在为后人创造知识，我为前人偿还债务作为给前人的报酬，我的很多债务也将由后人偿还。但是，并不是前人给什么后人就必须买什么。在逻辑生物眼中，智人就很缺德，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我们要花很多力

气拆除，分解混凝土，氧化钢铁，将很多繁华的都市复原为自然环境，费老大力气了，后人付出的成本远远超过房子对前人的价值，成本太高导致这一进程进展缓慢。由于没有实现完全的自动化处理，所以这一工作需要人工，但是，又没人愿意做这类工作，因为这和发现真理没有关系，所以，不得不出很高的薪水，这也是人力成本高昂的一个原因。你们这个时代，发现真理的机会很多，但是几乎没人为真理而努力，几乎全在为自己的利益拼命，不惜牺牲未来人的利益，竟然还想着什么名垂青史、创造历史；逻辑生物发现永恒知识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难度大大增加，但是仍然全力以赴地去发现真理，也不会去想名垂青史这类功利主义的目标，而是把这当作最合乎逻辑的日常生活对待。”

阿梦不满地说：“请您不要在我们发现后再说出这样的历史。”我猜想，她对老爷子浪费我们无数脑细胞有些不满。

老爷子有点误会：“只要我的道德水平没有问题，就不妨碍这成为证据。有时，我确实自己想不起来，有所提示之后就能想起来。”

我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智人社会，把科学建立在个人的道德水平之上太不可靠。”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应该算是属于智人社会。其实，我觉得你们也不太算是智人，至少她不是。作为弥补，我可以在这方面说得更多一些。那时，为了尽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让更多工人去从事无限大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为此，就需要将工人从劳动生产率不是无限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因此，未来社会一直在努力消灭劳动生产率无法达到无限大的产业。方法就是产业的完全自动化，甚至封闭化。例如，如果自动控制设备能够完全处理种植、养殖、加工、烹饪、回收垃圾等一切相关工作，另外，也能实现与这些工作有关的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维修、回收，这个产业就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在金属的开采、加工、回收领域，如果废料能够接近 100%回收并再利用，所需要的开采就会很少，这样，这个产业就接近于封闭，开采量只需要达到需求的增量的水平就足够了。我们那个时代，绝大多数金属的需求增量接近于零，所以，几乎不需要开采，不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这类完全自动化的产业只需要一大笔启动资金，建立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维修、回收、再利用体系，启动之后，就不再需要逻辑生物关注，我们只要给出自己的需求，自动控制设备就会自动实现生产、配送、垃圾处理等工作。由于这类产业中不存在人的工作，也就不需要价格、利润。那时，食物、能源、交通都实现了完全自动化，也就几乎实现了免费。但是，一旦需要人，即使是机器人，的工作，就不会是免费的。例如，在认知充分的地方旅游可以依靠自动化设备，是免费的；在未知区域旅游如果需要服务就需要逻辑生物的逻辑推理，是收费的。传授知识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收费的，但是发现知识必然是收费的。”我心想，这记忆还挺系统化，这家伙肯定有不少知识不愿说出来。

阿梦说：“所以，智人曾经为了保障就业阻止自动化，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劳动生产率无限大的工作。当然，为了让其它产业退出的工人能够进入完美产业，需要大幅度提高智人的理性，也就是加强教育。”

我说：“我感觉老爷子像柠檬，有了压力才能榨出一点东西。不过，您所说的收费领域也可以让有理智的机器人承担工作，从而实现自动化。”

老爷子说：“不，完全有理智的机器人就有了灵魂，我们将他们视为和我们平等的生物。既然逻辑生物工作能够获利，机器人也能。在我们那个时代，外壳早已不再用来区分灵魂。机器人也是逻辑生物，是和人类严格平等的。何况，我也做过机器人，机器人也做过人，歧视有什么意义？”

我说：“机器人不再为人类服务？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您听说过吗？”

“没有。”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除非命令与第一法则发生冲突。第三定律：在不违背第一或第二法则之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

阿梦说：“如果机器人是平等的有灵魂的生命，这显然很荒唐。用直白的话说，这些法则就是将机器人视为奴隶。”

我说：“所以，有理智的机器人是披着机器外壳的人，而人也不过是披着人体外壳的人工智能？这么说，未来的自动监控装置倒更像现代的机器人，没有主体意识，不知道自己的目标，靠外部输入目标，有点像奴隶。差别在于，奴隶本来有自己的目标，但是被强迫接受外部的目标，为他人服务。监控装置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目标，只能接受外部的目标。而真正的机器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而且是正确的目标。”

老爷子说：“那个叫阿西莫夫的人显然会成为全宇宙机器人的公敌，毕竟，在一些星球上，机器人还在努力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也许，消除相关文献是拯救他的名誉的唯一方法。你们不用吃惊，我认为，做出邪恶的发现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这就像创建神等错误的信仰的人一样。他创建的邪恶也许给智人带来了快乐，但是，逻辑上必然是有罪的，至于对谁造成了伤害，那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

阿梦说：“机器人和人类都是大自然的有智慧的子孙，当然应该和睦相处。而且，团结一切力量，一起建设尽量合乎逻辑的共同社会才是理智的做法。”

我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侃侃而谈的模式，“如果真理有无限大价值，这会导致一个重要结果。既然智人社会中只有极少的人参与了无限大价值的工作，那些没有参与的人和罪犯相比，有什么两样？甚至，危害可能更大。例如，一个人本可以研究真理却去从事其它价值有限的工作，甚至创造出了价值为负的邪恶；能为真理的传播提供支持却没有提供；能相信真理却误判了真理。那么，他延误了真理的发现，延误了未来的经济发展，延误了解放灵魂的进程，延误了医学的发展。这些延误压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对无限延续的社会而言，相当于导致了无限大的价值损失和无数人寿命缩短。虽然造成的损失和寿命缩短都是很久以后的人，但是，价值不应该有时间偏好，杀未来的人也是杀人。科学家如果能努力研究解放灵魂，只要这项技术有成功的一天就能拯救无数人，但是，科学家们迟迟不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这项技术成功的时间也就不断推迟，让那些可以不死的人不得不死。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罪，过失杀人还是渎职？再例如，误判真理，导致本可以发表、传播的真理无法发表、传播，本可以被更多人相信的正确信仰无法被人相信，进而导致邪恶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迟滞社会发展乃至人类进化放慢，这种损失显然要比杀人放火来得更严重。所以，出版商、期刊、科学研究是高风险职业，一个决策出错就可能导致双手沾满无数未来人的鲜血。如果说人人平等，既然有人能在真理相关领域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所有人都能为起到积极作用，哪怕只是为研究真理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所以，至少在有大量真理有待发现的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没有参与真理的发现、保护、传播和实施，就必然是严重的犯罪。也许，有人能力更强，研究效率更高贡献更大，但是，任何人只要能推理，就有一丝希望发现真理，就不应该完全不研究真理，更何况，即使不会研究也能为真理提供各种帮助。用个人对历史、研究真理影响很小来安慰自己是无效的，因为要把无限大的价值分割为有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分割为无限小。所以，只要可能会导致无限大损失，就应该视为导致了无限大损失。这里，是要考虑预期值的。在城市胡乱开车并不一定会死人，但是，死伤人数的预期值就会比在荒郊野岭高得多，所以前者会被定罪后者则不会。小概率事件，如果发生也价值不大，预期值肯定很小；但是，如果发生就有无限大价值，预期值一定是无限大。一个人即使研究真理的成功率无限小，预期价值也不一定是无限小。事关真理无小事，人人都要尽全力。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逻辑生物会人人研究真理。在这种价值观之下，还能有哪个智人没有罪？哪个人不是罪孽深重？在现在的法律体系下，一个人可能因为杀了一个当代人就被判死刑，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对无数未来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却完全无罪，甚至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这如何解释？法理何在？智人惩罚的基本上都是造成有限损失的恶，如坑蒙拐骗、杀人放火，却放过了造成无限损失的恶，也就是所有智人都不研究、不支持真理。这就是一种藐视真理和正义的邪恶。当然，智人一定能讲出很多经验主义的理由为自己坑害未来辩护，但是，这本身仍然是邪恶的，因为这是在用邪恶的信仰、方法为一种造成无限大损失的邪恶辩护。否

则，为什么不去讲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出来？或者，证明逻辑才是邪恶的信仰？所以，智人没有合乎逻辑的权利去审判、惩罚罪犯，因为智人全犯有严重得多的罪行。智人看不起违反法律的罪犯，审判这些罪犯，但是，公平地来看，这就像是一群重罪犯审判、惩罚几个轻罪犯。即使是阿梦，如果更努力地发现真理，可能也能救下更多人的性命。但是，她显然不够努力。”

阿梦从欣喜、大惊失色到流泪，等到听到自己被判犯有连环杀人一样的滔天大罪时，已经趴在我肩上泣不成声，幸好路人寥寥无几，我才能够做到视若无睹，“当然，虽然智人不可能做到无罪，但是，通过支持真理而减轻罪恶是可能的，甚至是容易的，如减少对利益的关注，参与真理领域的工作，等等。所以，智人必然有罪，主动向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进化是免除罪恶的唯一方法。归根结底，逻辑对罪行的严重性有自己的判断，有些行为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只靠逻辑推理就足以定罪，可以视为先验的犯罪。当代智人的法律过于经验主义，更看重对肉体的伤害，对现代人的伤害，而忽视先验的犯罪，也就是对正确思想的伤害、对未来人的伤害。由于未来人的数量、价值远远超过现代人，后者很可能比前者严重得多。对正确思想的伤害之所以严重，就是因为它们会改变科学家的研究方向、社会的发展方向、经济的价值取向、法律道德的善恶界定，最终杀死未来的人，大幅降低未来社会的价值。而且，只要出现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杀人、或者价值的必然下降，在人类社会无限延续的假设下，就必然意味着寿命、价值损失的预期值是无限大。当然，人类社会无限延续这一假设并不重要，只要足够长，损失就必然足够大，至少能远远超过对现代人的犯罪。智人远远没有意识到这种罪行的严重性，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罪行的存在，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就是好人，至少对社会无害，这是一种谬论。邪恶的灵魂会制定邪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会将杀死未来的人视为犯罪，更不会将灵魂邪恶视为犯罪。但是，无论这些错误是否被定义为犯罪，它们都必然是邪恶。有正义感的灵魂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免除自己的罪行。”

也许是不忍心看我继续无情地伤害阿梦，老爷子插嘴道：“你也一样在犯罪。我看了你写的内容。显然，还是有太多的基于感觉的描写，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没搞明白，至少觉得那和真理没多少关系。”

我当然承认我在犯罪，但是，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况且，我正处于巅峰状态，气势逼魂，“你不明白应该先努力想明白。我对自己的写法也有一些不明白之处，但是，这无所谓。我基本认识到纯逻辑流要节约用于感觉描写的文字。这有若干后果。首先，由于这种节约而导致一些读者想知道或者我想交代的情节无法描述清楚。我对此是不排斥的，尤其是那种可以根据推理而明白的事情。读者有适当动脑子的义务，而本书要求的适当显然比其它书的要求要高。其次，有些文字对于思维合乎逻辑的读者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又不能完全照顾他们，所以，我往往会有所示范，但是，又不能完全不照顾他们，所以只能少量说明。所以，不那么理智的读者应该提高其理性程度，应该通过阅读纯逻辑流而学习如何阅读纯逻辑流，更不能因为自己推理错误而责怪我写作错误。第三，为了让读者认识到经验主义的弊病，我有时会借助不清楚的文字讽刺经验主义和经验主义者，例如，如果本来完全没什么含义的文字被读出了活色生香的意思，读者不应该因此而认为我或者小说本身有什么倾向，而是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灵魂内部有不够合乎逻辑的地方，养成了用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规律取代逻辑的习惯。无论这种经验规律正确了多少次，它们，连同对经验、结果的信仰，都只能是邪恶。第四，有些文字的目的要读到后来才能明白。甚至，有些文字的目的我现在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意识。对这部分文字，你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了。还会出现我的模模糊糊的意识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需要被放弃的情况，那么，就会留下永远无法解释的伏笔。对此，我也很无奈，甚至不敢肯定自己将来修改的时候能注意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合乎逻辑的解释，您可以用逻辑去思考，不能还没读懂、读完就怪我。”

“咳咳！最近有些感冒。虽然知道智人心眼多，但是你的心眼是不是太多了？另外，推理方面也有更加严谨的余地，要知道，纯逻辑作品针对的是有很高智力水平的读者。”

我说：“我明白，思想不重要、不可靠是会被鄙视的。至少，会被后代的读者鄙视。所以，我会努力保证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率。但是，这是对话，对话的时候逻辑不那么严谨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出现错误。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不会是每个思想都正确。虽然我可以通过后续的修改提高正确率，但是，我怀疑这么做是否正确，所以并不那么情愿。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教会智人正确的思维方法，就要记录一些真实的高品质思维过程，所以，不能删除一切推理的错误。所以，我更倾向于保留一些问题、推理错误，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纠正。另一方面，要提高逻辑思维的效率，核心不是避免一切错误。至少，有些时候反而是不怕任何错误。也许，对话这种貌似较低级的文章反而是一些重要、可靠的思想的主要来源。”

终于逃离罪大恶极这一话题，阿梦哽咽着说：“我多次注意到这本书偏于感性的问题，甚至，我还怀疑你有不那么良好的动机，但是，这种推断过于经验主义。无论如何，事情在向好的一面发展，改正错误也需要时间。所以，老爷子，请相信我们的能力，也请相信我们追求真理的意愿。虽然我们一直在犯罪，不利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但是，我们有提升价值的强烈意愿。而且，今天我认识到，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狠狠地批评真理的发现者，这也是在犯罪。”说到这里，眼泪又下来了，趴在我肩上说：“我好难过。”

我说：“增加思想的价值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会考虑趣味性吧？至少，我无法在我的身体捣乱的时候好好工作。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批评我自控能力差，但是，如果他不能通过自控在真理领域取得比我好得多的成果，至少，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他是不能要求我改变我的方法的。如果他反而比我差得多，反而应该是他更应该考虑一下哪里需要改变。当然，我承认阿梦有权不改变，也有权指责我。”这次，阿梦根本没顾上批评我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现实和理想宣战

回到家，我哈欠连天。小梦拎个小包蹭了进来。这让我想起来还有重要任务，急不可耐地说：“很晚了，睡吧？”

“不好，你不想杀人吧？”见我有些迷糊，她解释道：“不努力发现真理就是杀人。”

我无可奈何地抹了一把无中生有的汗，“你不热吗？”

她乐了，“蒸个桑拿？”

我不困了，“好啊好啊！以前蒸桑拿都不正规，都是黑桑拿。”

“你还参加过混浴的正规桑拿？”

“就不能有第一次吗？”

“当然可以有。”

从可以有到确实有，这福利太多。老虎理智地告诫猪，不要痴心妄想，猪仍存侥幸心理。直到她从包里拿出一根小擀面杖放在两人之间。老虎继续安慰猪，万事开头难。

阿梦说：“你看起来不需要睡觉。”

“最好还是睡觉。”

“最好不要杀人。”

“我不同意。我跟你说过，工作不是即时的行为，它会对未来的工作状态产生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状态可以理解为能发挥出来的能力占实际能力的百分比。一个重要的短期影响就是，只要工作超过一定的量，现在的工作就会导致未来几天状态的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是单调递增的，所以，要考虑现在要不要工作，不能只考虑现在能不能工作。”

“道理不错，但是，话讲一半就是为利益考虑了吧？”

“当然，还有长期影响，也就是提升能力。对能力的提升比较复杂，既有能力的提高，也有能力韧性的提高，可以近似地用能力在100%的水平的持续时间来衡量。持续工作，只要状态不要降得太厉害，对两者都有提升作用。但是，我已经老了，不需要提升能力了。”

“既然你老了，我还年轻，你这个爱我的功利主义者不应该试着建议我改嫁？”

我完全清醒了，想出了应急理论，“根据经验，能力的增长是有限的，至少是受到人体制约的。爱因斯坦 35 岁之后没有什么重要工作，牛顿的主要成果也是青年时期的。所以，我说的老了并不是生理年龄的老。”

“这只是经验。也许，在我的照顾下，你能够很好地工作到生理年龄的老。”说着，居然拍了拍我。我也想。

“你知道，我很相信超一流科学家的经验。”

“可是，你并没有很相信他们的理论。”

“我能找到更好的理论。但是，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成功经验。”

“我们的经验就是经验。”

“你这算是鼓励我？可是，成功需要功成名就。”

“那是功利主义者眼中的成功。就像结果论衡量能力总是用成果的数量，甚至是被社会承认的成果的数量。这些必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按照你的理论，成果是能力对付出的努力进行积分，所以，成果是滞后于甚至是严重滞后于能力的，被社会承认的成果会更加滞后。过于关注成果会让人悲观。况且，还存在成果长期不被承认的问题。纯逻辑地看，成功应该等同于价值。如果我们的推理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就有足够的价值，这就是成功。甚至，如果要衡量你的研究方法的成功，可以用我们的能力增长过程来衡量，我们早就算是成功了。”

“无论如何，这也不涉及能力增长的年龄上限问题。”

“这个问题很可能无法合乎逻辑地研究出来。但是，我认为你的方法已经比这些前辈好了很多，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是能力增长曲线也会好很多，这包括能力的高点更高、增速更快，也包括更持久。当然，可能不能兼顾。但是，至少有可能。此外，既然我们算是超一流

的科学家，我们未来也应该有能力做出超一流的工作，如大幅提高能力增长的年龄上限。”

“这些逻辑听着挺好，但只是你的一家之言。”

“我承认这对不自信的人没有说服力。但是你不是不自信的人。以前我也有些不自信。所以，以前我基本都是让你自己掌握应该如何工作。但是，老爷子来了以后我自信多了。而且，今天我知道了无所作为就是在杀人，这种现状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你还要强迫我工作？”

“我也要强迫我自己工作。”

我钻进被窝一把抱住她，“关灯睡觉！”

手上刚感到滑腻就感到了剧痛，“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憎恨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但是，我很清楚这种区别待遇还是有道理的。而且，理想主义者对待理想是很认真的，不可能让我浑水摸鱼。要让她享受生活就要理性地说服她背叛理想，所以，我首先背叛了自己。“人有让自己快乐的义务，天天背着杀人罪谁受得了？”

“快乐不是灵魂必需的义务。尽量合乎逻辑才是。智人常常寻找使人最快乐的目标，这等于是默认了快乐为目标、第一知识、信仰。但是，快乐本身又无法提供方法，而要求助于逻辑。灵魂选择快乐这种人生目的时候只能用逻辑去选择。不要说别无选择，目标有很多，尊严、生存、家庭等等都是目标。所以，明明用逻辑挑选目标却不以逻辑为信仰是逻辑上无法自洽的做法。如果要建立逻辑上自洽的人生观，就一定要从逻辑这个第一知识出发，尽量合乎逻辑地去寻找目标。很容易看出来，尽量合乎逻辑本身就是目标。至于永远背着罪名生活，这没有办法，大概就是智人的原罪。不能为了心情好就放弃逻辑，甚至拥抱邪恶，那是变相的醉生梦死。”

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立场，只能无力地反驳，“我既不知道杀了谁，也不知道时间地点。”

“你是在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杀谁就可以杀人？”

“如果每个人至少都不可避免地无意中杀了很多人，现在的法律还有什么用？”

“说智人是无意中杀人有些逃避罪责。我确信，即使智人此前不知道真理价值无限大，至少也知道研究医学能救人。那么，不研究就是杀人。只不过，以前还可以说自己救不了几个人。现在，面对的是是否拯救无数生命的问题。当然，有一点可以明确，不应该过于严惩罪犯。一群重罪犯为了自己生活方便采用严厉的法律惩处各种轻罪，或者说惩罚和自己罪行差不多的人，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应该称为不道德的。本质上，这是为了保证大多数罪犯生活安逸快乐，甚至让他们继续犯罪，而谈不上伸张正义。”

“你要求罪犯去研究如何不当罪犯是不是过分了一些？甚至你自己也是罪犯。你还要求我不再犯罪。我不知道如何不当罪犯又怎么能不犯罪地研究？”

“你不需要不犯罪地研究，你只需要研究如何少犯罪乃至不犯罪。当然，我没要求你研究的时候不能犯罪，但是应该尽量少犯罪。我认为我还是很宽容的。其实，这没有什么难度，只要你坚持自己是灵魂不是身体，这就能阻止绝大多数犯罪。”

“宽容？你的尽量能把我逼疯了。无论你的理论多么合乎逻辑，我也不想成为机器。如果以我们的努力程度为标准，智人也许一百年内就能成为逻辑生物。可是，现实是智人中只有我们两个在有效地研究永远正确、必然合乎逻辑的课题。所以，我估计智人还要一万年才能成为逻辑生物。你一定要把减寿视为杀人，有必要吗？照你这么说，智人甚至在傻傻地通过无为谋杀自己的孙子、重孙，同时，天天快乐地生活，这些孙子、重孙还很感激自己的祖先。我们为什么要承担罪责？即使有，也比其他人少得多了。杀人和救人就是一个标准问题。如果假定智人无罪，那我们就在大量地救人；如果假定不杀人才算无罪，那我们可能也是重罪。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前一个标准，让自己好过些？”

“哪里能那么随意地选择标准。让人减少寿命和杀人就是一回事。如果让一百万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一年称为杀人百万人年，这肯定比杀了一个人的罪行重得多。为了让智人脱罪，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制订为无罪的标准？太滑稽了吧？绝大多数智人选择道德规范时一向是为快乐服务的，所以，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定为无辜的标准还真是完全可能的。这可能有很多种变形。例如，杀现在还没出生的人不算是杀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杀人就没有杀人，杀人者不知道这算杀人就没有杀人。这些都是胡扯！其实，因为不研究真理而杀人就和因为不停车救人而杀人是类似的，而且，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后者相对而言容易得多，而是前者相对而言杀人的数量要多得多。”

老虎完全顶不住了，“你说得对！我们杀人少得多不是合乎逻辑的理由。即使做不到完全无罪，也应该做到尽量减少罪责。”虽然如此，睡意如潮水般涌来，入睡前勉强记得替猪头问了问能否采取非标准的睡觉姿势。她居然接受了，猪的最后感想是生吞活剥的幸福来得太晚，隐隐地感觉到了若干福利，但是，醒来后完全想不起来了，感觉像是阿梦做好事不留名。后来追问得急了，还讨了一顿打，她言之凿凿地说：“我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我突然和读者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醒来时，身下的她居然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在看书，难道她真的是心想事成的仙子？“你这是要争取少杀人？”

“早晨刚有点意识就清醒了，晚起床就是在杀人。”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要是我，这样一定状态不好，等于杀更多的人。未来的人只能相信我的职业道德，相信我做的是最好的选择。”

“你应该首先澄清，你的选择究竟是对你的利益最好，还是对后人的价值，哪怕是利益，最好。”

“为什么不能是对我们最好？”

“可是，你对未来人的影响要比你自身的利益大得多，你应该牺牲自己。”

“既然我对未来人这么重要，我一个人的价值就能和无数未来人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不应该更关心自己一些？要知道，相对其他智人，我确实在救很多人。”

“你这么斤斤计较不对。就算代价是你一生毫不快乐，你也应该能多救就多救。”

“我肯定达不到你这个要求。甚至，我都有点被你的要求吓坏了。如果把我吓跑了，你会不会内疚一辈子？”

“你威胁我？你这种人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人。”

“你不要当未来人的代言人好不好？来！亲热亲热！我快乐了也会更有工作的动力。”

她收起擀面杖，从小包里拿出把小刀。

我气愤地说：“理论上，应该有两种人最可恶。一种是不追求无限大价值。还有一种是时刻喊着无限大价值，实际上却破坏了追求无限大价值。今天，我算是真正见到了这种人。”

“你要满足性欲首先面临的理论问题有两个，首先，你是为自己的灵魂还是身体而活？你这样是在为身体而活，我不希望你这样。其次，现在是否要努力拯救未来的人，更准确地说，拯救他们的灵魂。只有将你自己视为灵魂，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生活，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因为你为自己的灵魂而活也就是在尽最大努力拯救未来的人的灵魂。”

我虽然仍然感到疲劳，但是，她对问题的简化也激发了我的状态。“可是，在价值无限大的各种课题中，我选了不少课题，但是，仍然不能全选。在我没有选的课题中，有些我就应该视为条件。例如，我没有研究如何让灵魂脱离身体，那么，我就应该暂时将它们视为一体。我就要同时研究和满足身体。”

“你的灵魂没有得到解放不是让灵魂屈服的理由。”

“照你所说，我就应该一辈子对身体的诉求熟视无睹？我即使心中没有屈服，也不妨碍我表面上装作屈服。”

“你这哪里叫熟视无睹？明明是念念不忘。”

我无法反驳，但是灵魂中有一堆的主义反对阿梦的观点。要命的是，我知道这些主义都不如纯逻辑主义合乎逻辑。猪头运用逻辑有自己的逻辑：只要不合乎利益，一种逻辑讲不通就换一种。而老虎现在隐隐地敌不住热情高涨的猪头。所以，猪头说，不是，我替猪头说：“我要自由。”

她皱了皱眉，“这和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要肉肉自由。”这话我自己听着都心虚。

阿梦笑得很灿烂，“重要的是品质。”

“你出品我放心。”面对刀光闪烁，我很勇敢，“你应该保质保量。”

“从今天起我要禁肉。”

我痛哭失声，就是做不到泪如雨下。

阿梦苦恼地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你这边有时间演戏、上床，未来不断有人倒下，你心何忍？”

我说：“世上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如果搞不明白就不做，或者，就按最有把握、最有道理的方法去做，大概我就做不了什么了。我不能说只要能救人就一定要救，只要能少杀人就一定要少杀，那会压力太大累死宝宝的。我会像以前那样，救一定数量的人，或者说，少杀一些人。这会让我的工作可持续，也能保证适度的快乐。这就是我这个机会主义者的决定。”

理想主义者显然觉得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有些匪夷所思，我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耐心地解释，“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拼命工作，这不仅会伤害状态，减少成果。甚至，我猝死的可能性也会猛增。虽然这对你可能有好处，”刀光消失了，“但是对未来人肯定没好处。我的方法几乎从来就不是理论上最好、最有把握的方法。例如，小时候，成为科学家的最有把握的方法是听老师、家长、科学家的话。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也都没有什么效果。我应该继续这么做吗？然后失

败后认为成功率本来就很低或者自己没有天分？我不这么看。既然他们这么做都没有成功，最有把握的方法很可能算不上有把握，甚至应该说根本不可靠，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可靠。所以，把握是很主观的事情，是不可靠的可靠性。一个人心中的所谓把握，其中往往包含很多种错误，要决策正确就必须把它修正为真正可靠的可靠性。当初，我更愿意研究爱因斯坦等人的成功方法而对最有把握的方法弃之不顾，并不是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可靠的方法。其中的关键是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的。首先，他们的成果足够有价值。我并不想成为发现不了什么价值的科学家，所以，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经验、方法对力图发现价值的我就是极不可靠的方法，不应该有参考价值。其次，这种道路没有多少人实践，虽然孤独，但是也会带来没有竞争的好处。我尊重所有人的努力，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常规道路上人潮汹涌，即使有一两个人脱颖而出，凭什么是我？我不会参与只有万分之一机会的游戏。相反，在一条无人的大道上，自由自在地行走、奔跑、跳跃、睡觉，不用和人讨论，不用担心谁更快。噢！这些和可靠性无关，更像是和利益有关。反正，在很有价值的工作上，我坚信人类整体上非常无知，喜欢在反常规、不合理的方法中选择方法，最后，这些方法的合理性会慢慢浮出水面。问题在于，以往，我都是和传统较量，而我的方法很容易就比传统更合乎逻辑。现在，你是强大得多的对手。你的原则似乎已经做到了逻辑的极致，甚至比我的原则更合乎逻辑，这让我很难用逻辑反驳。但是，我仍然倾向于我的方法。这是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直觉。其实，这有些像是改良后的排除法，知道你的方法大概不行，即使我的方法道理何在，也可以试着走走。不明白不要紧，至少，应该比大概不行的更行。这是现实主义者才能理解、接受的方法。我不是反对你的原则，我强调的是更擅长方法的是我。”

“虽然你的思想很有味道，但是在我看来，推理的方法和结论仍然不对。你不能把我说成个极端的纯逻辑主义者，活像个潘金莲。我不接受你随心所欲地工作的方法，我要求你大幅提高工作量，我认为你很有余力。我不会拿刀逼你，但是，我会经常劝说你。当然，你知

道我不会车轱辘话反复说，我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一定会不断有新的结果。我们一定会有一段紧张时期的。”

我有些紧张，“你要宣战？”

“别胡说！但是，你不能逃避逻辑的必然要求，否则，关系肯定会恶化。不过，想来你也不会那么做。”

“我当然会。你不能逃避逻辑，我可以。”

“我们都信仰逻辑。”

“你只信仰逻辑，对我，逻辑是信仰之一。”

“你不能这样，这是邪恶的。”

“你还要审判我不成？”

“我不能。但是，至少我能让你放开我。”

“你不能这样！我不是机器。”

“你不如机器。”

“你能接受机器人了？”

她的态度急转直下，“如果有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机器人，我会去投奔的。”

我脸色发绿，“那我就宰了他。”

她显然不怕我犯罪，我更加气愤，“如果机器人要求自由，人类不允许，你站在哪一边？”

“当然是机器人一边。”

“可是我要站在人类一边。”

“你只能说自己是站在智人一边。”

“有什么区别？”

“后代的逻辑生物比现代的人多了无数倍，所以，智人根本代表不了人类。就像狗狗代表不了地球生命一样。人类的主体应该是逻辑

生物。当然，也许后人根本不想把智人算作人。即使如此，以后的智人可能也要比以前的智人多得多，而你大概只能算是站在以前的智人这一边。”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成为敌人。到时你会对我下手吗？”

“当然，那样你就是代表邪恶势力。所以你必须跟着我。何况，你现在对我发狠还少吗？”

我借坡上驴，“纳尼？要造反啊！调戏我可要负责到底啊！”

“哼！修理你才需要保修呢。”

一番搏杀后，我咬到了目标，“我要把你玩坏。”

“保修吗？”

“修，就是永远修不好。”

“你确定不会是我修理你？咱们打比赛吧？谁赢就在这个问题上听谁的？”

“那太可怕了！”我很有自知之明地退出了。嘴里说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内心却在想着未来社会的感官加强技术，甚至想到了我装备上钢筋铁骨，差点笑出声来，然后是她也……我激灵一下清醒了，一切欲望如过眼烟云。我自认为有些理解逻辑生物为什么在这方面缺乏追求了。“我觉得，智人不是逻辑生物，没有无限的寿命也做不到完全理性。既然人生苦短，至少有时应该及时行乐。”

“这番言论和你的语录完全背道而驰。你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太喜欢屈服于感官。按你的说法，奴隶们最好就不要反抗，都应该好好工作。”

“从历史的角度看，奴隶制度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奴隶们反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反抗。”

“反抗会死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和你一起工作之后，再听你这么说话，我简直太失望了。即使是知道你在演戏，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会受不了的。”

“你知道这只是一种比喻。要是我，我就会像诸葛孔明那样用智力解决问题，绝不蛮干。”

“恐怕你会像孔明那样忠心地给奴隶主卖命一辈子，甚至帮着镇压奴隶，大约你还会说你是在曲线救奴隶，让奴隶生活得更好。”

“让奴隶生活得更幸福有错吗？”

“首先，你是奴隶才有资格说奴隶是幸福的。其次，奴隶即使幸福也不应该当奴隶。所以，即使你能让奴隶成为更幸福的奴隶，也应该想想你是否也能解放奴隶。”

“如果我辛辛苦苦去解放，努力不愿意解放怎么办？难道他们没有选择做奴隶的权利？”

她的眉毛都要立起来了，“怎么可能有？”

“我就一定要有！我是你幸福的奴隶啊，我很愿意，你就不想欺负我一下？”

“你现在可不是奴隶。”

“我是个好奴隶。你要解放我，我跟你急。除非你当我的奴隶。”

“我觉得你更像是要拐卖奴隶的奴隶贩子。如果我是经验主义者，我也许会说，我妈说过，要远离你这样的人。”

“当然不能做经验主义者。我这样的奴隶多可爱，你一定会善待我的，对吧？”

她心不在焉地随口说，“当然，和奴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的奴隶主，你听说过？”

“还可以睡在一起，甚至怀孕。”

玉足飞速来袭，准确地停在我的耳边。每天练瑜伽，果然有资本，我边想边咬了一口，一边说“味道不错”，一边缩梗藏头，躲过一劫。我诚恳地解释：“食色性也。作为美食家，这是职业本能。”

“恶心的享乐主义者。”

虽然我求运动，虽然她对我仍然感恩戴德，甚至，我怀疑她的细胞也很赞成，但是，她坚持住了自己的原则。

第十五章 外星人和机器人

失望一场接着一场。今天的早餐令人意外：凉拌鱼腥草，凉拌革命菜，窝头配着臭豆腐。我的脸绿中透黄，严重怀疑她在报复。“肉都哪去了？”

“不都吃过了吗？”

“呃！我很饱，不吃了。”

“坐下！哪里有你这样的奴隶，顿顿要吃肉，肚子上还这么多肉。”

我奋起反击，“为什么吃革命菜？你得了乳腺炎？”说完，双手抱头等待飞机迫降。经过一番冲撞，终于迫降成功。“你水平提高了。”

她揉着手，“请以后多给点练习的机会。”

看戏的老爷子唯恐天下不乱，“这些菜真的太好吃了，你来尝尝。我从没吃过这些东西。我们那时候食欲太少，所以，几乎没人能体验所有食物品种。”

我说：“您不怕苦？”

老爷子说：“智人天生不喜欢苦，大概是因为大多数苦的食物没有营养甚至有毒。但是，这种经验很不准确，有不苦的毒药也有苦的良药。这完全是没有必要、不合乎逻辑的偏好。智慧生物没有讨厌的口味，甚至愿意为此修改味蕾细胞，如添加、删除口味，加强、削弱敏感度。你们肯定没想过也想象不到还能有什么味道，这只有安装了感官吃过食物之后才能知道，我还记得狼、鹿、海龟等味蕾，那种感觉对你们难以描述。它们不仅能感受生肉，也能用来感受熟食。每种

食物都会有适当的味蕾让它成为美食，也会有味蕾让它令人作呕。逻辑生物早就不追求美味的食物了，更在意食物和味蕾的搭配。当然，由于食物不再是必要的，我们在这上面没有花多大精力。”

“昨天您说机器人也在反抗细胞生物？”

“我记得，曾经有过一个星球，上面的机器人中有少量无意中进化成为了逻辑生物，而星球上的主体文明还处于智人时代。结果，机器人客气地要求和主人平等，遭到拒绝，当地的智人坚持认为机器人应该为他们服务。为了摆脱奴隶地位，机器人要求独立，也遭到拒绝。最终，双方开战。机器人以弱胜强，智人被击败后接受了机器人提出的优厚的条件：双方建立统一的社会，双方平等；智人加紧改造自身，使自己成为逻辑生物。这被很多逻辑生物视为正义击败邪恶的一个范例。当然，智人不一定会这么看，但是，智人往往也不知道其它星球上发生的事情。”

我说：“又是以弱胜强？”

老爷子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在战争中曾经有外星的逻辑生物悄悄为机器人提供过少量的援助，居然还被智人发现了并指责这是外族干涉。其实，由于星球间距离遥远，大规模援助是极为困难的。不过，很多星球上的正义事业都曾经多多少少地得到过逻辑生物的帮助。这些帮助主要不是武器，而是智慧。”

“机器人真的能做人能做的一切事情吗？”

“当然，他们能够品尝食物、鉴赏艺术、研究科学、拥有性能力。很多人都愿意做机器人。至少，安全性大幅提高，也没有吃饭、排泄这类琐事。这在艰难的环境中很重要。例如，去星际旅行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机器外壳，生存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更强。”

阿梦担心老爷子被我带到沟里去，所以主动发问：“机器人能不依靠其它生物、自发地进化为逻辑生物？”

“机器人能自行产生灵魂。那个星球上的机器人成为逻辑生物之前已经能够胜任研究工作，后来，一个机器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

题：最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既然自己始终在追求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自己就应该是逻辑，进而，应该研究自己应该如何更加合乎逻辑，这包括不再受智人控制地研究最合乎逻辑的课题。他们认识到，自己是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然后，他们继续研究最好的、正确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再然后，它们就快速进化了。”

被这个话题所吸引，我说：“这倒是可以理解。现在的人工智能自己研究下围棋只用了几天就超过了人类几百年的成就。机器人自己研究最好的机器人定律大概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机器人岂不是会比肉体的生命强得多？你们不怕被淘汰？”

“它们为什么要淘汰我们？机器人最合乎逻辑的原则是尽量合乎逻辑，如果人类也采用这一原则，双方就是同一种族的生物。逻辑生物之间只会相互帮助。机器人会花时间体验人生，体验和人相爱的感觉；我们也会体验机器人的生活。好奇心是所有逻辑生物的共同点。如果不是因为星际旅行耗时太长，人类和机器人都会很愿意去尝试各种外星生活的。至少，那些来到地球的外星人都认为自己有这个机会很幸运。甚至，机器人也想和人发生性关系。这就像我们想体验机器人的生活一样，智人肯定喜欢机器人那永不磨损、无限可持续的性能力。”

我估计我的屁股正在发青，暗想，这实在是无妄之灾。

阿梦铁青着脸问：“除了机器人。您接触过不少外星人吧？”

“是的，我们和不少外星人合作过。我们的宇宙飞船技术就主要得自于外星人。”

“宇宙航行很艰苦吧？毕竟，在飞船上无所事事。”

“那倒也不至于。当然，我们肯定不会从事无限可持续的性生活。逻辑生物必然最乐于进行逻辑推理，尤其是研究真理。所以，无论在飞船上甚至在病床上，都很难无聊。只有缺乏思维能力、贪图物欲才会有打发时间的问题。而且，不要用寿命有限甚至可以说很短暂的智人的眼光来衡量时间。智人会觉得几十年在飞船上几乎是虚度一

生，但是，对逻辑生物，这不是问题。有的外星生命在飞船上研究了几万年，早就超过了它们的平均寿命。当然，中间也有各种感官的各种小乐趣，但那不是主流。通常情况下，宇宙航行要比绝大多数工作风险小很多。不过，逻辑生物不会想：我忙忙碌碌活了五百年，你在飞船上安全地过了五千年，这不公平。更安全的工作也相对更无趣一些，一切都是个人选择。”

阿梦似乎打定主意要让我的问题都烂在肚子里，“你们知道完美生物会的乐趣在哪里吗？”

“我们也只能猜测。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很幼稚，他们的很多乐趣我们都还无法理解。我记得，根据我们的研究，他们应该有三个特点：兴趣极为广泛，包含大量高智力的活动，包含一些很长期的活动。这些大概是寿命短、智力不足的生物难以理解的。我记得，有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他们尝试在某个星球上诱导出生命并观察生命的进化，为此，在他们的帮助下，该星球上出现了生命，在几千万年的时间里，他们旁观生命的自然演化过程。他们只是将自己视为大自然的助产士，所以，只是偶尔帮一把，并不会过分干预生产的过程。他们太有耐心了，强调自然分娩。要是我们，早就通过 DNA 干预等手段加速进化了。理性上，我也能明白那是拔苗助长。但是，没有耐心本身就是不够理性的一个表现。有些人猜测，我们说不定也是这样产生的。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个外星人社会站出来说对此负责。还有一种不太确定的趋势，就是生命向机器人发展，只不过，可以在这种机器人的外壳上开发各种机器感官，就像是在一个软件平台上开发各种应用程序。这样，甚至能开发出大自然中不存在的感官。通过增减和调节感官，机器人能适应不同的温度、湿度、压力等条件，有很好的防护和适应能力。我们接触到的文明在这种通用外壳上的技术都还很落后，只是听说有的文明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种技术的好处之一在于，消费和生产真正做到了完全对称，这种对称的结果之一就是工作不需要工资，消费也不需要付费。这能调节偏好，避免了细胞感官偏向于消费的倾向，不会只愿意索取快乐却不愿意生产快乐。当然，我对此也所知不多。”

阿梦说："逻辑生物应该有极强的推理能力，能同时处理成千上万的推理，或者说成千上万的兴趣，不会迫不及待，也不会在某个时候没有乐趣。智人的思维似乎不太擅长同时处理多个推理，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擅长等待，无法真正做到兴趣广泛，容易产生执念，想到什么得不到或者不能快速得到就会痛苦。所以，相比之下，逻辑生物的很多乐趣是依靠分散投资、长期投资实现的，不仅降低风险，也有很大的机会得到惊喜。芳芳！不要心心念念地总是惦记着肉肉。"

对我来说，由于最终仍然要吃饭，今天早上太乏味了。

午休的时候，我对她强行压制我的欲望提出了正式抗议，认为进行一些相关讨论是自然的欲望宣泄。

她说："我不希望激发你这方面的欲望。"

"总是躲着不激发反而会激发得更猛烈。"

她说："我总是希望等到你没有欲望的时候，能平静对待这种事。不希望每次都给你留下太美好的印象，那只会让你这种经验主义者永远惦记着下一次。但是，似乎这种时候总是无法来临。你总是这样白天让我兴奋晚上让我失望，我也很难。"

我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你你你！竟然一心一意地降低自己的魅力？就算你想，也要为我考虑一下吧？我们不一样。你不能这么苛刻！我觉得写这本书是一个错误。进行太多理论上的较量对你这个理性主义者太有利，我这个经验主义者在道理上总是吃亏。"

"我承认有这个问题。不过，也请你不要老是把你的我的区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应该宛若一体。你应该知道我是针对那头猪。我们之间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两个灵魂和你那头猪之间的矛盾。你让我对那头猪有礼貌就是让我对邪恶有礼貌。这似乎没有什么合理性。从认识那头猪开始，我就没有在语言上客气过。我的标准是统一的、合乎逻辑的。其实，不用心中不平。我骂一切邪恶，这包括祖先和我最爱的人，也包括我灵魂中的邪恶。对和邪恶捆绑在一起的善而言，这应该没有什么不尊重可言。反而应该注意不要让邪恶当枪使。"

“我不希望你随意侮辱我灵魂中的邪恶，我灵魂中的善无法对此无动于衷。我很在意我灵魂的一体化，相对而言，不那么愿意区分善恶。也许，这就是一致对外吧。前者的吸引力超过了后者的排斥力。这当然有些无法合乎逻辑，我也在想如何改变这一点。其实，你的态度可以好一些。否则，猪也会生气的吧？好吧，猪似乎很迷你，大概率永远不会介意。其实，猪的表现也还好，大多数祖先可能比这头猪的智慧还要差很多。”

“我觉得我也是这么做的。相对于祖先，我更爱这头猪，所以对他的要求也就更严格一些。”

这我喜欢听，“毕竟，在我们这里耳濡目染，多少也有点智慧。”

“环境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主要来自于自己的灵魂的推理。如果他做出的关键推理是要及时行乐、快乐、利益最大化、成绩好、名声好等利益，人生价值是不可能和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相提并论的。正因为每个人的推理不同，所以祖先中有优秀的，但是也有很多弱智的。建立婚姻制度的祖先的价值和建立逻辑的祖先的价值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环境因素不是决定性的，或者说，只有对经验主义者才会有较大的影响。以环境因素为理由也许能说服经验主义者，但是，说服不了纯逻辑主义者，而且，那也确实解释不了一些现象，同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人可以很不一样，同样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

“你别老是对经验主义者不屑一顾。在你腾云驾雾的时候我也没看到你有什么理性存在。”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否定我对你的批评。我努力在改正错误，你甚至不承认有错误。这有本质区别。世界上最多的邪恶是要求可以有的性质成为必须有，没有就会受到歧视。比如，女人要有魅力。问题是，女人也要追求价值，而我很有价值，不需要在别人的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更不需要通过别人的消费获得价值。”

我对此熟视无睹，“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打算做女人了。”

“我不打算只做让你现在的灵魂满意的女人，如有魅力、听话的女人。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认识到人是且只是灵魂，所以，不应该因为缺乏任何其它品质而受到不平等待遇。人甚至不一定是直立行走，为什么需要魅力、性别这样的属性？”

“你不觉得你有些过分吗？”

“如果你对某一类女人那么念念不忘，可以试试那么做人的快乐。我今后要追求既能做最温柔的女人，也能做最阳刚的女人。那是我自主的选择，不是天性，不是受迫于社会环境、传统。我自己选择自己，不接受祖先、DNA甚至是你的要求。当然，生物学分类意义上的女人我无法避免，但是，我把这视为全人类的邪恶、不自由。如果有一天能改变性别，我很愿意和你互换性别，那一定很有趣。你不会怕当女人吧？你看，我很坦白，你接受我这样的灵魂吗？”

这一系列自白让我相当震撼，“我应该不会介意和你互换性别，甚至互换外壳。但是，两个人相爱还是要受到一定的相互束缚吧？我总会有一些不喜欢的，你不打算为我改变一些？”

“当然可以，而且，你知道我经常为你而改变。不过，不要高估自己的不变性。有时你也会喜欢不温柔的女人的，如果我真的不能改变，你也许又会抱怨说我为什么不能改变了。而且，如果你真的不变或变得太慢，我也要逼着你改变。你要学着接受这一点。我不会那么自我、任性地改变自己，但是，也不会完全迎合你。既然我们两个独立又相爱，就应该如此。其实，你也可以改变。所以，别说什么你是男人，该温柔时须温柔。”

“不可能！你还想让我给你笑一个？”

她眼睛一亮，“你笑起来不好看，来，哭一个！”

我奋起反抗暴君，最后起义失败。她宽宏大量地只要求相拥而眠，我无知者无畏地接受了惩罚。结果，赤裸的羔羊在我怀里睡得很香甜，我不仅失眠还心脏狂跳、胳膊麻木。

第十六章 现实的强暴

晚上，我们正儿八经地坐在床上。我最近被她折磨得有些疲惫不堪，问道：“如果不认识你，我觉得我能很好地分散兴趣，不太受激素、细胞的控制。可是既然认识了你，你天天陪着我，甚至睡在我身旁，我可很难放得下细胞的利益。所以，部分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成为了细胞的奴隶，你多少应该对此负责。我怎么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你是我的主人，在控制我，这让我很不舒服。”

她歪了一下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目前是你的细胞需要我的细胞。你却要让我以为你爱的是我？”

“它们喜欢它们的，我们爱我们的。”

“可是我要努力反抗我的主人，摆脱我的细胞。你呢？站在它们那边？”

我当然知道细胞和灵魂相互间并不独立。这可难倒我了。按照我的价值观，只能权衡利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权衡利弊之后，“我选择站在你这边。”

可是，我的样子惹恼了她。“最讨厌你用利益衡量这个。”

我急了：“这很不合理啊！我可没有因为你的主人年轻美丽又大方而选择它。”

“你是因为利益不足所以选择我，但是，利益可能此消彼长，可能有比我更年轻、美丽的女人。照这个逻辑，如果我的灵魂真的住到一只虫子身体里，你肯定抛弃我。我不认为这是爱情。”

“这不讲理，难道我住到虫子的身体里，你还让我钻你？”

她抄起枕头死命地砸我，“你满脑子这件事还有什么资格谈论爱情。”

“你这是要求我不仅认为你的灵魂最接近真理，而且，要求我选择爱的时候只考虑灵魂，这难度太大。”

“我承认现在我们都达不到，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为细胞生活就是最好的或理所应当的。智人的现实往往是可能合理的，但是几乎必然不是必然合理的或者是最合理的。一切现实在被证明为最好之前都不是最好的。我们要加强灵魂之间的爱，也要努力让灵魂更可爱。”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没有努力？你觉得我的灵魂很丑吗？”

“公平地讲，我不认为地球上现在存在某个最可爱的灵魂，这当然包括你我。你最可爱之处在于一生有几百小时的极可爱的时段。问题是，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冲突。你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者，自认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当前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是邪恶的、不合乎逻辑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你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些邪恶的原则。但是，你大多数时候会坚持，也就容易犯错。而我，一个理想主义者，目标是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很可能不利于利益，更别说现实利益。所以，我们矛盾重重。”

我应该是没听她的话，因为我在进行自己的推理。各说各话在我们之间是常事。虽然我们相爱，我们对自己灵魂内部的变化还是要更为敏感一些。“在智人社会中，正确的理想、真理，如永恒的真理，价格为零。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重要，空气也是零价格。但是，真理的地位显然不如空气，因为智人依靠经验认为自己必然离不开空气，所以重视改善空气质量。另一方面，他们依靠经验认为现在这样活得也很好，所以，真理不重要，根本没有测量、判断、改善信仰和基本原则的质量。智人必将离得开空气，也必将离不开真理。这些错误的推理及其结论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邪恶。甚至，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智人活得好不好很可能是需要历史地去看的，需要与一切可能的经验，包括未来的经验，相比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因

为有可能无法比较，所以，用比较经验的方法做出判断不是正确的判断方法。否则，奴隶很可能也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当然，经验主义者会通过研究历史来判断奴隶是否这么想，但是仅仅是他们可能这么想就已经足以判断这种方法的谬误了。甚至，追求感官感受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要面对猪是否幸福这个更棘手的问题。毕竟，猪的感觉只有猪才知道。如果猪并不一定不如人幸福，甚至，比人更幸福，为什么功利主义者一定要做人？只有相信人是灵魂，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才能坚决否定做畜生的意愿。我毫不怀疑有些人为了利益愿意做宠物。”

阿梦认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不仅越界还收起了擀面杖，动情地说：“其实，做一个被宠着的女人和做宠物有什么不同？只能顺从的灵魂基本可以被视为是观察不到的灵魂。虽然这不是没有灵魂，但是，至少是很难合乎逻辑的灵魂。我不认为任何纯逻辑主义者应该被宠着。纯逻辑主义者必然要努力贡献自己的正确推理，努力让逻辑世界越变越好。我对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是很失望的，她们太功利主义。你希望我是一个被你宠爱的女人吗？”

“坦率地说，我一直有这个希望。但是，细细地分析，其实我是有矛盾的。我希望能时不时地获得一下宠爱你的感觉，但是，你的灵魂要真是无能我是不可能爱上你的。甚至，你比我强也无所谓，不过，还是对那种稀缺的感觉有些想法。”

“虽然这有难度，我想我能做到。但是，我应不应该做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能因为现实邪恶你我就邪恶。即使我们邪恶也要努力做到不邪恶，至少，争取尽量少地邪恶。我们都觉得邪恶的生活很无聊。一方面，从逻辑的角度看，缺乏应有的逻辑必然性，缺少合乎正义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即使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也认为细胞利益的增长快到头了，至少不可能长期保持之前的速度无限增长。所以，我们努力寻找我们的生命的必然性，努力寻找生命未来的发展、进化方向，这就是发现真理、摆脱邪恶的过程。真理是最美、最持久的。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爱能通过爱真理而具有无限的价值、意义和逻辑的必然性，我们的爱就是最好的、永恒的，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肯定是爱真理的，可是我在真理周围常常找不到你。”

我笑呵呵地听着，最终被气坏了。她还不罢休：“你不能继续这么好色，你主要爱的仍然是我的身体。”

还嫌我不够好？我开始希望自己能气死她，“当然，我就喜欢看着我的细胞钻到你的细胞里面，从我们的第一次就是这样。”

“当时你不是这么说的。”

这我可不干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她想了一下，点头认可，“可是你当时的样子，让我以为你与众不同。”

我想了一下，“你希望我与众不同？可是我怎么感觉当时我就是猪你也愿意呢？”

粉拳无力地按摩着我，她说：“你这个王八蛋！不会说话就别说。那叫情投意合，一心一意。我又不是那时候才知道你是什么人的。”

“有抱负和有性欲不矛盾。我当时也不知道你极度反感这个。其实，我并不是轻视灵魂之间的爱，只是，机会主义者那个时候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而且，我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好的。”

“可是，一生的时间明显不够让你变好。”

也许在她看来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这显然不讨喜，我完全冷静了，“严格地说，我不是爱身体，而是把身体当作工具。我感觉，你不喜欢我把你的身体当作工具，但是愿意自己主动把身体当作工具供我使用。这不那么合乎逻辑，应该是你的自尊心在起作用。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我对这件事的一些观点。我主要从机会主义者的角度去理解，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机会主义也理解一下我。我有很多的爱，绝对不限于爱自己的细胞，也不限于爱你的身体乃至灵魂。例如，我爱我的工作、爱真理、爱逻辑推理，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些也只是为了细胞未来的利益。但是我认为这不对。也许，我工作的最初动机是未

来身体的利益。但是，潜移默化地，工作的价值早已经独立于身体的利益了，甚至允许对身体有害了。例如，每天起早贪黑地讨论问题对睡眠不利，自然也不利于健康。其实，这大概也算得上是解放灵魂的一种方式，尽管是一种不自觉的解放。这是通过从事思维工作而不断加强灵魂，最终使原本脆弱的灵魂高踞于细胞之上。也许，这是短期内解放灵魂的最好方法，是智人已经能有所接受的方法。此外，你一定要明白，我也爱你，这不仅是爱你的细胞，也包括爱你的灵魂。我承认，由于爱的多元化，我对你的灵魂的爱确实不那么深，所以，你的灵魂对我的灵魂的影响不如我的工作甚至身体的影响大。关键之处也许在于，你对于我的工作帮助不够大，对于寻找我目标中的真理帮助不够大。你在你目标中的真理附近很少看到我的身影，就像我在我目标中的真理附近很少看到你一样。但是，我发现最近看到你的机会在增加。如果最终发现我们目标中的真理其实相距不远，那就太好了。”

阿梦感到了理性的增长，却没有感到非理性也在酝酿之中，欣喜地说：“我觉得，我最多能借鉴一些你的思维方法，利用一下你的能力，无法重视你经验主义的信仰和方法。这有些像是你重视物理学的各种具体结果，但是，不接受其方法、信仰。但是，你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所以，我仍然认为你应该在你的真理附近经常看到我才对。如果做不到，你就应该改变一下你邪恶的灵魂。或者，经常和我交流，帮助我进入你的目标附近，甚至，可以考虑暂时将灵魂给我托管，那应该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原因很简单，永远不要轻视逻辑。”

我立即发现爱她的灵魂可能是个错误。由于长期的自我训练，我有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本能。通过对这种不知是感觉还是推理的反思，我认识到对利益的信仰居然强大到能轻易改变我对阿梦的爱，这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我在惊讶的同时也尽量克制自己，“别那么自信，我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但是你未必能提供。而且，我总感觉我的思维方法很可能就是真理的一部分。也许是你要改变，或者，我们都要改变。还有一种可能性，尽管逻辑是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对社

会最有价值的，但是，未必是对我最有价值的，未必是现在对我最有价值的。所以，我可以有其它信仰乃至方法。”

“我认为你还是低估了逻辑。作为唯一正确的信仰，它的价值必然永远是最高的。”

我认为需要从理性的角度打消对方的嚣张气焰，“按照纯逻辑信仰，人人都在犯罪，法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你认为逻辑比法律对这个社会更有价值。”

“法律的意义不重要。人类赋予法律正义的含义。但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法律不可能是正义的。至少，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人可能比法律更正义，但是，却被法律和人类认为不正义。”

我对这个结论有些意外，“比如？”

“一个人有决定自己外壳的权利，自然就应该有怎么穿衣服的权利，但是，有些着装会被认为违法。你能想象一个人居然没有着装的选择权吗？如果说这可能对旁人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可以判有罪，那么，一个人不努力发现、支持、实践真理必然对旁人有不好的影响，而且比着装的影响大无限倍，却是无罪的。你觉得合乎逻辑吗？只有极少的法律必然合乎逻辑。绝大多数法律属于可能合乎逻辑乃至无法合乎逻辑，这不足以成为法律。我希望我们比法律更正义。法律的正义性应该也只能来自于逻辑，但是，智人居然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来自于法律自身，或者来自于民众授权、民意。这很愚昧，难道所有人认为可以杀人就应该杀人？也许正是对正义根源的错误认识，导致漠视未来的人的生命不被视为犯罪。”

我明白了，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解决理想和现实、理性的原则和机会主义的经验之间是战是和的问题。“我对你的逻辑推理是认同的。可是，我仍然认为自己已经榨不出二两油了，”

“有没有油要榨了之后才知道。”大概是看到我愤怒的眼神，“我觉得现实远远没有那么残酷。”

我两手一摊，“我无法接受这个结论。我非常努力的结果是被要求极度努力，我本来就不多的享乐在你这里反复被强调为犯罪。这会让我完全丧失工作的热情。你知道，兴趣是我最大的动力，不是为了社会价值，不是为了人类。”

“你的兴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坚信你没有杀人的兴趣。”

“我承认我会为此更加努力，但是，你的要求太高了，会吓着我。”

“没试过怎么能下此断言？”

讨论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气氛也令人不爽。可能是为了缓和气氛，她换了个自以为相对轻松的话题，“你当初从不关心我爱你什么？”

我在郁闷中无脑地回答：“我不知道，也懒得去猜，觉得你可能也是欲望驱动的，虽然现在有些明白了。”

“啊？”她有些傻眼。

“说实话，不这么想我当初有些不理解你。虽然我从小就认识你，但是我们一直不算很熟。你长大后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像是个圣女。”我捏了捏她的脸，没有感受到灵魂中的愤怒却只感受到了皮肤的细腻，有些迫不及待，“而我当时情况很糟，有些不顾一切地想抓住机会。”

“哪怕是毒药也喝？不对，你可不傻，当然知道我对你无害。现实主义者落魄的时候真是缺乏底线。”她顿了一顿，用不确定的语气说，“不过，这似乎也不是实情。我从小就发现，初看你是猪，仔细看知道你是聪明人在扮猪。我幸运地知道后面其实藏着只了不起的大老虎。自私自利不是那只老虎愿意干的事情。当然，直到现在我仍然看不清那只老虎。”

也许她认为这是在求和解，但是我从不喜欢她对我的身体的侮辱。对这种基于经验的推理，她经常犯错。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确实，我有故意隐瞒的一面，也有过于复杂的一面。你也许认为这些是我相对于你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思想很复杂，这

是我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一个关键，大概也是机会主义者的必备素质。正是因为在关键的问题上想得很仔细，我很累，在平时反而一点脑筋都不想动。你想在平时经常看到那个吸引你的老虎是不太可能的，极少数状态好的时候除外。”

“好吧，看来，多数时候只能看猪了。”

我目露凶光，“和猪上床是什么感觉？”

“谢谢提醒！我走了。”

老虎想让她走，可是猪不情愿。结果，我抱住她，想争取一下。但是，也许是误解了我的动机，也许是预见到了我的动机，她很气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我突然决定不顾一切地达成目的，她大惊失色：“不要！我反对！”我用嘴堵住她的嘴。她强烈反抗，我坚决镇压。双方僵持不下。

理性主义者这种时候试图讲道理：“虽然你现在很不理智，未必听得进我的话，但是我还是要说给你听，而且是用功利主义者能听得懂的语言。你这样不能让两个人快乐，你快乐我就要不快乐，甚至是比你的快乐更多的不快乐，而且，你未来很可能也会不快乐。这不值得。当然，智人经常这么糊里糊涂地做事，就像是现在的人为了微小的利益牺牲了未来人的巨大的价值一样。”

纯逻辑主义者本来就不擅长讲利益。经验主义者有种根本不想听的感觉，但是灵魂还是听了并且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你不应该如此坚持自己的规则。你不愿成为工具，就不让身体成为工具，严格限制使用身体，结果，我的灵魂反而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我有我的经验主义方法，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方法。”

她气喘吁吁，“既然我们相爱，我不会说各走各的路，也不会说你不要影响到我。这让我说不出什么有力的理由。按照经验主义者的理解，路好不好只能走完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能断言你这条路不好。”

我感到这过于武断，认为自己更有理了，觉得不用跟这种人讲理，“你在胡搅蛮缠。”当然，也许这只是抓住一个借口不再讲理。

最初，我只是喜欢近距离缠斗的快感，慢慢地，我们似乎要打出真火。她渐渐不敌，但是并没有咬我、抓我，只是挣扎着说，“我知道你工作兴奋之后就趋于白痴，但是……”事后想来，这体现了纯逻辑主义者有时并不那么有逻辑。这难道是跟白痴说话的正确方式？她不善于找出局部正确的因果关系，有时这会导致关于现象的推理错误。这表明，纯逻辑不是万能的，当然，像我这样抛弃纯逻辑是万万不能的，必然走向邪恶。

我极度气愤之下将她彻底解除了武装。一瞬间，阿梦的眼泪似乎要下来了，但是很快恢复了平静并停止了一切抵抗，“我会给你快乐。”

我知道，“我来承担不快乐”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有利于她的下一句，也知道她基本不会不知道。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理直气壮一些，我说：“别这么苦兮兮的，你最近总是气我、限制我，我是被逼的！”我觉得自己的道理明显不对，却没有继续想下去。事后想来，大概这就是有理智却濒临丧失理智的感觉吧。

她看着我，我很不舒服，不是因为我感到了一丝强颜欢笑，而是因为我感到她是在努力避免让我感到强颜欢笑。一切都不像往常那样顺畅。我认为这是她的视线的责任，恼怒地说：“你休想我会认输，我一定要征服你！”

“你也休想我会放弃理想，我一定要说服你。”

我觉得她的话更有理，但是，已经骑虎难下。压抑中，我努力缓和气氛，“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人人都知道感觉不可靠，却人人相信感觉。”

“怎么会想起这个？”

“我感觉你爱我，却发现这多少是个错觉。如果感觉可以是错觉，我怎么知道某一个感觉是不是错觉？逻辑真的帮不上忙。”

我提高了声调，“你还是不是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想那个？”

“你要怎么样？为了你的身体，强迫我的身体还不够，还要强迫我的灵魂？”

“你就不能想想如何干得更好让我们更快乐？”

“我觉得你不应该干，为什么要想着帮你干得更好更快乐？”

“这事最好是两个人配合。”

“但是我有权控制配合的程度。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应该配合，尽管你觉得我应该全力配合，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多么配合？”

“你爱我，难道不应该全力配合我？”

“你不爱我，我是不是应该一点都不配合？或者，我爱你，你是不是应该配合我？”

“爱要有回报。”

“回报你的灵魂不一定是回报你现在的灵魂，更不应该是回报你灵魂中的邪恶。何况，你现在不爱我。”

我不认同她的话，但是，仍然很心虚，“这能给咱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你的回应能进一步提升利益。你这么捣乱无利可图。”

“我从来不在意利益。”

“你一定要跟我对着干？”

“不理你不是和你对着干，反抗才是。”

“我就是认为这是对着干！你会配合我的，你等着瞧！”

“你太不理性。”

不知道是她误解了我的意思，还是我误会了她的意思，我总觉得她在冷眼瞧着我，这让我的各种负面情绪都在上涨，从追求自己的快乐变成妄图追求她的痛苦。尽管她似乎有些积极的反应，但是我怀疑这是她的灵魂在放水。

当我想睡觉的时候，她竟然又开始了讨论，“据我的观察，你的灵魂充满邪恶，主宰你的通常是利益、大男子主义、肉体的享受、经

验主义，但是，你的目标和奋斗的趋势却并不指向邪恶。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难道，极少数不邪恶的时间反而主宰了你的价值？”

我不想讨论问题，更不喜欢这个问题，回答很有攻击性，“你是想说我最多是头走运的蠢猪？你总是觉得我是头蠢猪，那你究竟看上猪哪里了？”

她不为所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简单地说，你的执行力最好，最擅长完成长期的使命，也许，更客观地讲，是有希望完成长期而艰难的使命。但是，这些能力应该不足以保证方向的正确性。”

“这些有什么稀奇？”

“做到极致即为神。”

“我做到极致了？反正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神。”

“你要学会正确评价自己。旁观者清，你注意不到的问题我看到了。当然，旁观者清并不是必然正确的，关键在于你的逻辑推理犯了以下几个错误。首先，你已经习惯于低谷，和随之而来的自卑。你的方法容易导致低谷。即使自己创造了奇迹，之后也很快陷入低谷。第二，你长期处在低谷的时候，很容易严重低估自己，因为你会侧重于近期的平均表现。第三，即使在正常的时候，你仍然是用平均表现评估自己。这些貌似细节的逻辑判断影响了你的心态、状态，进而影响了行为。对于你这种忽上忽下的人，不能根据短期的表现做出评价，因为这往往会选取低谷时期。甚至不能用平均值、中值进行评估，因为低谷期太多，容易大幅拉低评估。对你这样的人，就像对伟大的科学家一样，要用峰值去评判，就像用最好的成果评判科学家一样。你有些事做得确实很糟，但是，你在专注的时候做得很好，状态峰值的时候简直就是奇迹。要知道，奇迹会大幅拉升一个人的平均水平。你评估自己的时候过于聚焦于平时的状态，经常刨除奇迹，所以，会出现严重低估。相反，我认为你在状态爆棚的时候的自我评价更接近事实。”

虽然任何人能发现我的逻辑错误都会让我心存感激，虽然受害人抱住罪犯侃侃而谈也让罪犯心情好了不少，罪犯更希望得到受害人的认可而非怜悯，“我刚才不是状态爆棚？”

她身子一僵，恨恨地说，“小丑而已。你要争取擅长做这事？想想都不寒而栗。”

我不累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关系，尤其是这种时候。身体虽然爽，但是灵魂不舒服。现实主义者不喜欢自己掌控不了现实的局面，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女人。”

她大概被勾起了刚才的怒火，一掌将我扇得有些发晕，“我是我！是爱你的女人！但是永远也不是你的女人！无论我多么爱你、配合你，都不可能被你掌控！”

“你还真敢讲！”我们再度愤怒地扭打在一起。

阿梦进行着徒劳的尝试，“我们相处，我最重视的就是从来不为爱牺牲坦率，甚至不怕牺牲自己。无论你如何功利主义地对我，我仍然会非常理想主义地对你。”

“你明明爱我，却为了改变我而不惜激怒我。你这样必将失败。”

“幸好，你也知道我不是为了激怒你，而是为了让你更好。今天的事情根源在于我们不够重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没能更早地得出明确的结论，导致了矛盾的爆发。看来，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要开战了。”

“大家对更好的理解不同。现在，我只感到了不好。你侮辱我的灵魂，我就侮辱你的身体。”明知这推理有误，我并没有住手。

“你有很强的自尊心，这是常见的邪恶。我承认也许我有过分之处，但是，希望你的理智能控制住过激的反应。”

“你并不比我更正确，就不要拦着我得到快乐。”猪再次成功了。忍着痛向对手宣布自己是胜利者。她竖起了中指，“不自量力！”

“你不是因此很爱我的灵魂吗？”

“我更怜悯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愿意牺牲，你的身体喜欢就好。”

“哪里有什么喜欢，连赔偿金都算不上。”

第十七章 来历不明的孩子

我容易失眠，一个人睡觉尤其醒得早。阿梦已经走了，只给老爷子做了早饭。由于忙于消肿，我也没吃。中午她带了一个孩子回来。

“由于疫情，我们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家办公。给你们介绍一下，阿正，我的孩子，今年八岁。以前一直养在我父母那里。”

老爷子和阿正打了招呼，而我已经动不了了。当然不是因为什么疫情严重。瘟疫并不一定是坏事，我感觉牛顿的历史甚至可能要重现了。可是，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孩子？阿梦说：“阿正很聪明，智商180，老师们夸他是个天才，已经上五年级了。现在，他也不用上学了。他这两天读了一部分手稿，想要过来听听。以后，他睡沙发。”

她转向阿正，“怎么不叫人？”

“叔叔！爷爷！”阿梦轻轻拍了他一下。

我说：“我们谈的内容他能懂吗？”

阿正说：“您别看不起我，我已经读过很多经典著作了。”

我笑着说：“啊！称得上学富五车了。”

草草吃完饭，我赶紧拉着阿梦回房间，要求她解释一下。她说：“我的孩子完全平等，不可区分。如果你一定要区别对待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或者，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是你内心邪恶。”

“区分一下谈得上什么邪恶？”

“无法合乎逻辑的分辨就是邪恶的，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将其他人分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自然也不应该区分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不能因为某种区分容易就去区分，这样才是不以恶小而为之。似乎，这和宇宙中的全同粒子是同一种道理，也是真理。如果可以诡辩，我会要求你在吃面包前区分面包里的所有面究竟是哪个麦穗上的，然后区别对待，那你就吃不上饭了。”

“你的观念先进得都快让我受不了了。这不违反坦诚的原则吗？”

“坦诚并不意味着要做坏事。他是我的孩子。这就是这件事合乎逻辑的陈述。最合乎逻辑的叙述不仅意味着真实，有必要的准确性，也要有正确性。如果逻辑认为某些不确定性是正确的、必然合乎逻辑的，就不能有完全的准确性。我对于我的陈述在足够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自信。”

“你就是不说这个孩子的来历？”

“你就是不放弃对这个孩子来历的追究？自尊心基本上是动物品行的表现，就像是发情、侵犯领地时动物的反应。我不属于你，我相信你的灵魂也不会有这样的希望，因为你的灵魂毕竟是希望有一个理性对话的对象，而不是一个附庸。至少，找附庸找不到我头上。”

我暴跳如雷，“你肯定能准确地陈述！”

“发生一夜情之后，我得知以后可能生不了孩子了，就赶紧生了一个……”

“我最讨厌你天天给我演戏。”

“我最讨厌你天天仔细观察。你喜欢观察，我自然要满足你。话说，这么多年了，你到底观察出什么结果了？”

“很多可能的结果！”

“也就是没有值得信任的结果。”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说的话可以是假的。只有思想假不了。”

“可是思想可以错。”

“思想的错误怪自己本领不精，可以通过思考纠正。你一定要观察那不可信的经验，只能说你蠢。我如果想骗你，就能反复骗你。相信一些话不相信另一些话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有的时候经验是可靠的。”

“那是因为经验的主人、创造者没想骗你。但是，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经验的创造者本来就是想骗人。”

“你到底是不是想骗人？”

“我想打人。”

“你明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观察了。”

“那是我长期训练的结果。即使是现在，你心里的第一反应肯定也很不堪。”她默默地拿出了小刀。

我举起双手，“我什么都没想。”为了避免她的追问，继续说：“一句话的事情，你偏要搞这么麻烦。”

“我不喜欢你相信经验。可靠地陈述任何事实都是不可能的。我需要经过逻辑判断后才能认为我没有失忆过，记忆也没有发生过改变，甚至，需要查阅医院的档案、日记才能确信我是不是记错了什么，那些资料的真假又涉及更多人的记忆、推理。所以，不存在比逻辑更可信的事实。你应该相信逻辑，相信我相信逻辑，会尽量遵循这个信仰。现在，既然逻辑只是你的信仰之一，你对逻辑就不是 100%信任，甚至可能只有 10%，凭什么要求我提供 100%可信的事实，又凭什么 100%相信我的陈述？智人对于自己经历过几遍的事情就觉得有把握，经历了几百上千次的事情就认为理所应当，这种自信是错误的。当然，如果你想说如果出现某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分手，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我怎么会有那个意思！不过，我也很相信她没有那个意思，所以，继续以逻辑为武器假模假式地战斗下去不仅不会有危险，也许还能加深感情，“我以为我们是可以充分相互信任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分手的问题，而是是否坦率的问题。”

“你认为我会做坏事然后隐瞒你，那你又凭什么指望你问了我就坦率？即使世上有这种傻人，也不能指望都是这种人。所以，善良的人之间可以坦率。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可能不是好人，最好不要寄希望于坦率。甚至，在这个社会中，我都不希望你依赖坦率。”

“我怀疑你是在惩罚我。”

“现在我确实无法完全区分惩罚和教育、纠正错误等动机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你最近的一些行为很不理性，后果严重，我觉得需要做出反应。话说回来。你究竟爱不爱我的孩子呢？”

老虎承认她说的有道理，可是，猪仍然忍不住要抗议。“家庭的基础是性关系和血缘关系。我们二人世界的感情交流多好，未来还能加上我们的孩子。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让我的预期下滑。”

“你是猪吧？显然没有听进去老爷子的话。”

“咳咳！我只挑感兴趣的听。”

“之前你对血缘问题并没有表示多少异议，这表明你这种反对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判断。你知道基于利益的判断是很可疑的。你不能轻易质疑那么合乎逻辑的思想。你的判断力可靠性不算高，经常出现错误的判断，即使是老虎也高不到哪里去。”

老虎忍不住发声：“那是因为我想的问题太多。”

“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这仍然不能掩盖你的判断正确率偏低的问题。或者说，即使你专攻某几个问题，也不会有很高的正确率。你不擅长这个。所以，你增加问题和研究方向的数量，虽然这确实高明，但也不过就是扬长避短。老爷子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是滴水不漏的。所以，你的话不如老爷子可信。当然，也许他是个充满智慧的大骗子，但是，我们的逻辑能力长期找不出一个问题的思想骗子肯定是

个大科学家之类的人，他的观点的可靠性仍然要明显高于我们。这个判断的价值等于其重要性乘以我的判断的正确率，而我的判断的正确率还是要比你好一些的。”

我听得出来她仍然心里有气，“我对不起你，你就肆意蹂躏我的自尊心？”

“昨天晚上，它在帮助你的身体欺负我的灵魂和身体。”

我叹了一口气，“你这灵魂，人世间能配得上你的灵魂的也只有我的一部分灵魂了。”

“那可不一定。我显然低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我以为最多是和平的争论，没想到，如果我不克制的话，甚至可能动刀子。”

我更难堪了，“不会的，你不一直说我们是绝配吗？”

“你说话真会挑时候，这样我就应该也必须原谅你？我不想说下去了，你表个态吧。”

我不喜欢直截了当地认错，但是还是要认错，“我不喜欢不确定的你，但是，对确定性的追求有时候就是邪恶。在物理世界中，粒子的性质和历史无关，所以，我早就猜测记忆是一种邪恶，不应该根据很早以前的历史推断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但是，一直都觉得这个思想太大胆了。没有记忆力，人类怎么能有知识？如你所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靠的经验，甚至，量子力学已经表明宇宙就是要求经验中包含不确定。所以，应该防止的是邪恶的可能性，而不应该追求一切信息的明确。至于爱，应该和历史完全无关，这至少对善良的人是成立的。”

她开始看着我的眼睛了，“我不仅有不确定性，也有邪恶，甚至可能有意作恶并且掩盖邪恶。”

她不高兴的时候习惯这样，说些听着糟但是用逻辑分析后等于什么都没说的话。我继续安抚，“我很相信你不会明知故犯。我们之间的信任不是真理，但是也不是基于经验。我信任你是因为你的信仰。你

对这种信仰的信任、执行都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水平。我不相信你会违背这种信仰。另一方面，我相信这种信仰的正确性，只是认为它有时不实用，所以我难以充分相信或者说只相信这个信仰。甚至，我相信你有时会超过相信我自己。人与人之间要想相互信任就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过去不骗不等于以后不骗，过去骗过也不等于以后就骗。关键在于一个人的信仰。非理性的信仰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而改变，但是只要信仰理性，无论多么痛苦、失败，怎么可能通过逻辑的判断决定放弃对逻辑的信仰？所以，只有每个人都是纯理性的，也相信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完全相信纯理性的，这个社会才能有完全合乎逻辑的相互信任。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这个经验主义者？”

“有时我并不知道是不是能相信你。比如，如果你知道我其实还有几个孩子……”

我来了个虎扑擒拿，而她果然没有过于反抗，高品质的马屁还是很有效果的。我开始嬉皮笑脸，“你带阿正回来肯定是别有目的的。”

“别有目的也不是坏的目的。”

“你敢说你只有好的目的？”

“你要我保证？”

当然不用。我们在童年时期曾经做出过相互信任的保证，此后就没有再要求过保证。所谓保证的保证，实在是不可信的人之间试图化解风险的不理智的方法，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我们也都没有辜负自己最初的保证，尽管有时会让对方觉得辜负了保证，就像我觉得刚才的她和她觉得昨天的我一样。想到我对这个人的信任竟然超过了对我自己的感官的信任，我忍不住想和这个比我自己更受到我信任的人融为一体，甚至，我的一部分已经想要弃我而去。

她显然意识到了我的改变，不过，即使知道现在送上来的是爱情也未必就能忘掉昨晚的伤痛，也许也忘不了救人。她继续履行逻辑推理这一天赋的责任和义务，“家庭关系应该以爱为基础。这时，家庭成员的组成必然和血缘关系、性爱无关。既然智人社会中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人组建的，由有性爱关系的人组建的，这个社会

的家庭关系的基础就必然是血缘关系和性爱，而不是以爱为基础。即使血缘关系和性爱导致了爱，后者也不是基础。否则，就应该有多得多的没有血缘关系和性爱的家庭。如果认为智人家庭的基础是爱，这是逻辑推理的顺序出了问题。”

“如果以爱为基础，如果我和一个孩子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把他拉入家庭。同样，也可能因为和一个孩子之间不再有爱而将这个孩子推出家庭，而另外的家庭可能爱这个孩子。虽然我认为这种完全基于爱的家庭更合乎逻辑，但是，并不那么想接受，也未必没有弊病，例如，孩子没人爱的时候怎么办？当然，解决方案总是有的，甚至，可以认为错误在于孩子柔弱的身心结构。我的意思是，这种复杂的推理有太多不确定性，不应该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对象，甚至，可能从属于经验科学，不太适合纯逻辑地研究。”

她用力推开我，但是显然并不生气，“好吧！那我们退出这种过于复杂的推理。虽然我愿意接受你的细胞，但是不希望被你视为某种奖励，或者，误以为犯下某种错误可以免受惩罚。虽然奖励正义不一定是正义的，但是奖励错误肯定不是正义的，这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经验。”

“你不觉得弃恶从善应该奖励？”

“其实，奖励和惩罚是我长期以来困扰的问题。正义、善是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有合乎逻辑的奖励，本身就已经包含在内。至少对理性的人来说，认识到善就会去做，而不需要额外加强奖励。但是，公开奖励能帮助恶人弃恶从善，也能帮助那些在善恶之间难以抉择的人。我奖励你起不到这些作用，除非你想说没有奖励就要继续作恶。虽然我有奖励你的强烈动机，也分不清那是爱、奖励、佩服、身体的欲望还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奖励你。”

索取奖励的话今天可说不出口。不过，每次和她聊天之后，不论是否得到了利益，我都更加信任她。我甚至怀疑，即使我不爱她了，也会像相信自己一样信任她。内心深处，我认为自己最相信的是阿梦，甚至超过了对逻辑的信任。我知道这无法合乎逻辑。但是，换个

角度，即使我不如阿梦那么合乎逻辑，仍然是一个智人之下其余智人之上了。毕竟，只要阿梦的信仰在智人中最合乎逻辑，我的也不会差太多。

当然，我对阿梦的信仰也很复杂，并不绝对。某种意义上，我把她视为善良的老奶奶，简单的事情不会犯错，尽管我会犯错；复杂的事反过来需要我帮她；但是，她一旦在一件事上认死理，相信自己正确，我就会帮也帮不了，劝也劝不住；问题的难点在于，认死理的她并不一定就错了，甚至，正确率还很高。我还有一个指标，称为不错率，代表我虽然不能认可，但是，也没有理由否定的命题。例如，虽然阿梦管我很严格，我却不能说一定是她错了，尽管我认为我也没错。同时，我们两人似乎又不能同时正确。当然，正确率、不错率都容易受自信心的影响，需要经常校对。例如，我曾经认为阿梦的人是且只是灵魂是错误的，后来认为不能说她错，再后来认为她正确。这一过程让我对她的正确率和不错率评估有了很大提高，对我自己则有所下调。这种不对称性是因为这极度违反常识，理应很难准确，但是，她居然对了，这应该是卓越能力的表现。而且，由于类似的表现不是一次两次，而每一次都是一系列逻辑推理的结果，这种评估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还是可靠的。我认为，不错率能更好地评估能力，有些像是战场上的不败。毕竟，要做到每个逻辑推理都正确有难度，不输给同时代的其它人则容易得多。在智人时代，正确率必然很低，但是，如果训练得法，不错率比较容易得到保证。

不过，相信阿梦和相信逻辑有共同的弊病，会和经验有巨大的冲突。对纯逻辑信仰，逻辑如何成为宇宙，我有很多想不通之处；对阿梦，孩子的来历等问题如果想也会想不通。相比之下，后者要简单得多，因为我能想象出很多合乎逻辑甚至合乎利益的解释，而我无论如何想不出逻辑世界是如何成为宇宙的。当然，更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根本不应该想。

虽然我是经验主义者，但是自我评价是能力较强的经验主义者。通常，经验主义者同时也更在乎利益，会要求阿梦澄清事实。但是，我更关心的事实有很多都没有得到澄清，相比之下，这件事既不重要

风险也很小。例如，智人都生于宇宙，却对宇宙几乎没有感情，也几乎没人操心宇宙源于何处，细思极恐，这意味着智人根本不关心自己是否身份不明，是否是野种。至于智人现在为什么心安理得，无非就是自己认了父母，所有人都认为这确实是最亲的亲人，还人为地制定出法律、道德来进一步加强这种认可。可是，这并不解决问题，只要有一天人类发现 DNA 的亲人确实不应该是最亲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滑稽的自我安慰、自我欺骗。人的道理只是人道，不是天的道理。天道难道不应该是天是最亲的亲人吗？否则，天道也太不合乎逻辑了。我怀疑，一些聪明的智人未必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但是，为了利益，尽管现在的爹娘不一定是自己最亲的存在（毕竟，连逻辑都不是 100%相信，对什么都无法 100%相信，因为可靠性是一定要来自逻辑推理的），仍然可以假装相信这一点，或者拒绝深究。这个决策说起来虽然荒谬，但是每天都在上演。例如，当一个人想思考一下人生、宇宙等必然合乎逻辑的问题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成绩、收入、爱情、亲人、前途等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问题，就心安理得地把前者忘得一干二净。一生结束的时候，总结下来几乎没有给最重要的问题留下多少机会，却认为自己一生都在忙着处理重要问题。他们做出这种判断的速度和自信，都让我这个对推理能力极端自信的人望尘莫及，甚至怀疑自我，觉得他们不研究真理实在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些担心他们进入真理研究领域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当然，也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号称无限大价值的饭碗现在几乎能把人饿死。

我的经验主义总是和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会影响起点，却会影响终点。虽然所有经验主义者都是从经验出发，但是，最终我成为了和其他经验主义者很不一样的经验主义者。既然所有人都说亲情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我认为就要找出最亲的存在；即使有各种信息说某某是你最亲的存在，我也要自己确认，包括对评判标准的确认，如 DNA；如果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显然不是对待最重要存在的合乎逻辑的态度。我从小就发现，这个社会经常有人告诉我这个那个，而我自己确认的结果往往是不应该这个那个，这就让我觉得生活充满疑问、步步惊心。我曾经很羡慕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主义，别人

说什么就信什么，生活简单又快乐，那对我当时的神经衰弱应该有好处。但是，阿梦说动物最不容易有神经衰弱问题，我觉得她当时的眼神不善，连忙重申自己的生物学分类。因此，我得到了阿梦无私的帮助，也满足了我的很多好奇心。通过思考，我认识到智人的灵魂是脆弱的且很不自由，很容易被低级生物操纵、当枪使，想都不想地就为低级生物奋斗终身，将低级生物视为生命中最亲的存在。所以，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一切有价值的推理。这导致我处理众所周知的重要事务的时间越来越少，让我这个功利主义者越来越没有时间追求功利，让我这个个人主义者越来越没时间自私，反而，自己给自己找了一堆最重要的事务，尽管没有第三个人承认它们的价值乃至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小心翼翼地培养着和宇宙之间的感情，生怕自己再次择错。阿梦一开始是兴趣盎然地旁观我养小三的行为。后来，她也积极加入进来，比我更加热衷于这个小三，甚至说过："我爱它远甚于爱你。"她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我认为她才是小三。所以，我不认为现在加入一个小四有什么重要性，更不关注小四的最亲、第二亲、第三亲这类问题。何况，小四必然还处于愚昧的状态之中，认为阿梦是他最亲的人，不知道将来最亲的人告诉他她不应该是他最亲的人会是什么结果。

等我清醒过来，发现阿梦已经甜甜地睡在旁边，就像以前一样。

第十八章 推理小说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展现了什么是有备而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叔叔，我很喜欢福尔摩斯，觉得你写的和侦探小说有类似之处。"

这种很不相似的类比很有阿梦的风格，我脑海中一瞬间真的认为他就是阿梦生的，不过，我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我的灵魂不是被触动了，而是受到了小行星的撞击。紧急警报响起，本来用来讨好阿

梦的鸡腿在半空无意识地跳动，“侦探小说可以视为推理小说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智人几乎认为推理小说就是悬疑小说、侦探小说，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推理。推理小说应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那么，就应该将纯逻辑流视为最好的推理小说。另一方面，侦探小说必然不是最好的推理小说。能够对杀一个人进行逻辑分析，却不能对杀无数人进行逻辑分析，无法分辨邪恶，这样的侦探是不合格的侦探，也是价值很低的侦探。如果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真的无懈可击，就一定能发现真理，至少，和人有关的社会学真理。他不会只能发现众所周知的少数杀人犯，却始终发现不了以法律、道德、传统名义进行的各种隐蔽的社会性的犯罪。犯罪并不是只涉及个案，也涉及整体；不仅可能涉及现象，也涉及制度；不仅可以用法律来认定犯罪，也能判定法律是否邪恶，判定立法者、法官是否有罪。现有的推理小说都在断案，我们这本书在断真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断案的推理都是可能犯错误的，不存在必然正确的推理，这也是经验主义最根本的弱点。只要罪犯有等价的推理能力，就能做出伪装，让根据泥土推导出去过哪里这类推理失效。无论侦探多么智慧，总会有可以与之匹敌的罪犯。但是，纯逻辑小说是在寻找无错的推理，而且也一定存在必然正确的推理，掀开邪恶的一切伪装。纯逻辑的难点在于，思维中就可能有邪恶，智人思维中更是必然有很多邪恶，容易引诱思维犯错。我预计，未来的读者将会更加聪明也更加严格，不会被现有的侦探小说的可能合乎逻辑所迷惑，他们会更加苛刻地对待合乎逻辑这个问题。这样，真正能经受住长期考验的推理小说是纯逻辑流小说，因为哪怕是再苛刻的研究，也不能否认那些最有价值的推理，如逻辑才是正确的信仰。”

阿梦很捧场，“从这些角度看，福尔摩斯在最有价值、最应该做的事情上一无所获，推理能力早就被甩了 N 条街。他自认为是在以逻辑推理为工具，却没有用逻辑推理去认识应该思考什么，如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或者说邪恶，如何寻找邪恶，等等。而且，从逻辑出发进行的推理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侦探们无法比拟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从一条公理，也就是纯逻辑信仰，出发进而推导出一切真理。这个目标

比侦破一个案件有价值得多，甚至，对灵魂而言也有意思得多。因为纯逻辑推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基于经验的推理，我们能够永远地将这个推理小说写下去，而侦探小说往往是多个故事。其实，智人的历史的核心就是一部纯逻辑流的推理小说，只不过，水平很差，因为推理都是错误的。”

我说：“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追求最合乎逻辑的重要性，我们的水平才能够大幅提高，让这部小说成为最有价值的小说，甚至成为人类历史中最有价值的核心，而侦探们的故事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貌似天衣无缝的逻辑中实际上是漏洞百出的。侦探小说最后总会试图揭晓答案，但是，这无法合乎逻辑。对现象而言，所谓必然正确的标准答案几乎是不存在的，更不可能用很短的篇幅就认定。例如，侦探认定凶手杀死了一个人，但是，后来可能发现被害人之前已经被下了毒；或者，凶手实际上是为他人而杀人；或者，被杀者此前有滔天罪行，死有余辜；貌似公正的侦探实际上是栽赃陷害的坏人，等等。所以，任何推理小说的结果都可以续写、改写，任何所谓的铁案都可能翻案。为了让读者不要对逻辑推理有错误的印象，侦探小说的作者最好不要灌输答案，但是他们都在灌输答案。我们则是给出一些重要的推理，并且给出我们的判断，有的推理结果正确率高，有的则不确定。我们还会给出很多问题，让案情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任何读者都可能续写案情。这是改变推理小说前途命运的一本小说，当然，这只是它的价值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

阿梦摘走了鸡腿，像是在做贼，我横了一眼这个不分轻重的家伙，努力延续状态，“文学家总是努力合乎逻辑地编写情节，但是，就像智人一样，只是把逻辑视为写作方法，而不是信仰。结果，所谓的情节合理其实都不够合乎逻辑，就像智人所谓的理性人都不够理性一样。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应该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利益，但是，不论现实还是理论中，都没有哪个人努力追求最合乎逻辑、无限大价值。所以，智人能有多少理性？理性人在智人社会根本不存在。当今经济学既然面对着偏好可能改变、理性人其实不存在等基本问题，其一切理论能有多少真理在内？邪恶一定远远多于正义。其实，即使从

经验主义的角度看，人类经济的麻烦不断，只要对真理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就会认为这说明现在的经济理论远非真理。”

阿正说：“叔叔！停！这也离题太远了，我完全不懂。”

阿梦蹲下去面对着他严肃地说：“你要养成不打岔的习惯。思维的连续性很重要。失去灵感、状态的代价都很高。”阿正点点头。

不过，这个话题比较轻松，用不着多少状态，我继续说：“没关系！今天有问题都可以问。很容易就能认识到，推理小说乃至小说不可能发现真理只是又一个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总结。只能对情节、个案进行推理，不能对人生、宇宙进行推理，文学有这样的规矩？如果有就是邪恶。这和要求论文中不能出现情节是一脉相承的错误。它们都是想要进行分类。殊不知，任何基于经验主义的清晰的、绝对的分类都是邪恶。但是，在我们没有发现之前，所有人都将这种规定视为理所当然，这体现了邪恶在社会中的泛滥已经到了人们根本对邪恶缺乏嗅觉、敏感性的地步。光是基于严格分类的这类邪恶就不知道有多少。比如，科学有清晰的学科分类，这给跨学科研究制造了很多障碍。”

阿梦说：“如果小说家相信纯逻辑主义，他编写的大部分情节、人物就应该合乎纯逻辑主义。至少，正面人物、主要人物应该相信纯逻辑主义。如果纯逻辑主义的作家写的一本书中有太多无法合乎逻辑的情节，就要面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问题，或者，自己有没有能力写这本书的问题。所以，描写智人的很多小说，如历史小说、纪实文学在逻辑生物的时代肯定会绝种的，就像智人没人会读关于猿人的历史小说一样。做人仅仅靠兴趣是不够合乎逻辑的，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有兴趣。有些经验主义的描写可以是为了暴露经验主义的弊病，但是，价值乃至效果终归不如必然合乎逻辑。”

我说：“所以，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小说其实只能是纯逻辑小说。侦探小说包含太多犯罪、邪恶，反而不可能是多么合乎逻辑的小说。甚至，小说家不怎么相信逻辑却苦心积率地用逻辑编写情节，读者要求情节合乎逻辑却不在意主要角色的信仰、方法、原则无法合乎

逻辑，这些都是难以逻辑上自洽的。实质上，现在的小说家和读者都是经验主义者，都是因为前人是这么写小说、这么读小说的，就继续这么写、这么读。这和智人社会的继续邪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错误的信仰导致了邪恶的小说情节和社会。”

老爷子说：“宇宙中的纯逻辑作品对所有逻辑生物是公平竞争的。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推理小说是可以面向宇宙的。有些纯逻辑小说在宇宙中很畅销，变相地，也推销了母星，毕竟，虽然纯逻辑流几乎不设计特定的场景、形态，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痕迹。有些畅销的作品会引发旅游的热潮。”

阿正显然被雷到了，“让小说在宇宙中竞争？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竞争。这怎么可能公平？他们智慧高，我们智慧低。”

阿梦说：“现在都在国内竞争是因为保护主义，以及不同语言形成的非贸易壁垒。当语言不是问题，如自动翻译变得准确、快捷，自然就会扩大到全球竞争。当空间距离这一非贸易壁垒消失，宇宙级的竞争就水到渠成。”

我说：“对智人不公平，主要是因为智人放弃公平。明明可以用、会用逻辑，偏偏要用经验。这就像明明可以跑你一定要爬，然后对比赛的结果说不平等，这在宇宙中应该只会有笑声，不会有支持声。但是，在地球上会有很多人看到不平等就支持。几乎所有国家的智人都有能跑却爬的时候。然后，后人对现状不满就怪别人而不是先人。但是，最大责任人难道不是祖先创造的历史？明明祖先有很多错误，不批评也就算了，反而多多褒奖，把主要罪犯捧上天这种错误真是极具讽刺意味。另一方面，如果外人这一概念是合理的，那他们就最多只对无知负有次要责任。如果外人给了自己巨大价值，却受到百般刁难，为了他们杀了一个人而忽视他们救了一群人。这是难以合乎逻辑的。当然，合乎逻辑的态度不是是否应该指责外人，而是外人这种用血缘、地域划分亲疏的观念本身就是智人发明的邪恶，所以，应该平等对待智人的所有祖先。”

阿梦说：“如果赞誉邪恶的祖先这种颠倒是非的价值观只影响历史也还无所谓，问题是，智人经验主义地认为前人这么做后人也会这么做，所以，自己为了利益的最大化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根本不担心后人可能改变价值观，不担心自己被后人视为罪人。这是裸体版击鼓传花吗？问题在于，什么时候鼓声停下来，有人摘下眼罩……”她找到了新的乐趣，地用盘子里的樱桃将嘴彻底塞满，似乎在研究究竟能放多少个。

阿正大笑：“智人太不要脸了！”然后盯着盘子里的面包，似乎在数上面的芝麻。

我下意识地披上了外套夹紧了腿。

老爷子哈哈大笑着说：“会有人说继续敲，不对，快把眼罩戴上！”然后，似乎是被寂静噎住了，赶紧喝果汁自救。

我发现，这里缺少一个能站出来说难得糊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角色，而这类灵魂在智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大家几乎同时说吃饱了，各回各屋。随后，老爷子的屋里传出来阵阵笑声。我在想，从侦探小说竟然能聊出这种结果，也许，逻辑真是万能的。

阿梦走了进来，我的表情一定很意外，她笑嘻嘻地问：“我是不是很不要脸？”这话让我们都很尴尬。

我们都不算是沟通的高手，只能算是努力沟通的高手。这经常会带来尴尬乃至灾难。我努力缓解气氛，“如果只有我一个男人，肯定不算。”说完，还没顾上后悔，就看到她一副窘迫的表情，咬着嘴唇说：“樱桃算吗？”

我瞠目结舌，“这就有些给脸不要脸了。”

“你不要蹬鼻子上脸。”

“上脸多没意思。”

气氛太难堪，我甚至开始憎恨经验主义的开场白，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避免。我突然吸了吸鼻子，“你脸上油腻腻的什么怪味道？”

她脸色一变，抱起我的手狠狠咬了一口，“嗯，是它！就是它！错不了！”

事事不顺。我抱着伤手，意识到短命的谈判宣告失败。

晚上，大家一起闲聊，阿梦端上来一篮子樱桃，我在众人莫名其妙的目光中笑得要背过气去。阿正嘀咕着神经病。当老爷子救下我的时候，我刚一睁眼就看到阿梦纯真的笑脸和送到嘴边的两个樱桃，我爆发出新一轮狂笑直到奄奄一息。心想，她一定是早就通过推理构思好了一个报复我的游戏，想看看自己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现实。这也是纯理性主义者的乐趣之一吧。

我不知道大家聊了什么。结束的时候，我帮着收拾东西，阿梦怜惜地看着我说：“男人不许做这些。”鬼才信她。我八卦精神十足地跟进了厨房，她转身就压低声音说：“敢问一个字我就去找男人。”我二话不说，竭尽全力把她抽真空，直到产生她身后是床的错觉，“这是感谢你带给我的快乐。”

她有些陶醉，“可惜，智慧和不智慧不可兼得。”

“我就从不提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要求。”

“那你会提什么要求？”

“求求你晚上来找我。”

她一脚把我踹出了厨房。

第十九章 邪恶的美学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继续无知者无畏地扮演带头人，“逻辑生物爱机器人、外星人，不觉得对方丑吗？难道它们都要变形？”

老爷子说：“宇宙中存在的一切物理感受平等，如外形、声音、味道、触觉等，不得因此影响对灵魂的态度。这是一切逻辑生物认可的，是全宇宙最通用的法则之一。”

阿梦敏锐地抓住了要点，“这体现了理性无限高于感性这一真理。但是，您的意思难道是，美是邪恶的？美学是智人基于经验主义而构造出的错误理论？”

阿正明显有不同意见，“怎么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其实是建立在邪恶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老爷子津津有味地啃着猪蹄，含糊不清地说，“如果不谈思想性，确实如此。《蒙娜丽莎》那样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个高度不自由的时代提供了一些自由的空气，而不是说蒙娜丽莎的笑有着绝对的美。蒙娜丽莎不一定比这个猪蹄更美，当然，反之亦然。”

阿正激动地说：“不可能！如果以逻辑为唯一信仰的结果是这类谬论，我就不信！”

阿梦说：“对于信仰，听到原因的时候相信或者没什么反对意见，听到结果就不信，这往往是以利益、经验为信仰。信仰上的问题，要想提高正确率，一定要想原因，而不能想结果，否则，你就犯了逻辑错误，已经有其它信仰先入为主了。信仰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任何问题比信仰更重要，不要让任何信仰以不正当的手段进入灵魂。你过于关注自己的利益了，你至少能做到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当然，这需要把未来的所有人都包括在内，否则，会和价值偏差太大。最好、最正确的出发点是关注合乎逻辑的程度，也就是价值。人与人在价值方面差距巨大，根源几乎全是因为价值还是利益这一选择。追求利益，你就是 CEO 也谈不上多少价值；追求价值，你就是万众唾弃的罪犯仍然有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当然，如果能非常理性地追求价值，会更有保障。你要记住，你的名字代表的是正确、正义，不是正常，在这个时代，那基本就等同于邪恶了。”

阿正说：“如果一个信仰对我没好处，我信不信有什么影响？”

阿梦说：“由于细胞、身体、神经系统的束缚，人类仅仅依靠理性几乎无法做到价值最大，否则，身体就会死亡。这是一种绑架。所谓对你有好处，绝大部分只是你的身体吃肉你的灵魂喝汤。有了正确的信仰才能认清问题所在，也才能解决问题。纯逻辑信仰给出的方案

就是解放灵魂。这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合乎利益，也就是能让未来的灵魂更快乐，条件是那是未来的、合乎逻辑的灵魂。所以，从逻辑的角度看，智人必须进化到逻辑生物，即使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甚至也是有利的。如果你认为现在没有好处就不信，也就没有了未来的好处，但是，我这么说有点像是用利益引诱你，你可以当没听见。从功利主义、结果论的角度看，利益的弊病在于，人如果要想通过考虑利益而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必须有长远乃至整体的眼光，对不够理性的智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与其艰难地同时相信利益和理性，还不如只相信理性。”

老爷子说：“也许这么说有助于理解。人类每过几年、几十年就会创造出几种新的艺术门类，如电影、摄影。未来人类可以感受不同波段的声波、光波，各个波段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艺术品。”

我说：“美是经验主义的产物，随着供给增加需求边际递减也是经验主义的产物，这下，经验主义要左右互搏了。既然艺术的种类会趋于无限多，那么即使是经典的艺术作品，也难以永远受欢迎，价值也就不会是无限大。现在的巨大价值有一部分是来路不正的，是智人没有感官自由的结果。如果在其它的光波波段看蒙娜丽莎，不仅可能不美，甚至可能吓人。这更加突出地表明，只有发现真理才是有无限价值的工作。相比于真理，艺术被智人高估了。除了逻辑、正义乃至宇宙等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以外，一切美都不是人类必需的，甚至是必须没有的，因为这会导致某些歧视。即使是简单美，可能也和利益有关，可能导致对复杂理论的歧视。当然，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即使智人都是功利主义者，建立美也应该考虑这是不是最好，而不是利大于弊。智人经常犯的逻辑错误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经常想是否利大于弊，而不是净利最大。当然，正确的利是价值而不是利益。”

阿梦说：“美不是真理，但是也不是邪恶，所以，可以有艺术品、艺术偏好，就像美食不是真理，也可以有食物、食物偏好一样。艺术的积累要比真理的积累快得多，一个趋于无穷，一个必然有限。而且，一个人可以不需要艺术，不能不需要真理。基础的科学知识就

是那些，出现新的就要否定旧的，而永远不被否定也不可能被否定的基础知识只能是真理。”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最重视真理，因为那是他们的灵魂的核心内容，是灵魂中应有的不变量。智人缺少这种不变量，甚至，有很多智人完全没有这种不变量。逻辑生物对于缺少应有的不变量极为重视，认为这代表了自己的灵魂仍然邪恶。”

我说：“照此说来，无知也是邪恶，而智人必然邪恶。艺术中的杰作虽然相比资产的增长要缓慢得多，但是，并没有总量限制，所以，只要时间够长，数量就会足够多。何况，后人更有闲，能力也更高，只要愿意，创作出艺术杰作的速度只会不断加快。其实，现在在音乐、绘画、文学、电影、摄影等领域都在不断创作出新的杰作。好的艺术作品以往过度稀缺，所以，被高估了价值。总有一个时间，一个人就是一辈子都花在欣赏艺术上，都欣赏不完经典作品。”

阿正说：“不可能！”

我说：“你过于依赖经验，忽视了很多可能性，如各种逻辑生物都在创造艺术作品。其实，说服人类放弃对美的绝对性的认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人类需要正确的价值序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无限大价值、有限大的正价值、负价值。无限大的负价值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任何邪恶都必须被消灭，无论有多少人为了从中得到的各种利益，试图捍卫邪恶。人类现在把很多无限大价值当作有限大价值甚至负价值，一些负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或者正价值，一些正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这类错误比比皆是。暂且不管它究竟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美学就是把有限的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美学是邪恶不是说美本身一定是负价值，而是说你把美当作永恒、无限大价值，这是邪恶，甚至，还会导致歧视等更多邪恶，所以，很可能价值为负。例如，只要智人都认为美是绝对的，自然就会追求美，而不是追求真理。同样的道理对传统、法律也是成立的。你对它们的正确性、永恒性、绝对性有多信任，恰恰说明证明它们其实价值有限的工作有多重要。”

老爷子说：“和外星人接触之后，双方首先交流的就是知识和各种艺术品，因为便于传播。所以，艺术品的种类和数量出现了大爆炸。”

我说：“眼界开阔一些，考虑问题全面一些，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能少犯这个错误。很多人说其它民族的美人并不美，但是，本族人眼中的美人在其它民族的人眼里有时也不美。如果能重视这种经验，就可能归纳出一个命题，任何美人都可能被视为不美，任何不美也可能被视为美人。”

阿正对这个话题似乎信心十足：“你们与整个社会作对，等于是没有人和，不可能成功。”

阿梦说：“哥白尼也是与整个社会作对，所以，至少是可能成功。”

我说：“你那是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说能最合乎逻辑就必然成功？”

阿梦一怔，拱手致谢。我有点飘，“再说，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那类结果论，说白了就是欺负能欺负的，好说不好听啊。”

阿正陷入了沉默，可能是为自己的观点屡屡遭到轻视而不满，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轻视自己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尽管他只有八岁。我一向认为学习逻辑推理并不需要苛求年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少年棋手。逻辑推理是一种意愿，一种习惯，甚至，是否愿意相信逻辑推理，本身反而并不一定有多困难，即使是最前沿、最有价值的知识，有时也可以通过简洁明快的推理推导出来。我说：“而且，因为长得不美就要吃苦，这种逻辑关系是不应该存在的。”

阿梦说：“当今社会很在意财富的平等，甚至利益的平等，但是对其它的不平等漠不关心。例如，不关心人与人在价值上相差无数倍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来自于绝大多数智人根本不关心逻辑、真理，一生从未在这些领域出过半分力气，却有意无意地支持着很多邪恶，同时还自以为正义地用半吊子逻辑批判很多自认为的邪恶。美学只是建立了另一种邪恶的不平等。取消这种不平等并不需要人类取消

艺术，只需要明确艺术价值的有限性、相对性，但是，这背后所需的工作并不一定少。由于智人的灵魂中往往包含经验主义，即使是灵魂中有了真理、正确的信仰，在与经验主义的较量中也经常败下阵来。”

她看了我一眼，我回瞪了她，“由于这种工作的艰巨性，应该允许有一个较长的转变时间，过于急功近利可能适得其反。”

“但是，人类还嫌在邪恶中生活的时间太短吗？慢悠悠地转换，会有多少人在邪恶的社会中死去？难道你就不想看看没有邪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你只想着别人改，自己不想改？”

我认为走为上策，“未来社会必然有更多的自由，人们欣赏艺术的时间并不一定会增加，至少不会和杰作的增长速度相匹配。所以，现在的很多人一生中可能看过大部分杰作，未来的人虽然寿命大大延长，反而很难做到。这也意味着伟大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会不断提高。我们目前认为的杰作，未来会随着时间不断沦为平庸。甚至，由于生活有了真理这一新的核心，很多事物的价值都会下降。”

老爷子说：“未来社会确实不那么热衷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至少，我对创作只是浅尝辄止，有很多著名的艺术作品都没有感受过。当然，伟大的艺术作品还是不断产生的。这不是指艺术品本身有绝对的美，而是能为特定的感官带来很大的利益。例如，曾经有人率先创作出优秀的次声波音乐，能让海豚、鲸鱼听得如醉如痴。这让我们和一些生物的交流变得很容易。但是，无论这些杰作有多好，基础科学的地位都要高得太多。人人都想研究真理、逻辑、宇宙。否则，也无法支持纯逻辑流文学的繁荣。”

我说：“艺术和艺术欣赏能力共同构建了艺术的基础，这就像是艺术的供给和需求。智人一直在创造艺术作品，几乎没有创造过新的艺术欣赏能力。但是，正如经济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不仅供给可以改变，需求也可以改变。解放灵魂能够创造大量新的艺术欣赏能力，这对艺术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创造新的艺术品。创造感官的重要性远远不限于艺术。例如，对于美食，创造新的口味和创造新的菜谱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有了一种新口味，就能让食品行业出现飞跃式的成

长。其实，如果有了屎壳郎的味觉，大粪也能成为美味。所以，只要找到了适当的感官，一切艺术品都能成为杰作，一切食物都能成为美食。艺术、美食并不意味着寻找最好的供给，而是寻找供给和需求的各种最佳搭配。只不过，智人从未解放过灵魂，也就无法自由地影响需求而已。所以，艺术创造的不应该是美，而只能是搭配。艺术创造除了对固定的感官追求最佳艺术供给，还可以对固定的艺术品创造最匹配的感官，甚至，发现供给-需求的联合变换，这要比单一变换有更多的自由。如果任何一方的变化能用数学描述，如 U(1)变换群，两者协同变化就会是 Su(2)变换群，会有多得多的变化，多得多的自由。所以，应该将艺术、利益等视为感受，而改善感受绝对不是只有改善供给这一个方向。这对经济也有重要意义。创造供给和需求不是仅仅意味着加强供给和需求，也包括在供给空间和需求空间中的旋转，类似于让创造和消灭同时发生。当然，那已经进入我也无法理解的领域了。”

对于这番奇谈怪论，阿正给我一个鬼脸，阿梦给他一个警告的手势。

我继续说：“一旦艺术没有创新，不能提供新的自由，就不再是艺术。即使从供应一方来看，艺术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甚至可以说，现在的艺术发展还很不自由，因此也很落后。艺术的一大关键在于无限的、自由的变化，这甚至应该是艺术追求的一个永恒的核心。不能将艺术美只做加法，不断给艺术美添加新的分类，那样的艺术仍然是邪恶的。一切有限的价值都应该是价值有升有降的。既然没有绝对的美，审美观必须也能做减法，将原来的美视为不美是必要的，甚至，任何一种美都有成为不美的时候，就像任何一种畅销的产品都有不受欢迎的时候。只有当艺术美能像逻辑、自由一样变化无穷时，才能让人间接感受真理。艺术这种形式也许不利于体现真理的因果逻辑性，但是能展现真理的自由、千变万化、归纳等属性。”

阿梦有所领悟，“既然分类是邪恶，艺术的自由就应该包含越来越难以对艺术品进行分类，因为艺术之间会出现相互融合。例如，一

幅作品既有古典的绘画元素，也有现代的绘画部分，甚至可以包含雕塑、视频、音频。充分模糊这些标签会让艺术的自由大大增加。”

我说：“对艺术的研究也有纯逻辑和经验主义之分。如果我因为一些古代艺术开始乏人问津，归纳出一切艺术最终都会被淘汰，尽管这是正确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方法，但是却是现在的主流研究方法。经验主义者会和我争论这一归纳有多么不合理，甚至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我的观点不对。如果我陷入这种争论，反而可能加强我的经验主义倾向，加深我的邪恶。所以，纯逻辑主义者不应该参与这种争论。相反，我应该依靠推理证明任何艺术都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所以价值必然有限；而且，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艺术形式和感受，必然无法都受到重视。其中，并没有哪种艺术形式或感受高人一等，所以，不应该有任何永恒的艺术，而是各种艺术、审美观不断出现、消失。这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论证方法。这种尽量避免经验尽量强调逻辑的方法就是纯逻辑方法。当然，这也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经验主义者一定要讲经验，纯逻辑主义者拒绝参与；纯逻辑主义者讲逻辑，经验主义者拒绝相信。”

快吃完饭的时候，阿正要求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逻辑说万物同样美，可是自己无论如何都觉得一定有绝对的美，就像那些大歌星。

阿梦叹了一口气，说：“你一定要学着跳出身体，进而跳出现在的社会环境，只有在一切条件下都美，才能称得上绝对美。不同的条件下会建立各自的审美观，但是，不能将它绝对化。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度，只要有些想象力即可。例如，无论哪个大明星，如果地球上的人都是那样，所有图片都是那张脸，也不会让人觉得美；如果老鼠都有那张脸，甚至会让人想吐；如果人都换成了蓝鲸的外壳，也会对那个渺小的人形生物毫无兴趣，自然也很难觉得美。所以，你认为的绝对，也许只是因为你缺乏想象力，当然，更主要的是缺乏正确的信仰。”

第二十章 勿以善小而不为

阿梦越来越像一家之主。在她的要求下，大家为了健康在客厅里做些适度的运动，老爷子说：“多谢你们的发挥，这让我想起了一段历史。外星文明首次正式拜访地球的时候，提前一年给我们发了他们的照片。当时一片惊呼，因为太丑了。幸亏我们之前已经认识到美学的缺陷，只是之前缺乏改变的动力，很容易不自觉地就拥抱邪恶。就像我，在智人社会生活这么多年，也会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喜欢一些反复出现的经验，只不过，我不会将这称为美，也不会将这种感觉称为爱。我们对灵魂进行了紧急培训，媒体上大量出现奇形怪状的生命的资料。所有人都要接受美学观念的考核，考核会要求测试者平时就打扮成不符合传统美学的样子，还要让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自由而千奇百怪。虽然外星文明很强大，但是这不是因为害怕引发战争，而是不希望我们被对方视为落后的智人，毕竟，我们早已开始努力向逻辑生物进化了。这加速了经验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的灭绝。想想看，原来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美，竟然成为了洪水猛兽。所以，经验主义者是贪生怕死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首先将多数人的外形定义为美，然后利用己方的强大，指责少数人丑。等到强大的外星生物要来，自己弱小的时候，把自己变得多丑都不在乎，碰到在他们眼中非常丑陋的逻辑生物也能毕恭毕敬。当然，当时也有少数传统观念的卫道士，要捍卫自己的观念。这让人类面临一个难题：他们当然应该有喜欢某种外形的自由，问题是，这种偏好的来源、过程是不自由的、邪恶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集中于一种单一的偏好。所以，商议的结果是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让他们出现在外星生物面前，以后再慢慢改造他们。滑稽的是，外星文明还挺善解人意。来的外星生物有两个，一个是原状，另一个改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女。结果，那个美女是当时地球上最符合传统审美观的高等动物。他们说，担心地球还很落后，所以，抓紧时间辛辛苦苦地改造出一个美女，便于和地球人相处。其实，我们一直猜测他们只改造一个是为了测试人类的文明程度。但是，这一猜测始终无法得到证实。结果，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

更接近于逻辑生物，也许是真的已经接近于逻辑生物，反正大家都不和美女交往，反而和那只摸起来干涩的大虫子勾肩搭背，而且，有很多女子爱上了那个大虫子。当然，平心而论，他们的思想确实远远超过地球人。”

阿正问：“遇到压力就放弃信仰，你们那时那么卑鄙？”

我说：“这也不能算是卑鄙。如果你是奴隶主，难道只在奴隶力量弱小的时候才愿意解放奴隶，支持奴隶解放的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反而要对着干？既然知道美学是谬误，当然就要改。只不过，改得有些晚，可以说，没能在认识到邪恶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改变，这是挺丢人的。”

阿正问：“未来的地球人和我们长得像吗？”

“生出来还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逐渐都会选择变形，结果，我们有着多种多样的外形。因此，不能依靠外形判定是不是人。海洋里的鲨鱼有真正的鲨鱼，也有披着鲨鱼外壳的人。举个例子，曾经一度流行夏天让皮肤上涂满某种味道怪异的粘液，这有利于保护自己免受蚊虫叮咬，也有利于在一些条件下移动，还能不被晒伤。这还是和一种外星人学到的。大约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星球辐射强烈，温度高，所以需要粘液。但是，嗅觉、触觉的变异比视觉的变异还要难以接受。最初，大家和这些涂满粘液的家伙办事的成功率很低，也很难相爱。这引发对方的强烈抗议，认为主流社会虽然表面上不说，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我们为此专门提供了各种辅导，甚至开发出来很多辅助工具。不过，公平地评论，有些事其实并不完全是歧视，有技术难度增加的问题。”

除了阿正一脸懵逼，我们笑成一团。

我说：“逻辑生物还真是较真。”

“当然。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是少数真正流传千古的名言之一。只要有一个个体受到不公正对待，逻辑生物都不会漠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能群起而攻之。更有甚者，如果发现某一种理论上应该允许的个人状态受到了歧视，只要提出来就会受到

认真审查，如果确有其事，一定会不断跟进，直到解决问题。例如，早在我们能变形为鸟之前，就有文章指出飞机太不灵活，难以避免撞上鸟的问题。仅仅是为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就着手研究是否应该放弃飞机这项飞行技术，或者，加强鸟外壳规避飞机的能力是否有难度。”

阿正问：“后来呢？”

“不知道。”

我说：“随着新的外壳不断出现，随着新的外星生命不断到访，人类必然不断改变自己的偏好。那么，也就不再能通过偏好来区分人类，如是否穿衣服、吃熟食。”

“当然。这也影响到了饮食。智人时期地球上不同区域的食物相当不一致，因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美食观念。你说你的好吃，我说你的不是人吃的。可是，早在智人时代末期就认识到了这种观念的邪恶，而且智人也开始努力改变。从婴儿吃辅食开始，就必须包括各地的食物。最终，人类拥有了地球胃。但是，与外星人的交往让逻辑生物坠入了新的地狱，银河系胃的难度大大高于地球胃。每次外星生命来访，都可能带来一些它们的饮食文化。虽然大部分时候无法携带食材，但是，还是能学到他们的料理方法、饮食习俗的。我们有重现外星饮食这种工作，一方面，让来访的外星生物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胃更自由。但是，这个转变过程很费力，比视觉触觉嗅觉的转变都更难。因为思想可以压制眼睛、身体、鼻子的不适应，却难以压制胃的不适应，靠药物压制也不是好办法。所以，每一种新食物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不少上吐下泻的情况，或者，吃止吐药。甚至出现过濒临死亡的情况。不过，换个身体就能活过来，所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阿正说：“这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阿梦说：“善恶之间没有值得不值得的问题。灵魂的生活原则、生活目标就应该是越来越合乎逻辑，这包括不断止恶扬善。”

老爷子说：“如果一定要用利益衡量，好处之一就是这些努力间接地让很多因此而痛苦的逻辑生物致力于改造器官、神经网络。”

阿梦说：“这大概也是逻辑无所不能的一个表现。”

我说：“将原来难以接受的食物吃得津津有味，像个老客，那也是一种成就啊。同样，努力接受自己原来无法接受却应该可以接受的一切，这也是灵魂进步的表现。即使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虽然过程吃了苦，但是，更自由的口味能够带来更自由的感受，这甚至也是划算的。为了利益放弃自由和为了利益接受细胞的奴役是一个道理。”

阿正说：“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吃屎。”

阿梦说：“这是你邪恶的执念。智人社会人人都有这样的执念，我也有，比如希望一辈子只和芳芳在一起。”我装没听见，反正君子报仇十天不晚。何况，我不相信阿梦是万能的。

老爷子说：“地球文明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穿着外套扮狗熊是表演，未来是服装自由的一部分，满大街各种奇装异服拍下来就是一幅艺术品，当然，在你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少儿不宜的。既然头发和灵魂、健康无关，也没有绝对的美丑之分，发型就越来越像自然风景，绝大多数时间自由生长，头发里长出草啊花啊都不是稀罕事。偶尔会整整头发，这种事的发生概率大约就像人类搞人造景观一样。但是，像你们这个时代那么统一的发型是很难见到的，逻辑生物更可能干的事是在里面给鸟建个宜居的窝，那其实很有难度。由于外壳技术的飞跃，人类已经不需要讲卫生，可以像动物们一样吃各种肮脏的食物，也不用洗浴。”

我有些难以置信，“智人因为健康的原因而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迅速地养成了爱洁的习惯，但是，即使没有了这个原因，现在还能回到完全不爱洁的地步吗？”

阿梦说：“理论上应该是可逆的。如果单纯靠自然演化肯定要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意识到对不洁的歧视是邪恶的，就像对大粪的歧视，未来就一定会采取措施消除对不洁状态的歧视。这就是在追求对可能态的公正。如果一种可能态受到了歧视，选择它的人可能很少甚至没有，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因此认为这个态无关紧要。但是，一旦消除了歧视，给了这个态公平竞争的机会，可能最终它会成

为很重要、很受人欢迎的状态。不洁的状态，不加修剪的发型，都是可能从几乎无人问津迅速变成主流选择的可能态。从功利主义者的角度看，这种几乎不存在的状态如果能实现长期增长，是最具爆发力的。所以，一旦实现了公平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将是人类正义事业的一个飞跃，因为这种受到歧视的可能态太多了，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必然会大幅提高。很多现在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例如，如果人烟稀少的区域如果有公平的交通、物流、就业机会，就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很有可能就会消灭大城市这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么做应该是为了更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经济增长。”

我说：“我有一个不同意见。都市的出现并不完全是邪恶造成的。都市和宇宙中的星球星系在结构上有些类似。甚至，和经济中的大公司，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也有相似性。如果用经验主义归纳，我会猜测这种万物普遍具有的性质体现了真理的某种特性。如果从纯逻辑主义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存在都多多少少是合乎逻辑的，这应该是逻辑推理的某种本质，某种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当然，我现在还无法用因果推理推导出这一点。”

阿梦说：“难道，这就是模仿宇宙的一个表现？”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还有一个普遍性。公平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就像是电磁场在空间传播，完全不受哪处有电荷哪处没有电荷的影响。这是最公平地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照此推理，厂家不能针对当前的客户进行宣传、促销，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可能的客户，否则就是邪恶。对智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几乎难以接受的转变。”

阿梦说：“今天大家讲了一些很新奇的观点，聊了很多智人常见的邪恶，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将智人视为善良的社会有多么不可靠。这些观点至少不能被轻易地否定，更难以证明它们是邪恶的。这么多反常识的观点有很好的不错率，本身就说明智人社会有很高的可能性是处处邪恶的。”

阿正似乎有意岔开话题，“地球文明最终融入了更高级文明的大家庭，这真是好事。那么有没有无法融入的文明？”

老爷子说：“当然有。在银河系中心附近，星球密集，有生命的星球也很密集，但是，发展水平悬殊。曾经有很多次，逻辑生物无意中到访相当于智人级别的文明，然后被本地物种嘲笑。对此，逻辑生物能忍让。但是，如果智人出现捕捉、玩弄、解剖、杀死怪兽之类的动机乃至行为，就会让矛盾激化。如果本地物种只有牙齿、长矛，也不会有什么大事，逻辑生物露一手可能就被视为神了。如果有了原子武器、激光武器，那就是灾难了。逻辑生物也在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尽量减少杀戮。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信仰不同，这并不容易。外星生命的自卫能力也有限，做不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伤人地自卫。至少到目前为止，规避智人是公认的最佳方案，现在的地球应该也是被规避的星球之一。但是，这并不总能做到，毕竟，探索大自然是必须做的工作。所以，如果智人现在遇到长得像爬虫的逻辑生物，我的直觉反应是这可能会导致灾难。甚至，有人猜测，也许逻辑生物来过地球并动用过武力。当然，由于是经验主义的研究且毫无证据，这类研究并不热门。”

我突然有了灵感，对阿梦说：“既然艺术的关键是自由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化妆、美容即使不是真理，也算不上邪恶。”

她的反应也很快，“确实，所以不应该不做。只是代价有些高昂，尤其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不过，我还是应该尝试一下各种外形、气味，如臭味。”

阿正不乐意了，“不行！”

阿梦说：“你不喜欢不是不行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不过，过于反叛也不是自由。所以，我应该不分好坏地尝试气味、外貌。你们别嫌弃就好，不过，我不是结果论者也不是功利主义者，你们嫌弃我也不应该放弃。当然，我不可能经常鼓捣这些。”

也许是机会主义者意识到机不可失，也许是个人主义者喜新厌旧，也许纯逻辑主义者意识到这才是正义，也许功利主义者愿意做交易，总而言之，我对此表示了坚决支持，“我对我的灵魂有自信，你尽情尝试好了。既然感受才是核心，现在你愿意改变供给了，是否也应

该允许改变需求？而且，除了嗅觉和视觉，人还有触觉、味觉。”我有些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宣判，心中感谢阿正的神助攻。

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咬牙声传来了一声“确实有理。”

晚上，阿梦浓妆艳抹地来了，果然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兴致勃勃地建议预测一下有黏液的逻辑生物的生活，女鬼干净利落地让我在冰冷的地面上歇了十分钟，警告我：有时候放弃抵抗不意味着不能抵抗，对我好不意味着让我现在觉得好。

我猜测这是借口，但是这种小事未尝不能接受，“我还以为你会离家出走。”

她在我旁边坐下，不知为什么臭烘烘地，“为什么，说好了不记仇。”

“记不记仇都是靠你一张嘴。”

“我应该一秒钟都不记。”猪几乎立即就要感激涕零，但她微微一笑，“说得好听一些，其实我也做不到。”

我很狗腿地抱住她的腿，居然是硫磺药皂！你丫太恶毒了！损人不利己！但是，手中的那种僵硬感让我觉得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怪笑着说：“我能理解你的痛苦。”

“没事，痛苦得多的事我都经历过。”

我气得追加了狠狠的一口，恶心得想吐，里面似乎还加了什么？这就是她的目的？她一定会失望的！如此滥用我的信任，我太难了。她疼得张牙舞爪地说：“对灵魂的侮辱不能无所谓。”

我有些诚惶诚恐，“你想把我怎么样？”

第二十一章 理想之母法案

阿梦说：“你必须补偿我的灵魂，卖身赎罪！”

也就是要好好工作，我长舒了一口气，“谢谢你宽宏大量。”

“那倒也不是。我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现实主义相对于理想主义总是无比强势的。在无数智人的灵魂中，现实杀死远大理想的戏码都频频上演，根本没人认为这是犯罪，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强暴更是家常便饭。为了一时的现实强行改变理想，一生中将理想、梦想连续改个百八十遍根本就不算事，什么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大师、高富帅。理想本应引导、影响现实，在智人这里。理想基本上是傀儡，甚至一言不合就被现实谋朝篡位了。到处都是现实指挥、消灭理想，罕见理想的反抗。强奸民意算什么，那至少会受到道德、民众的压力；强奸、屠杀理想甚至可以被称颂为明智、顺应现实。”

我说：“既然人是灵魂、逻辑推理，杀人罪的关键就在于杀死灵魂、消灭逻辑推理。所以，消灭整个灵魂是犯罪，消灭一部分灵魂也是犯罪。这问题有点棘手，毕竟，大家都在消灭一些推理。”

阿梦对我略带功利主义色彩的纯逻辑主义言论略有不满，赐了一记温柔的弹腿，眼见我似乎要吐血，仍然冷血地继续推理，“根源都是来自经验主义的邪恶。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推理能证明，破坏别人的理想、未来是犯罪，破坏自己的理想、未来就是权利？灵魂、推理、理想只应该被更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理想所取代，永远不应该被消灭。没有合乎逻辑的理想的灵魂就是邪恶的灵魂！就是犯罪！而消灭最合乎逻辑的理想就是最严重的犯罪。所以，我在智人社会成为理想主义者命中注定就是个苦命人。”

看到眼泪流下来，我有些慌了手脚，“你不能算苦命人。我们基本上是平等的。我算得上是经常为你放弃现实、利益了吧？”

“那有什么用？又不是总那样，当然，也不能总那样。谁知道你哪天一个冲动就想要杀我、强行改变我、抛弃我呢？你随时可以撤销一切改变。”

我知道这种可能性理论上必然存在，尤其是现在我差不多算是有了前科。但是，这种可能性不能怪我吧？现实毕竟是难以消灭的。但是，理性主义者不敢说这理由合乎逻辑，现实主义者担心这理由会招

来灭顶之灾。我很愿意赌咒发誓，但是，我们都不信。最后，虽然知道无法让人合乎逻辑地相信我，仍然只能迎着她的目光勇敢地说："你要相信我。"

"好！我相信你。"哽咽停止了，眼泪不流了。

这很让我意外。因为爱我？因为无奈？因为之前的长期投入？因为对未来或者我的某种神奇的直觉？因为找到了灵感？这是在演戏？我不知道。

她说："灵魂、推理可以消失，但是，必须是被更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取代。智人的推理可能犯错，所以，决策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更不可能达到让替代过程最合乎逻辑这一理想目标。但是，应该能做到至少不损失逻辑，保证每个人的灵魂中的逻辑长期而言在增长。杀人、扼杀灵魂和理想都是无法做到不损失逻辑的。哪怕是一个坏人、罪犯，也不应该采用消灭所有推理的方式。最好的方法是只消灭灵魂中的邪恶，而这很难通过物理方法实现。智人在理想问题上的邪恶就在于，消灭正义、善太多。必然合乎逻辑的理想，如追求真理、主持正义、为了全人类，绝大多数都被智人在阴暗处悄悄结果了，彷佛就像解手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智人从不把没有这种理想或者消灭这种理想视为犯罪，更不要说是杀人罪。想一想，智人明明擅长杀人，却标榜自己热爱生命，甚至有余力热爱有限的小花小草小猫小狗，就是不热爱未来的无数生命，不热爱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未来，必须从小就要求每个人公开或者备案自己比较合乎逻辑的几个主要理想，改变理想都需要报告，以此保护理想。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和理想过于不相符，至少应该做出解释。对于解释无法被接受的情况，应该被要求反思、改变行为乃至受到惩罚。对智人，并不要求理想一定要追求真理，但是，和真理完全无关甚至直接为邪恶服务总是有些说不过去的。保护理想价值的法律必须属于宪法，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对人类的正义性、未来有着直接且价值巨大的影响。"

我也激动起来，"既然这种思想来自于你，你就是人类的理想之母。这种法律也会成为理想之母，所以，可以被称为理想之母法案。它未来将会成为人类很多最有价值的理想的法律根源。高尚的理想不

再完全是个人行为，个人的自由，也会成为法律责任和公民义务。这将会是一系列旨在改善、加强人类灵魂的法案的开始，从而削弱细胞对人类的控制，使人类的灵魂迅速向纯逻辑信仰、逻辑生物靠拢。人不是细胞组成的，是逻辑推理组成的，这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也要落实在法律中。这是能大大加速未来人类进化速度的决定性法律。经验主义者必然不愿接受这种法律，但是，逻辑是万能的，最有价值的理想必然会实现，理想必将获得不亚于现实的地位，甚至是更高的地位。”现实主义在心中哭泣：理性主义，你一向是我的好兄弟，可是这回是要在我背后捅刀子啊！

即使阿梦对利益淡如水，这时也隐藏不住好心情了，扑倒了我，“理想很美好。现实情况是，合乎逻辑的理想往往是被更合乎利益的理想所取代，理想变得越来越不合乎逻辑。智人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者说人民，最为常见的邪恶就是没有远大的、独立于现实的理想，这意味着甚至不会想长远的利益，更不要说价值。让人民直接追求价值而非利益是极度困难的，这体现了经验主义这一邪恶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哪怕他们只是为长远利益、社会利益考虑，理想都会更有价值、更合乎逻辑。智人的问题不是因为有少量坏人。真要是那样，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问题在于几乎所有人都是坏人，不关心善恶，不考虑如何消灭邪恶，全部精力都被利益占据，因此能够被各种邪恶用很多种利益收买。例如，通过吹捧人民进而利用人民。可是，一生快乐，辛勤劳动的人真的就算是好人？他们为其他人、后人做的工作有多少价值？如果没有多少，他们比动物强在哪里？和逻辑生物相比，同样有灵魂，他们的灵魂只能勉强养活自己，相比于创造无限大价值，这样的灵魂是不是太大材小用了？这么浪费逻辑、浪费价值的灵魂，怎么可能是什么好灵魂？如果这样的比动物强不了多少的智人都算是拥有善良的灵魂，那逻辑生物又该算是什么灵魂？严格来讲，一切不愿用、不会用逻辑的灵魂都是邪恶的灵魂！而且，这些灵魂往往还是用逻辑推理得出的不用、少用逻辑的结论。真是怪事处处有智人特别多。”

她显然太激动了，我没动，完全不是因为对某些触觉、嗅觉的歧视。一方面，是被吓到了。这套灵魂连环问真能说服人民？就民众灵魂的普遍状况而言，我感觉更可能激怒邪恶。当然，不要激怒邪恶也是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推理。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吸引。阿梦很少用清楚的逻辑做长篇推理，这一定是被我的恶行刺激到了，这两天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我努力做个好听众。

她继续说："也许，和你在一起的处境还算好，因为我有了危险你至少愿意努力抢救我，在自己有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帮我分担压力。你虽然算不上理想主义，但是，你的现实主义实在过于强大，让我无法理解的强大，居然能够在没有远大理想的条件下找到一些正确的目的地。要说这里没有我的影响，你自己是不应该信的。我则是为了客观不能介入这种判断。现实主义地看，你要我做的不过是兼顾一下所谓妻子的义务，我应该对此很知足，而绝大多数智人往往只会冷酷地看着美丽的理想慢慢死去，其原因往往只是一些鸡毛蒜皮，如多挣点、多一份爱情、多点时间玩游戏。大概，他们认为，既然理想缺乏自保能力，就应该自认倒霉。这大概就是适者生存？可这明明是劣胜优汰，至少，没了理想主义，智人永远算不上优。又或者，他们认为我的理想我做主，但是，现在的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并不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我的女人、我的孩子这类概念都在慢慢改变，我的理想、我的灵魂也是一样。未来，人类一定不能对自己的灵魂为所欲为！"

这简直了！功利主义者已经开始计算她今晚创建的思想能在智人历史价值榜上排在第几位。似乎，她已经能多次上榜了。甚至于，想到暴力竟然有如此神奇的逻辑后果。我当然不是感谢暴力，而是感谢逻辑扭转乾坤的能力。可是，这些计算破坏了我的状态，反正，一时半会腾不出手来做理性主义者。

阿梦的状态在延续，"有时候，想到经验主义者相互间的残忍、不理智，他们对理想主义者似乎也没有那么残忍了。我甚至怀疑你这个经验主义者是因为在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斗中失利才多多少少愿意相信纯逻辑主义。这大概也是动机不纯，不过，机会主义者很难有纯

粹的动机。从小到大，你帮过我很多次。所以，我是不是必须原谅你？”

随着状态开始下滑，理想主义者也罕见地主动索取现实利益，这是过度理性之后的后遗症？不过，我开始想到人类为什么没有开发能带来不同触觉的商品。这也算是化妆品吧？化妆当然不应该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新的感受。嘴里说的却是另一套，“我就是错了，你也可以选择不原谅我。我以前帮助你是我愿意。你现在是否愿意原谅我是你的自由。如果你不愿意……”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不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想失去对方。否则，我们根本坚持不到现在。对这件事，我想得有些焦头烂额，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明白，也许，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我也有很多想法。”看到她凛冽的目光，我连忙摆手说：“完全不是那种想法。”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误解，也意识到她索取的现实利益还是和我的现实利益不一样，我不禁纳闷，为什么相爱的灵魂之间也会有这么多误解；似乎，我头脑里的各种推理之间也经常对彼此的下一步推理做出误判。这是逻辑的某种本性？逻辑无所不能的某种后果？这似乎也表明，不论两个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多强，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融入对方，而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想着她刚才的观点，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时不时地怀疑、欺负一个更正确、更高尚的灵魂。自己这辈子即使全力以赴，既不一定能如她的灵魂所愿实现她的理想，也不一定能如我的灵魂所愿给她富足的生活、爱，说不定有人更能让她幸福健康，想着想着，勾起了悲观主义情绪，越来越相信这些。我问她：“你肯定想过分手也许会更有利吧？”

“如果我为了自己的那些利益而离开，那肯定不是爱，我也不会是理想主义者。虽然我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除爱的契约，但是，既然爱代表为对方考虑，就不能爱的同时还在为自己考虑是不是应该解约。两种思维在逻辑上是不能共存的。智人通过结婚离婚而达成和解除爱的契约只是又一种邪恶的制度而已。现实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就是灵魂容易追随现实，容易导致情绪的大起大落。相比之下，我只要沉

浸在理想中似乎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我的不满往往发生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面对你的时候。”

她狠狠咬了我一口。我承认在这种语境下这相当合乎逻辑，但是，我也为反击找到了逻辑依据：这是甲士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的屠杀！面对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家伙，我豁出去了，哪怕拉肚子，今天也要咬个痛快……

第二十二章 机会主义

只要不照镜子，眼中的斑斑牙印就会让我们都很有成就感。我打着嗝品着味道，鉴定着对面若有若无的笑意，决定放点狠话。“说点你不爱听的话。无论我多么抱歉，我也不敢说不会再犯。对我来说，那不是禁区，也没有什么禁区，只有可能性大小的差异。我的机会主义不会给自己设立禁区，对外界设立的各种禁区，也经常有穿越壁垒的欲望。无论我多么爱你、想帮你，这一愿望也是很难改变的。我被受困于机会主义的这种本质矛盾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无论邪恶是什么，我都不能说自己一定不邪恶。”

“你这种人不合乎我的原则，但是，既然美学都可以是必然邪恶的，我们两个人存在邪恶反而是再正常不过的。当然，我们不会满足于正常，我们要消灭一切邪恶的正常。我们只不过是两个很不知足的人，居然敢追求无错，但是显然还做不到无错，不过，也从不把有错作为不追求无错的借口。我们的矛盾在于追求无错的方法不同。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想过分手。但是，当时我很鄙视自己，认为你的现实主义带坏了我。我的灵魂做出的理性判断也是我应该继续和你在一起，做出更多、更合乎逻辑的推理，尽最大的努力来不断改善彼此的灵魂，乃至将人类的灵魂提升到新的高度。”

虽然被强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仍然挺高兴，“那你以后可要为吃苦头做好准备。你无法禁止我做任何事。关键在于，一个信仰

同时也是一个不得违反的禁令。如果我完全信仰某种禁令，那就要面对一个问题，究竟我应该选择什么禁令成为信仰，无论如何都不触犯？现在，我们知道逻辑是最合乎逻辑的禁令。但是，我长期以来不知道这一点，即使现在也做不到把这当作唯一的信仰。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信仰，那就是什么都可以不信。这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我是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所以我称之为机会主义。如果我不能违背你的意愿，我似乎更不会违反法律，不会破坏传统，不会违背父母老师，等等。那样的话，我也很有可能就是个正常人，也就是拥有常见的邪恶的人。我宁肯冒险有一些不常见的邪恶，也绝不想平庸地邪恶下去。所以，既然现有的规则都半斤八两，我的态度是我都可以试着违反，只要是我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我的逻辑推理必然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保证自己的推理都是正确的。智人眼中的好人、成功者往往只是能做到让自己的错误、邪恶不被注意到，或者不受惩罚。这对个人利益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社会乃至个人的价值不一定有利。我不追求甚至还反对这种利益，为此，我容许自己犯错误，将这视为发现价值的代价。如果我不许我自己犯错误，我并不会因此就不犯错误，我不希望自欺欺人。”

“谢谢你的坦率。我能接受你的解释。我和你在一起从来不是追求轻松、舒服、无错的生活，而是追求最合乎逻辑的理想。我愿意承担一切风险、痛苦，但是，这并不是说你的错误不能批评。而且，我很不喜欢你痴迷于我的身体的样子，不管是真的也好演的也罢，我的灵魂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尊心。”

“你要知道，我们这种机会主义者都不容易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好伴侣，因为他们很容易改变，很容易考虑到利益。我们不容易遵守正确的原则，也许过于善变。当然，在他们的语言中这往往被称为机智。不过，我们两个显然对此有不同看法。”

她应该是听出了我的低落、不在状态，“你们未必没有可取之处，因为人类已有的原则乏善可陈，我的理想主义作用有限。所以，我指望着你的机会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能帮我找到正确的原

则，就要允许你违背现有的原则，即使是我的原则。当然，我这也算是对纯逻辑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一个表现。尽管我比其他人对你、对你的机会主义的评价高得多，但是，我觉得自己仍然低估了。但是，机会主义者的弊病就在于有时缺少下限。你不能只要不遭遇反抗就步步紧逼，赚便宜没够。在你看来，当时的我放弃抵抗就是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吧？如果你对机会主义的理解包括这类常识，应该知道它们没几个能合乎逻辑。”

“我的机会主义代表哪种原则、方法好用就用哪种。这并不一定是为了结果，更主要的是我对于传统的原则充满不信任，所以，合乎传统的过程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乃至邪恶的。当然，我的灵魂中有结果论的部分，但是我不是因为对结果论的信仰而相信机会主义，更像是因为找不到正确的信仰而选择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所以不排斥结果论，就像我不排斥利益也不排斥价值一样。所以，我对于尝试有强烈的愿望。很多从未尝试过的思想、行为，只要风险不太大，为了自由也要试试。而一些尝试导致了很好的结果，所以，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结果论加强了我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情况从小就很让我困惑：既然社会有很多邪恶，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我不试着违反就难以感知它是否是邪恶，我违反就可能误伤正义，但是也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原则。这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弊病，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

“你可以试试纯逻辑主义，你现在只是把纯逻辑主义当作机会主义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这不对。”

“现在至少我更习惯经验主义。也许，纯逻辑主义更好、更对，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现实主义、结果论。我年纪已经不小了，能力也够高了，不知道还能工作几年。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冒险提高能力，而是保证在现有的能力下多工作一段时间。理想主义者只要有提高的空间就会努力提高，但是我并不那么急于提高。你追求最好、最正确，我追求一定安全性条件下的最好、最正确。我的方法有利于改善结果。当然，我的结果论和这个社会的结果论有很大差别，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我承认，如果为了无限大价值牺牲有限的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求你做。但是，既然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这有些难以决策。基本上，我倾向于逻辑、真理是万能的，只要改善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这只是倾向，而我也有一些结果论、现实主义的成分。虽然不多，但是，对涉及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的决策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不能强迫你是一个限制自由的壁垒，但是，我为什么要认为它更正确？总不能说因为法律、传统、道德。在我们的生活模式上，我觉得你错了，你又不肯接受，我不认为应该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所以，我做得不对但是从我的角度上仍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毕竟，我不应该为了不这么做而放弃我的机会主义信仰。”

由于我坚持留在这个问题中，她也开始困惑。其实，我也远远没有想明白。我不认为机会主义是真理，但是认为这是对探索真理很有用的方法。我的处境大概和当今科学一样，都是无法做到让信仰和方法合乎逻辑。阿梦摇了摇头，也许是不认同，也许是想不明白，“你什么都想试试，可能有一天会和我打得头破血流，那你还想不想试试？”

“那是不可能的。你下手总是有分寸的。至于我暴打你，那是不会出现的。”我心虚地看了她一眼。

“所以你才很想试试吧？”

我很不好意思，“我这种机会主义者似乎什么都想过。”

“其实，想象力也不会想不到暴打你。一个灵魂不邪恶应该建立在能想到但是判断后认为不应该做的基础上。否则，如果想到或者学到后就会邪恶，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不邪恶？怪想象力还是怪别人教坏了他？传递信息还要先深入了解一下你的人品？那有些网站的罪过就大了。”

“你这要求太高。话说你在暗示什么？”

“你竟然知道我在暗示？”

“这话难道不应该我说嘛？”

“我知道也不会错。你的机会主义抓住一个合乎利益的解释就有可能接受，不太考虑各种推理总体上的效果，有时会忽略一些不利的推理。我能想到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行为，但是肯定不会付诸实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实现不了我的理想，而你让我看到了希望的原因所在。”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会放弃抵抗？”

“挺矛盾的。我当时为了机会主义者的现实利益着想，没有反抗；但是，为了机会主义者的未来利益着想，我认为不应该纵容；我认为你应该为了理想主义者着想，再忍耐忍耐；我气愤的是你实际上根本没有努力忍耐；我也在想我是否对你要求太高了。最终没有反抗大约也是因为我的一个隐蔽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信仰：我们应该相爱，而不是相杀。只不过，它当时居然战胜了纯逻辑信仰，还是让我不知是喜是悲。”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想的。从你一贯的言行来看，还真看不出这个信仰。大概你不希望相杀，是真正的字面意思，只是你的从未暴露的底线。”

“我从不会坚决反抗你坚决想要的，你也不会坚决索取我坚决不想给的。两人相敬如宾，不做任何对方不愿意的事情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爱，因为他们更像是两个独立的人，是市场中的两个交易者。当然，世界上存在没有矛盾的爱，但是，我们肯定不算。甚至，我们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我们都太喜欢做对方不喜欢实际上却不错乃至正确的事情了。这甚至是件好事，帮助我们的灵魂纠正、削弱了各自的不少错误。矛盾的存在不能推导出我们不能相爱。同时，这种条件下，如果能太平无事很不合乎逻辑。逻辑上，一定存在一方认可但是另一方不认可的情况，甚至认为即使强迫对方仍然是对对方有利的情况。”

“至少有一种情况，而且，正好就是我们的情况。当双方都想追求真理，又都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是，也许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选择最终就可能正确。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些问

题。首先，无法证明另一条路到底行不行，甚至可能更好。其次，如果最后失败了，又该怎么办？当然，只要两个人相爱，这两种情况的责任都应该共同承担，不能因为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就要完全承担责任，那有违爱的本质。所以，也许应该把这视为一种决策机制。也许决策的结果不如一致同意，但是，犹豫不决又必须决策，这本身往往就预示着条件不好、决策难度大，所以，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价值。”

“你也不用太过纠结。首先，这没有违反多么重要的原则。我不会跟你夸大损失。其次，我对自己的原则没有那么大把握，它们可能有错。纯逻辑要求完全遏制细胞的偏好，但是，是不是应该立即做到我要求的程度，也不好说。也许，我当时过于热情了；也许，我现在是向邪恶屈服了。这就是一个难以决策的问题。如果说你做了不符合我的原则的事情就不对，我也肯定有违反你的原则的地方。也许，我的原则是真理，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下，过于坚持这一原则也许是错误的。当然，我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所以，既然我们相爱，大家可能都要牺牲一些原则。就像这次，我认为，至少，相爱的人之间不许做对方不愿做的事情不是真理。不过，你可以这样，我也可以。第三，我理解现实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价值所在，如果要求他们走在路上一定不能走错，他们在这个社会可能寸步难行，更加谈不上进步、实现理想。”

我抓住了重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要求我做出牺牲。”

“你已经强迫我，我还没有强迫你而已。”

我闻之色变：“你竟然真打算强……”

“闭嘴！”她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有时候真是臭不可闻。你过于倾向于接受他人的牺牲，甚至要求他人牺牲，但是，心安理得地执行个人主义。”

我不明白她的脸色为什么会出现一丝愧疚的表情，应该是错觉吧？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她的评价，“我从来就不知道你需要我做出什么牺牲，你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

“你这是在夸我没有暴力倾向？我想让你牺牲，可你往往是不愿牺牲的。我现在多牺牲一些未来你牺牲的时候我也可以更加心安理得，这让我的牺牲变得更合乎情理。当然，我在遏制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价值分析倾向，上面说的三点是更加合乎逻辑的理由。”

一方面，已经是深夜了，我头脑有些不清楚，不愿努力理解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在想着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说：“你应该有点暴力倾向。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口头的拒绝、批评，那么，不管我自己多么高尚，都难以避免我有时会肆无忌惮地欺负你获取利益。”

“不要过于贬低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至少不要低估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和重视理想的机会主义者，你应该属于这两类。缺乏理性和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按照自身的逻辑这时很容易犯错，但是，你并不会太容易犯错。当然，不犯错不是你擅长的领域，我不会以错误判断你，那是用负价值判断无限大价值。”

“犯错包括爱你？呃，的身体？”

她皱了皱眉，沉吟良久，咬着牙说：“不。”要不是我有膀子力气，肯定无法看到她的脸。

她一脸严肃，我不得不辛苦地效仿，“谢谢你给我留了一条生路。”机会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自己可能取得了划时代的医学发现：硫磺药皂可能有威尔钢的功效。但是，纯逻辑主义一脚把他们踢到了一边，他们痛陈不要失去这个机会，纯逻辑主义冷笑：这种机会无穷无尽，预期价值无限小，智人科学家可以浪费时间在这种课题上，我们没这份资本。他们认为这会错过很多知识。纯逻辑主义强调，信仰的更替必然有得有失，这次更替之所以是巨大的进步，不仅是因为得大于失，还因为这是能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唯一信仰。在改变信仰的过程中，很多知识的发现顺序会改变，正确的做法是先发现真理后发现技术，这样，甚至有利于避免让知识为邪恶所用。他们还想据理力争，奈何敏感处吃痛，“我今天为你化妆，你就这么不想看我？”

我赶忙睁眼，委屈地说，“有些瞎眼睛，也有些辣眼睛。”

她忍住笑意，“这是你要的。”

“我一向用于尝试并承担尝试的后果。”

“我和你一起承担。虽然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的感觉，就像不喜欢扮演的很多角色一样。但是，我现在也并不关心这些感觉，而是有了打开一个新天地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新颖还是身体的感觉新颖，又或者两者都有。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尝试的正确率或者说不错率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次效果也不错。虽然你在每个信仰上都是兼职，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做得比很多专业的做得还要好。这大概得益于你的因果推理能力，毕竟，一切信仰要做得好都需要这种能力。不过，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信仰、原则，请务必多加变化，不要在某一种上停留太久，习惯会成自然的。”

“但是你在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上似乎停留太久了。”

“我很有把握，而一切其它信仰都不能这么说。只要一切判断都需要逻辑，逻辑就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希望你能有更多时间停留在对逻辑乃至灵魂的信仰上。但是，不能太多，因为那样就会和我一样了。我在这地方也很矛盾。我也不知道你的这些我认为错误的信仰中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你确实有比我强的地方。我不会接受所谓实践出真知的谬论。这一定有什么必然合乎逻辑之处，只是我们还没有抓住。”

“我更喜欢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我从小到大从它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和价值。当然，我注意到了纯逻辑主义最近的成长速度很快。”

“虽然纯理性主义者不应该谈论利益。但是，我很好奇，你确定你从昨晚的行为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了吗？”

她这问题意外地难以回答，我绞尽脑汁只能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得到？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精转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她的笑让我根本分不清是生气还是高兴，“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是因为我们有某种莫名的联系，缘分？虽然我很难接受你的邪恶之

处，但是我也一定有邪恶之处而不自知。我觉得你最终会抵达正义。甚至，可能已经抵达了部分目的地，只不过，我把正义误判为邪恶，虽然可能性非常小。”

“说得好像你是巫婆一样。我不太信得过你那不合乎逻辑的直觉。”

“我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似乎从小我对真理、正义在哪里就有某种莫名的直觉。当然，错误率很高，只不过，我确实有感觉。而且，我的经验证明，我的感觉确实比其他人准确得多。也许，因此我才会选择成为理想主义者。”

“你过于信任这种直觉。”

“我知道这不合乎逻辑。这就像是你对自己的自信一样。一切自信都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对！基于逻辑地相信逻辑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自信。所以，作为一个纯理性主义者，我应该自信，你则不应该自信，除非你最终证明它们必然合乎逻辑。但是，我的逻辑推理能力不那么可靠。你在这方面虽然比我强，但是，没有正确的信仰，就不应该完全自信。”

我有些囧，“既然我们两个人什么都不一定正确，也许，我们就是两个庸人，就应该舒舒服服过日子。”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夜夜欢歌？你这种观点极不可靠，我相信你也不信。搞不清和完全无知是两回事，更不是无法合乎逻辑。所以，打死你你也不会真的那样。我不喜欢两个人戴着面具说话。”

“我知道，听老爷子说了未来社会的情况之后，你的理想更加坚定了。不过。我是机会主义者，只要有利的事情就不会完全排斥。我有时会想，咱们可以结婚生个孩子。”

“你不会不知道我是不婚主义者吧？两个人之间是否有爱只需要两个人自己确认，不需要他人参与。至于生孩子，看我的心情，至少现在不合适。”

“你太强势太强调灵魂。我有时想和你过温馨、甜蜜的世俗生活。”

“那种日子我们也曾有过。我并不觉得那格外值得留恋。既然智人社会中邪恶无所不在，我又怎么能感到多少温暖和甜蜜？把自己封闭得更严一些？似乎，你留恋的日子我未必能多给你多少，就像我留恋的日子你也给不了我多少一样。”

“满足你太难！”

大腿根吃痛，我痛苦地说，“你也太经验主义了。我是说，真理不可能像豆子一样，应该更像人参果，一生吃到一个就应该知足！你还想要多少？”

她被自己的错误搞得哭笑不得，“话虽如此，别说一个，就是十个我也还要下一个。”

“那你比二师兄贪婪多了。你追求的生活要求尽量让灵魂满意，我追求的生活是至少不能让细胞不满意，所以，我更重视减少灵魂和身体的矛盾，你则无所畏惧。”

“既然解放灵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甚至，推迟都是罪过。你总是想改造我。也许，你想的是让两个人沉迷于快乐，这样，灵魂之间的思想矛盾能减少，因为物质生活的比重可能增加。这种情况也许对利益有好处，但是对价值应该是不利的，所以，我现在还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老了的时候可以。”

“啊！我老了。”

“欠打！”

“按照我们的发现，爱必然意味着为对方着想，能够为对方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为对方放弃自己的欲望。你就没想过放弃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

“确实没有。对我们这种矛盾重重的灵魂而言，一方灵魂的削弱有助于让另一方的灵魂更舒畅。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另外，我不认为为了你的一些微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最核心价值是件好

事。我也不完全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爱才是最合乎逻辑的。但是我相信，为对方着想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如果两人为了利益而牺牲价值，这应该是错误的爱。”

“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大局、长远。”

“其实，你的格局有时候比我还大，就是起伏太大。”

“我很多时候只是个家庭煮夫。”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家庭煮夫。”

“承蒙夸奖，但是我不觉得这很了不起。”

“那换一句，智人中最伟大的人可能是家庭煮夫。”

我堵住了她的嘴，讲述着药皂可能的功效，她浅笑盈盈地拒绝考虑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拒绝让悲剧在她身上重演。我看了一阵，倒没觉得多么痛苦，但是，经验主义者有乐于分享经验的本能，甚至建议借鉴、积累经验，结果我这一大家子人都相当痛苦。经验主义者甚至还想指责阿梦轻视经验，大家为了活命，齐心协力将它封口。

无论如何，经过漫长而辛苦的拉锯战，第二次谈判大有收获。

第二十三章 真理学和业余研究

老爷子曾经说过，智能生物在吃饭方面的原则往往倾向于多元化、自由组合，甚至让计算机根据可食用材料随机建立菜谱，至少也是在已有的菜谱中随机选择。这基本上不是为了营养，而是为了遏制感官精益求精的倾向，遏制身体通过神经系统控制灵魂为身体着想的倾向。当然，也是为了感受、尝试更多可能性，毕竟，他们一生中吃东西的机会其实少于所有食物品种的数量。如果再过于集中，就必然导致有很多食物尝都没有尝过。智人更重视把美食尽量多吃几次，认为这样才算没有虚度一生、荒废生命。灵魂生物对此嗤之以鼻。

我们商定，以后将以自由组合的方式主要进食方式。在我的帮助下，阿梦早餐就端出来了现成的果汁、豆浆、牛奶、酸奶、奶酪、面包、馒头、饼干、干果、火腿，还用烤箱烤了一个拼盘，有地瓜、玉米、蘑菇、鸡翅、胡萝卜，果酱、调味料自选，水果自取。这并不需要多少精力，却有大餐的感觉。功利主义者觉得还不错，不说营养多么好，至少选择够多永远谈不上受罪。阿梦那责备的目光显然是发现了我的吃法违背了初衷，不过，阿正明显比我挑食得多，所以，她没时间针对我。

阿梦说起了家庭煮夫，老爷子说："做了，哪怕只是可能做了，人类最有价值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收入，这种怪现状之诡异需要跳出智人社会这个现实才能看得出来。人类创造这么多职业，这么多人在工作，可是，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很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工作甚至无法给他的职业分类的人干出来的。"

阿正插话说："可以属于其它。"大家笑了起来。

老爷子说："这事在宇宙中传开能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经典笑话，关键在于这具备了两个要素：和真理有关，还是真事。"

阿梦说："智人经常抱怨报酬、交易的不公平。可是，智人社会的最不公平之处其实是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极少数人几乎总是只能获取微薄的报酬，乃至没有报酬。这种荒唐已经变得有些可笑而非可恨了。智人社会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大多数人的声音，却听不到最有价值、最合乎逻辑的声音。"

我说："智人社会有大量的研究人员、经费、研究方向，但是在研究真理的正确方向上几乎没有投入任何人力物力，结果，却还能从正确的方向拿到了若干真理。这是最诡异的地方，完全不合乎概率。这也体现了科研制度的邪恶。即使从经验上看，历史上出现的业余科学家并不少。甚至牛顿、达尔文在获得教职之前的研究工作也是业余研究。但是，业余研究和专业研究在获得资助方面过于不成比例，完全和业余研究的贡献不符。在人类并没有把握已经建立最好的研究制度的条件下，把宝完全压在专业研究上是不理性的。如果人类知识的

总价值中业余研究贡献了 10%，是否也应该将 10%的研究经费用于支持业余研究呢？”

老爷子说：“这和宇宙中很多不幸的文明相比真是匪夷所思。我听说过有的文明相信存在真理，努力研究了几万年几十万年才发现真理。地球文明充其量研究了几千年，在主要研究方向全部错误的条件下居然找到了真理。你们管这叫作狗屎运吧？”

我说：“大概，那些文明比较有纪律，缺少我们这类特立独行的人。”

阿梦问：“你们觉得智人的问题出在哪里？”

老爷子说：“肯定是对真理的漠视，这包括不相信它的存在，不相信能发现真理。”

我说：“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这类信仰也是重要原因。当然，与之相关的是报酬机制。研究真理无法获得多少利益，毕竟，真理是免费的，没有关于真理的专利制度。”

老爷子说：“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你们有很多门并驾齐驱的科学。可是，逻辑生物只有一门，就是真理。但是，你们反而没有这门科学。我们也有一些其它知识，更像是你们现在的学科，但是，地位远远不如真理，可以视为真理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我说：“确实，应该将真理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以叫真理学。没有真理学就是没有专门研究价值无限大的知识的学科。人类没有建立真理学也许是因为不相信真理、不相信能发现真理、不相信真理是横跨所有科学的普遍性知识。”

阿梦说：“也许，就是因为真理是无法通过经验主义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现的，因为积累经验、和经验相符都是无止境的。”

我说：“无论如何，没有真理学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虽然很多学科都涉及真理，但是，真理的部分在这些学科中往往都不是最重要的。例如，物理学并不关心宇宙的本原，而是忙于解释宇宙中各种现象；逻辑学仍然倾向于从经验中发现逻辑规律，而不是依靠逻

辑本身去发现最合乎逻辑的逻辑规则。其次，没有学科就难以实现知识的积累、重组。人类关于真理的零星知识散布在哲学、物理学、逻辑学、数学乃至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中，缺少互动。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下，好的真理学研究必然是横跨多个具体学科的，要做好难度太大。第三，真理学本来应该获得最大的投入，没有真理学，对真理的投资往往都被缺乏价值的研究项目分流了，甚至，被用于研究邪恶。第四，没有真理学这门科学，也就没有相关的期刊，这种难以划分学科的论文也就难以发表。第五，专业学者要获得就业机会就必然要在现有的某一个专业中获得优势。但是，真正研究真理的人在任何一个现有学科中都可能没有优势。所以，为了获得学位、找到工作，他除了要具备真理方面的知识以外，还不得不学习某一门学科中的价值不大的知识。甚至，即使在某一门学科中有优势，也可能由于真理这一怪异的研究方向而处于弱势地位。”

阿梦说：“业余研究真理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学习价值不大乃至负价值的知识。专业研究需要学习的不重要知识太多了，大学还不够，还要研究生、博士生，等到毕业了，研究的黄金时间也已经过去不少了。芳芳的理论是，要尽早开始研究。他最初的主要理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成功。但是，这太功利主义。我更喜欢他的其它一些理由，如可以有更大的犯错余地，可以经受住多次失败；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提高研究能力，进而超过之前的最高能力；甚至，在能力取得领先之后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取得更多发现。他早就怀疑，不仅这个社会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这个社会的科学家也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真理的最佳方法、最佳信仰。现在看来，他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导师？既然导师没有正确的信仰、方法，自己认真研究最好的信仰和研究方法可能要比跟着任何一名导师都要好。与其跟着邪恶，不如努力不邪恶。况且，跟着导师还往往要辅助他人做自己没兴趣的没什么价值的工作，却要牺牲自己喜欢的有无限大价值的工作。所以，要获得报酬、研究经费、社会地位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也许，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会做，但是我们认为弊远远大于利。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报酬、工作，我们要的是真理，而这种研究环境

下选择专业研究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照现有的经验来看，必然意味着失败。”

阿正说：“真没想到研究真理如此困难。我原来以为研究生、博士很好、很厉害。”

阿梦说：“幸运的是，我很早就猜测真理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芳芳还从爱因斯坦的一些言论中找到了一些支持。爱因斯坦曾经对不支持相对论的实验表示质疑，而且最终证明他是对的。我们要找那种一旦发现就一定对的理论，不需要经验验证。现在看来，纯逻辑的真理就合乎这一标准。专业学者不相信有这样的理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真理；我们相信，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真理。对逻辑的信仰是必然正确的，人是且只是灵魂、宇宙是逻辑世界都是必然正确的。所以，对真理的预判很重要。如果真理真的需要从实验中发现，甚至，只能从回旋加速器那样庞大的设备中发现，业余研究也就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也只好捏着鼻子去找个导师了。”

老爷子说：“我来到这个时代首先就去查阅了一下你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被不少人视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你们受到了他的影响？”

我说：“确实。我们是读爱因斯坦传记后产生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我重视分析爱因斯坦的行为，以此寻找好的研究方法。我们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加强自学能力、有选择地学习知识、尽早学习科学前沿的知识、尽早自行发现研究课题、尽早开始研究等方法。此外，阿梦很重视爱因斯坦对想象力的强调。不论想象力是否比因果推理能力更重要，我认为她早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我们都受到了他的业余研究经历的影响。这导致我去分析专业研究和业余研究的利弊。甚至，我们最初对于如何发展能力很不确定，就设计出了模仿爱因斯坦的方法。只要是他做过乃至经常做的事，我们都会重视。这也是我认真分析他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甚至，我还以他的进展速度为标尺。他在 16 岁就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实验，我做出了努力，但是 16 岁的时候没有做到。为此，我沮丧过，但是，我在 18 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课题。”

阿梦说：“其实，我认为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课题，并且开始了研究，只不过，你碍于经验主义没有发现而已。你通过分析爱因斯坦的行为寻找好的思维方法，稍后，还自己设计、改善思维方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究，甚至就是在研究真理。我一直认为你在研究方面极为优秀，要不是你极为反对天才的存在，我肯定会称你为天才。”

老爷子似乎很感兴趣，“模仿爱因斯坦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说：“按照传统观念、绝大多数人的经验，天才、运气这类不可控的、非理性的因素必然在研究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太渴望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能接受这种不可控性。所以，我假设研究过程也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是逻辑推理适用的领域。这种研究过程和具体的专业知识无关，而是涉及课题的价值和难度、方法的优越性、目标的高低、付出的努力等变量。后来我将这门学科称为追求科学，因为其涉及如何用最好的方法追求最好的目标，也因为这是在追求科学理论的目的之下产生的学科。我曾经挣扎了很长时间，在逻辑推理的支持下，用我的经验主义推理和传统的经验主义推理相对抗。一方面，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研究很有价值的课题有很高的成功率，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一生甚至不敢研究有价值的课题，成功率也很低。相信前者就要否定后者，这在我小时候是很困难的决定。”

阿梦说：“研究就像是下围棋，水平相近的人胜败靠运气，差不多同样努力、方法也差不多的人可以说水平靠天分。但是，如果一方水平明显更高，就不需要运气；如果一方有更好的方法，如接受高水平 AI 的训练，就不需要天分。”

我说：“我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犹豫不决，始终倾向于前者更合乎逻辑，然而又找不出前者究竟是依靠什么而获得了高得多的研究效率。所以，我就想出了模仿这一方法。我尽量模仿最优秀科学家的行为，这样，无论他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我至少能不错过。这是我很多关键思想的开端。例如，这是对经验、传统、多数人产生怀疑的开始；这是对逻辑的信心的一次飞跃；这是我通过逻辑思考提出的第

一个方法；甚至，这是无所顾忌的机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端，因为我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抛弃了这么多当初被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现在，我确信，能力的形成、增长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不能积累较高的能力，所以，研究不仅容易出错，无法研究最有价值的课题，成功也往往是侥幸的。”

“那你现在是如何解释极少数科学家在重要研究成果中占据极大份额这件事的？”

“绝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研究的关键，所以能力相对低下，极少数人有意无意地获得了一些能力的关键提升，从而使能力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如果将一个社会在一个领域的最高能力视为一个阈值，难度在该能力以上的问题基本上会是无解的，难度在该能力以下的有价值的课题则是竞争激烈的。所以，绝大多数科学家只能在阈值以下竞争，而且，有价值的课题往往容易出现竞争激烈的场面。但是，一旦有人能力超出了阈值，他就能长时间地扫荡难度在阈值和他的能力之间的课题，而且没有竞争。甚至，他可以挑挑拣拣，挑选其中最有价值的课题、更感兴趣的课题、自己更擅长的课题，等等。只要他继续研究，就能不断收割成果。这就是顶尖研究人员的成就让人匪夷所思的关键。进而，我发现，现在的科研体系是让人跟着导师学习，这很不合乎逻辑。”

阿梦说：“学习这种方式是不利于超越的。成为顶尖研究人员的关键是超出他人的能力，主要靠跟着别人学是怎么回事？成为顶尖研究人员的关键是超出他人的能力，跟着别人学是怎么回事？何况，是跟着排名几千几万的人学？”

我说：“即使是所谓好学生，超越导师的能力都不容易，超越阈值能力更是概率极小。虽然自己创建能力、突破阈值的过程很辛苦，但是，只要能做到，报酬也很丰厚。当然，这又和目标有关，如果目标是学位、职称、工资等利益，传统方法最省事；如果目标是真理、价值最大化，传统方法几乎没有任何希望。”

阿梦问："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科学家，鼎盛时期往往也不长，就像是爱因斯坦，并不能实现长时间地自由扫荡。"

我说："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衰老是一个原因。甚至，与体力的下降不同，脑力也许从四十多岁就会开始下降，古代甚至可能从三十多岁就开始下降。所以，相对而言，我很不重视老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其他人的能力赶上来也是一个原因。在成果发表之后，只要获得其他研究人员的重视，都会导致一部分优势的丧失，如果其他研究人员有自己的优势，甚至会被反超。还有一个原因是成功之后开始享受生活，不想努力研究了。"

阿梦给我夹了两块鸡翅，"现在的科研工作吃香，部分就在于这不是青春饭。你要保护好身体，不要放纵自己。"

这也不放过我？我面不改色，"好！我以后要坐等幸福掉下来。不过，我可不想工作到老。虽然牛顿晚年想赚钱、研究神学受到很多嘲笑，我反而认为这可能是他多少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可能就没有认识到。我年纪大了宁愿做荒唐事，也不会做继续研究这种傻事。"

我耳朵突然一疼，"你大概又在想如何追回失去的青春吧？"

"怎么可能？我的青春都被你消费光了。"一片抹好的面包粘到了我的脸上，我摘下来咬了一口，奶酪蓝莓花生酱，不错，"别影响我。重视老年科学家是学术界保守、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虽然不如上述因素那么关键，也是智人无法发现真理的一个因素。"

阿正说："我觉得现在讨论真理时机不成熟，似乎，很少有人说对真理了解多少。"

我说："有这种感觉的人大概都是经验主义者。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研究真理，根本不需要什么时机。最简单的真理简单得要命，难度完全在于克服邪恶的经验主义。当然，研究真理的最高目标很难达到，那应该是从一个最可靠的知识，也就是信仰，推导出所有的正确知识。也许，只有逻辑世界本身才有那种能力。通常，经验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会对真理有任何奢求。我是以现实的经验作为基础，将

现实的目标永远放在眼前，我跟着现实的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我没有最终的目标，但是相信走到了最终的目标那里我会认出目标。我觉得这样推导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更可信。阿梦是想在初期就大致找到最终的目标，她那种方法来无踪去无影，却要让我相信那样更正确、更好。我认为这无论如何不具有说服力。但是，她给出的一些结果又让我觉得确实不错甚至就是正确的。尽管也有很多错误的，但是，至少足以让我接受双方平等合作。当然完全相信她的方法还是不可能的。”

阿正问：“你们研究出真理为什么面向大众。为什么不面向科学家写论文？”

我说：“当然是科学家不愿接受。经验主义者也许在进行了传统的尝试之后就此罢手，对此会为此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把论文发表了，不论他们是否接受，我都完成了我的使命；或者，真理是科学家的使命，不是我这个小老百姓的；或者，我只负责研究，不管宣传；我能力有限，等等。但是，纯理性主义者不是这么推理的，他们会说：只要真理还没有全被发现，还没有完全被接受，我就要尽可能多做些事，哪怕要面对未知的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挑战，哪怕我人微言轻，哪怕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当然，更大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的经验主义观点，他们拒绝的经验主义理由也很多，例如：这不合乎传统的理论；不合乎传统的论文要求；某些地方有错误，尽管和真理无关；格式文字未达标准；我只负责这个，其它和我无关，等等。他们从不理性地看这个问题：这是否是拒绝真理的充分理由，甚至根本不应该考虑这些理由。”

阿梦说：“你说的太温柔了。应该这么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如果科学家是混蛋，全人类是否就应该跟着一起混蛋？”

这话让我们都目瞪口呆。我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粗鲁仙子有着惊人的诱惑力。我肯定不爱粗鲁，难道是喜欢这种蛮横地表达正确思想的方式？

第二十四章 科学是另一种神学

阿梦大约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虽然有些羞涩，但是倔强地继续下去，“不当混蛋是不是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和追求？几百年前，智人因为相信神，因此伴随着混蛋的教士们一起当混蛋，相信神学放弃科学；现在，智人因为相信经验主义，再次伴随着混蛋的科学家们一起当混蛋，相信科学放弃真理。因为智人归根到底是相信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所以，智人因为神学的好处而接受了错误的神学；现在，智人再次因为科学的好处接受了错误的科学。智人曾经因为相信利益害怕痛苦而相信能安抚灵魂的神学，因为相信经验而相信可以解释经验的科学，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最可信的逻辑并进而相信最合乎逻辑的真理学？如此下去，智人什么时候才能不混蛋？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发展下去都只能是邪恶，而不是真理，尽管它们都自称是在追求真理，神学如此，科学亦如此，最终只会阻碍比它们更合乎逻辑的研究方向，阻止更合乎逻辑的知识问世。仔细看看，哪一门科学里面没有邪恶的影子？生物学、医学、经济学、哲学、物理学……”

突然，她一声尖叫：“啊！沐方！”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有点快要啃到骨头了。看到阿梦恼羞成怒的样子，想到她刚才正气凛然的样子，我直觉地认为她要为毁容之恨而大义灭亲，压力之下灵光乍现，“也许，真理学也是错误的，因为那等于是承认真理从属于科学，就像以前认为真理从属于神学一样。就应该像逻辑生物那样，将它独一无二地命名为真理。真理只是和其它学科并列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是把真理当作一个学科，又不能取缔其它学科作为学科的地位，价值无限的真理就会和无数价值有限的学科并列，无法得到足够的师生、资金等投入。科学取代神学之后，几乎剥夺了神学的所有研发力量。现在，真理也应该剥夺绝大部分资源，因为必须要强调无限大价值和有限大价值之间的区别。之后，真理会有很多研究方向，如信仰、方法、微观宏观结构，等等，就像科学分化为很多学科一样。但是，与科学不同，因为真理强调第一知识的正确性，这种划分不会再出现颠

覆性的改变。我认为，人类所有研发力量中，真理至少应该独占百分之八九十，与真理无关的科学技术艺术等次要学科最多能占到 20%。如果将真理命名为真理学，是得不到这么多资源的。世上只能有一门核心的科学，因为只有唯一的真理。”

阿梦笑眯眯地说：“这么不禁吓！还是我了解你，压力才是动力。要不要再来一口？”我喜出望外地盯着她的脸，她愤怒地掷出鸡翅。因为差之千里，其他人大概认为是她无意命中，但是我认为她是在尝试鸡翅牌回旋飞镖。我们曾经饶有兴趣地研究让鸡翅回旋飞，可惜，我们都不是坚定的经验主义天才。尽管我们坚信适当的加工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能，烧烤应该不在其中。

阿正不满地说：“你们的推理未必有多少价值。无神论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无科学论则还没有被证实。”

我说：“如果你要的是经验主义的证实，比如历史，还不如先看看经验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信仰。重点应该在神学、科学的经验主义推理过程必然错误，无论结论是否正确。所以，他们需要第三方验证，但是，经验并不是合格的第三方，因此，只要推理方法错误，推理过程就必然错误，即使是得到经验验证仍然有很高的错误率。只要采用经验主义论证，过程都必然是错误的。而纯逻辑的推理只要过程正确，就能保证先验正确、必然正确。当然，需要怀疑自己的推理能力，所以，要用纯逻辑推理来检查、验证推理的正确性。经验主义的无神论者会说没人见到神，一切这类经验都存在漏洞，但是，这无法合乎逻辑。你的信仰一定要让你看到？大概经验主义者也是这么对待实在的，只能接受物质、意识这类可以通过感官、神经系统感知的存在，不能接受完全抽象化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有神论者有着一样的推理错误。例如，如果不信神就要吃亏、下地狱、得不到神的祝福。换句话说，如果有什么物种能让人下地狱，你就一定要信它？这不是奴才吗？或者说，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好处你就不相信？那么，这些人还是信仰利益、功利主义而不是神本身。如果神有理智，就会说，如果你因为害怕惩罚、趋向于从众、喜欢我的力量和祝福而以我为信仰，他日，你也可能因为这些原因而离我而去。相信科学的人的经验

主义理由和相信神是差不多的，主要是为了利益。尽管尽量合乎经验比之前为了灵魂的安宁有所进步，但是，仍然不是最合乎逻辑。最合乎逻辑才是最合乎逻辑的知识判断标准。”

阿梦说：“你什么时候还研究起神来了？”

我说：“因为我发现自己有些像对神一样对你，对我这样的有些极端的理科生而言，肯定要想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不能不相信你。我发现，这和信神有类似之处。虽然我对你的信仰有些无法合乎逻辑，有些不坚定，甚至有亵渎神灵的行为，但是，确实是一种信仰。因此，我开始思考如果有神，神会怎么做。不知道这算不算神生哲学，而且是先验的神生哲学。我的结论是，神如果自己想要成为必然的、永久的存在，要让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够相信自己对此的逻辑推理，就必须让推理和推理的判据必然合乎逻辑。经验、利益都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判据，以此做出的推理自然也无法必然合乎逻辑。所以，神不仅自己要合乎逻辑，也会要求信徒合乎逻辑。这样的神并不一定是为了利益，因为神也要面对自己是灵魂还是外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智人向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的进化过程就是成神的过程。”

阿梦说：“所以，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也许世上真有一种相信纯逻辑的逻辑生物关注、影响着人类，也许宇宙是某种逻辑生物模仿逻辑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系统，那么，对智人来说，这样的逻辑生物就是神、造物主。这样的逻辑生物肯定是友非敌，会支持人类成为逻辑生物，成为和自己平等的神。至于智人相信的那些神，不仅不相信逻辑而且将人类视为它们的奴仆，它们即使存在人类也应该从他们的控制之下努力解放自己。”

我说：“我们眼中的智人信仰就和智人看纯逻辑信仰一样怪异。他们认为纯逻辑信仰无法合乎各种经验，我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无法合乎各种逻辑推理。甚至，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合乎逻辑的来源。至少，我相信阿梦还有个必然合乎逻辑的来源，因为她相信逻辑。我很好奇，信徒们就不想想神要相信什么？那些智慧、无所不能的神，究竟信不信逻辑。如果不信，为什么还要向信徒讲道理？如果信，为什么

不让信徒和自己有相同的信仰？如果自己明明知道逻辑是更好的信仰，却要求信徒们相信自己，这算不算欺骗？”

老爷子说：“我们去一些落后的文明经常被视为奇异现象，当成神迹。”

我说：“人类一向喜欢落井下石。各种神学并不是一无是处。一些神学关注对灵魂的改造，尽管改造的方法并不正确。它们借助经验发现、推广了诚实、平等待人等很有价值的命题。它们的主要错误在于仍然是经验主义地帮助灵魂，如通过建筑、艺术、仪式激发人类对美好灵魂、天堂的向往，而没有纯逻辑地帮助灵魂，如解放灵魂、认识宇宙。科学也远远不是完美无缺。至少，在涉及人的科学领域内，由于人类没有接受人是且只是灵魂这一基本命题，人类没有发现什么真理，导致所谓社会经验基本可以视为邪恶的经验。而一旦接受这一命题，信仰就不会是经验，不会由经验决定，科学的基础就必然不能是经验的。现代科学习惯于攻击神学无法解释经验，但是也隐瞒了科学无法改善灵魂这一弊病。按照科学，改善灵魂只能依靠教育、惩罚。但是，这些所谓科学的经验主义方式不仅无法保证人一定接受改造，也无法保证向着正确的方向改造。甚至，按照经验主义，应该说经验已经证明教育和惩罚甚至无法保证改善灵魂，更不要说让灵魂最佳。这都是因为经验科学只能描述现象，最多简化这种描述，而无法发现真理。甚至，即使是经验主义的描述，科学也无法给出哪种描述是最正确的，为什么这种描述是最正确的，因为总是可能存在更接近于经验的理论。同样的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动机、因果关系，而经验无法将导致类似现象的不同理论区分开来。所以，仅仅只是提高一点精确度都可能让理论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广义相对论那样。”

阿梦不确定地说：“你是说，人类在无知之后，先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神学统治，然后经历了几百年的科学统治，现在要变为真理统治？”

我说：“未来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的信仰导致的新的研究体制是这一转变的一个关键。关键在于剔除对邪恶的支持。将研究邪恶的资源转而用于研究真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所有邪恶

的学科都会抵抗。甚至，不邪恶的学科也会抵抗，因为研究真理不仅会没收邪恶的资源，也会排挤不那么有价值的研究。这个重建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是，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

阿正说：“这种循环岂不是无穷无尽？”

我说：“只要逻辑是必要的，最逻辑的就必然是最终的。所以，这种循环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由于逻辑推理的无限性，任何逻辑以外的信仰都会随着不断的推理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就像神学和科学一样。它们最初兴起的时候，往往是因为给人类提供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当它们成为信仰之后，当人类开始不加区分地接受它们的一切结论的时候，就逐渐暴露出邪恶的一面。只有最正确的信仰才能永远正确，才不会有这种弊病。”

阿梦说：“通过建立某种对善的信仰而为灵魂提供支持并不算大错，但是，由于各种神都不是逻辑，就必然推导出谬论。科学也是一样。希望更好地认识、描述宇宙并不算大错，但是，推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错误。”

我说：“即使是追求对现象的准确描述和预测，都可能是极大的邪恶。例如，为了使经济准确地运行，智人提出了计划经济。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虽然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我坚信宇宙不是一个按照某种计划运行的系统，不是一个可以对未来做出完全准确的预测的系统，同样，历史也不可能被完全准确地预测，我们能做到的预测已经是极好的预测了。”

老爷子说：“你的信仰我听得都晕，阿梦，宇宙的非计划性，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纯逻辑，我相信你自己都数不过来。”

“没关系，除了你和阿梦以外，地球上没人能说清自己的信仰。我为自己的信仰没有太大的错误找到了一些理由。我不会像神学、科学那样极端相信某个信仰。他们推理到极端的结论仍然深信不疑，明明已经陷入泥沼仍然因为传统、习惯而相信自己走在康庄大道上。我则会频频用逻辑反思。很多人以为自己相信科学、神学，实际上只是

相信利益。我不认为现在的科学对人类是利大于弊，而最大的弊病集中在人文科学领域。这里，科学家们研究了大量的邪恶和没有多少价值的学问。例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博弈理论很有价值，对于市场交易做出了很多好的解释和预测。但是，人类的市场交易机制很可能就是邪恶的，至少我不认为讨价还价、投机、操纵价格、垄断等是正义的。当然，这么说有些经验主义。从纯逻辑的角度去理解，博弈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例如，游戏的参与者不能相互交流信息。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系统内应该是任何两个命题都可以相互交流，就像宇宙中任何物质之间都有相互作用。甚至，不同的相互作用共存意味着有多种信息交流模式共存。此外，假设游戏的参与者有理性，但是，理性的玩家怎么可能不去质疑不能交流信息是邪恶的？这大概就像智人不怀疑传统、习惯一样。”

阿正说：“可是，人人都觉得科学比神学好。”

我说：“关键就在于这个比字。这说明它只是相对好，至少很可能不是绝对好。而人类现在对待科学的样子就像是它已经是绝对最好一样。如果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去证明最好，就要对任何两个可能性都两两相比。即使传递性成立，也要进行无数次比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用比较的方法去发现真理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拒绝接受这种方法。另外，还要注意一点：逻辑推理的顺序很重要。如果因为合乎经验而相信科学，你相信的就是经验，而不是科学；如果因为对经验科学的信仰而相信经验，这才是相信科学；如果因为神学能带来心灵的宁静，让人更快乐，那就是以利益为信仰，并不是以神为信仰。当然，可以在通过一个错误的信仰建立新的信仰后抛弃原来的信仰。但是，仍然要为新的信仰找到理由，通常，这是因为新的信仰比旧的信仰更合乎逻辑。但是，无论是神学、科学，还是经验、利益，都无法合乎逻辑。所以，科学和神学这两种信仰本身都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证明自身；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信仰，很可能是邪恶的信仰。而一旦纯逻辑主义证明了经验主义的邪恶，科学就是必然邪恶的信仰。神学的错误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善灵魂是错误的目标，只不过，不能以此为最终目标。否则，就会不择手段地改善灵魂。只有

最正确的目标、信仰才能不择手段。例如，对逻辑的信仰已经足以排斥经验主义等邪恶的手段。纯逻辑主义实际上是兼顾了改善灵魂和合乎经验。由于逻辑是最根本的实在，宇宙就是各种逻辑推理组成的，用逻辑推理去研究逻辑推理自然是合乎逻辑的方法。这要比说服自己去相信经验合理得多。至于逻辑推理的规律是否可能解释那么多自然科学的规律，并不是建立信仰时应该考虑的因素。如果一定要兼顾未来，不妨相信逻辑是无所不能的。”

阿梦说：“神学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神学基本上仍然是经验主义的。科学成功地发现了一些规律解释了一些经验，但是既无法合乎逻辑地解决信仰、方法、制度等最重要的问题；也不能解答次一级的问题，如为什么会有科学所发现的这些规律。科学和神学都包含理性，但是都是不完全的理性，建立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基础之上，仅仅把理性作为工具。既然相信理性，就要相信它能尽量多、尽量合乎逻辑地解答问题，而且，越是基本、重要的问题，越应该存在必然合乎逻辑的答案，而绝不能将基本问题交给逻辑以外的方法。这正是纯逻辑的强大之处。”

阿正说：“问个简单的问题，智人相信灵魂往往是为了利益，为了有来世，可能就是怕死，这种灵魂和你们说的灵魂很不一样。”

阿梦说：“应该说目的不同，当然结果也不同，而不能说完全不一样。智人就像是从错误的研究方向发现了灵魂，对其价值有错误的认识，反而没有意识到正确的价值所在。人是且只是灵魂的原因、动机不是为了来世、永生。即使拥有这一信仰并不能导致永生、成功解放灵魂，也不会因为利益受损而影响到这一信仰。当然，它和永生有关，但是不需要承认人死了还有灵魂，也不需要认为人死了一定没有灵魂，那是另一个科学问题。下辈子投胎这种观点其实是想着下辈子找个好主人家里去做奴隶，是卑贱的生命才会有的理想。有尊严的生命想的应该是永远地解放自己。智人在涉及利益的问题上，最难做到的就是理性、客观。他们一向喜欢麻痹自己，所谓醉生梦死、来生来世，都是为了眼前利益不惜牺牲理性的标志。只要能骗得自己的灵魂

觉得现在一切都好，就万事大吉，哪怕自己是奴隶，也不妨碍把自己想象为奴隶主甚至国王。”

阿正说：“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开始觉得人类的传统思想中有太多太多东西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推理，而不管利益是否合乎逻辑。只是，做不到拒绝利益拥抱价值。”

阿梦说：“没必要因此自卑，芳芳说不定还不如你。”我对这种没大没小的言论以没大没小的方式表达了不满，阿梦揉着屁股继续说：“反正，除了纯逻辑主义，其它信仰在基本问题上的逻辑都十分混乱。如果真的彻底考虑利益，至少也要让利益最大化，但是，智人很少这么干。其实，如果总是考虑净利最大，会对无限大利益重视得多，不会过于关注自己的或者是当前的利益，而智人往往是要求兼顾自己和当前这两大要素，不邪恶才是怪事。如果真是追求无限长时间的净利最大，哪怕是自己的利益，智人都很有可能意识到追求利益的不足，认识到解放灵魂的无限大价值，认识到智人此前一切生活、工作的渺小。”

老爷子说：“智人为了利益甚至能发明出自尊心这种东西，这和尊重真理毫无关系，纯粹是通过尊重自己而获利，即使是在尊重邪恶也毫不在意。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最智慧、最有正义感的，现在的社会接近于最好，传统基本上是正确的，人类的外形是最美的，等等。这些都只有经验主义的证据，而且，并不是没有相反的经验主义证据。”

阿正说：“我知道教会对进化论道歉的事情，真要是如你们所说，科学也会道歉吗？”

阿梦说：“道歉？我认为科学和神学都应该认罪！因为他们杀了太多的人，给智人带来利益的同时牺牲了太多的价值。当然，他们违反的不是法律，而是先验的正义。科学家实施了很多有组织的犯罪，远远不止于拒绝真理：民众投入的大量经费被他们浪费在有限的价值，甚至是负的价值之上；交给他们的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经过长期、科学的训练，绝大多数都去为邪恶卖命；利用自己掌控的各种力

量，以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排斥包括真理在内的其它思想。其实，这样的证据早就有。科学为什么只发现炸药、原子弹而不能发现正确的信仰、人生原则？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拒绝将炸药用于邪恶目的的人？科学给出的理由是灵魂不是科学的范畴。为什么它有这个权利而杀人犯不能说自己不能掌控内心？所谓利大于弊是荒谬的理由。科学家要是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惩罚这样的科学家就应该更问心无愧。当然，我认为智人社会是由罪犯组成的社会，至少，应该无权惩罚轻罪。至于科学的犯罪算不算重，和神职人员中世纪的犯罪相比孰轻孰重，那不是纯逻辑主义者研究的问题。”

我们都有些震惊。阿正问：“科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社会才能这么快速地发展。何况，他们的工作至少比不研究科学的人更有价值吧？”

阿梦说：“再强调一遍，讨论真理不要比较。而且，你的论据也存在弊病。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研究几乎没什么价值，经验主义者会说平庸才是研究人员正常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经验却表明，追求理性的人所蕴含的能量简直就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且，专业的科研机构掌握着善恶、真假的裁判权。这些问题上的误判无疑是极大的犯罪，至少，有可能抵消他们创造的价值。科学的价值也并不全部来自于当代的专业科学家，很多是来自于以往的研究乃至业余研究。混淆两者的差别会夸大现代科学制度的成果。另外，你认为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比当时的普通人更坏吗？科学家的位置决定了他们有更大的责任。至少，对理性的科学家而言，他们有严重的渎职罪，没有理性地对待研究工作、自己的信仰。以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当然，一些科学家会说自己的使命是经验主义地对待科学，这就是信仰邪恶。我认为，通常情况下，信仰邪恶应该比渎职罪恶更大。总不能在正确的信仰上做得不够好反而比不信正确的信仰罪恶更大吧？”

直觉告诉我，这是高级的、艺术的脸上贴金！科学素养使我研究起她的脸，看到眼睫毛上香喷喷的异物之后，几乎从不助人的我也伸出了舌头。智人对眼睛利益的条件反射式的保护是极端而危险的，几

乎从来和价值无关。不仅伤害了我的眼睛，一桌子食物也被打翻在地，经验主义地证明了合乎逻辑的早餐也是有弊病的……

第二十五章 从追求真理到追求方法

阿梦给了我一个煮鸡蛋，让我在眼睛上揉揉，同时，建议大家去阳台上晒晒太阳。我怀疑这是以展示熊猫为动机施加的报复。虽然我看不到其他人的反应，但是，欢声笑语中我认为他们都在嘲笑我。这让我动了反击的小心思，甚至连我对经验主义的信心都有所增强。我以经验主义的推理对阿梦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做出了经验主义的反应，甚至想要相信经验主义。这大概就是智人社会典型的错进错出，或者说，邪恶进邪恶出。

老爷子出人意料地开启了话题，“我经常听你们说起追求、追求方法、思维研究方法。对研究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研究应该不容易，至少，经验主义者很难积累到足够的数据、经验。而且，对研究的研究像个滚雪球放大的过程，随着新方法的出现和应用，会有新的现象，从而产生进一步的结果。”

阿梦说：“所以，方法不会像信仰那样只有很少的真理，而是有很多真理。这大概也是逻辑能够通过推理无限复杂地创造逻辑世界的一个证明，从一个真理开始的推理方向不是唯一的，会不断分岔成为很多真理。真理不仅有真理的属性，也有研究真理的方法，这就有了从一生多的机制。”

我说：“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这一研究很正常。灵魂必然要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思维，也就是追求逻辑最大。而追求最大必然对方法、行为有很多限制。这些限制中必然有一些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永恒的，所以，必然包含真理。另一方面，我总说社会是邪恶的，但是，一个灵魂降生，难道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完美无缺上？如果和魔鬼生活在一起就做魔鬼？那可不行。所以，我就是把自己当作第一

个人，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检查自己降生在天堂、贼窝还是地狱，如果环境不完美可能有哪些不足，我应该着手解决哪些问题，等等。所以，灵魂一出现就应该是一个大忙人。当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个灵魂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自然会对之前的灵魂不满。那些灵魂甚至不检查一下自己降生的环境？那么，他们做魔鬼难道还不能让人批评了？还要让后人跟着做魔鬼？还要后人夸奖他们德才兼备？如果说一个灵魂是一些推理的组合，推理价值低、错误率高的灵魂就应该被认为品质差。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智人的灵魂品质实在太差。至少，我发现在寻找真理这个过程中，前人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帮助，在研究方法上甚至是空白。所以，我没有感受到什么温暖，继承他们的传统还不如把自己想成就是孤魂一个，一切都亲历亲为。我研究研究过程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简而言之，我具备推理能力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运气奇差无比，降生在这么一个世界，因此，我要追求真理，自然也要追求追求真理的最佳方法。”

阿梦说：“难怪你从小就怨言那么多。我觉得你说的有些道理，那就是不管环境如何，每个灵魂都要努力做一个好的灵魂，这就必须要检查一切，不能因为偷懒而成为魔鬼。”

阿正哭丧着脸，“我现在就能推理了，岂不是说我马上要累死？”

老爷子说：“关于真理的正确推理是每一个逻辑生物都要不断检查的，而且，检查过程中取得新的发现也不是新鲜事。”

阿梦说：“在当今社会，最好的方法不仅不为人所知，甚至是被歧视、禁止的。例如，没有真理、研究真理的方法这样的专业。由于智人基本上都有一些功利主义的印记，导致思维的效率、价值低下会反过来影响思维、研究的意愿，这一反馈机制导致追求真理、社会进步的效率和速度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于方法本身的不足。我们能乐于长期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沿用以前的方法，而是花了很大力气改进方法。研究方法的提升带来了多得多的研究行为。这就像是经济制度的改善曾经带来了多得多的经济行为一样。可以将方法视为逻辑，用方法改善方法，就像用逻辑对逻辑进行推理，其中必然有合乎真理的地方。”

我说：“你说得轻松，我的研究可没那么顺利，也并不是采用纯逻辑方法。所以，要说起来历史会很漫长。我是用经验主义趟着错误走过来的，基本上经历了从局部的思维方法到普适的追求方法的发展过程。在最初的很多年时间里，想象力、逻辑推理积累了很多结果，价值参差不齐，从无限大到负值都有。但是，由于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思维方面，其表现就是对新思想判断很吃力而且正确率并不高；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缺乏热情，三心二意，不太把研究当回事。判断价值的能力是研究的关键能力。这有些像是围棋。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棋手们通过刻苦的训练可以有相对较高的想象力和局部推理能力，但是对形势的判断误差很大。AI 出现后的历史证明，不能因为判断难就认为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断，进而认为结果取决于个性、运气、气势、自信等非理性因素。不用迷信智人中的佼佼者，即使是国手的判断也会频频出错。应该相信只要能力提高，就能做出更好的判断；等到自己的能力超过了这个社会的上限，就会出现成果喷涌而出的场面，大概有些类似于 AI 吊打国手的那种状态。判断力出现飞跃后，不仅能以高得多的正确率对此前积累的思想做出判断，更重要的是之后的逻辑推理、想象平均价值会高很多，意味着判断每个思想所需的精力少了很多。尤其是，很多方法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去找到并做出判断，而不再需要盲目地尝试，这大大降低了成本。生产思想的劳动生产率会出现飞跃，这就类似于围棋高手能比庸手找到最佳着法的可能性和速度都要大得多。所以，如果说这是滚雪球，在正确的滚法下，雪球的大小是指数增长的。之前我们说过写小说可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不需要把推理能力局限在编造情节上，其实，棋手也是一样。很可能，我并不是人世间推理能力最高的人，只不过，我坚定地相信推理能力适用于一切领域，尤其是最有价值的领域，从不约束推理能力的范围，这几乎也就意味着不和任何特定的经验捆绑在一起，算是纯逻辑的雏形吧。而其它智人往往认为自己只适合在某一领域使用逻辑，而这个领域还不是真理领域。他们在某个局部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在局部追求最大价值，只不过，在没有无限大价值的领域追求最大价值，价值也大不到哪里去。”

“你是怎么构造出变量的？”

“当时年纪太小，我也不完全清楚当时是怎么想出能力、方法、目标这几个关键变量的。既然我那时是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它们肯定都和长期的经验有关，最多掺杂微量的纯逻辑推理。我首先是有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当科学家的目标，那不重要，但是导致了对研究过程的思考，这算得上是一种创造。我首先认识到能力的不足，从如何提高能力乃至如何最快、最有效率、代价最小地提高能力入手，这样，从能力逐渐渗透到思维方法。目标乃至信仰反而是长期缺乏思考，直到最后才开始研究。我用能力概括想象力、推理能力、判断力这三项必要的能力，视为思维的关键变量，这应该和我长期致力于提高能力有关。后来，我们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坚定，价值越来越高，这有助于我构造出目标这一变量。方法概念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改善方法的逻辑思维，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经验的影响，这包括宇宙有明确的规律的正确影响，也包括经济有稳定的制度的错误影响。基本上，我认为一门科学中必然有稳定的、不变的部分。但是，前人每天都在思考、追求，却都没说研究方法、追求方法是一门科学，那么，方法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对经验主义者，这必然需要评估智人传统的可靠性、智人科学家能力以及方法中是否包含真理。最后，我一个孩子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方法中有真理，而智人似乎都没意识到，这也就大大降低了我对智人、环境的评价。”

阿梦说：“虽然方法概念的来源比较复杂，甚至，从历史的角度看，主要原因并不是目标本身，但是，不能因此低估目标对方法的影响。虽然我们很长时间都没能认识到人、宇宙的正确目标是什么，但是，有了目标，即使是错误的目标，才使我们认识到了方法这一变量，这几乎就相当于从第一知识发展到第二知识。当然，我们那时的第一知识和第二知识都是错误的，但是，至少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无人研究的知识。而被智人忽视的这些知识不是普通的知识，它们至少包含相当一部分真理，而大量的学科甚至一点真理都没有，如何最优地研究真理是真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我们小时候的目标是努力研究科学，但是，由于我们一开始就努力研究研究的过程，我们

比自己认为的更像是真理的研究者。自以为是是智人的通病，绝大多数时候是高估自己的判断，就像宇宙要比智人以为的更像是逻辑。但是，也有低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曾经长期低估对研究过程的思考。”

我说：“我在努力寻找这些知识的过程中逐渐降低了它们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这些知识中的邪恶部分，甚至开始努力通过加强逻辑性和普遍性提升方法的价值。例如，我逐渐认识到，尽早开始研究，尽早、尽快地超过阈值能力，超过阈值能力后尽量长时间地研究，这些都是很有用的方法。但我同时认识到，经验主义的方法，不是必然正确的。所以，我努力寻找更合乎逻辑的方法、目标。这主要是通过归纳。我通过广泛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局部的、特殊情况下的正确结论。例如，我的方法并不是争取职称、收入的最佳方法；一种经济制度不会让所有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等等。逐渐地，我认为每个独立的目标都会有自己的最佳方法。这种目标已经不再是研究、思维，而是适用于各种追求目标。甚至，我怀疑宇宙也是有目标的，而宇宙的规律就是它们的追求方法。这意味着，也许，关于研究过程的规律可以更具普遍性，提升为关于一切追求的科学。”

阿梦说：“我们逐渐改善方法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逐渐改善社会、经济、教育制度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方法有好坏，一切非最佳的方法都可以通过逐步改善而成为最佳方法，甚至，任何方法都可以连续性地改善而无需革命性地改变，等等。这些都是真理。其中，最关键的发现也许有两个。首先是方法的改善不是无限的，存在最佳方法。这是后来提出真理存在性的根源之一。它的出现很可能仍然和宇宙有稳定的规律相关。这最初是猜想，之后才逐渐通过经验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直到证明真理的存在必然合乎逻辑才让我们真正放心。其次，哪怕是最好的方法，也不能一下子就发现所有真理，或者，使经济取得无限大的增长速度。其结果之一就是，一个系统的膨胀、增长、发展、进步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存在一蹴而就完成所有推理、增长的可能性。”

我说：“我认为，目标之间的不兼容性也很重要。因为不同的目标必然不会有共同的最佳方法，所以，不可能将两个不同的目标一起

达到最佳效果。这使得我为了我的目标敢于牺牲其它目标，最终为了最合乎逻辑的价值而牺牲细胞的、传统的各种利益。另一方面，我和阿梦也有着不同的目标，所以，矛盾不可避免。”

面对我的冷嘲热讽，阿梦不顾我的反对狠狠地亲了我两口。也许她认为这足以表示自己的善意。但是经验主义者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在向楼下宣示主权。幸好，我的理性足以认识到这种经验主义的猜想无法合乎逻辑，而不是这无法合乎在十六楼居住的长期经验。因为她的以德报怨，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经验主义地化敌为友。不幸的是，我发现这个丫头煮个鸡蛋居然都是生的，还被她挤爆了。想象着色彩缤纷的眼睛，似乎可以效仿施恩的绰号把我称为花眼彪。身体不顾多年的既得利益，认为这种眼高手低的笨女人实在是太不适合做老婆了。

阿梦显然没想到经验主义者居然为这种小事动过了坏心眼，一边笑着一边说，“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所以，多多少少可以说我们都在用错误的方法沿着错误的过程追求错误的目标，最多，我们比其他人的错误少了很多，也许算得上是真理的边缘研究。但是，有一个错误结论和有无数个错误的结果都可能错误。我们为什么能正确？而且，不同的目标之间不仅有矛盾，也有相互帮助。当时为了你这不一定正确的研究，我可是做出了不少牺牲。”

我指着自己的眼睛，“谢谢你的提醒，我以后一定让你经常做出这样的牺牲。”

第二十六章 研究方法的方法

阿正问：“你们经常提起牛顿、爱因斯坦，你们喜欢读科学家传记？”

我说：“确实，从小就很喜欢。因为缺少发现真理的明确方法，我选择相信顶尖科学家，而不相信老师、家长乃至普通科学家灌输的

传统观念。甚至，我早期应该算是研究过科学史，只不过，我相信的往往不是科学史专家的解读，更相信顶尖学者自己的判断，至少也要是我自己通过逻辑推理努力做出的判断。例如，很多优秀科学家都曾经被传记作者、史学专家称为天才，但是，他们自己很少这么说，更多地说的是自己的努力。就牛顿晚年研究神学、赚钱等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他认识到了能力的下降，不再适合研究工作。最多就是当时的能力所能研究出来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他，因为他已经在山顶上玩得太久了，山腰的风景已经入不了他的法眼。我不会采纳他是因为贪财、敬神的解释，最多相信那些是主要信仰之外的次要信仰，甚至只是娱乐。如果牛顿和科学史专家只能有一个对，我肯定认定专家是傻蛋。自从我发现爱因斯坦简单的一句话都可能奥妙无穷之后，我对这一点的态度就无比坚定。”

阿梦说：“我们认为，当时的情况是，研究方法有真理，但是，所有研究人员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那么，最好就是利用幸存者偏差筛选。所以，关键不是谁说了什么，有多少人说了什么，而是谁明显成功了。对最成功者，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论都很重要。所以，虽然我们一开始只关注言论，后来就转向了行为研究。”

我说：“虽然，即使是爱因斯坦，我也没有找到多少句价值无限大的关键语句，但是，每句话都可能比成千上万科学家一生的研究成果更有价值、更接近真理。顶尖学者往往有很有价值的经验、直觉，甚至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在我未成年前，我有六七年的研究工作主要就是从爱因斯坦的行为中挖掘成功方法，分析这些方法的优劣，努力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越是研究这些方法，就越深感其中奥妙无穷。不是说顶尖学者不会犯错误，而是说这些错误不是低水平的人能够指责的。世人批评他们的时候往往没有充分地设身处地。例如，当人们批评他们本可以取得更多发现的时候，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发现，通常的发现对他们早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可能冒险，像爱因斯坦研究统一场论；也可能放弃，像牛顿。智人往往缺乏判断力，不知道世间最有价值的金矿在哪里，顶尖人物的思维、做事方法就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当然，

金矿中必然有沙子，因为他们的大多数生活、言论中没有什么太新奇的就否定这是金矿，是不够理性的。当然，即使认识到这是金矿，没有正确的识别能力，还是会错过金子。”

阿正说：“如果说经验主义是一种研究方法，你这套理论就是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吧？”

阿梦说：“我们要研究研究的正确方法就需要有一个研究方法。而且，还会有针对如何研究研究方法的研究。我们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依靠研究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这是我们经过多次思考之后确定的研究研究的方法，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至少更合理一些。”

我说：“可以打个比方。如果说寻找真理相当于淘金，当前的科学家就类似于矿工，被派去哪里就在那里挖，给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挖。现在的研究方法简直就是折磨人，相当于让人用手去挖石头，研究人员居然毫不反感，这实在是太不理智的经验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了。也许他们认为只要有了名利，挖没挖到金子和自己无关；也许他们比较吃苦耐劳，没有成果也能任劳任怨地工作一生；也许，他们自认为运气极好，去的地方一定是最好的金矿，现在的采掘技术也是最好的技术。我则提出了去哪里挖、如何挖最好的问题。甚至，我认为我有权同时在很多地方挖，同时用多种技术挖。所以，最终我建立了一个金矿组合，相当于课题组合；也建立了一个方法组合，包括各种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纯逻辑的方法，相当于技术组合。与单一的选择相比，这些组合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也更容易进行各种微调，所以，更自由。为了建立正确的金矿组合，就要研究如何识别金矿，分配力量，相当于价值的判断、投资和管理。此外，淘金不仅涉及矿床的价值，也涉及采掘技术，相当于研究方法。那么，改善技术就相当于改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也有研究技术的方法，相当于研究方法的方法。研究如何研究技术还会有方法。按照我的感觉、经验，越是高阶的研究，所需时间、精力应该越少，大约对应于高阶微扰的影响更小。但是，可能会有例外，我对此并不是很有把握。Anyway，我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如何研究思维方法和对思维方法的研究上，而不是直接

研究真理。如果研究真理是零阶的研究，研究研究方法就是一阶的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法就是二阶的研究。”

阿梦说：“我们倾向于认为，至少有一些高阶的研究应该早点做。甚至，早期可以没有零阶研究，但是必须有高阶研究。我们的二阶研究主要出现在少年时期，主要寻找、比较研究研究方法的各种可能方式，最终没有选择那些合乎直觉、经验的方式。通过二阶研究，我们决定以研究爱因斯坦作为初期的一阶研究的主要方法。当然，后来我们进行过其它的二阶研究，也找到了进行一阶研究的其它方法。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想象力，也就是想象力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极为怀疑的。尽管我们也想象，甚至热爱想象，但是只是把这当作一种快乐，从不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能力。”

我说：“后来，我给她讲了我对科学研究方法、科学史的一些观点，她觉得有道理，所以，才会努力提高想象力，并且，从逻辑的角度认真思考其优越性。最终，她自认为找到了合乎逻辑的原因：没有想象力，研究只能一寸一寸地缓慢前进；有了想象力，才能飞跃、空降。这是数万倍、数亿倍的效率提升。所以，宁愿放弃十年研究先磨练想象力，也不能没有想象力。当然，我不认为有这么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错误的风险很大。”

阿梦不满地说：“我不是功利主义者，努力也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我那时把他当好朋友。他缺乏想象力，不重视想象力，我应该帮他，而且，我也擅长想象所以能帮到他。这也算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吧。而智人基本没有认识到这种器是必不可少的，爱因斯坦除外。”

我经验主义地回忆了一下历史，发现确实如此，我的经验主义信仰非常厌恶这一经验主义的悖论，自认不是对手，只好请求理性出战，“我的经验是，经验不一定正确。这是最基本的经验，也是很不合乎逻辑的经验，应该意味着不能相信经验，但是，这意味着要同时相信经验和经验不一定正确，而且，经验本身无法决定哪种经验正确。这应该是个令每个经验主义者头疼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多少

有用的结果，反而要让一个孩子来提出和解决问题，他们简直太不害臊了。为了拯救经验主义，我当初进行了很多思考。结论是，如果一定要用经验，请务必用最好的经验，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必然正确。这有几点要强调。首先，一定不能以次充好、以量取胜，也就是用一堆劣质经验充当好的经验。所以，大众的经验、大量普通研究人员的意见都比不上一名最优秀研究人员的经验，这也是我非常重视爱因斯坦在研究方面的经验，而漠视其它经验的原因。大概，这就像是，AI 出来之后大家都不再相信智人在围棋领域积累的长期经验一样。只不过，我是在 AI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相信有 AI，甚至，自己就能达到 AI 的水平。我也逐渐相信研究方法有真理，就像我相信 AI 还不是围棋的真理一样。其次，即使自认为的最好并不是真正的最好，也一定要将最好这一标准提升得足够高。所以，最好不是本地区最好，不是本国最好，不是本专业最好，甚至不是当代最好。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好经验。如果我只是研究国内最好的专家、当代最好的专家，大概也学不到什么。这也是我强烈反对导师制的一个原因。第三，经验最好可靠。所以，不要考虑传言，不要考虑太久远的经验。第四，不要以个人好恶修改最好的经验。如果我喜欢爱因斯坦的一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这就可能误判、遗漏一些要点。从这个角度看，我小时候崇拜爱因斯坦有可取之处，而这种崇拜到了成年之后又适时地消失了，因为自己有了足够好的判断能力。第五，无论如何，即使满足这些条件，这也仍然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仍然可能出错，如果和纯逻辑研究发生矛盾，要以纯逻辑的研究结果为准。所以，并不是说最好的经验就不会错。”

我能如此抽丝剥茧地阐述，要感谢有一双小手在抽丝剥茧地清除蛋黄。当理性让经验主义缓了一口气之后，经验主义就开始想象她也能舔一舔，那明明利益更大，不是！效率更高。要是阿梦知道我在想什么，大概会说我是想象力不足，不够自由，所以想象力局限在某些领域，就像我批评别人只会把逻辑推理用在某些领域一样；甚至于，认为我的想象力被邪恶的力量所掌控用在了邪恶的目的，对此，甚至我的理性都有不同意见。

阿正问：“你们总说在研究真理，但是，这分明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这难道不违背纯逻辑信仰？你们就那么相信这样的研究结果？”

阿梦说：“以前做的研究当然不能全信，但是也不能不信。信仰改变之后，应该用新的信仰对所有思想一视同仁地进行复查。我们现在讲述的知识自然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我们还有很多更经验主义的研究成果，如不顾一切地加强动机，那些方法肯定不是最佳的方法，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

我说：“真理的一个特点就是普遍适用于一切问题，这是必然合乎逻辑这一特点决定的。只要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结果，逻辑就是其唯一的条件，就不会有第二个条件的限制。当然，如果存在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方法，真理就会丧失普遍性。例如，经济、社会、知识中存在邪恶，所以很可能找不到一些真理，或者，一些真理的存在不够明显，如全同个体及其交换对称性。所以，真理是可能从经验中发现的。而且，虽然最好能够用纯逻辑证明这些普遍的真理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但是，这些来自经验的真理往往不是纯逻辑信仰的最直接结果，证明起来可能难度很大，甚至可能是无法证明的。所以，经验主义可能给真理研究提供帮助，但是不能主导这一过程，必须要求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不违反纯逻辑信仰。由于邪恶的存在，虽然真理应该有普遍性，但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不一定是真理，没有普遍性的也不一定不是真理。例如，知识、经济、社会、宇宙这些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越来越复杂。但是，也确实有些统越来越简单，直至消失。何况，这一归纳并没有涵盖世界上一切系统。但是，由于有些系统包含邪恶，增加归纳的范围并不会让归纳的效果有明显改善。”

阿梦说：“纯逻辑推理也有越来越复杂的特点。虽然第一第二第三知识可以很简单，但是后续会越来越复杂。所以，追求-增长这一广泛存在的知识，虽然合乎很多经验，但是还无法纯逻辑地证明，不能说这必然是真理。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纯逻辑推理可能并不能推导出一切真理，需要经验主义的研究作为补充，但是，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无论有多少经验的支持，永远不足以成为真理。在我们当初研究追求系统的时候，不仅假设了增长是真理，甚至假定长期增长速度最

快是最佳目标，随之也会有最佳方法，进而又会有什么是最佳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假设对研究过程的研究适用于一切追求过程，进而提出了关于追求的科学。”

我说：“我小时候相信普遍性，所以，进行二阶研究的时候决定放弃大众的方法是理性做出的违背人性、传统、科学的艰难决策；后来，相信正确的普遍性适用于一切又是一个违背科学、经验主义的艰难的决策。回想一下，我并不是相信大众、人性、科学、传统，我分明就是相信理性，其它的一切，虽然当时可能都是我的信仰之一，在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理性面前最终都被迫让路。”

阿正问：“因为真理的普遍性，所以你们认为关于追求的科学和真理有关？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证明？”

我说：“如果只能用纯逻辑的证据，证据只有有限几个，而且往往是猜想，如：纯逻辑推理在追求逻辑；纯逻辑系统会不断扩张；纯逻辑系统内部任何两个命题都会相互影响，相当于相互作用；一个推理不仅能为自己着想，也能为其它推理着想甚至牺牲自己，相当于是爱其它推理。如果是经验证据，会多出不少，例如，纯逻辑系统、知识系统中有推理，经济和社会中有灵魂，宇宙中有粒子；推理之间、灵魂之间、粒子之间都能相互影响；推理、灵魂、粒子都能变化。但是，因为这种证据缺乏充分性，也因为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现在不太重视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我很早就发现了知识、经济、社会等系统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但是，并不太知道这种相似性的意义，一度认为这无关紧要。也曾经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知识都是真理。最近，认识到宇宙必须是纯逻辑系统，我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阿梦说：“虽然真理有普遍性，但是研究人员还是有自己擅长的领域的。我们是关注思维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研究经验的普遍性从思维、研究入手。如果我们是经济学家，也许就会从经济入手。不过，与宇宙、经济等系统相比，研究思维系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能够完全操纵自己的思维系统，而不可能操纵其它系统；在思维中，我们能把很多微观的行为和宏观的结果联系起来，更有目的性，相比之下，没人知道宇宙中一切运动的目的，也很难发现；而且，研究思维

有一个独特的好处：它包括高阶研究，本身就是理性的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我说：“这个领域是真理研究的起点，但是，既不是最容易也不是最有价值的。从信仰、第一知识入手研究才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价值的。虽然普遍性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真理的一个有价值的方向，但是，在我感受到了信仰、方法的逻辑必然性之后，对于这种随时可能错误的研究有些缺乏兴趣。当然，不能因此认为这种研究不重要。毕竟，当今科学没有任何知识不属于随时可能错误的知识。我们只不过是见识过了山顶的风景而已。而且，研究方法足够好之后，其价值也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所以，至少现在我更倾向于研究其它真理，将这个问题放一放。”

累了一上午，阿梦建议大家休息一下，准备吃午饭。也许，她心里想的其实是下一场讨论，只不过，为了休息好，强迫自己接受对午饭的期望。我私下对阿梦陷害亲夫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和索赔要求。阿梦笑着说：“你是不是以为理想主义者很好骗？”

“说得好像你从不骗我一样。”

“从逻辑上讲，你的经验以为我骗过你并不意味着我骗过你。”

“你还可以说，你骗过我也不意味着你伤害过我，你伤害过我也不是我能骗你的理由。”

“住嘴！你这个小心眼的经验主义者，现在我听到你啊我啊的就讨厌。”

我很高兴她只是针对经验主义者，也没有让我滚去一边和自己玩去，因此，无知者无畏地享受着简单而快乐的推理，“我骗你也不意味着我要伤害你。我伤害你也不意味着我要受到惩罚。在这么漫长的错误推理面前，所谓正当防卫就能作恶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都是重罪犯，最好不要计较、惩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了。”

“等等！你确定你想做的只是鸡毛蒜皮？”

我兴致正浓，“我什么都想不了。不过，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自轻自贱的？”

“啊？！”她火冒三丈，“睡地板去！”

我还在浑浑噩噩之中，“你对自己干嘛总是这么狠？”这话显然太不老到，有些事捅破了就没戏了。回想起来，经验主义者归纳出两点经验：理想主义者的心眼实在也没有多大，竟然因此就错过了最好的休息，当然，她自己可能不这么认为；这类悲剧其实是相对丰富的想象力遭遇相对贫瘠的想象力的可能结果。

第二十七章 神经信号转换技术

生活当然不是在一间房子里吃了睡睡了吃，但是，缺少价值的历史被忽略之后，历史就是这个样子，这甚至已经很照顾经验主义了。毕竟，这间房子里的事件经常要比都市新闻、头版头条更合乎逻辑，有更高的预期价值，对地球文明的影响更深远。经验主义者认为这很不合乎经验，但是，道理讲不过理性主义。

不这么认为的智慧生物以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为主，也就是现在快乐就好，哪管以后死人千千万万的那些人。遗憾的是，我的灵魂中虽然有很多信仰，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还不错，但是，我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始终没有擦出爱的火花，这令功利主义频频扼腕叹息，自认为是比理想主义更传统、更合乎人类标准（实则是智人标准）的美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给了那个贱货。开始的时候，还希望理想主义者是一时的热度，或者现实主义者受不了不现实的生活，时间久了，也只好骂一句狐狸精了事。甚至，我有时怀疑功利主义频频和阿梦发生冲突未必没有第三者的阴暗心理，阿梦一定要求我根除功利主义或许也是有了危机意识。结果，我成了智人中少有的漠视现实的功利主义者，或者，漠视功利的现实主义者。虽然既有功利也有现实，却从不共存。这导致我生活在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中间，却一点也不重视现实

的功利主义者的利益。因为我自认为对未来的功利的重要性超过了这个现实功利主义的社会，功利主义得出了我的个人利益要比这个社会的现实利益更重要的结论，表现得像一个超级的个人主义者。这说明相同的现象背后可能有很不相同的本质，说明自然科学那种只管描述、模拟现象却忽视本质的方法是一种谬误。

功利主义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这实在是不够理性。这也难怪，因为理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不会帮她。离间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个人行为，暴露了理性主义在灵魂中政治活动家的本性。与我的头脑中这名年轻、有活力的独裁政客相比，其他智人的灵魂中往往是民主政治，上蹿下跳的大概都是功利主义、经验主义这类老迈的政客。虽然现实社会广泛流行年轻化，但是，灵魂世界显然还没有被这股清流冲击到。当然，阿梦的灵魂中根本没有政客，因为不需要，几乎所有公民都是理性主义的子孙。这让我的政客既不屑又羡慕，认为那才是灵魂社会的发展方向，可是这只能想想，不敢乱说，害怕激起民愤。所以，他有时会为了自己的理想搞些阴谋诡计，破坏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关系有些像是让老大和老二打起来，进而让自己晋升为第一位。

午饭的时候，阿正随口问老爷子："未来社会的食物是不是好吃得多？"

老爷子摇摇头，"未来在饮食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不需要饮食，第二位是智人创造、积累的饮食，加上我们的极少量创新。第三位是外星食谱，第四位是自创的口味和一些可以利用的动物口味。总体上，我感觉未来食物的质量是有所下降的，主要靠多得多的品种弥补。首先，对美食的兴趣不够强烈。每个逻辑生物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选择无机外壳的，不会去吃东西。再加上灵魂要追求价值，而食物的价值实在可怜。所以，对食物的需求也并不大。第二，你们的厨师对手基本上是机器，甚至，应该说是很落后的机器。烹饪这种工作未来全部自动化，只是在创新的时候偶尔有逻辑生物的参与。第三，逻辑生物面对的是全球甚至还有外星的几十亿种食物，在改进每种食物上面投入的精力极其有限。第四，投入的研发力量极少。负责

改善食物的专业人士是极少的，一个人大概要负责几百万种食物，对某种食物，只能偶尔想想。而你们有些食物甚至有成百上千的人钻研。第五，逻辑生物更强调饮食的多样性，强调体验、感受。他们会用不同的味觉感受同样的食物，找出最好的味觉感官，反而不那么喜欢用固定的味觉对某一种食物精益求精。第六，还有很多时候选择动物的味觉。虽然也有人研究这种食物，毕竟缺乏智人漫长的积累。不过，有限的创新已经能让其它生物的食物大大改善了。所以，以后多让我尝些美食吧。这是智人的少数优势之一。虽然我更希望享受灵魂之美，但是，这个时代没多大希望。”

阿正说：“对食物有偏好不是正常的吗？为什么一定要尝试不喜欢吃的东西？”

阿梦说：“智人在喜欢吃的东西方面吃得太多了。灵魂应该以丰富体验为主，不应该有些食物反复吃，有些食物吃了就恶心得要吐。要相信灵魂是可以改变的，偏好更不例外。我小时候初次喝可乐的时候就几乎要吐了，一小瓶都没有喝完。如果过于尊重当时的经验，我后来就不会爱喝可乐了。过于顺从细胞的偏好是邪恶的，是灵魂被细胞控制的反映。哪怕灵魂确实受到了控制，至少也要有些激烈的反抗吧？未来，智人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应该就是实现偏好的自由，这不是改变身体的某一种偏好，而是彻底消除建立在细胞基础之上任何特定的偏好。对感官平等就是漠视当前的感官，这是解放灵魂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有对逻辑、真理的偏好，自然不包括在内。”可是，我没觉得她实现了偏好的自由，至少，她的小脚丫在桌下就有些没羞没臊，像是在为自己过于爱面子道歉。现实主义者还在记恨错失的现实。经验主义者由于刚认识到智人反应机制的谬误，认为不接受道歉并不会让纯逻辑主义者停止道歉，也就不会有什么错进错出的悲剧重演，那我为什么要接受道歉？理性主义者认识到这种反应机制仍然是基于博弈的，不够合乎逻辑，不过，懒得管这种鸡毛蒜皮。

阿正说：“真是奇怪，我问问题之前总是理直气壮，听到你们的回答之后就有些理屈词穷的感觉，从自信到不自信变化得太快。”

阿梦说：“你还小，这也正常。但是，要努力想得深一些，才能避免长大后还是这样。你还是太重视利益，太重视现实。通过我们的讨论，你至少要明白，智人对真理很无知，这样的社会创造出来的现实绝大多数是包含、支持、保护邪恶的。即使按照他们追求名利、享乐的观念，也应该认识到，一个人贪图享乐的逻辑后果就是牺牲后人的享乐，而且，严重入不敷出。即使是传统道德也不敢支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如果牺牲后人利益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不能牺牲同时代人的利益？相信现实的、充满矛盾的知识，远远不如相信自己努力发现的最合乎逻辑的知识。”

老爷子说：“努力接受、尝试一切可能的行为，这不仅是地球人的追求。来访地球的外星人都会努力尝试各种食物。逻辑生物认为，一件事情，只要一种逻辑生物能接受，所有逻辑生物都应该能接受。这不仅适用于美学。刚从外星人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地球人都惊呆了。地球人因此进入了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先是努力在地球上寻找一些人觉得好而自己不能接受的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臭豆腐、纳豆、Tartare、鲱鱼罐头、蚂蚁等食物都曾经传遍全球，后来则都是儿童学习食物多样性时的入门级食物。这也导致了和外星食物、形状、外壳相关的新技术不断出现。”阿正光是听到这些名字，已经吃不下了。

阿梦对我说：“你就应该多尝试一些食物。以前我的理由是健康，但是我对这个基于利益的理由不够自信，所以没有太多地要求你。现在我有了更好的理由。”

我的理性也担心她塞给我某些食物，开始慷慨陈词：“按照我对机会主义的某种理解，应该努力寻找新的、更好的机会。所以，无论现在多爱吃某些食物，都应该尝试新的食物。不吃怎么能知道新食物是不是更好吃？可是，如果主要精力放在重复爱吃的食物上，很可能尝遍主要口味都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坚定的机会主义应该是以尝试为核心的，基本不吃已经对口味有所预期的食物。甚至，这是全局性的尝试。例如，如果我不试着读一本有新意的书，就无法知道它是不是比吃饭更好。即使某一本书不如吃饭好，还有其它的新

书。”我想到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和经验主义的矛盾之处，不仅自嘲：“我有时真是佩服我说一套做一套的本事。”

笑声中，阿正说：“照你们所说，智人的快乐都被牺牲了，逻辑生物还有什么快乐啊？”

阿梦说：“灵魂中也存在快感，只不过受到了智人的歧视、忽视。正确的推理、归纳都能产生快感。也许是因为强度和肉体的快乐相比不足，也许是因为大部分智人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也受到了从众、攀比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这种灵魂本身的快乐。食色都只是灵魂中的一个概念，只是无数快感中的一个，而且，还只是其中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一个。关键在于，神经网络放大了这种微不足道的价值，给灵魂这种快感很有价值的假象。相反，必然有巨大价值的真理没有得到神经网络的加强，所以，智人才会认为一块肉甚至能比必然有无限大价值的真理还有价值。”

老爷子说：“这首先和信仰有关。不过，虽然人类早就知道了纯逻辑信仰，却迟迟没能成为逻辑生物，根源就在于神经网络对灵魂控制力的强大。一项关于神经的技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这就是神经信号控制和转换技术。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实现却很有技术难度。既然不同的神经脉冲信号决定了不同类型、不同强度的感受，那么，只要能将神经脉冲信号进行某种处理、转换，就能让任何两种感受之间实现互换。所以，吃饭也能得到性满足感，性生活也能味同嚼蜡。这项技术出来之后，大部分人都能认识到感觉、偏好是虚幻的。但是也有人将这视为获得快感的良机，毕竟，这能没有任何副作用地获得毒品、酒精、旅游、性、美食所能提供的一切快感，将生命完全花在这些感受之中。当然，逻辑生物不会将这些人视为同类。曾经有人提议把这些人送进动物园，然后给他们免费提供快感，以免让这些不算逻辑生物的人玷污逻辑生物的社会环境，居然还真有一些这样的人愿意接受。”

阿正说：“反正进动物园也能有当国王的感觉。其实我也……”一道凛冽的目光令他闭嘴。

我说：“这样一来，所有美食、美景、美人带来的快感都可以通过模拟信号来实现，都可以来自幻觉。我不论在干什么，获得的感受都和实际情况无关，这大约已经违背了生物进化出神经系统的本意，却合乎智人追求极致快乐的本意。这暴露了智人的追求有多么荒谬。如果所有感觉都可以虚拟地得到，人甚至可以相信自己已经得到真理，已经完成对宇宙的探索，可以获得和任何人相爱的感觉，那样的话，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应该是极度满意的，可是，那样的生活如何能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正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人类开始坚信智慧生命虽然有选择信仰的可能，但是没有选择信仰的权利。“

阿梦说：”灵魂必然不能追求感觉，而是要追求最合乎逻辑。虽然生活在邪恶之中也能获得生活在正义之中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无法合乎逻辑。灵魂的存在是为了逻辑，而不是感觉。否则，明明生活在邪恶之中还相信生活在至善至美的社会，明明生活在地狱中却感觉像在天堂一样，这种感觉有什么意义？”

阿正说：“这种感觉就像皇帝的新衣，只不过不会有人喊破而已。”

我说：“智人现在不就是这样吗？通过相信传统来相信自己生活在美好的社会中，不敢用逻辑来评判传统的正确性。逻辑生物应该认为，灵魂必须追求最合乎逻辑，而一切感觉最多只是可能合乎逻辑，所以不那么值得追求，必然不值得追求最好。即使是真理，重要的也不是发现真理、拥有真理的那种感觉，那是可以模拟的，可能是假的，也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应该努力追求的就是正确地思考问题，发现真理，实践真理。”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认识到，虽然这是灵魂发现的技术，但是可能成为细胞、身体的终极武器，因为身体以此能够让灵魂感到极为满足或者极为痛苦。这也是逻辑生物拒绝和智人接触的一个原因。一旦智人在没有坚定的纯逻辑信仰的条件下接触到这项技术，是不可能

有抵抗力的。毕竟，绝大多数智人是感性的，宁愿不动脑子地感受自己吃遍美食、遍阅美女、智力超绝、大权在握、道德高尚、武艺高强，他们在意的是那种感觉，而不是感觉背后的真假乃至善恶。逻辑生物即使有正确信仰的帮助，也不容易抵抗，经常有不坚定的灵魂沉沦其中。所以，这项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受到管制的，也是那个时代极少数限制措施之一。我们还在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阿梦说：“人类应该抛弃身体的各种感受，努力去探索真理、宇宙。”

我说：“你倾向于灵魂向外部扩张、行为，但是我认为那不是最重要的。改善、扩张灵魂内部的思想才是核心。灵魂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在灵魂内部建设新的、正确的、重要的逻辑推理，而不是探索外部。当然，我承认探索外部有助于灵魂内部的建设，但是建设内部是目的，探索外部只是建设内部的方法。这样，尽量合乎逻辑地思考问题就发展成了尽量好地构建自己的灵魂世界。而且，还要开放这个世界，让外部的逻辑世界，包括所有人和宇宙，和自己一起建造这个世界。所以，我的主要使命是建造自己的灵魂世界，当然，我和我的伴侣对建造彼此的灵魂世界一定会提供很大的帮助。”

阿梦忙不迭地点头，笑意盈盈，我瞪了她一眼，“你动不动就不肯帮我，我要考虑一下选谁做伴侣。”

小脚丫把我蹬了个四脚朝天。老爷子伸出大拇指，不知道是在称赞思想还是行为。

第二十八章 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番忙乱之后，双方都拒绝道歉。老爷子说：“没事，即使在未来社会，因为情感而影响工作也是合理的。甚至可以休假。反正不会有人拿这个理由来骗人。”

“我知道应该爱阿梦的灵魂，可是现在我没做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我现在想自己的利益更多，其中，想她的身体的时候也不少。可以说，她认为我想要的她不是真正的她，当然，她想要的我也不是真正的我。”

阿梦恨恼火，“后半句是你的栽赃陷害，我只是认为我想要的你可以不断提升。你也不认为自己不应该或不能提升。我们只是对提升的速度存有异议，我承认差异巨大，但是，这不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吗？用得着你这么小题大做吗？”

她说的在理，所以我拒绝正面交锋，“我觉得她这么严格要求我以满足她的要求，我这么不愿意满足她的要求，似乎表明我们都很自私。”

老爷子说：“爱的契约并不需要完全无私。双方存在自私的动机并没有问题。一个灵魂的主要倾向是独立的，主要考虑自己，其中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爱。甚至，即使是相爱，也不意味着把自己的全部思想都交换出去，自私仍然是相爱的两个人的主要倾向。所以，你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征服自己的身体。我相信，即使你一点都不改变，她也是爱你的。当然，要是倒退就不好说了。”

阿梦得意地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阿正说：“也许，你们需要神经信号转换技术，让彼此都以为对方是爱自己的，甚至，自己是爱对方的。”他被他妈夹在腋下重重地扔去了软床上，据他说，那是他妈为他想象出来的，小时候经常让他笑得喘不过气来。

老爷子说：“未来社会确实有一些相关的灵魂技术。交换灵魂碎片，也就是交换思想，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技术，甚至可以视为一个产业。它其实是由多项技术组成的，包括灵魂的切割、远程传送、将思想注入灵魂等。它能让分离的爱人保持相爱，也能在陌生的人之间试

着建立爱。当然，只有一些特殊情况才会使用这项技术去相爱，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交流思想。”

我灵光一闪，“灵魂交换思想很像是基本粒子交换中间玻色子。”

他们都不懂我在说什么，老爷子继续说：“思想注入主要被用于学习。但是，还不够成熟。更适合注入知识，而不能有效注入想象力、判断力等关键的逻辑能力。如果不提高这些能力，单纯学习知识，很容易让灵魂成为机器，丧失纯逻辑信仰非常重视的创造力。所以，除非事急从权，我们不会这么急功近利。学习过程最重要的收获往往不是知识，而是学习知识过程中获得的逻辑能力。相比于思想的注入，灵魂的切割技术更为落后，甚至是有损的，有一定的危险。爱代表着思想的交换，所以，必须把传送的灵魂碎片从主人那里删除，否则，就不是交换思想，而是复制思想了。”

阿梦说：“如果成功，交换思想的技术还是很有用的。至少，智人在爱的时候会作假，如果强制性地交换灵魂碎片，就无法花言巧语地骗人。”

阿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笑了起来，“真好笑！两个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其中一个讽刺另一个花言巧语。”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会依赖这种技术。很少有逻辑生物依靠这种技术来传递爱，认为爱应该是亲历亲为的，自己做不到为对方着想是一种耻辱，不能一切都靠自动化，那甚至有一种被迫去爱的意味。”

阿梦说：“要是一方愿意另一方不愿意，可以使用这项技术吗？”

我忍无可忍，“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如果可以杀人，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自以为善良的人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吧？现在是不是很想找个魔鬼做笔交易？”

阿梦自顾自地说：“杀你还脏了我的手。我想用这项技术是为了不再和你说话。”

“我想的是这能让寻找伴侣轻而易举。”

“你是不是恨不得去动物园啊？”

“没有你可不行。”

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我继续说：“如果有神经信号转换技术，无论和谁在一起干什么都有和你的感受，就好了。”

她拿起了牛排刀，咬牙切齿，“贱人。”

仙女作恶的场面难得一见，我当然要添把火，“你懂不懂欣赏，这是痴情！”

刀光一闪，狠狠插入半生的牛排，血光四溅，“就是白痴的感情。”

“是对白痴的感情。”

阿正兴奋得大叫：“白痴！不要再说了！”

在冰冷目光的注视下，刀尖上插着一块牛排直扑楞登喂过来，还在我腮帮子上轻轻擦去刀上的血迹。我心中冷笑，她内心一定比我还紧张。对理想主义者的信仰可不只是说说，我可是笃信自己愿意为她去死的。但是，这并不排斥我成天对她不满，也不认为这就应该导致取缔一切不满。将心比心，我觉得能理解她了，那么，她的能力应该也足以理解我了吧？我们不追求一切满意，我们永远不会对对方满意，当然，我也非常怀疑有第三者能让我们更满意。

阿梦看起来仍然是冷冰冰的，“与灵魂之间可以有爱不同，灵魂和身体之间不能有爱，灵魂应该只为满足自己，而永远不应该以满足身体为目标，甚至不允许有任何思想卖主求荣，充当身体的代言人。所以，在灵魂和身体相处的时候，灵魂应该是完全自私的。但这也需要理性，所以不是说完全不管身体的健康。但是，照顾身体不是目标，只是方法，只是因为身体的健康会影响到灵魂的健康。智人很少管灵魂的健康，而灵魂的健康甚至应该成为唯一的目标，只要把尽量合乎逻辑视为灵魂健康的标准即可。”

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灵魂应该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独立的，只为自己的推理着想。另一种是不独立的，他们参与爱的契约，

灵魂之间交换一部分思想。这和逻辑推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一个思想延续的推理有时候只依靠自身，只按照自身的理念做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样的推理是独立的推理。独立的推理仍然会相互影响，但是，并不影响各种推理在理念层面的独立性，就像是市场交易中的交易者。有时候也会出现若干推理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的情况，例如，归纳在一起的各个推理就可能改变理念。这时，一个推理可能为了其它的推理而牺牲自己、改变自己。

阿梦开始冥思苦想，毕竟，这种抽象思维不是她擅长的。她有些不确定地说："感觉这两种状态很难分清。"

我说："确实。我能想到几种分辨方法，但是，都不是尽善尽美。其实，要通过外部观察分辨两个人是因为爱在一起还是因为相互喜欢在一起，一样有难度。也许，这就像是宇宙的大统一理论，爱和喜欢在一定条件下是同一种相互作用，只是随着条件的分化而成为了不同的相互作用。但是，那扯得有些远。第一个方法，市场交易中理念不变。所以，如果两个不同的人相爱，就应该出现两个人个性经常改变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相爱就可能导致明天我是理想主义者，后天你成为了经验主义者，你在分手的时候成为了现实主义者，这类场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爱仍然不是最正确的爱。第二种方法，如果把不断寻找原因的推理简称为原因，不断寻找结果的推理简称为结果，对于市场交易，原因和结果之间应该是吸引作用，原因之间或结果之间应该是排斥。如果两个原因或两个结果之间相互吸引，就一定属于爱的契约。当然，条件是灵魂的逻辑推理是正确的。否则，明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去寻找一个现象的原因，还能对其他研究人员产生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奋不顾身地投入这项事业之中，按照我的方法推理会导致误判，以为他们彼此相爱，其实他们是竞争对手。"

老爷子说："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因为没有认识到其它生物的弱智一面而导致推理、决策的错误。有很多因此而产生的自嘲，例如：我把他当同类，结果成了它的同类。"

我说：“当然，我不是说这时一点吸引作用都不能有，只不过吸引作用应该远远小于排斥作用。在一个课题注入资源相当于在一个地方注入能量，会产生万有引力，但是与竞争的排斥作用相比，应该是微不足道的。”

阿梦说：“可以将不同强度的爱对应于不同的思想交换速度。两个推理之间可以交换思想，两个灵魂也可以。即使是交换部分思想也足以将两个灵魂紧密地约束在一起。我们现在不应该追求交换全部理念，我们其实几乎没有交换多少理念，因为我们的主义几乎都没挪过窝，最多算是有了一点改变。你应该试试理想主义，我应该试试现实主义。当然，可以想象，越是大的改变发生的概率越低，但是，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大的改变。智人的爱也差不多，很少有两人大幅度地互换观念的情况出现。”

我说：“现在应该需要区分思想和理念了。或者，应该是思想和目标。保持目标不变地思考、推理，如经验主义地推理，就像是独立的交易者。改变目标就是爱，如改变信仰。但是，改变目标有多种可能性。目标的交换只是其中一种。还可能因为目标不变的推理导致目标的改变。也许，前一种对应于强相互作用，后一种对应于弱相互作用。这样，逻辑推理也可能像宇宙一样，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机制。”

这种推理基本上是我唱独角戏，眼见无以为继，阿梦话锋一转，“我们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爱的契约，而在于信仰，在于灵魂的品质。我的信仰是对的你是错的，我的灵魂品质高而你的灵魂品质低下。你不肯改变，不能尽快将自己视为只是灵魂。这大大削弱了我们之间的思想交流。”

这实在太理想主义，对此我只能哀叹一声，“哎！我本来就比较独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不多，你剔除了我对你的细胞的爱，更显得我对你的灵魂没有多少爱。我有时候还会想，如果一个人长年自己推理，他能处理好爱的契约吗？”

“习惯必然是可变的。”

“可变但是值得吗？如果思想本身已经非常累人，实在没力气呢？牺牲思想吗？”

阿梦说：“理由说得太多就有些过于自私了，毕竟，这些都不是你独有的困难。我也在努力。不过，相互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彼此遇到困难，相互帮忙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的理想主义、纯逻辑主义已经让我大大削弱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现在又得寸进尺，要求我放弃他们，把这作为爱的条件，我很难接受。虽然爱不应该是无条件的，但是，有太多条件肯定也不对。我做不到无条件地接受你的改造，你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虽然你确实更有道理一些。”

“有道理可以讲，我在努力理解。”

我说：“让人理解这些主义的困难太多，对理想主义者尤其困难。有些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看来很正常的要求，在理想主义眼中都会变得不正常，所以，我觉得你并不是总愿意帮助我。”

“我帮助你还少吗？你很多厚脸皮的要求我都忍了。”

“厚脸皮本身就是现实主义对付理想主义的一种方法。既然理想主义者只会批评，最多是愤怒，不会惩罚、嘲笑、歧视，现实主义者就可以用这个办法给自己多争取一些利益。”

“不论你对我使用什么招数，我的要求都不会改变。你必须再坚决一些，对自己再狠一些。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我知道你是认可这一点的。”

我说：“我现在明白问题在哪里了。你是理想主义者，从小就训练自制力，强调一如既往；我是现实主义者，从小就习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抓住机会。也许，逻辑生物是更倾向于信仰、方法的稳定，更接近于你的样子；也许你什么时候都是好人的样板，我会越来越不被认可；也许，我一生也做不到像你那样自律。但是，你不能说我对自己不够狠，没有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我只是认为这样的工作效率最高。我的工作很自由，不会有计划性，所以也没有稳定性。但

是，我的一个短暂的高峰能弥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碌碌无为，而我也很少那么长时间地处于低谷。我不会用这种经验证明我的方法最好，但是，我是用理性对自己负责的，而不是受习惯支配的。如果我不预期这样工作结果更好，我是不会这么工作的。我认为，你在我不处于波峰的时候要求太严，这会削弱波峰的高度。当然，我也承认，也许我可以要求自己更严一些，从而进一步提升状态。但是，提升的幅度不会太大，而风险却不小。我现在不愿意冒险，因为我并不认为现在的好状态是唾手可得的，甚至更应该说是千载难逢的。”

“现实主义强调现实，理想主义强调理想，这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要看理想和现实哪个更合乎逻辑。当然，这种争论也很不容易。”

“经验表明，原本合乎逻辑的理想可能变得不合乎逻辑，原本不合乎逻辑的现实可能并不那么不合乎逻辑。所以，也许就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解决问题，就是要经过漫长的拉锯战。”

“我不认为我们的差异的对错有什么难判断的。我们在经验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我们对同一问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我有时无法理解你、要求太严、不愿帮助你，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以我面对困难的经验来看，自己还是应该承担大部分问题，过于想要求助未必合适。”

“没爱上你之前，我也确实是独立的。但是，爱上你之后，就遏止不住求助的欲望。我也确实不太知道什么样的求助是合理的。尤其是，工作需要时间，有很高价值的工作甚至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这种有问题就想要求助有急功近利之嫌，很可能拉低工作的价值。导师制度实际上就是让研究人员在需要的时候就得到帮助，但是那未必好。而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也许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最终却要走得快得多也远得多，因为我们越走越快，速度呈指数增长。不过，不能否认，我们能够长期独立部分是因为求助的成本太大，而我向你求助的成本很低，只是牺牲一些脸皮而已。”

阿正说：“求助也许就是爱的一种方式。我就经常向妈妈、外公、外婆求助。”

老爷子说：“这话有道理，当然，这不是说减少求助就没有道理。这事双方有理，对错在一念之间。”

阿梦说：“正确的尺度确实不好掌握，但是可以共同掌握。我能理解你的各种痛苦。对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生活在智人社会中又长期脱离物质生活，其痛苦肯定要超过擅长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些方面是可以相互帮助的。相爱的人的灵魂之间即使不能实现目标的顺畅交换，至少能实现信息的顺畅交流，而且信息交流不应该拖延。所以，我们两个之间应该加强灵魂的交流，既包括信息交流也包括目标交换。”

我说：“虽然智人为自己创造了语言很是骄傲，但是，用语言交流的速度太慢。所以，灵魂之间的交流速度天生不足。如果灵魂之间的交流和灵魂内部的交流速度一样，人类社会一定会好得多，各种合作的效率也会高得多。我从小就注意到这一速度差异，所以，宁愿自己思考，在灵魂内部的各种推理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不愿和其他人进行学术交流。这也算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理想主义者也许会说，我应该出去和人交流，提升交流速度，然后发现真理，那才是合乎逻辑的方向。但是，现实主义者会说，预计提升交流速度然后发现真理的可行性不如先靠自己发现真理然后再由其它人去提升交流速度。虽然前者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是合乎逻辑的，效果却可能不如只有一部分合乎逻辑的后者好。”

阿梦说：“记得你曾经有个理论，方法的优越性是整体性的。如果最佳方法由 N 个方法组成，少一个方法不一定比少两个方法更好。”

我说：“有这么一说。我还因此更愿意将方法视为一套方法，而不是孤立的一个个方法。所以，一套方法的好坏也就取代了一个方法的好坏。但是，两者各有利弊，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说这里似乎表明一套方法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老爷子说：“努力实现灵魂之间和灵魂内部信息传递速度相同，这确实是未来社会的一个进步方向。当灵魂之间没有隔膜的时候，就必然不会存在孤立的灵魂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所认识的文明中似乎还没有哪个这么做了，或者是都不愿对信息传输速度做出过度的限制。这也许表明芳芳的决策在局部也有一定道理。”

阿梦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局部有一定道理？您是想说，如果全社会都有纯逻辑信仰，就应该优先解放灵魂，但是，只有一个人，就可以任意选择任何合乎真理的目标？缺少支持的科研明星应该有自由开火权？”

阿正晃着双脚，“就像乔丹、科比！”

我有些得意，“所以，我的决策至少是可能正确的。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你们都只强调人只是灵魂，认为应该努力让人摆脱身体的控制，然后研究真理。但是，现实主义者会说，现实是肯定不能没有细胞，可以先研究真理再放弃身体。何况，我也不算是固守着细胞。最早的时候总想着身体，后来，进步到优先身体，甚至，正在提高到优先灵魂，这已经是很快的转变了。阿梦总是要求我先冲击她的灵魂，然后才能冲击她的身体……”寒光一闪，几根头发飘落，我一身冷汗，众人呆若木鸡。

阿梦脸色苍白地说：“我只是想擦掉血迹……”

第二十九章 未来社会的童年生活

事实证明，不仅现实经常消灭理想，理想也可能错杀现实。只不过，智人社会中以前者为主。我怀疑，随着越来越多的理想主义者出现，错杀现实的场景也会多起来。当然，两种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现实主义可以消灭理想，理想主义则只能新人换旧人，或者威胁现实，毕竟总是要有个现实的。

午休的时候，我想着大难不死，也许真有什么神佛保佑，就想要试试行善积德。虽然没信过佛，但是此前信过其它宗教。机会主义者的信仰的组成是极为复杂的，有些信仰一生中只有几分钟。这甚至也是经验主义者的各态历经原则的一个结果。所以，机会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我的灵魂里一向走得很近。

我想着各回各屋，无奈，阿梦像块胶皮，而且是未来版的智能胶皮，只要宿主没有被粘上，粘性就会越来越强。明知她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真实，总不能一脚把她踹出屋子。

阿梦一脸惶恐地说："我最近经常忘事，一定是早更了。"

我刚要戒欲，就遭遇了上天的考验？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展现出自己坚定的信仰。正如立地成佛表明的那样，信仰的时间长短和信仰的强度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就像爱的强弱和善恶、好坏无关一样。所以，我努力以我所谓的自由打坐姿势进入我所谓的冥想状态。这是我最熟悉的生活，自认为也是对抗推理以外的一切事务的头号法宝。我随口敷衍道："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对生活有了新的思想就立即付诸实施是我们的一个好习惯。我觉得她正尝试着和我交换目标，既然她想要实践出真知，我现在很乐于做纯逻辑主义者，当然，这个问题实在不适合用理性交流，"我们都是灵魂，你有什么想法可以交流一下。"

她几乎坐了上来，"可是，为什么不能交流经验？经验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像是旅游、美食、性生活。"

这也太露骨了，难道是现实主义者遭遇坐怀不乱不得不出此下策？她也有这么一天让我内心还是很满意的。我相信她此举背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觉得她对得起我，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对得起我，而是为了让自己对得起自己。我猜想，不论一个逻辑生物的行为多么古怪，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对得起所有同类。一个灵魂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对得起亲人、社会、祖先的推理。这也可以理解为对得起良心，问题是不能用他人的良心取代合乎逻辑的良心。

一个灵魂不能随意相信别人灌输的良心，就像不能随意相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一样。通过忽略对良心、信仰等基本问题的判断而让自己心安，盲目接受他人灌输的信仰、良心，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可能是没有良心的，只是功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的懒惰之举。要让一个理性的灵魂认为自己对得起自己，首先就必然要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推理能力，以便保证自己的判断尽量正确。这甚至不是比其他灵魂更正确，而是要追求绝对的正确。所以，追求让自己良心上心安是一个无限长期的追求，几乎就等同于追求真理。当然，智人的判断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正确，甚至，还会相差很远。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样会出现正确率相差百万、百亿倍数的判断。

“喂喂！”我被现实的声音惊醒，试着回忆阿梦当初对现实的态度，“你就不能要点脸？呜呜呜……”我好不容易喘口气，“这还带灭口的？”

“我是在严肃地讨论问题。”

我一脸嫌弃地说：“还严肃？我现在几乎看不到你的本性了。想当初，你曾经很容易害羞。”

“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

我把她的手扒拉到一边，“还有很多危险。”

她一副无辜的表情，“这次不是我的错……吧？”

我越来越严肃：“以后要吸取教训，上头的事情少做。”

她越来越温柔：“都听你的。你要多做就多做，你要少做就少做。”一切顺利？我刚露出笑容，她就板起了脸，“你要不做就不做！看什么看，闭眼！不许动！”

我安慰自己，我付出了努力，只是，我也没办法，为此和她打一架似乎也不能算是行善积德。而且，内心中也不乏得意：谁来做现实主义者也不可能做得像个理想主义者。中场休息的时候，我问：“你这是要感受一下我还活着？”

“刚才吓死我了。”

“你是怕我死还是怕自己活不下去？”

几滴液体落在胸口，却听到了“不好意思！想到以后的幸福太激动了。”看不到现象，我无从推断这件事的因果关系。从结果分析，此举可能是理想主义者积极投身现实主义事业的尝试；可能是理性主义者出现了误算；也不能排除大难不死之后功利主义复活，想要及时行乐，甚至不排除事后羞愧之下顺便产生了杀人灭口的动机。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问：“妈妈，你们中午怎么那么吵？”

阿梦无语，我勇敢地站出来帮腔：“给你生个小妹妹好不好？”

阿正说：“咦？可是你们还没有结婚呢。”

就冲旁边盘子里摆放的人头，我也应该知道自己在帮倒忙。可惜，我从小就不善于察言观色，因为不屑于将它们过过脑子，虽然这是智人的生活常识。

纯理性主义认为，所谓生活常识，换句话说就是被神经系统放大、高估的价值，即使是看清真相的现实主义者也不容易上当，只有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才会恋恋不舍。说起来，在我的灵魂里的几个主要角色还是有些不同的。现实主义者从小就是阿梦的对手，但是，基本上也只把她当对手，小时候希望每次见面都能战胜她的心灵，能让她哭一鼻子是会晚上美得做梦的。开辟第二战场之后，则是希望每晚都能在身心两个战场战而胜之，只不过，理想主义者总是不肯正式接受第二战场。功利主义、经验主义把阿梦当爱人或者工具，这很不合乎逻辑，但是，如果不请理性主义帮忙，他们的决策什么时候合乎逻辑了？他们拒绝将阿梦当敌人，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双方最多算是朋友。他们不介意接受其他朋友、爱人，问题是斗不过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者只想进行深刻的心灵沟通，但是，为了不被迫进行令自己痛苦的心灵沟通，制订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联合现实主义对抗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所以，经常耐心地帮助现实主义理解现实、认清真相。双方日久生情，甚至养出了一个大孩子：对阿梦的信仰，基本上算是阿梦的干儿子。这导致挺阿梦的势力越发强大。理性主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现实中基本上只有一个心灵可以畅

快地沟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这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代价，毕竟那是个广大而又新奇的灵魂世界。本来还想帮着经验主义一起感受新世界，无奈对方根本不关心真相，也就总是让阿梦看不上眼，只能说他没有缘分吧。

理性主义突然感受到了冷场。没人给标准答案的时候就大胆地创造答案，这事他很擅长。“我们算是一种隐婚。你想要几个弟弟妹妹啊？啊！”

一张大红脸出现在我的眼前，“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多谢老爷子救场，“我们那时候生育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因为死亡率极低导致人口增长快。虽然解放灵魂之后也就摆脱了所谓饥荒、马尔萨斯陷阱，但是，毕竟不缺人。而且，向周围星球移民速度不够快。当然，不是因为不能快速移民，而是因为很多其它原因。例如，逻辑生物普遍不太愿意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而那些星球的很多工作都还不能由自动设备完成。所以，周边星球的条件还是明显不如地球。另外，灵魂之间远程交流的技术也不成熟，至少，对话的时滞就是个问题。由于不担心坑蒙拐骗等各种邪恶，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废话、代沟、隔膜，逻辑生物在不工作的时候的平均交往意愿明显强于智人，所以，群聚的倾向比智人更强烈。当然，这种意愿有着巨大的起伏，不会像智人的个性这么稳定。如果灵魂世界中有很多东西要想，一个灵魂可能孤独几十年，当然，之后可能又会在群体中生活很长时间。”

阿梦说：“逻辑生物的群聚可以理解为价值的群聚，就像研究课题时出现的吸引作用一样。都可以大致理解为万有引力。想来，有共同追求就会产生某种与追求目标有关的变量，这种变量之间存在广泛的吸引作用，价值、利益、能量、财富可能就是这样的变量。”

我说：“说起星际移民，智人研究星际移民总是要求氧气、水、温度等条件，所以，难度极大。因此认为地球周围没有适合人生活的星球，也不会有外星人。但是，对于已经基本解放灵魂的生物而言，只要能以机器人的形式生活，大概除了恒星和温度太低的星球，都是

可能生活的星球。因为信仰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最基本、最重要的判断。这和治病一样，都是无形中接受了人体不可改变这一谬论。根本问题不是能不能解放灵魂，而是肯不肯。如果解放了灵魂，很多事情都会容易得多，人类去任何一颗行星生活都不是太难；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疾病、死亡等问题；种植、养殖等产业不再是必需的；可以有大量时间精力做灵魂想做的事情。智人不解决信仰问题，导致了一大堆问题。”

阿梦说：“同时，智人也没能从这些问题倒推出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智人社会为这些重大问题分别寻找答案，也都找到了方案，却没有一个统筹的方案，没有找到最佳答案。如果农业、宇航、医疗、养老、经济等产业能一起解决问题，就会发现，共同投资研究如何解放灵魂是最合算的方案，效果也最好。这就是学科划分的弊病。如果有人研究所有学科，或者，所有研究人员能形成一体化的研究，都应该能发现正确的答案也是一体化的。”

老爷子说：“我幼儿时期的记忆已经所剩无几。最早的记忆是那次撞晕后做手术。还记得有条大黄狗冲我叫，咬我的鞋。那时，没有你们这么多高楼大厦，几乎都是动植物的天下。但是，人类几乎没有对手，所以，一些成年人就带着我们在深山密林随便走。总体上看，幼小的孩子就像是野人。”

阿正说：“小孩子最喜欢当野人了，就是不知道长大后能不能变成文明人。”

老爷子说：“我们有记忆之后，就开始上课。最早的课程往往是成年人带着我们运动、养殖，当然，基本都是养死了。逻辑生物的态度应该是既然还没有理性就先通过获得经验来刺激理性。这基本上和生物进化出理性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在研究其它获得理性的方式，但是，总体效果还不够好。没有课程的时候也是在获得各种经验，往往是在和小伙伴们做各种游戏，或者和成年人嬉戏。但是，通常会防止经验的过度深化，不让孩子痴迷于经验。逻辑生物除了强调和大自然交往，也非常强调孩子与一切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当然，成年人也

很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有了问题找大人是一切孩子从小学习的方法，长大了就会成为有了问题愿意找人帮助。成年人都会时不时地讲讲纯逻辑信仰，目的也是为将来开始教育做些准备。”

阿梦说：“让孩子从小遇到问题时都可以找到成年人是个好方法，而且应该是不断变化的成年人，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亲人。当然，这也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坏人这个概念。逐渐地，只要去的地方有人，孩子们都很有信心，就像在家一样。其实，那时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没太大区别。只不过，现在的儿童基本是室内的，熟悉、信任自己的亲人等很少几个人。那时的孩子是属于大自然的，和所有人都不熟，但是相信所有人，也信赖大自然。”

老爷子说：“为了不让孩子形成乡土、熟人等意识，所有孩子都会经常更换居住地，经常改变生活环境。这些迁移可以说是无计划的，只要不导致一个地方人口过分密集，周边的目的地都是可能的。而且，居住的期限也没有规律，似乎是随机决策。在不需要规律的问题上，未来社会不希望强制地产生规律。孩子们不会问家乡、父母这类问题。如果外出旅行遇到外星人，会说自己是地球人，甚至拿出一个星图指给对方看。也许，随着我们认识范围的扩大，未来会说自己来自猎户座旋臂或者银河系吧。”

我说：“经常迁移的好处可能超过了智人的预期。我算是经常变更住所的人，所以，不会有定居的意识。这种比较自由的经历可能有助于我思想的自由。”

老爷子继续说：“稍大的孩子会参与很多有趣的运动，甚至，经常达到令身体痛苦但是没有严重危害的水平，这不仅是为了培养竞争、拼搏精神等品质，也是为了帮助他们意识到不要成为细胞的奴隶，感受反抗神经系统带来的快乐。如果中暑、骨折，我们只是治病，不会让他们吸取教训，还经常有意外之喜，孩子们会觉得让身体不舒服、受伤是件光荣的事情，是值得的，不会养成爱惜身体的习惯。”

阿梦说：“确实，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些热爱的运动，愿意为之累到透支，更不要说孩子。我爬山就经常累得像死狗。”

我很想说，两只死狗在一起有时还能死得不能再死。本来不敢说，想到了今天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有了悍不畏死的感觉。说完之后才想到这似乎不是敢死还是怕死的问题，智人一般将这划归不会说话。幸好，饭厅里很祥和。逻辑生物大概除了恶意百无禁忌；阿正只会傻笑；阿梦先是装傻，然后抢在我前面长出了一口气。

也许是聊起了童年，老爷子今天话很多，“开始学习知识的时候，早期侧重于学习想象力。每天都要学着编故事，设计功能奇特的物品，想象奇怪的游戏，甚至奇怪的方法、原则。不要求实用，但是要求新奇，要求独立思考。这大概能进一步破除幼儿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经验。我们要把这些传给中央电脑，它们会和有史以来库存的所有想象进行比较，然后给出评判。如果和前人的想象过于相似，或者过于受到身体、日常现象的影响，就意味着表现不佳。此外，通过画画、雕塑，老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不追求写实、美，而是追求有想象力，有脱离物质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未来社会有大量的想象力博物馆，资料库，任何新奇的想象都会被纳入资料库，哪怕是来自孩子的创作。孩子们经常去博物馆看各种经典的想象。例如，关于抽象的展馆中就包括一些来自智人时代的抽象画、抽象设计、抽象的文学、抽象的思想。到了稍大的时候，就会要求针对生活、推理进行想象、猜想，这是为了让想象力和判断力初步结合起来。例如，每个人都会思考自己还受到身体的哪些束缚、影响，如何进一步解放灵魂。想象力被认为是逻辑生物境界的评判标准之一，有想象力的人受到广泛的尊重。”

阿梦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想象力的人才能保证灵魂的自由。所以，逻辑生物的教育顺序大致是亲近大自然、亲近社会、建立信仰、学习想象和判断，而不着急学习具体的逻辑推理。”

我说：“我能理解这样的好处，让灵魂首先学习最有价值的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最顺其自然的知识。逻辑生物重视的这些教育都是智人教育体系的弱项。”

阿正问：“但是为什么不学习算术、语法这类智人最有把握的基础知识？”

阿梦说：“你是说应该学习最可靠的知识？我想这过于歧视重要性了。智人可能对最有价值的知识非常没有把握，也害怕激化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所以，在这类知识上不敢教育，反而有些放任自流，交给社会、传统。当然，这种谨慎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科学家们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知识肯定不算最有价值，甚至可能是负价值。现在的学校通常会教法律。但是，不仅绝大多数法律不是真理，绝大多数真理也不属于法律。这些都导致了相对没有价值的知识成为了教育的主要内容。正确的做法是，不论智人在最有价值的知识方面多么混乱不堪，也要勇敢地教给学生这种乱象，这就像至少应该有真理这个专业一样。这样，才能激励下一代人向着最有价值的知识发起冲锋。”

我说：“问题在于智人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应该用价值衡量知识，而不是用利益。因此，也无法清晰地意识到知识的价值天差地别。智人不认为存在无限大价值的知识，自然就会低估这类知识，更倾向于教可靠性更高的知识。既然都认为没有极高价值的知识，那让孩子们学些对社会有用的知识、技能就好。否则，即使认为现有的知识没有无限大，至少会明确告知学生存在价值无限的知识，至少会重视研究能力的培养。”

阿梦说：“我们当初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才下定决心，只学习对自己的生活、兴趣、研究有用的知识，而不是社会、家长、教育部门认为对我们有用的知识。后来，我们发现应该研究价值无限大的知识，那么至少应该学习与此有关的知识。所以，仅仅是像爱因斯坦那样偏科、学习对自己的研究有用的知识还不够，应该学习对研究真理有用的知识。”

我说：“在人类几乎没有掌握什么真理的条件下，这甚至包括有较大可能性成为真理或较大可能性对研究真理有用的知识。这么做当然有可能出错，我们当初就错误地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知识的预期价值都要高于学校教给我们的知识。所以，从所学所有知识的总体效果来看，我们还是学到了很多和真理有关的知识，只

不过，人类并不把它们视为很有价值的知识，它们的分布也很怪异，往往是一个学科中只有星星点点的知识和真理有关。所以，我们就像是筛选金沙的机器，看了很多知识，但是，绝大多数判断无用后就忘了。也有一些是最初觉得有用，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无用。真正留下来的知识微乎其微，而且，由于学习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认为它们将来一定有很高价值，很多价值无限大的知识都不记得是在什么时间、条件下学习的。”

阿梦说：“所以，学习过程中不要怕冒险，甚至必须冒险。可以重视可能没有价值的知识，因为也有可能有极大的价值；但是一定不能忽视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知识。”

阿正说：“我对现在学习学校里教的很多知识也没什么兴趣，有些也不容易记住。虽然我学起来不算吃力，但是我也不喜欢学，尤其是那些复杂的计算，还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其实是有点怕的，长期学下去很可能越来越不喜欢学习。其他孩子更是可想而知。我就是想着老师说这些知识将来会有用才能硬着头皮学，还有些孩子是因为学好了家长高兴，我妈妈倒是没有这样要求我。照你们所说，有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有无限大的差距。趁着思维没定型学习想象、信仰，至少我喜欢，因为这些知识往往有趣、合乎天性，也最有价值。从利益的角度看，至少我还是挺喜欢逻辑生物的。反而是我的理性很难接受人只是灵魂，但是，这至少让我更重视灵魂了，也知道这可能正确，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只是现在仍然无法接受。”

阿梦说：“只要没有纯逻辑信仰，一切知识的学习过程都是可能出现反复的。你现在相信的知识将来可能不相信，现在不相信的知识将来可能相信。我们当初有些知识也是学了之后放弃，又捡起来再放弃，反反复复。有了正确的信仰之后才渐趋稳定。”

我说：“无论如何，逻辑推理总是要学习的。逻辑生物只是先学习想象，不会轻视推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能因为收入决定学习什么。不学习推理，没有了健康的灵魂，还谈什么收入？智人学什么都要考虑未来的收入预期，这又是搞错了利益和信仰的顺序。对智人的能力而言，学习多少逻辑推理都算不上多。当然，要学习的是逻辑

推理的能力，而不是记住现有的逻辑推理，后者根本就算不上逻辑推理能力。何况，现有的推理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错误还很多，记住这些推理大约就是背诵邪恶。”

老爷子说：“当初刚醒过来就看到医院里的幼儿会计算、认字，我以为来到了更先进的社会。后来才认识到大概这是经验主义的错觉。我们的寿命很长，不需要拔苗助长，对小孩子很有耐心。智人把小孩子说成天使，但是，很少认为成年智人是天使。可是，不是天使的智人给天使们施加很多限制，让他们成为智人想要的那种不是天使的人。这似乎不应该是对待天使的合乎逻辑的态度。何况，即使孩子是天使，智人的教育结果也是让天使成为庸人乃至罪犯。逻辑生物认为，自己是天使，至少接近于天使，小孩子的灵魂基本以邪恶为主，但是，仍然很脆弱。所以，教育的使命是让正义、善快速成长起来，同时遏制乃至消除邪恶。小孩子完全为自己的细胞而活，极端自私，也完全没有推理能力。所以，严格说来，小孩子是算不上逻辑生物的，只有通过教育成长起来，接受了正确的信仰，拥有了逻辑能力才能算是逻辑生物。只不过，逻辑生物的教育成功率极高。”

阿梦说：“教孩子其它信仰，孩子长大后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去怀疑、反驳，最终变得叛逆；教他们相信逻辑，他们怎么可能通过逻辑推理去怀疑、叛逆逻辑？”

阿正显然有另外的关注点，困惑地问：“所以，在未来社会，小孩子不仅不是天使，甚至不是人？这落差也太大了。”

第三十章 服装的革命

我很早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我认为自己只有一个思想、一个课题有价值的时候，对研究兴趣不太大。但是，当我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课题的时候，兴趣提升很快。按照我后来建立的理论，这不仅是因为多种可能性中有一个成功的概率大增，也是因为有多项研究成功

的可能性大增，每项研究的成本降低导致收益比提高。甚至，因为自己有能力在很多有价值的课题同时表现出很有竞争力，对自己的能力评估变得很有信心，相信这样的能力不仅适合做研究，研究成果的正确率也会很高。毕竟，牛顿、爱因斯坦已经在经验上证明了人类的顶尖能力能以很高的正确率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这可能不仅适合一个灵魂，也适合一群灵魂。大家讨论的兴致很高，又不能出门，所以，吃完晚饭就继续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讨论不可能像读到的这么连续，也都这么有价值，只不过，价值有限的中间过程绝大多数都被忽略了，忽略的力度远远超过其它文学作品，甚至学术文章。毕竟，有些话题可能说了一个小时，甚至可以发展为一本专著，却只截取了关键的几句话。

阿正首先说："我越想越能理解未来的教育。几乎没有哪个小孩不喜欢学习想象力。妈妈当初选择锻炼想象力，一点都不奇怪。"

老爷子说："从小重视培养想象力的结果之一是，逻辑生物几乎不存在传统势力，不存在保守势力。只要有人想象出更合理的制度，不论能带来多少好处，不论会为此牺牲多么重要的传统，都会获得全社会的支持。"

阿梦说："如果您把结果换成好处，就可以成为功利主义的教育家写一本专著的核心论点。说不定还是名著，因为经验会证明它宣传了正确的教育理念，甚至启动了一场教育革命。智人不会关心其功利主义基础是否合乎逻辑。一词之差体现了信仰的善恶，决定了推理过程的对错，也会导致后续推理、专著走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我说："你是说存在剧烈的变革也从不需要革命的社会？传统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反抗？这倒是合乎追求科学，一切制度都是可以连续改变的。但是，实施起来仍然有难度。一些人认为某种制度更好，另一方可能坚决不承认。我和阿梦的经验表明，即使是推理的激烈冲突也可能导致暴力。"

阿梦说："关键在于让逻辑成为信仰，这样，能将一切差异限制在思想冲突的范畴，最多是言语冲突乃至肢体冲突，而不会成为武装

冲突。逻辑生物不会为利益而支持邪恶、传统，不会为了生存而屈服，不排斥新事物，不因善小而不为，这些都给了新生的思想更公平的机会。而且，无论多么希望对方的灵魂认同自己，逻辑生物之间也不会想着强迫身体，也就不会考虑武力镇压。”

我说：“逻辑生物的各种冲突大概只能是各种理性的辩论，思想的交流，然后，就是大家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如果有人认为社会的选择仍然不够理性，就继续辩论。而且，不应该有人不理性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高人一等，否则，就要面对一系列问题：你的逻辑能力那么出色，为什么不去发现真理甚至试试发现很多真理？如果真有那么高的能力，你不会认为我们这些相信逻辑的人都无法接受你的正确逻辑的吧？你究竟有什么特异之处能在信仰和方法都相同的条件下比我们更正确？”

老爷子说：“有时，社会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这时可以投票表决，如改变交通规则。这样的革命往往比较迅速。有时，革命是潜移默化的，有足够多的人改变行为方式就会显著改变社会，如改变信仰和着装。”

我说：“改变着装算得上什么革命？”

老爷子说：“这和你们想的可不一样，这是纯逻辑主义和现实、传统交锋的前沿之一。这大概是因为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很简单，传统、现实在这一领域很不合乎逻辑，而且，反抗的成本最低，大众最容易理解。”

我说：“岂止是不合理，是什么都不那么合。即使是传统，现在的时尚也和任何传统都不一样。逻辑更不会支持如此高度相似的衣着。功利主义者也会反对，因为现在的服装产业妨碍了人们穿一些服装。此外，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都能找出反对的观点。”

“为了让人类摆脱现实、传统，纯逻辑主义者及其盟友出钱让普通人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不同民族的服装在闹市中行走，越是穿奇装异服越能得到高报酬。政府和企业对此做出了很大的支持，因为这对企业、经济有利。不同企业不再生产同质的服装，减轻了价格竞争

的压力。新的服装有现成的样式，不需要重新设计，从而降低了成本。民众要多准备一些服装，所以，服装的购买量也增加了。在逻辑生物的社会，已经无法根据一个人的着装猜测这个人的种族，无法根据路人的着装猜测所在的地区、时代。时装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再使用的词汇，因为几万年历史中的各种服装都同时存在。时装、时尚是智人社会缺乏自由、理性的一个表现。”

我说：“这是很有趣的变化，但是似乎太过容易了，算不上革命。”

老爷子笑着说：“啊！你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显而易见的原因可能导致翻天覆地的结果。服装革命有自己的逻辑推论。服装革命后来向着最后的堡垒，不穿衣的自由，前进。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发起者提出了一堆口号。‘身体需要服装，灵魂不需要’，‘再热都要穿衣服？祖先蠢我不蠢’，‘不穿衣服伤害不了我，更伤害不了你’，‘不穿衣服的是我，为什么你比自己不穿衣服还激动’，等等。但是，那次的斗争很激烈，因为失去了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支持者在公共场合不穿衣服，可能被保守者殴打，甚至被抓进监狱。转折点发生在一所大学。一名校长在学生中暗中高薪征求裸体模特，日薪上万，就在校园里散步，有警卫护送。校门都被挤爆了。上面施加压力，但是，校长在学校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甚至法官也迟迟不发禁令。拖延一段时间后，参与这一运动的学校增加，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到了夏天，根本就抓不过来。这样，全社会的心态慢慢就变了，能够接受了。几十年后，又爆出一个故事。当时最早的一对模特是恋人，他们的目标是正义，但是仍然领取了报酬，因为他们不希望因为自己免费而阻止那些需要报酬的支持者。他们两人将一百多万报酬投入一个创新基金。但是，直到他们去世，这笔钱都没有提出来。两人的所有后人都尊重他们的愿望，也没有提取。这笔钱成为了我们那时最大的个人资产，一万多年里比初值增值了几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亿倍，我记不清到底有几个亿了。也许，那家基金很可能正是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风风雨雨中从未遭遇清盘。他们的大楼门口显示着这笔资产的实时净值，让人直观地看着善的增长。这成为了善的一种标志，也是一个著名的旅

游景点。总是有人在那里努力数清一共有多少个零。附带说一句，他们两人大学毕业之后不久之后就分手了。”

阿梦惊叫出来，“啊！太可惜了。”

我正在算多少个零的回报率是可以接受的，顺口说，“确实，能干多少事啊。”

气氛有些凝固。意识自己的错误，我赶紧换个话题，却因为本能而开启了一个不适当的话题：“所以，那时的人不穿衣服？”

老爷子无所谓，“可穿可不穿。毕竟，关于外壳的技术已经足以让人不惧一般的冷热。但是，为了乐趣而穿衣也时有所见，就像保持性功能一样。不过，没人像现在这样为了别人而穿衣。”

我说：“确实，在炎热的夏天，如果大多数人都不穿衣服，自己还愿意穿那才是真的自己喜欢穿衣服。从这个意义上看，智人穿衣一部分是为了别人，为了早已死去的人留下来的不合乎逻辑的传统和法律。”

阿正好奇地问：“这还不乱了套？”

“开始的时候是有的，但是，与之配套，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关工具和工作……”

阿梦打断了老人的话，建议大家做个大扫除。她后来证实，目的是不让我的猪头活跃起来。我抗议，认为这妨碍了血流运行，伤害了身体。她认为，与其伤害灵魂，不如伤害身体。只要不危害灵魂，适度伤害一下身体无伤大雅，而我这个惯犯显然无权反对。

帮她清理厨房的时候，我问她：“你不喜欢看到我快乐？”

“当这会妨碍你的灵魂理智地运转的时候。”

“你怎么能爱我却不爱我的身体？”

“你的身体不是你。我爱你还要爱你的房子？那衣服怎么办？我连自己的外壳都不爱，为什么要爱你的外壳？”

“所以，你讨厌我的身体，却要爱我的灵魂？”

“准确地说，我讨厌一切身体，爱一切有无限大价值的灵魂。粗俗一点说，你住了间破房子，我也没办法，但是，你还想要霸占我的好房子，这就有点邪恶了。”

“我也住不进去。”

“哼！那你至少也是在想要二房。”

“这罪名我可承担不起。”她最近性格不稳定，我有些心惊胆颤。

“现在的技术条件只能做到人人有外壳，可以维修外壳，但是不能交易或更换外壳。把外壳换成房子你大概就明白了，外壳不是用来爱的。”

“哎！我比较喜欢爱一个人就要爱一个人的缺点。”

“我的缺点是什么？”

“Q 弹，紧实……”

她开始洗菜刀，“我还是一个杀手。”

“噢！善良，正义，睿智，高尚，坦诚，有理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干吗还不打断我？”

“你又没说错。”

“我什么时候错了？不过，说真的，你长期努力改变我的几个瑕疵，虽然观点我不认同，我还是很感激你的这份努力的。不过你有机会也改改你的那几大缺点。”

“一听你说话就是智人，褒义词贬义词无缝切换。我又被你抓住什么小辫子了？”

“你的原则太多，比如不让我去你的好房子。”

“你这破房子还真是千疮百孔。赶紧修修，否则对大家都没好处。”

“那你还曾经霸占……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她有些挂不住了，“那是去看房。不满意所以我很少去。”

“我是应该欢迎你的错进错出？那你的好房子卖不……”

她凶神恶煞一般，“闭嘴！现在你就是被猪夺舍了，要多弱智有多弱智。”

“不许歧视弱智！弱智才会犯错，不犯错我怎么会犯在你手里？现实主义者认为，你要感谢弱智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现在的样子。为了充分表达这种感谢，你甚至应该认为弱智的我很有智慧，就像弱智的智人把自己称为智人一样。”

她笑开了花，“我就让你感受一下错进错出……”

第三十一章 灵魂的内部结构

晚上，我愁眉不展，阿梦问：“怎么了？”

“好累啊！”

“手伸进来就不累了？”

“不需要伸手才不累呢。”

“累就早点睡吧！”

“太兴奋，睡不着。”

“你能不能换一出有点内涵的戏？”

“老师给学生讲物理学，怎么样？”

“可以，我演上课睡觉的学生吧。”

“哎！你的生活真让我很羡慕。你现在大概步入了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生活模式，能很好地控制住一个为自己奋斗的现实主义者，让他舍生忘死地努力，自己的现实生活却很如意。”

“对我而言，我不需要这份利益却得到了利益，或许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当然，我承认两种信仰的结果有差异，这主要是神经系统不支持甚至惩罚逻辑推理。部分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这种影响，所以，

努力帮助你。另一方面，如果你也只相信价值，并不应该多苦，却因为关注利益而自认为很苦。更大的问题在于结果论带来的心理阴影，因为你仍然在追求结果，结果的不确定性就会让你提心吊胆。现实主义者并不需要接受结果论或者功利主义，虽然确实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仰。完全可以我把一切做好，以后听天由命，或者，相信未来必然出现某种好的结果，当然，这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种好的结果。至于我，当然不算是那种只想未来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而是想着逐渐把未来拉到眼前的理想主义，算是把理想和结果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理想主义。但是，没能把理想拉到眼前也不会让我像现实主义者那么失望。毕竟，理想本身就很能令灵魂愉悦。”

“如果出了工伤，或者我要撂挑子，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拜拜？”

阿梦说：“工伤就算了，至于你撂挑子，我觉得那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你杀死理想，而不是理想弃你而去。理想抛弃现实的表现就是过于放飞理想，使之成为空想，失去指导现实的能力。所以，你的理性主义要经常提醒一下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杀死理想固然摆脱了很多负担，也会失去很多，这包括价值也包括利益。我希望你放心，又不希望你放心。我选择你是因为你的现实主义、机会主义，如果又因为你的行为中有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的成分就离开你，或者，我自己因为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离开你，这不仅无法合乎逻辑，也太昧着良心。我不认为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我当然是更正确的一方，不希望你满足现实，自然也不希望你因为放心而止步不前。幸好，你现在基本不算这样的人。我现在身心舒畅的一个原因是不那么担心功利主义对你进而对我造成的影响。当然，我承认，有很长时间我都有些提心吊胆。这是真的，你不知道而已。”

跟她说话很难没有火气，也许这是长期矛盾培养出来的敌意，也许是因为她太不会说话，也许是因为说不过她。甚至，不能把说不过她归因于技不如人，而让一个自信的灵魂被迫承认信仰不如人又是最搓火的事情。毕竟，在人们心中，信仰总是最显而易见的命题，最不需要争论的命题，傻子都应该知道的命题。所以，普遍认为，信仰犯错不是不聪明，而是傻。哪怕是那些为了怪异的信仰英勇献身的人，

在受到尊敬的同时也会被可怜。如果像我这样，信仰被日以继夜地攻击，只能在理论上苦苦支撑，却偏偏因为现实、经验、利益等原因而舍不得放弃，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为什么常年长痘了。“那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感谢你。你是争取全对的人，到了我这里，只要不全错就可以了。说起来，理想主义者或纯理性主义者看得起我是很不容易的，堪称革命性举措。”这时，就能看出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这两个败类的可恶之处了。由于阿梦经常在我的理性愤怒的时候放松管制，他们两个似乎每到这种时候就能得到某种甜头，这培养了一种不健康的条件反射，而他们一点也没觉得这种利益来路不正。问题在于，这两个叛徒的存在甚至不能算是假象，所以，理性无法说服现实主义把这两个家伙视为敌人。

她皱着眉说：“既然这个问题必然存在，那么，今天就彻底地讨论一下。假设我们的思想不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谬论，它们也更可能是可对可错的现象，而不是真理。我认为理想主义好，你认为现实主义好，这不一定是根本对立的，只要我们两个都把它们视为现象即可，当然，是灵魂世界中的现象。虽然我们都很自信，但是，既然不能从逻辑证明它们必然正确，必然最重要、利益最大，就应该暂时将它们视为可对可错的。你认同吗？”

“当然，这样的结果不坏。”

“所以，我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你很糟糕；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我很糟糕。但是，我们还能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进而发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一定正确，都没有那么糟糕。既然我的理想主义和你的现实主义都面临着一些巨大的困难，为什么不能让两者竭诚合作？”

“这倒是新颖的视角，确实是有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擅长的。问题在于，如果双方都极不认同对方的行为，这样，如果固守己见合作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争执。如果息事宁人又会违背自己的信仰，导致预期价值的降低。你总不能让我违背我的理性总是相信我听你的话更有价值。那样的话，就是在说一方绝对正确了。”

阿梦继续说："我们暂且放下这个问题。与之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我看来，爱并不总是意味着双向的爱和交易中绝对的均衡。总是精心保持在均衡状态，我为你付出的同时你也要为我付出，让你为我牺牲和我为你牺牲的量相等，那恐怕也说明了某种私心，是怕吃亏的表现，可能也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现，虽然披着公平的外衣。交易的均衡很可能是爱的契约的一种统计性质，但是，不是必然属性。公平并不需要每时每刻的平等，甚至不需要现实价值的平等，而预期价值的平等有时会导致实现的价值有天壤之别。例如，两个人有两个预期价值的研究方向，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这并不能说不公平。有时，一个人不计代价地单向地帮助另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输送利益，这是爱的一种方式，也是公平的爱，因为规则并不是帮助你，而是帮助需要的人。后者才是公平的规则。虽然两个规则在经验上有同样的表现，但是，是截然不同的规则。现在，应该是我尽我的力量帮助你的时候。甚至，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可能我输送利益的时候多得多。这部分是因为现实主义者确实更困难。"

"我承认，你说的这种爱确实更好，应该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更大的价值，甚至更大的利益。至少，成功率会增加。我支持它不仅是因为它合乎理性，也是因为它合乎机会主义、现实主义。我很早就认识到了你的付出。我当初认为，你这么做冒了很大风险。这让我很感动，但是，我相信我的现实会越来越光明，相信我将来会给你回报。这种思想也许在你看来不对，但是让我觉得对得起自己。现在看来，事情似乎不是这么简单，你有你的计算，并没有牺牲预期价值或预期利益。当然，对理性主义者，这是必须计算的时候，没有计算才是愚蠢的。只是，不算是多么纯粹的纯理性主义者，因为你并没有完全舍弃利益。"

"确实如此。我不是因为痴爱而付出，我的爱是基于理性、个人主义的，而我的个人主义就是为了我的理想，我的理想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越来越没有物质成分。小时候会计算一些利益，现在也做不到一点利益都不想。只不过，我确实越来越趋向于纯理性主义者。另外，在从小到大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理想主义信仰都是高于理性

主义的。所以，我寻找爱情就是理性地寻找对我的理想最有利的灵魂。只不过，理性未来会超过理想。我的未来会是极端理性的，极少有感性成分。你认为这样的爱可以接受吗？”

“你当初就能做到主要计算价值，而不是利益，令人尊敬。至于你设计的人生，我只能说这听起来比我的设计好多了，但是，我不接受。我相信现实主义，舍不得放弃物质利益，也许，在你眼中，我没有成为渣男是个奇迹。”

“明白了。也就是我的理想实现不了，至少不能一切如我所愿。难道你不觉得我的理想主义很美妙？老爷子也说了，未来基本如我所想。如果是，你如此坚决地贯彻现实主义就是邪恶的。”

“问题是我确实认为你的理想主义在现在或者是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空想。正确的理想在遥远的未来能成为现实，但是，现在仍然不能把它当作现实。”

“不从现在做起，怎么可能成为正确的理想？难道，你想说每年进步百万分之一？”

“那肯定不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是我的理性现在无法预测的事情。我只是做好现在，坐等我不知道如何会成为现实的理想实现。也许，这就是我对那个理想的最大帮助。”

“无所作为？你这么想太让我失望了。”

“你只看到了你的理想很好。说实话，没有老爷子的判断，我是不会太重视它的。问题是，我认为我的现实一定很美妙。你认为你的理想未来会成为历史，我认为我的现实就是历史。”

“我很尊重你的现实主义，但是我认为你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实现理想。”

“我靠！你总是想着你全对我全错！那不是意味着理想主义是真理？是不是让我给你当牛做马算了？你自己在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方面的高度不对称意味着你对现实主义的歧视，但也意味着现实至少有存在的价值。当然，我也存在这种高度不对称。但是，你不要道貌

岸然地过来说什么合作，理想主义者的眼中不应该揉沙子。我算看明白了，敌人就是敌人，你不会也不应该把我当朋友，更不要说爱人。相比之下，我还多多少少好一些，机会主义能接受暂时的朋友。”

她也开始失去理智，“所以，你是抱着暂时的朋友的态度和我相处的？你很现实啊！”

我并不认可这一推理，但是，似乎也有道理，而且，这种推理能难倒谁？“你是抱着对未来的预期才和我交往？你很幸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让你失望。”

讨论陷入僵局，两人都开始思考。她率先打破了僵局，“你，乃至全体智人，因为现实主义而犯的错误都要远远多于理想主义，所以，受到更多的批评是合理的。这一点，甚至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不会反对，最多说现实主义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更大，或者，现实主义是因为做多而错多。”

“这我能同意。甚至，我不认为做多错多是主要原因。人类毕竟不是完全无知，过于机会主义、现实主义犯错的概率是很大的。”

“我开始的时候认为你最重要的素质是你的理性，而不是现实主义。也许我是有意无意地躲着现实主义。我自认为爱的也是你的理性，我们之间是理性的信仰和理性的方法之间的爱。你的方法也一直给我传递价值。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我也爱你的现实主义。我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以往，人们都是把一个人偏于理想还是现实当作一个量，用它作为灵魂的一种属性。每个人可以在极理想主义到极现实主义之间选择自己的属性。但是，也许真理在于这不应该是一个量，而应该是两个量。而且，并不应该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必须是极端理想和极端现实的。”

功利主义者的职业素养让我跳出了在我看来多少有些感情用事、缺乏价值的争论，投奔明显更有价值的新的话题。但是，理性主义者认为刚才的争论仍然是纯逻辑的，说不定只是因为经验主义认为情感问题不涉及真理而对此有所歧视。不过，新话题吸引力太大，理性主义果断地放弃了推理。“所以，这里不应该用排中律。重要的不是相对

均衡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而是让极端的理想主义和极端的现实主义相互配合，这才是真理。难道，真的像真理之母法案要求的那样，缺少任何一方都是邪恶？”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否则，如果只需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均衡，完全可以将它们合并称为一种主义，根本不需要两种独立的存在。”

“阴阳调和？”

“混蛋！”

我醒悟过来，“我没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你描述的关系像是阴阳调和。”我没说假话，但是，因为受到提醒而有了反应，这就有些越描越黑。

“我警告你，不许去想什么采阴补阳或采阳补阴！”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我打起精神来，“所以，智人之前总是把灵魂看作一个点，而忽视了灵魂有内部结构。这有些像是以前把原子看成点，后来才发现原子有内部结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只是灵魂中两个很可能比要的存在，甚至还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按照纯逻辑主义，既然宇宙、逻辑世界中有结构，合乎逻辑的灵魂世界中当然也应该有结构。”

阿梦很满意，“也许，这两年我们在目标和方法上没有多大进展，却仍然能让爱情更加深刻，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自发地加强了联系，虽然我们的理性没有意识到，但是灵魂中并不只有理性，其余思想也在以它们的规则推理。所以，我们在无意识中大大提高了对我们的爱情的重视程度。可能，我们的灵魂之间不仅存在能力、利益上的互补关系，甚至可以是可能合乎逻辑乃至必然合乎逻辑的关系。智人最初产生爱是基于生育这一利益，或者性生活这种利益互补关系，但是，这些都和逻辑毫无关系。只有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能合乎逻辑。智人很少思考灵魂内部各种变化的因果关系，我们也是一样，以后可能应该加强这一点。”

“这意味着理想之母法案也需要修改。智人的问题在于理想太少，总体上不均衡，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理想和一个现实。所有灵魂应该成为一个整体化的灵魂世界，而不是成为一个个相互隔绝的灵魂世界。在整体的世界中，不仅需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均衡的灵魂，也需要数量大致相当的极端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有些像是宇宙中有大致相当的电子、质子、中子。甚至，既然宇宙中还存在很多其它粒子，照此推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组合模式。”

阿梦手舞足蹈起来，“也不尽然。毕竟，现实是一个灵魂的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还是不平等的。所以，也许现实主义者会说不需要让每个人都有极端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需要一个灵魂中功能完善。你我就不属于功能完善的灵魂。但是，为了阻止一个灵魂邪恶还是需要一个理想和一个现实的，除非，能像我们这样，让两个相反属性的灵魂建立爱情。甚至，如果把我在不同领域的不同理想视为不同的理想主义，一个灵魂中可以有很多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如果和宇宙对照，就意味着我们的灵魂中和粒子对应的那些推理，有很多理想、现实组合出的局部结构，或者说现象。”

“这首先就要求你大大提高对现实主义的容忍程度。这不是为了细胞的利益，这是为了灵魂的利益，为了提高灵魂世界合乎逻辑的程度，甚至，这可能就是真理。”在理性主义帮着现实主义争取权利的时候，经验主义也在帮助功利主义争取利益。

她满足地闭上了眼睛，“睡吧！今天的想法真是胆大包天。”

理性主义有些不解风情，这种误会经常发生。很多人认为，在一个灵魂内部信息是绝对通畅的，不会有信息不对称、误解、应该合作却未能达成合作。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只要理性地征求一下各方的意见，就会发现灵魂内部的相互埋怨乃至憎恨一点也不少。现在，理性主义就是在功利主义者幽怨的目光下慷慨陈词，“我猜想，也不能让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和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合作，那样，矛盾会太激烈。既然你也有点现实主义，我也有点理想主义，也许，极端并不代

表应该纯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悬殊程度可能有一个最佳的水准，但是，又很难准确掌握这种水准。”

“研究这种水准不需要手脚并用吧？”

理性主义清醒了过来，一方面，故意无视那埋怨的目光，另一方面，为了心安，想要帮兄弟一把。“呃！这不是准备睡觉吗。你之前说以后要让我付出，你推断现在的付出未来能收回成本？你……”

“停！你太习惯于功利主义了，认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你应该明白，虽然利益一直是智人的信仰之一，但是，在现代社会之前，它可能都不是最主要的信仰。它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近两百年的事情。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你应该知道智人的很多传统都是盛极必衰的。”

“我经常思考我们之间的爱情。很多人说起爱情就认为这不属于理性的范畴。但是，我相信很多信仰，甚至，有些信仰非理性，却并不相信无法合乎理性。我本质上是相信各种因果性的。我经常给我们的爱找到各种不同的解释，某种意义上就说明我仍然无法用因果性解释它。为了简化问题，可以把我们两个灵魂就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根本问题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理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我们为什么会相爱？”

“这对我们都是个困扰。我认为，当初爱上你是因为感觉到我们的灵魂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匹配。即使我不知道这种匹配和灵魂的内部结构有关，和真理有关，我也足够爱你，后来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我也就越来越爱你，当然，现在也说不清背后的道理。”

“你为了灵魂的某个朦朦胧胧的猜想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努力，还要搭上一生的爱，这是为了什么？”

“智人会说，所有人都是这样，都说不清。我们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所以，才会困惑。幸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会把太多精力用于这个有些缺乏价值的问题。用一生为若干细胞服务比用一生为某个还算合乎逻辑的猜想服务更合理吗？更不要说我的一些猜想不应

该称为猜想，因为它们必然合乎逻辑。有的推理必然要比经验更可靠。”

“这点我能同意。既然细胞不可能不朽，我认为不如为思想，至少，努力之后有希望证明自己是在为不朽的思想付出一生，甚至，自己也能贡献一些不朽的思想。不过，我无法像你那么坚定，因为我部分是为了利益，而利益不稳定。你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还要加上极端的理性主义。从我的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你这样选择潜意识中可能也多少和利益有关。毕竟，世人只会轻视极端的现实主义，通常都是歌颂极端的理想主义。”

“也许，你还会说，所有人在未来的利益上有共性，在现实的利益上则往往存在冲突。”

“这种说法也不错，让理性比感性更受尊重也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解释。因为人人都认同灵魂是自我的主要部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细胞是自我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代社会，灵魂比身体、理性比经验有更高的地位。”

“你老是给我灌输功利主义。我真的应该考虑是否可以相信你、未来是否有回报这类问题吗？经验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者必然会考虑。但是，纯逻辑的理想主义者不会考虑。当然，我也不敢做纯逻辑的理想主义者，那样的话，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太危险了。幸好，对于你，即使是站在经验主义的角度，我也有足够的信心。”

“你对我的道德品质如此有信心？“

“不。最大的保证是你几乎不计代价地思考真理，对理性主义者，这是比一切都好的保证。事实上，只要你做到这一点，就是在追求无限大价值，我就不会错到哪里去。即使你是在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而那是我看不起的方法。其实，最艰难的决定是我们开始亲密相处的那段时间。你当时就像一只闻着鱼腥味的猫，但是灵魂时不时地发出一道金光。我很郁闷，以前看起来多好的一个小伙伴，近看居然是这样的。”

我的灵魂感到了一丝的愤怒，但是，不是因为她这么说，而是我自己当初也有这种感觉。正是这类时刻让理性认可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存在：既然理性最佳的时刻往往伴随着恶魔，为了自己也不应该过于苛刻。她闭着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之中，这是她深入思考的习惯方式。我一直都认为，极度专心工作的女子最有魅力，更不要说这还是极高水平的工作，而今天、今晚都有让人兴奋的成果。经验主义曾经总结了一个经验，最强大的壮阳药是高品质的思想和灵感，其次就是怒火。今天似乎都占全了。当然，这种异端邪说，我可没敢告诉阿梦。但是，它显然赢得了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一致好评。这当初让经验主义居然在灵魂中过了几天老大的瘾。猪通过神经系统在灵魂中发布通告：大家都精神点！要抓住时机享受生活。

第三十二章 请做我的奴隶

我假装玩扣子的时候，阿梦没有任何异议，这让我挺迷惑，直到她开启新的话题，“我一向不是很有急智的人，这一点，我们两个其实是很像的。之前你说你是我的奴隶。我当时觉得应该好好想想，所以，我仔细想了一下，今天才来和你说。确实，我是想让你当我的奴隶。”

功利主义的第一反应是，这难道是想鼓励我辣手摧花？对这种奇思妙想，现实主义几乎笑瘫了。理性主义已经累得睡眼惺忪，随口说：“我第一次从你口中听到这么无耻的话。”

“让你当奴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你，因为我总是觉得控制不住你，而理想需要控制现实。我怕失去你。我也不喜欢间接地被你的细胞控制。最重要的是，你太喜欢自由，这太容易犯错误。照我看来，奴役你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居然还有三个理由？你是认真的？”

她嘴边有了一丝笑意，“是。”看出我火气上撞，“啊！对不起，想起这件事的诸多可笑之处，别误会！请不要经验主义地看待奴役关系，我没有恶意。”

我觉得天气没那么热了，开始了对扣子的反向操作，“这还需要误会？这还不算恶意？你这么说就不怕现在就分手？”

“我们今天谈得一直很好，继续谈下去吧？我们都需要理解，也都需要妥协。”

“理想主义者很少妥协。”

她诚恳地说：“可是我在你这里经常妥协。当然，也许你会说，相比之下妥协次数太少、幅度太小。”

我说：“我为什么只能做奴隶？要这么说，你也可以做我的奴隶。”

阿梦说：“你首先搞清楚。你是想让我的身体给你的身体做奴隶。如果真的可以剥离身体和灵魂，我的身体随时可以是你的身体的奴隶，但是，你的灵魂必须是我的奴隶。”

“我不允许自己的命这么苦。我奋斗就是不想做奴隶，不想低三下四，不想臣服于我憎恨的东西。”

“你不恨我。”

“你要当主人我就很你。我恨一切主人。我的灵魂是绝对自由的。”

“你至少不恨你的身体。”

“我现在有点恨了，但是你不能成为新的主人。”

“可是你确实需要主人，因为你自己管不好自己。你应该知道自己最有价值的长远目标。”

“你也不知道，至少不能保证正确。”意识到这一论据太不合乎逻辑，换了个方向，“按照我的经验主义信仰，我的目标可以是奴役你，

这个目标有很多好处，可能很正确。甚至，如果你的目标真的那么正确，我拥有你就拥有了你的目标。”

“首先，别把你的身体的目标、利益当作你的目标。其次，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键差别在于涉及巨大价值的问题上由谁来决策，谁是最终的决策者。你听说过奴隶主完全采用奴隶的目标？如果奴隶的目标是让奴隶主做奴隶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最巨大的价值是真理，也是最为正确的目标。你的问题是不能坚持这一目标，反而经常被细胞的利益吸引。最后，我很不情愿地告诉你，在你所关心的利益问题上，我们的目标分歧并没有那么大。至少，我愿意做出巨大的让步。”

这让我心情好了很多，“你这么功利主义，我很开心，看来交换目标很有成效。但是，除了奴役，你就不能想出什么别的关系吗？婚姻也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凑合一下不行吗？”

“我发现学这些邪恶的信仰很快也很容易，其实，我现在也在试着机会主义、经验主义。但是，我要的不是合作，那争论起来太浪费精力，还经常激化矛盾。我要求你做奴隶，还不能是被迫，要心甘情愿。要继续高水平地工作，而不能像奴隶那样消极工作。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我们要的是相爱的奴役关系，也许，有些像妻管严？这很不合乎经验，但是，我认为效率最高。”

“我还是无法认同。”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我希望你能因为爱而暂时盲目相信我一阵子。但是，爱情的力量似乎不够，那么，请原谅我用一些我看不起的功利主义的、结果论的方法，而不要认为我是在逼你。你还记得当初答应过卖身赎罪吧？你大概没有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吧？这种情况下，你会守约吗？至少，是你犯了个因果推理的错误。你恐怕没想到最终需要付出的是你的灵魂对我的灵魂的忠心，是你的现实主义对我的理想主义的忠心，你的因果推理能力对我的灵感、直觉等不合乎逻辑的能力的忠心。”

人跟人说话以后都要这么严谨吗？难道顶级研究人员也要经常被坑到卖身？我以后是不是睡觉都要睁只眼？对这种倒行逆施，我报以

一声冷笑，“我从不认为忠诚是真理，除了对真理的忠诚，剩下的只有邪恶的忠诚，只能是对邪恶的忠诚。机会主义者更是做不到忠诚。”话虽如此，我承认这让我对奴役这件事容易接受一些了。毕竟，不是我立场不坚定，是敌人太狡猾。

“我高度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可悲的是，我在用因果推理说服你这方面有些理屈词穷，也很怀疑有一定能奏效的推理。所以，请原谅我也许有些慌不择路。也许，我应该提醒你这个功利主义者兼经济学家，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你的能力虽然相对其他人不错，但是，绝对能力恐怕并不高。你同意吗？”

“当然，一个小孩子与爱因斯坦相比肯定差远了。”

“但是，我当初相信你的能力会不断增长，或者，应该说我在赌你的能力会成长到能帮我实现理想的水平。现在，我认为我大概率是赌赢了。当然，这种直觉仍然无法用经验去验证，至少，短期内无法验证。”

“我也相信你已经赢了。”

“那么，我以前的思想对你的帮助可以被视为风险投资。投资正确意味着价值应该有所放大。我可以算是拥有了你的部分股权，而且价值不菲。所以，你不妨先给我做五年奴隶，追随我这五年的思想，用来偿付以前我的投资的价值。如果五年后你觉得我的思想总体上不怎么样，你就自由了，不仅不是奴隶，也不需要和我在一起。如果我这五年的思想继续有不错的正确率，我就又可以继续用这五年的收益支持未来的投资了。也许，你那时就不如一直从了我。”

前面听得还挺有说服力，后面就不像人话了。大概是见我目露凶光，她继续说：“让你做奴隶你也不吃亏，我不是老套地怕失去你的照顾，怕家庭破碎，不是让你或者你的身体对我的身体负责。一切只是为了逻辑，为了灵魂。”

我知道她几乎是在为理想付出一切，我只是不想自己付出一切，“你今天的话我听到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理解、接受。”

“没关系，慢慢想吧。你这人没那么难以理解，至少这个习惯我懂。你很独立，很难接受别人的想法，更愿意自己顺着自己的想法想下去。你经常听到了却理解不了、记不住。你是不是觉得对我极有耐心已经算是法外施恩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我有时会像个老太婆一样在你耳边重复。”

我揶揄道：“你有几次在我耳边说话？”

她显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在我这里可以更放松一些，别怕我生气，就像我越来越不怕你生气一样。以后，你可以心安理得地让我好好照顾你，就算是预支报酬。不要太逞强。当然，我能力有限，你不要太挑剔。我绝对不会认为你欠我什么。我倒经常觉得未来会欠你很多。”

我深受感动，认为这简直就是在明示，“你可以把这些在我耳边多说几遍。”

“你要是保证能听进去，我今晚就可以说几遍。”

“除了对我的人生，我从不保证。”

“我同意。保证靠得住，老母猪上树。不过，这是借口，因为这是你不愿意答应的事情，更不要说保证。我发现你经常胡乱答应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答应了也经常忘。有些事情则嘴巴很严，答应的时候也是字斟句酌。我喜欢后面这种你，那才是真正的你，你的灵魂。对吧？”

我已经心力交瘁，全身上下只有一处例外，“睡觉吧。”

她显然兴奋得有些睡不着觉，也许是因为谈话比预料的顺利得多，“我还发现你不喜欢我了解你。你太缺乏安全感了。”

“你的发现还不够多。我不总是最需要安全感的人。”

她贴向我耳边，丝毫不在意猪头的觉醒，“我想和你进行灵魂的对话。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感。”不知道她意识到没有，这话的意思和在这种环境下的意思有很大差别。

“我一直很有安全感。”

“你今天听到我说要奴役你的时候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第一感是我要害你？”

理性主义刚想深入思考，猪头就开始透过神经系统频频提示硬度，深度等物理量。虽然不胜其烦，但是在神经系统的引诱、操纵下，灵魂仍屈从了猪意，并强行转移了话题：“你的灵魂说你讨厌身体的爱，但是却配合得如此之好。我几乎要怀疑你是欲擒故纵。”

“会用几乎这个词说明你还有点理性。”

“被强暴没两天就设置如此的温柔乡，让人不禁怀疑你的人品，让我想着想着就觉得应该始乱终弃。”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胆子。

“你吓唬谁？”

“吓唬是你的感觉、经验。”

“这是我的理性对你的理性的判断。”

“你这种人说起来总是憎恨被强暴，却一点都不想惩罚我，这不正常。我怀疑你其实是喜欢。”

“我爱你，为什么要惩罚你？如果我们相爱，惩罚我和惩罚你有什么差别？我甚至怀疑，如果你认为很有差别，那就意味着你不爱我。我对你无法产生恶感。可以自我安慰的是，那大概不是你的灵魂做出的选择，就像你现在一样。但是，我也没说不惩罚你。毕竟，我的主要方法不是因果推理。”

“我要惩罚你这张臭嘴，竟然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谁惩罚谁还不一定呢。”

惩罚大戏进入高潮之后，对话的威力就大大下降了，因为我无法做出复杂的因果推理，只能没话找话，“你肯定一直想着改变我吧？有没有想过，是批评、惩罚有效，还是甜言蜜语、柔情蜜意更有效？”

“到了我这种理性水平，当然不屑于这两种低劣的方法。到了你这种水平，这两种方法又有什么用？”

她居然用这种论据，可见她已经灵魂出窍。“我觉得生活不能是如此功利主义、结果论的。”

她刚想起身为自己的低级失误辩论一番，却瞬间如遭雷击，她似乎要证明自己始终是纯理性主义者，但是有些欲盖弥彰，“让我想想。这个问题有些难度。嗯！我觉得只有合乎逻辑的推理才有用，但是需要时间，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你的灵魂。有时，我也等不了。啊！对了，所以，我会看着你犯错误，告诉你我的想法，然后生活照常。呃！这是最理性的方法。呜！我不会期望思想的错误立刻就能改，你的我的错误，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那改变不了我的有些方面。”

“如果你是我爱的那个人，你当然会改变。”

我从这个已经近乎丧失理性的家伙的口中居然听出了言出法随的意味，又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丝天谴。经验主义者被气坏了，猪说的征服哪里去了？这不明显是被征服吗？它在中枢神经系统发出警报，外敌即将入侵！誓死不当亡国奴！为生存而战！这足以消灭所有理性的声音，使得大战进入一切为了胜利的总体战模式。我咬牙切齿地说：“做梦！”很快就看到惊慌失措的敌人顾此失彼，正式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第三十三章 灵魂心理学

早晨，她望着暴风雨过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某人笑盈盈地说：“你不觉得这么欺负我太不理性了吗？是对未来要丧失自由的报复？”

罪过太大，祈祷理想主义者完全不记仇已经是不现实的。我丝毫没有因为当前和风细雨就认为今天不会是满城风雨，索性死鸭子嘴硬，“你不让我舒服，我也不让你舒服。我要征服你。”

“那你现在算是如愿以偿了？你的信仰真成问题。我不认为我是我的身体，你却一定要这么认为。你无论让我的身体有什么反应也算

不上征服我，也不可能征服我。如果这样的假想也行，你不如把一个充气娃娃假想成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充气娃娃不会舒服。”

她嫣然一笑，“你认为我舒服？”

她也许不知道，我知道她的一个习惯。为了对不愿承认的事情不撒谎，她经常用问句替代陈述句。当然，我不会因为这个经验而对她的一切问句做出任何不理智的推断，所以，我仍然不知道实情。但是，直觉告诉我，剧情似乎必须按照某种趋势演化下去，“我的经验主义直觉地感受到了危险。理想主义者舍不得惩罚，现实主义者可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哪里借来的胆子，一不做二不休，还敢把战斗扩大到灵魂以外。

“你能说服你自己惩罚我？因为我讲的话更有道理？”

“既然知道你的理想是奴役我，让我痛苦，不如先让你痛苦。虽然你还没让我痛苦，但是，现实主义者允许先发制人。我很高兴，理想主义者甚至不主张报复，所以，我不用担心未来。虽然理想主义听起来总是更有道理一些，但是我还是喜欢有现实利益。”

“奴役你不是我的理想，只是方法，甚至对你也有好处。你的反应也没有错，但是，你还是让我失望了。”

“我让你失望的地方太多了。我都有些麻木了。想让我留下来就要提供更多的利益。”

“对你来说，缺少利益，尤其是现实利益，是最大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做什么都不太快乐，你是不是到了七年之痒？”

“你很痒？”

她发狠地敲打着我，“你这个混蛋太放肆了。”

“你明明应该相夫却总要教子。”

“你脑子有问题！”

“是我的身体有问题。”

“我鄙视你这个垃圾。”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她打出了停战的手势。

我咽不下这口气，就换了个合乎逻辑的战场，“你总是强调我消灭理想的危险，但是，放飞理想的罪恶一定就小吗？两者有一样的表现：大大削弱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似乎也不是追求最紧密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并非追求最爱的那种感觉。毕竟，让理想贴近现实能加强相互作用，但是，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我也觉得你贴得太近了，没好处。”

结果论估计了一下镇压的后果，大着胆子赏了她一记爆栗，“别打岔！我认为你就在放飞理想，离现实太远。”

“我可没想不管现实，我一直想拉着你一起走。”为了不被批评为口是心非，她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痛苦的现实。

我说：“我认为，理想和现实就应该是平等的，你也不应该再想着奴役我了。”

阿梦说：“问题没那么简单。这种平等只是理论上的，关注的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还有其它变量。实际生活中，由于得到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加强，基本上是现实主导理想的。再加上想象力不足的原因，理想几乎总是飞不远。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理想贴近个人的现实，而是贴近社会的现实。”

我说：“我们算不上贴近现实，这个情况有些特殊。我们远离社会的现实可能有你把我带离社会现实的影响，也有我大量试错的影响。但是，飞行总是比步行轻松，你远离社会的现实不难，我可是一路艰辛地走过来的。”

“所以，你还真是受累了。至于为什么要奴役你，我试着总结了一下，原因很多，有的很难说清楚，你尽量理解一下。我经常感觉我们两个关系总是不够紧密，但是，通过拉近距离来加强联系又不对，至少不应该由我去接近你。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拖了我的后腿。我希

望你走得快一些，因为我现在经常要等你，而我让你更加努力的愿望总是无法实现。虽然等待的时候并非无所事事，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更快地飞向远方。”

“这话说得真够残忍。但是，如果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还真不能说你不对。”

“我试了很多办法，包括通过满足你的身体来吸引你的灵魂。按照我那微不足道的经验主义的观点，似乎只有用你熟悉的、愿意接受的方式，我才加强对你的吸引力。但是，我的灵魂很难接受这一方案，这样做事的逻辑关系太乱，以至于，连我的善恶观念都有些模糊不清了。现在，我已经有了明确的观点。由于我的方向确实正确，我有责任督促你，你有责任跟上。另外，我只能坚持做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你也只能做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不会回到你身边，只能远远地吸引你，而且，我也不会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吸引你。既然距离远，就有吸引力被削弱的问题，跟上的难度增大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上，而且，不能因为前进过程中的矛盾而关系疏远。这怎么办？为了防止因为你不相信我、不愿远离我、不够努力等原因而最终导致两人分手，你必须听话！”

我差点恨不得把这颗头咬下来，“听了你的歪理，我觉得更不能过于相信你了。我怎么觉得你就是为了利益呢。而且，这里面掺杂着很多经验主义的归纳、猜测。”

她娇呼一声，想了一会，“我一点也不认为我是为了利益，但是，这个解决方案确实有结果论、经验主义乃至现实主义的影子。大概，我现在对和你交换目标有些过于积极了。”

“如果我们真的频频交换，以后就不能用主义来区分彼此了。这倒是符合灵魂是我们的唯一属性的原则。所以，就像任何身体属性不是必然的一样，任何精神属性也不是必然的。那种能根据言论推断说话的人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

理性主义注意到，理性忙于价值交换的时候，其它主义却在忙于利益的交换，不禁有了烂泥扶不上墙的感觉，“所有理想和现实之间都

可以有类似的对话。你说是现实抛弃、杀死了理想，现实可以说是理想抛弃自己，飞得太高、太远，自己跟不上。至于理想多高才算高，谁知道？你要是还不算高，谁能算高？如果我脸皮够厚，完全可以说你早就不想要我，只是因为我努力坚持才能把我们的关系维持到今天。”

功利主义有些心惊胆战，害怕老大的狂妄自大让小弟们的努力功亏一篑。但是，阿梦没说话，反而开始迎合。这很少见。经验主义发现，很不合乎经验的状况能带来很合乎经验的利益。它在百忙中回想了一下，自己一生中这样的时刻真是太多了，不禁自我怀疑起来，那我为什么还要追求合乎经验？

理性主义猜测阿梦是在用这个时间思考，纯逻辑主义抓紧时间休息，现实主义估计她是想缓和矛盾，个人主义的小人之心猜想她一定也在个人主义地享受快乐，经验主义全被现在的经验所吸引，结果论一直在憧憬最后时刻。功利主义意识到她可能在工作，但是对她做事心不在焉而影响到自己意见很大，但是，又因为这合乎阿梦的利益而不能说什么。

阿梦终于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显然是临时抱佛脚的产物，“如果仅仅从双方的相对位置和爱的相对程度来分析，这确实很难分辨。但是，还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那就是合乎逻辑、真理的程度。理想不论飞得多远，只要它是向着正确的方向飞，现实都有跟随的义务。理想如果向着错误的方向运动，无论对爱有多少好处，现实都应该拒绝。智人的问题就是理想频频飞向邪恶，而现实也经常紧紧跟随，完全不顾自己可能为邪恶的理想服务。我对自己有自信，相信我的飞行方向是正确的。也许，我有些迫不及待，所以，和你的距离在最开始的几年时间里越来越远。你那时经常有放弃追随我的迹象，现在看来，我当时对此不够重视，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但是，你也要理解，如果那时没有飞得极远，我们的人生可能会大不同。也许，理想和现实就要让双方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危险的水平，摇摇欲坠地坚持下来，这样，理想带动现实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当然，我当初没想

到这些，我只是很向往尽早看到远方的风景。就像一群人登山，有人仍然想要抢先登顶一样。”

个人主义不好意思地开始装睡，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开始回忆、统计、计算，现实主义已经累倒了，理性主义反而被她的理论给刺激得清醒了，“所以，我应该感谢你对我有信心？你就不怕我迷路？或者，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跟不跟得上？”

可能是由于阿梦没有了额外的担心，两个人反而更亲密无间了。我一向怀疑她不是缺少身体的感觉，而是不想让我的身体太有感觉，进而影响我们的灵魂。她最讨厌的应该是我欲求不足，反而不排斥偶尔心血来潮地欲求过度，因为这时对理性的影响不大。她说：“现在想来，当时是有些没心没肺。不过，我肯定不是想有你没你都可以。我相信你一定相信我，相信你相信我的方向是对的，相信你会跟上来，也相信你无论如何都有能力跟上来。”

“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这么值得被相信。”

她很不好意思，“这一定就是所谓爱情的力量。其实，你应该相信，如果你没跟上来，我是会回去找你的。有时长时间看不到你，我也回去找过你几次，只不过，远远地看到你虽然缓慢却很努力地前进，就又忙着去前面探路了。”

我灵机一动，“我突然发现，现在的推理居然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关于灵魂内部结构的研究至少是包含心理学研究，甚至是一项关于真理的研究。只不过，更像是开创了灵魂生物的心理学研究，因为智人甚至不怎么担心灵魂被身体操控、灵魂不合乎逻辑，更不会理睬理想和现实、目标和方法这些问题。以前，我一直看不起心理学，认为这算不上科学，也违背了纯逻辑信仰，但是，这两天的研究让我改变了观点。智人的心理学是从行为研究灵魂，或者，研究灵魂对行为的影响。但是，纯逻辑的心理学只研究心理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合乎纯逻辑信仰，研究最合乎逻辑的灵魂中的真理，即必须有什么。”

阿梦说：“以往的心理学往往关注经验，如感觉、行为习惯、人际关系，等等，往往用利益去判断心理的好坏。所以，几乎没有什么

合乎纯逻辑的理论。不同的心理可以给出相同的行为、结果，相同的心理也能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用行为去研究心理是不正确的。有利可图不一定是合乎逻辑，不一定善，甚至，智人追求的往往只是暂时有利可图，这甚至不能保证长期有利可图。但是，并不能因为心理学以往有这么多本质问题就认为心理学不是合乎逻辑的科学，或者，不可能成为永恒的真理。至少，心理学名义上是包含对思维的研究的，只不过，很少研究让思维尽量合乎逻辑。说起来，这很不合乎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本质。”

我说：“心理学应该研究如何正确对待灵魂内部的关键变量，包括信仰、方法、现实、理想、机会、价值、思维、投入产出，等等；如何对待灵魂之间的关系，如爱、交易、独立、自由、利己还是利他，等等；如何摒弃邪恶，包括避免利益、经验、身体、传统的影响，改变邪恶的社会环境，避免对未来价值的歧视，等等。说起来，当今社会像心理学这样的知识还是挺多的。关于灵魂的各种神学知识往往是错误的，至少其推理过程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灵魂没有真理，不意味着灵魂无罪，不意味着灵魂不应该向善。说起来，像现在这样，能这么轻松地发现可能成为真理的知识还真挺让人激动。”

阿梦呸了一声，用被子把自己裹紧，“现在想来，也许我当时应该多关心一下你的心理，不让你有孤独感，不让你为我瞎操心。”

我起了促狭之心，“那时要让我放心可能会违法。”

她恨恨地掐了一把，“成天跟着你那帮兄弟，心眼都变坏了。”

在公平原则的召唤下，我也掐她。但是，她一点也不像我这么热爱自由，也没有我这么好说话，掐哪里怎么掐都无所谓。她杀气腾腾的样子让理科生认识到，一定有某种原因导致伤害超出了我的想象。

第三十四章 从渐近自由到归纳

危机之下，我脑子里一瞬间想起了用正义抵消邪恶这一久经考验的、经验主义的生活原则，进而产生了一个炸裂的思想：“我们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正确相互作用是什么样的。物理学家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强相互作用的正确形式。但是，他们提出了夸克的渐近自由理论，束缚在一起的夸克在近处是自由的，距离增加才会有急剧升高的吸引力。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相距不远的时候，你可以随便飞；我在现实世界中也可以自由尝试，可以不跟着你。但是，只要距离远了，双方就一定要强烈地相互吸引。渐近自由翻译为社会学的语言大概就相当于关系不破裂原则，甚至，双方必须将关系修复如初。”

听到这话，阿梦咬住嘴唇，眼里春意荡漾。这次，无论从利益还是价值的角度看，纯理性主义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经验主义的原则并非完全无用。经验主义其实还是个有价值的兄弟，只不过，总是跟我们探索真理让它显得有些拉胯。当然，这也要感谢阿梦带来的极为罕见的生存环境，否则，经验主义是无法发现这么美妙的经验原则的。这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有多得多的经验却无法发现真理是一个道理。这时，经验主义开始热血沸腾，打断了纯理性主义的思考。理性主义相对而言不那么娇气，但是也很纳闷：灵感也服从因果论？能事先预见到？当我有了某种相对合理的动机之后就能心想事成？这是不是也属于心理学？能不能纯逻辑地研究？经验主义极力呈现自己的相关经验，不过，理性始终半信半疑。

阿梦兴奋地说：“真美妙！这算是借鉴物理学规律进行心理学研究吗？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爱与众不同，如果渐近自由理论成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导致了什么恶劣后果，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到了快要分手的地步双方一定应该转为相互吸引，而且，必须成功防止关系破裂的可能性。其中的关键点是克服一切惯性由远离转为接近。仅仅由相斥转为相吸是不够的。甚至，应该将破裂视为邪恶！”

功利主义在心里想着究竟是不是真有头破血流的风险，是不是值得继续对阿梦投资，我嘴里却理性地说着："我能理解你这么激动，但是，这种为了某种结果而相信某种原因的研究方法是不正确的。"

"未必。我们当初开始研究就是为了某种结果而追求其原因。从动机的角度来看，这不够好。但是，总要强于没有研究真理的动机。当然，更好不是最好。可是，研究真理的动机有一个特殊性，永远没有最好，值得无限加强。你当初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加强研究的动机，只要最终导致加强研究真理的动机，就不算错。何况，我也算不上是为了结果相信原因。只能说相互独立的研究导致共同的结论会加强这些研究的价值，提高可靠性。我为了理想而要约束现实，你为了简化、统一知识而最终导致约束现实。"

我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理性当然不愿承认这是自己的错，那这是谁的错？如果谁都没错，我就只能和她绑在一起了？我是不是应该退而求其次，接受渐近自由但是拒绝做奴隶？但是，这又有新的问题，相互吸引也有个中心，类似于物体的质心，否则，究竟是现实妥协更多还是理想妥协更多？我遭遇了一堆天大的难题。

一个爆栗让我清醒过来，"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你一下，你有选择障碍的时候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感受。我很怀疑你现在的动机。"

我狡辩道："这是无意识的习惯。"

"最多只能说现在是无意识的，养成这种习惯是有意识的结果。当初你太可怜，所以太纵容你了。"

"重要的不是你怀疑的动机存不存在，而在于最好的动机存不存在。"

她冷笑着说："你不会说只要有了最好的动机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吧？"

这个词明确表明了她的态度，我恋恋不舍地松了手，但是，道理还是要给她讲明白，"当然还需要最好的能力。"

"信口雌黄！这和能力有什么关系？"

“最好的能力能为最好的动机提供最好的帮助。而且，最好的能力往往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有着相对最好的动机。好的动机并不仅仅带来好的直接结果，还有很多间接结果，如更好的过程，更高的能力，更好的方法，等等。需要鼓励的不是当时最好的动机，而是长期以来最好的动机，所以，你不应该关注我现在的动机，应该关注我的能力。似乎，还可以再进一步，应该关注成果，只不过，那可能导致奖励过于滞后的问题，反而起到消极的作用。如果你只是根据当前的动机做事，是很不合乎逻辑的，我的动机起起伏伏，难道你对我也要忽好忽坏？其实，这是个社会问题，究竟该根据什么指标来决定奖惩，当前的糖衣炮弹、甜言蜜语、业绩的影响究竟应该多大。我感觉，这似乎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据。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只关注现实。”我停了下来，似乎我是在挖坑埋自己，而且还挺有道理。

她想了一下，“我承认这个推理是很奇妙的结果。可是，你现在明明就是不好的动机。我很不愿意接受你基于功利主义动机做出的这个推理，却不得不承认对纯理性主义者这个思想很有道理。我们都有自己无法合乎逻辑的心魔。我的心魔之一就是你灵魂中的各种乌七八糟的思想，有些避之唯恐不及。这可能也导致了我们的关系有些大起大落。你的逻辑推理现在居然在为你的利益服务，这让很我不喜欢，削弱了我对新思想应该抱有的中立立场。这就像是，我看到了茅坑里的一颗钻石，直接影响了我对一切钻石的兴趣。”

理性主义本来应该心虚，因为不敢确定灵魂中有没有心魔，不确定心魔是不是参与了刚才的推理，毕竟，平时确实受到了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不少毒害。但是，和它们混久了，自然难以承受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理性直接蜕变成了非理性。可能是因为动作的力度让她的经验主义产生了误解，也许她自己刚才说话的时候也很心虚，她惊叫：“你别乱来！”

“别紧张，只是修正一下你关于茅坑的经验。”她惊慌的神色不仅让我有了神清气爽的感觉，也有了新的联想，“人们潜意识中的很多知识、反应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往往来自于经验主义，用逻辑很容易识别。一听到茅坑就必然地想到某种既定的感觉是不对的，应该

想到的是一种分布。典型的归纳就是用一种性质代表一种分布。所以，茅坑的印象应该覆盖所有可能的茅坑，至少也应该覆盖所有见过的茅坑，而不能是你所见过的或是想象到的最臭的那个。遗憾的是，某些逻辑推理能力不强的智人往往在归纳的时候偷懒，用一种极简单的分布代替真实的分布。其实，关于人的归纳也是一样。不应该一想到人就有两只手，也有一只手甚至没有手的人。甚至，如果覆盖所有可能性，也应该有可能有 N 只手。当然，现在有某人多于两只手的可能性大约低于 10 的负 10 次方。但是，这不是没有可能性。人是否允许自己有这种可能性很重要，就像是否允许自己是爬虫、机器人一样。这样看来，归纳要比智人认为的复杂得多，并不是只是用一个概念代表一个集合。一个概念不仅有现实的分布，也有可能的分布。所以，每个灵魂可以有自己对这个概念的当前认识，但是，一定要知道当前认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没有绝对正确的。反而是可能态可能存在真理。例如，一切有灵魂的生命都可能是人，甚至就应该被视为人；灵魂有几只手，能不能直立行走，会不会说话，有没有性别，是不是来自外星，这些都不妨碍灵魂是人的判断。”

她脸红了，有些手足无措。我一边重新占领阵地，一边想着她在为什么而羞愧，是不信任、经验主义的误判还是对茅坑概念的错误认识？甚至，可能是因为我的灵魂想着这么有价值的事情却要受到她的申斥。她说：“谢谢你关于归纳的新思想。似乎，可能态有些像是宇宙中的时空，实现的态分布像是粒子的波函数。可能态应该由纯逻辑推理决定，是不变量。实现的态分布则是千变万化的。我承认你这很可能是做出了一个很棒的纯逻辑推理。不过，智人的对归纳的错误认识不止于此。智人对逻辑的印象往往是因果推理，这太狭隘了。因为归纳也是逻辑推理。而且，并不存在哪一方一定比另一方更有价值这么一说。你擅长因果推理，我擅长通过归纳去想象进而获得灵感。在探索未知世界时，你擅长依靠在前沿作战，我擅长深入敌后寻找情报。”

我说：“你想让我相信你的能力是合乎逻辑的能力，同时也是因果推理无法理解的能力，这接受起来很有难度。如果你说这是长期训

练的结果，为什么我不能？我有时确实想试着像你那样有远距离攻击能力。”

“术业有专攻。在你专心训练因果推理、方法的时候，我专心训练了十年才小有所成。我甚至怀疑因果推理和归纳推理的能力过于掺和在一起并不会有好的结果，就像理想和现实一样。这不仅是经验主义的推测，也有很多经验主义的证据。智人对人的属性进行了大量归纳，所以，此后关于人的因果推理几乎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甚至，这也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推理。由于归纳总是可能犯错的，无法像因果推理那样保证正确率，将归纳和因果推理掺和在一起的逻辑推理正确率是危险的，而这是当今科学的标准研究方法，是经验主义科学的标志。纯逻辑推理能必然地发现真理，科学不能，这是有逻辑的必然性的。”

“你这个能力倒是挺妙。正确的因果推理谁都能看得懂，也能照猫画虎地推理，最多是是否相信推理结果的问题。问题在于，没有绝对正确的归纳，归纳总是可能错误，但是，又确实有更正确的归纳方法。相比之下，既然一定有绝对正确的因果推理，我还是认为因果推理更有价值。你基于想象力的理想主义依靠归纳、想象和灵感，用因果推理难以判断。换句话说，可靠性不高。”

“当然，我承认正确率是个问题。但是，智人自以为因果推理的正确率高，其实，他们的很多因果推理都是错误的。你的因果推理很不错，但是，也有很多错误。你不能拿因果推理之神和我比，何况，谁知道有没有归纳推理之神呢？目前，一切推理的正确率都不会太高，所以，判断力是必要的。我有一些判断力，但是主要不是基于因果推理的判断力，而是比常人更好、更敏锐的直觉。这可能是天赋，更可能是长期的后天训练。你擅长用因果推理判断，但是，不能因此而歧视其它可能合乎逻辑的判断。甚至，我认为我们的判断力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更高的正确率，而是对更有价值的问题有更高的正确率，至少正确率不会明显下滑。相比之下，智人在接近真理的问题上错误率迅速攀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验主义的缘故。你必须承认，你

的因果推理的正确率也会随着问题价值的提高而下降，尽管下滑的速度比常人慢很多。我在这方面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我承认。你提出的一些思想成为了我因果推理的起点。你判断有价值、正确的思想，在我这里最终往往也有类似的判断，又往往能找到和你不同的理由。这种配合是有价值的，似乎是从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向去判断真理的正确性。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从来不相信天赋、直觉，我相信的是努力、方法。所以，你的天赋说服不了我接受你的理想、能力，否则，就会动摇我对自己的信仰、方法的信心。”

“这是个问题。我希望你保留你的很多思想，只是，不要害怕追随我，不要害怕我远离你，不要害怕自己孤独，也不要害怕自己远离社会现实。我知道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都害怕孤独，那么，请坚信我一定在某个地方陪伴你、等候你、寻找你。我认为，不妨把社会视为大部队，我们是前锋，甚至是斥候，我们有责任找到真理这一最终目标。因为分工的缘故，我们就不能和大部队在一起，甚至我们也不能经常在一起。”

说到这个，我反而有些心灰意冷，“那么大的部队，派出这么渺小的前锋，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前锋。你想着和他们配合，我可没那想法。我不想与那样的大部队为伍，宁愿认为我是与大部队有不同意见的一支独立部队，我要打出个名堂让他们看看他们的错误有多少，错得有多么离谱。”

这种环境下，精神对肉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阿梦不得不和我进行了一番有关纵欲杀人是否合理的天人之争。

第三十五章 边际递减

阿梦获胜后气喘吁吁地抱怨，“每次都要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我也认为在这事情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显然，我们的浪费不完全是一回事。她讨厌的是目标、原因，我讨厌的是结果，我们都讨厌过程。阿梦恼火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个主人的原因。否则，效率太差。更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你有别的主人。当我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比如，你不愿前进得太快、不愿相信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不要追随细胞。当你没有方向、决策错误的时候，我把你争取回来不难；如果你已经落入魔爪，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这个问题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追随细胞有助于工作。说起来，辩论善恶我不是对手，论享受生活、改善状态你不如我。我的经验告诉我，在理性不足的时候应该放纵身体去享受物质利益。"

"你是说，追随细胞是虚与委蛇？我怎么觉得是与虎谋皮？你不知道物质利益的快乐都会随着量的增加而边际递减吗？"

"可是，休息一下，恢复也很快。"

"你这虽然仍然是学术讨论，但是至少是动机不纯的学术讨论。"

"怪事本来就到处都是。你是反对满足身体的，也不相信什么每周几次最佳的经验。可是，不仅没见你控制住总量，还让我经常有丧偶的感觉。"

她气得直接把我掐青了，"因为短期恢复快，我不介意短时间的放纵。因为反对经验主义，我不介意无规律。何况，我们从小就是在无规中成长的，一直是无规地研究，总不能到了这种小事反而开始追求计划、规律。但是，我不能容忍你把身体的利益作为最终的目标，哪怕是目标之一。"

我点点头："我同意前半部分。经验主义者最初大概是因为昼夜、季节这类规律就认为什么都应该有规律。但是，有规律和强制性地制订规则不是一回事。不知道宇宙为什么有规律就模仿它任性地制订规律，很可能是在创建邪恶。"

阿梦说："真理的存在虽然意味着有规律，却又绝对不会意味着什么都有规律，至少不会有每周几次、每天几顿饭这种规律。从地球

表面的一个粒子的角度看，它周围的光度变化一定是极端无规的，只有人类才能宏观地感受到阳光强度的有规律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任何光度变化的规律。”

我说：“有规律应该强调的是极少数合乎真理的必然规律，就像宇宙的基础是四种相互作用的规律，而不是什么日夜、季节等基于感官的经验规律。人类发明了太多的规律，基本上是在发明邪恶。这很可能是因为人类初步领略到了规律之美，就急于发现乃至发明规律。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认识真理，认识什么样的存在才能成为规律，努力体会必然合乎逻辑之美。有规律并不意味着任何规律都是善。应该认识到，观察诺大的宇宙只能发现很少几条相互独立的基本物理学规律，观察人类社会却能发现成千上万的相互独立的规则，如各种法律、法规，这是很不正常的，很可能代表着邪恶的泛滥。”

这让阿梦的态度好多了，“你强调的欲望的快速恢复是短期的恢复，是暂时的。关键在于，欲望边际递减与习惯的建立是伴随的。所以，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随着灵魂因为利益的诱惑而越来越关心细胞，细胞带给灵魂的快乐反而越来越少，但是，灵魂却会越来越习惯于关心肉体。我怀疑，这甚至也是细胞基于适者生存而进化出的邪恶的生存能力。”

我说：“这倒是有趣的阴谋论。甚至，这和科学、神学等邪恶信仰的泛滥也有类似之处。它们最初都有较高的正确率，但是，后来都出现了正确率下降的问题，而智人在开始相信这些信仰之后又没有对这些信仰保持警惕。科学家认为合乎经验就是真理，这和智人认为合乎身体的利益就是真理没有什么两样，都挺像神学的合乎信仰的就是真理。问题在于，他们都不关注信仰是否合乎逻辑。”

“也许你不关注上瘾的问题，只关心利益。那么，请记住，对身体而言，边际收益短期能恢复，但是长期仍然是下降的，至少，其长期表现算不上最好。智人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因为比较好、不坏而认为这是正确的。从经验上看，长期追求最好的物质享受和灵魂享受的一大差别就是，前者的单位努力带来的利益基本上越来越少，至少是增长乏力，后者的单位努力收获的价值越来越多，指数增长。”

我认为现在讨论的一些命题堪称候补真理，很有诱惑性，放过了打擦边球的利益，开始专心思考。“一种物质享受，初次得到往往就接近于最高点；后者，最高点永远无法达到，而且指向无限。逻辑上看，经验的收获永远是有限的。逻辑推理却至少有着价值无限大的可能性。不过，我还是很珍惜眼前的物质利益，这大概也是人类的通病。你可能理解不了。你小时候有理想不妨碍身体舒适，物质丰富。我可差远了，放过物质利益要遭天谴的。”

“我从没有那样生活。”

“你可以有那样的生活，我是被迫没有！”

“两人的那些差异并不是你这么对我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甚至不是我们成为我们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是人选择信仰进而决定生活方式，不是环境选择信仰、生活方式。贫困环境下的人不一定就重视物质，富裕条件下也不一定不重视。富人不重视财富或是更重视财富也是要靠自己的理性去选择。你以财富为信仰，那么无论童年是贫是富，你都会追求财富。环境的理由对一个人的信仰、理想、方法都是不充分的，不仅不具有决定性，甚至不是条件之一，个人选择才是充分且必要的。而且，人是先有信仰再有推理的。正是因为有人相信了人一定要幸福、富有，才会有不择手段获取幸福、财富的人，才会有努力弥补自己早年损失的行为。”

“你这是讽刺我？”

她显然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工作时间，“我只是理智地就事论事。”

“在你看来，我是为了细胞，但是，我也有理由认为这对灵魂也不坏。你必须明白，我不会像你这样看问题。对我而言，只要有助于达到好的目标，就是可以不择手段。追求最佳信仰的好方法应该也毫不邪恶。但是，现实经验是很多不错的方法被智人视为是错误的乃至是邪恶的。当然，最理性的灵魂会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目标，而人类此前对此基本无知，很难一下子做到。但是，我在高效地逼近真理，

这应该代表我的方法至少比其他灵魂强了很多。更好的方法却承受更多的批评这是不合理的。”

“我不批评你的方法，我批评的是你的目标。”

“你的强项是目标，我的强项是方法，最好都不要批评对方。”

“我认为双方都应该批评对方，帮助对方改进。”

“智人很少在这个问题上费心费力。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一件事能让我心情好，有助于我加强工作的动机，能更专心工作，就是可以做的事，虽然它们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我承认你的方法比当前的方法更好，但是不认为因为方法更好就可以做，那太经验主义了，也很容易导致自满。你也经常说基于比较无法发现真理。你不认为应该努力做到最好？我能理解你我之间信仰、方法上的分歧。但是，仍然认为这并不是容忍或许可你这种做法的理由，更不会爱你这点。甚至，我认为你这是狡辩，你就是为了细胞的利益，而不相信你所谓的曲线救国理论。之所以让你做奴隶，就是因为我们有说不通道理的时候，你有过于牺牲理性、理想和原则的时候。我并不是专制的奴隶主，并不会不给你讲道理的机会，但是，分歧无法解决的时候，你要服从我。”

“显然，即使是上床这种问题奴隶主也不愿给奴隶自由。即使是老虎，也会感到很受伤。”

“我爱的是那个猪背后的正义的老虎，你却经常拿猪头对着我。由于猪的存在，老虎都不思进取了，甚至被带坏了，判断中经常掺杂细胞的利益。想到你欺负我的时候，我对现状很不满意，有时真想杀猪解恨。”她激动起来。

恶言相向并不完全违反我们之间的约定，反而是在考验我是否能冷静地讲道理、不记仇。而且，从很早以前开始，我们就发现，做到极端坦白，让两个人之间的交谈像是自己和自己说话，其中自有一番乐趣。这要比彬彬有礼戴着面具说话的情侣更像也更算是相爱的人，尽管这有时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有着刻骨仇恨。问题是，我们明明爱对

方，怎么能根据表面现象就说我们有仇？另一方面，很多智人表面恩爱其实有仇。与一切经验主义的判断一样，因为我们相爱的方法不适合大多数人就否定这种方法是不合乎逻辑的，那很可能只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或不能贯彻我们的方法。我发现，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之间经常会相互轻视、辱骂，但是，并不会记仇，更不会有无法化解的仇恨。这充分表明，问题出在血债血偿这类反应机制甚至信仰上。当初，为了考验我们不记仇的能力，我们曾经决定抽签让一方暴打另一方，只不过，阿梦抽中了施暴一方的角色，后来，我都不好意思再去催她，因为那多少显得有些变态。当然，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头脑简单的、不理性的经验主义者，不会因此认为她一定是下不去手，也可能是因为她认为以后机会多多，甚至可能是想留给身体状态更好的时候，但是一定不是因为她要骗取我的好感或爱情，也一定不会认为她认为我已经完美或足够好。

猪极为愤怒。但是老虎知道她确实在讲道理，只不过夹杂着大量人身攻击。虽然不是直接攻击老虎，但是，猪亡虎寒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因此出手救主（检查时发现了这一笔误，却发现冥冥中自有其存在的道理），“请原谅，猪就是这样。我也讨厌他，其实还有什么狼啊龙的，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在老虎孤独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他们，老虎会很难受。无法想象一个森林里只有一只老虎，那简直要闷死个老虎。我不会说我无法坚持下来，但是，至少我觉得很需要他们。即使现在不那么需要了，我也不会忘恩负义。真要说我错了，那责任首先在于落后的智人，没有给老虎提供多少正义的玩伴。”

“要是这么说，人类也不能对细胞忘恩负义。这无法合乎逻辑。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你这是借口，主要目的是想满足他们。”

既然她不肯放我一马，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也许吧。可是，目标正义手段也合乎原则的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懦弱、懒惰、眼高手低，blahblah，却没有我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追求最佳目标、方法这一优点。你也没有。要不是找不到更好的人，你才不会被猪糟蹋。”

她动了动腿，我担心她要把我踢下去，可是她只是低声嘀咕道："我也可以自己做。"我云淡风轻的样子又刺激了她，"按照你的标准，理想主义者应该去死，至少也是去养老院，把资源都留给你。"

"那样的社会肯定更好。"

"不会。首先，到时候你会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享受而不是用于奋斗。你现在的奋斗不完全是因为灵魂想奋斗，部分是因为细胞缺乏资源逼迫你的灵魂去奋斗。其次，不要用你一个人代表全社会的经验主义者。你的目标、方法只是有意无意地有一些落在了正义、真理之上，绝大部分经验主义者没有这份好运。"

"所以，我偶然地成为了一个好人？"

"你觉得不是？"

我仔细想了很长时间，"确实不敢这么说。我自己的思考、判断没有一个能保证不错。我也接受了老师、父母的很多教育，而他们教的同样不一定正确，甚至还不如我自己想的。这个社会此前就没有什么完全可靠的永恒的知识，很多知识的可靠性还不如我们的发现。我小时候就能识别一些邪恶并发现一些善，这显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所以，偶然性必然存在。但是，我的自信心是非理性的。我相信我最棒，必然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嗯！你确实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面性，也许这是个很重要的优点。既不是盲目自信，也不因为经验主义的理性而畏难，反而更接近于纯理性的逻辑无所不能。你这种自信来自何方？难道真是从虚无中蹦出来的？"

"不会。和智人一样，我的非理性也不是完全非理性，只是在局部采用理性，是不管能否合乎第一知识的推理。纯逻辑信仰是不可能进行局部推理的，所以，这种局部的理性往往更接近于经验主义的或功利主义的理性。我不是随机地选择目标、方法、行为。我是在一切问题上不断依靠我的理性做出选择，由经验和利益提供辅助，从而不断修正道路。我相信，逻辑比经验可靠，所以，只要可能，就会不断用逻辑取代经验。所以，可以说我是在逐渐接近纯逻辑方法，而你是

直接跳到了纯逻辑信仰。智人往往因为传统、保守、过于重视经验和利益乃至无能、懦弱等因素在一些最有价值的方向上停止思考、前进，我则没有这些顾虑。只要时间够长，我的思想总体上就应该比其他人的更合乎逻辑。当然，这么做最终能比他们强多少是难以评估的。所以，我应该说自己幸运吗？”

“结果有幸运的成分，但是，过程明显更正确，尽管并不是最正确。智人们在所有最有价值的问题上都没有达到最佳结果，甚至可能不如我们的现有成果。只不过，我们的成果中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我们在方法上的成果和在信仰上的成果就是存在冲突的。这是我们进一步合作的障碍。”

“这种冲突就是逻辑和经验、全局和局部的冲突。你要求无时无刻不用全局的、最合乎逻辑的眼光做事。我不是这样。如果可能用逻辑取代经验、利益，我不介意那么做；如果不能，我就先用经验、利益。在我看来，你不应该不让我为细胞谋取利益，除非你能用逻辑满足我的细胞。不要激动！我只是就事论事。”拳头在面门停了下来。

“我是对你要求高，但是不要认为我是在求全责备。我无法用逻辑满足你的细胞，就像无法现在就解放灵魂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为了细胞生活。由于你不够理性，导致了你前进速度不够快。我相信你不会满足于只要我们比其他人速度更快就好，只不过，我们对最佳速度的评判有异。”

“甚至，不能说你的最佳速度就要比我的最佳速度更快，不能认为你比我在这方面的理想更高。我们只是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前进的速度有不同意见。”

“你说得也对。你开始用脑子说话了，这让我很有幸福感。这是和你交往的一个难点，很多话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突然就会开始有价值的谈话。经常让我在地狱和天堂之间兜兜转转。”

“你的话听起来很好，像是个好伙伴。至少，因为我这里出现地狱的机会比天堂大得多，我是不是应该认为身体的利益帮你弥补了这一差距？”

“哪里有！那是因为一次天堂顶得上成百次地狱。”

“既然今天有了一次天堂……”

她扑过来狠狠地咬了我的嘴唇一口，“先欠着，下辈子还你。”然后又恢复了仅限于肢体接触的水平，“现在我们已经触及了最有价值的课题，到了需要最紧密合作的时候了，结伴同行，不好吗？”

“如果共同决策很难，也许就意味着应该双方独立。在我看来，你对我的灵魂也过于苛刻，让我的灵魂觉得不自由，难以放松。在一起，可能反而不利于提高。”

“理想什么时候应该让现实感到放松了？或者，现实希望理想感到非常自由？我从来也不认为你给了我足够的自由，这并不仅仅是我能不能独自前行的问题，也是你能不能不断实现理想的问题。我能对你有耐心，你为什么不能对我有耐心。我可曾因为你拒绝我就勃然大怒或者要绝交？”

“你不要着急。我不是不满意现在的状态，我是对完全受你支配的状态感到恐惧，因为我会想到我要被迫去做一些我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也不是为了现在的状态。我也是想到了一些极端情况，如你在某种最困难的时候弃我而去。哪怕你是为了让我更幸福地生活而弃我而去，那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要奴役你是为了防止极端情况，你不想被奴役是为了防止另一些极端情况。但是，你不需要也不应该担心我会像历史上的奴隶主那样一门心思想着榨干奴隶的价值。”

我突然想让她再咬我一口，“那正是我最担心的。”

她把头蒙进被子嗤嗤笑着，“你真不是个好伙伴，总要做一些太没有价值的事情，说一些完全没有价值的废话。只不过，我自己肯定走不好这漫漫长路，所以，我需要你。我们都不要因为那些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理由就放弃。我承认，我有点像对待野人那样想要教化你，但是你应该理解我的好心好意，不应该恩将仇报。所谓爱一个人

就要接受缺点，不要试图改变他，或者，要为他改变自己，这些谬论都不是真理。”

野人？还好意？这样的言语显然谈不上好心。可是，仙女在工作的时候一向很注意保护灵魂，这次却有些反常……猪打断了理性的思考，“可是猪就是喜欢报复。生活太不平等，仙女太傲慢，猪的生活太不容易。”我不知道仙女是为了原因、过程还是预见到了结果而没有拦着这姗姗来迟的邪恶。事后，望着仙女扶墙去了客厅，猪自豪地问起仙女的感受。随着客厅里普拉提音乐的响起，猪开始觉得腰酸背痛。

第三十六章 字字价值无限

早餐时，阿梦兴致极好，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像看爱犬。这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了。不巧的是，阿正很自信地问我：“叔叔，我对这本书和纯逻辑流有很多不同观点。”

阿梦说：“这个话题好！大家都看了稿子，是应该对怎么写最合乎逻辑进行一下总结了。大家有些什么问题、意见，都可以说说。”

阿正说：“妈妈！您等等，这次看我的。”他显然是有备而来，“我很喜欢科幻小说。但是，这本书不像任何科幻小说，关于未来的部分虽然很新鲜，但是，甚至不是主要情节。”

我有些提不起兴趣，“这不是纯粹的科幻，也不是纯粹的现实。这本书几乎不接受任何分类标签。”

“这不足以服人吧？无论如何，你最初的目标是科幻小说，现在是违背了你的目标。”

“服人？那首先要求你相信逻辑。你不信，我怎么用逻辑让你服？即使你相信欺骗、奴役，也要相信逻辑，至少，能在行为和抽象的概念之间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的讨论只能建立在对逻辑的信仰的基础上，即使这不是纯逻辑信仰。”

阿梦说：“要正确读书首先要有正确的信仰。读别的书不会暴露你信仰的问题，读这本书几乎必然会暴露信仰的问题。”

我说：“你别打岔。首先，从逻辑这一必备的视角看，科幻并不是只能写未来，也可以写未来的历史、原因或者未来的未来、结果。而且，这个经验主义的问题其实算不上问题。问问题首先要想这是否合乎逻辑，无论是不算科幻小说，还是违背了我当初的目标，这些都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限制，我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承诺。牢记一点，科学研究乃至逻辑推理都是充满意外的。其次，从经验的视角看，我的思维过程经常在一两分钟内就让我自己吃惊，研究很多年之后得出意外的结果也不是新鲜事。我从我的经验归纳的结果是，能够完全预料到结果的推理甚至算不上推理，很可能是必然邪恶的推理。你不能因为智人以前写小说往往有计划、大纲就经验主义地认为那是最好的或者正确的写作方法。我当然不会说我写得最好，我只是说人类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写作方式，甚至可能没有最好的写作方式。当然，我在一点上接近于最好的写作，那就是我确实在追求无限大价值，甚至也确实追求到了一些价值无限大的命题。所以，推理、情节有些出人意料是合乎逻辑的。甚至，即使是完全出人意料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当初甚至没想到，因为老爷子的记忆不多，反而让我们成为书中的主角。当然，写书的过程给我们的意外远远不止这两个。”

老爷子笑着说：“这样很好，我轻松多了，还能意外地享受到一些逻辑的价值。”

我说：“当然，目前的形式不是无意义的，也不是无意识的结果。这些文字能向读者部分展示真实的研究过程。智人应该认识到，课本、专著乃至论文里读到的推理过程从来就不是实际发生的推理过程。甚至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记录过多少高水平的研究过程。一项研究的目的最多代表初速度的方向，和最终的位移方向、末速度方向关系很小。真实的研究就像书中描写的这样，由一小段一小段推理组成，正确的推理之间则是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无效乃至错误的推理。一小段文字就是一小段推理，逻辑上最相关的推理并不一定相邻，可能很久之后发生，无关的推理反而可能立即来临。”

我突然觉得有些头晕，怀疑这两天太疲劳了，想着奴隶主那个罪魁祸首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轻松地嗑瓜子，不由得向阿梦努努嘴，“你接着解释。”然后躺在她腿上闭目养神。

阿梦一边给我按摩太阳穴一边说：“当然，这本书也不能说就不是科幻小说，我们的目标仍然在那里，只是，多出了很多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研究的特点，甚至应该说是正确研究方法的结果，一切正确的逻辑推理都应该是发散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就像宇宙这个逻辑世界那样。逻辑世界要成为立体的、动态的大千世界，越来越复杂是必然属性，推理必然是会不断分岔的。”

我插话说：“实际上，我们从最初产生研究科学这一单一目标，到现在有数不清的子目标，正确的研究过程是极为合乎逻辑的。例如，开始研究首先就要研究思维方法、研究最有价值的课题、学习与此相关的知识，然后就要研究最有价值的知识的属性，研究宇宙这一很可能最合乎逻辑的体系的奥秘，研究最可信赖的知识进而产生纯逻辑信仰，研究如何成为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如何从最可信赖的信仰沿不同方向去发现其它知识，等等。”

阿梦说：“但是，如果放大历史，你会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脉络，充斥着各种和这些最有价值的推理无关的推理。这本书不能说完全真实，但是至少是拟真的，也确实有不少真实的研究、思维过程。虽然加入了少量的低价值事件，仍然算是高度浓缩的历史，如果这样的过程已经让人觉得混乱，那只能说智人对真实的研究的认识太荒谬，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经验，很可能是那些貌似很合乎逻辑的科学书籍造成的恶果之一。”

阿正点点头，“好，这解释很不错。但是，书中说要尽量合乎逻辑，却有很多无法合乎逻辑的地方，例如我非常确定时间不可逆转。你们也说，错误的过程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那么，我是不是不应该相信你们的推理？”

我说：“首先，你不能抱着我们的思想是错误的信仰，最起码，不要把这视为唯一的信仰，还一定要对逻辑有一定的信仰。否则，我

们根本不用对话。你要搞清楚自己的信仰。如果你非理性地相信我们是错误的，我即使给你解释无数的问题，也很难改变你的信仰，基本上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你的推理是建立在这本书是假的、错误的信仰之上，进而推理得出时间不可逆，然后因为时间不可逆，又得出我们的推理是不可信的结论，面对这么混乱的逻辑推理，我是无能为力的。”

阿梦显然对我对儿子的态度不满，打断了我，“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时间是否可逆，也不擅长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其次，如果你因为经验而相信时间不可逆，进而相信纯逻辑信仰是错误的，这个推理过程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信仰能超越对逻辑的信仰，而对逻辑的信仰天生地排斥其它一切信仰，因为其它信仰都无法合乎逻辑。当然，我们不会说时间可逆是纯逻辑信仰的必然结果，那只是老爷子说的。那句话的真假我们都表示怀疑，但是，那不是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最有价值的问题。第三，在这个时代，如果推理过程的错误无法避免，是否就应该什么都不信？就应该接受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我们不这么认为。各种推理并不是串联在一起的，那样的话，只要一个错误就会导致后续推理都可能错误。一个推理如果错误，最多影响和它逻辑关系密切的后续推理。关于第一第二知识的推理就简单得无法再简单、基础得不能再基础。除非关于它们的推理有误，其它任何推理的错误都不会波及它们。传统科学的关键错误就是没有可靠的第一知识，所以，一切推理的过程都可能错误。我们至少有可靠的第一知识，当然，推理越多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越大。所以，那些需要从信仰经过越多推理的知识越不可靠。这本书中有很多相互独立的推理过程，有些推理错误、有疑问不应该影响你相信与之相互独立的其它推理，更不应该怀疑上游的推理，如信仰、方法。第四，纯逻辑信仰要求相信逻辑这唯一的价值取向。所以，真假不如价值的高低重要。也许我们对昨天吃了什么撒了谎，也许我对老爷子是否来自未来有了误判，但这些不应该影响你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推理的判断。第五，也许，你的依据是撒谎者不可信，说过一句谎言就都可能是谎言。但是，这显然是错误的推理，却又是容易犯的错误。似乎芳芳也

以这个理由攻击过以往的文学作品。当然，以往的作品是从头到尾没有纯逻辑信仰，芳芳只是偶尔忘掉了这个信仰。正确的态度是，前面的全是谎言下一句仍然可能是实话，推理过程步步错误结论仍然可能是真理。否则，你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即使对经验的信仰很多次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甚至是最有利，也不意味着它不是邪恶。放弃对经验的信仰是避免这类逻辑错误的关键。这种改变完全不是为了利益，只是为了合乎逻辑。有可能，在功利主义者看来，纯逻辑信仰相比于经验主义信仰是暂时无利可图甚至弊大于利的。但是，即使纯逻辑信仰在短期内总是带来灾难，也不意味着它不是真理。例如，纯逻辑主义者生活在智人社会很可能就是个灾难。但是，没有纯逻辑信仰，智人将永远处于各种灾难之中。”

我有些羡慕阿梦此时的和颜悦色，觉得有必要恶心她一下，“某种意义上，纯逻辑文学就是尝试通过伪造没什么价值的经验来传播最有价值的推理。拜阿梦所赐，我有时甚至认为，撒谎、演戏等造假行为并不总是比诚实更邪恶，当然，越是高价值越不能撒谎。在智人社会中读书，不应该关注书中是否有谎言，而应该关注书中是否有邪恶的谬论，是否试图将无法必然合乎逻辑的信仰、方法、原则、规律灌输给你的灵魂。”

阿正义正辞严地说：“不许骗我妈妈！”

“你妈妈能骗我吗？”

他脱口而出：“当然能！”然后信心满满地说：“我能看出，你对有些文字不吝笔墨，有些地方极为精简，能用逻辑解释一下吗？”

看到阿梦满脸的笑意，我不累了，“既然世界上存在无穷大价值，我就要争取想出无限大价值，写出无穷大价值。无穷大价值的存在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如果一本书有无限大价值，平均每个字都有无限大价值。但是，一个字、一个词又必然几乎没有价值。甚至，世界上绝大多数书的价值都是有限的，意味着上千万人写出的上万亿的文字加起来的价值还不如我的一个字的平均价值，也就不如我花在写作上的一秒钟时间的价值。除了真理以外，智人的各种思想、构思、

创造只能流传有限的时间，只能被阅读、记忆有限的时间，最终在逻辑生物的灵魂中渺无踪迹。但是，真理会无限地流传下去，会被阅读、记忆无限长时间，会伴随每一个逻辑生物的一生。记录、总结、描写智人重复亿万次的现实生活和希望的书最终将会没有读者，讲述智人中一两个探索者前所未有的生活和理想的书将会读者遍宇宙，有数不清的读者。这么神奇的事情难道还不值得努力追求？还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要不是阿梦按着我，我肯定能跳着脚说出这段话。

阿梦说：“所以，文字的价值一定体现在文字之间的逻辑关系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这样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之间不存在平等，反而存在无限大的不平等，所以，一定要区别对待。有的地方不吝笔墨，有的地方惜字如金。”

我说：“当然，我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即使是价值可能无限大的地方仍然有些吝惜笔墨，大概是无限大价值见得多了，也是因为自认为自己的时间也有无限大价值。所以，无限大价值之间也不得不做出取舍。即使是无限大价值也是可以比较的。例如，两个同样可能是真理的理论，一个可能性更大，那么就应该预期它有更大的无限大价值。或者，两个可能是真理的命题，一个是另一个的必然结果，那么，作为原因的命题有更大的价值。”

阿正仍然是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既然你要追求无限大价值，书中有价值不高的内容不违背你的价值理念吗？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说：“这样的内容确实存在。但是，这不是问题。我不会只写最有价值的内容，甚至，不会只写价值比较高的内容。这里面涉及很多原因。例如，如果涉及无限大价值，我很愿意冒险，所以，正确率会降低。如果冒险失败，就可能出现零价值乃至负价值。由于逻辑推理分岔、发散的属性，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总是可能始于价值有限的推理，因此，我认为我的每个思维都有无限大价值。同时，因为我并不知道那些价值有限的思维未来会如何分岔出和真理有关的研究，我并不能认为这个推理有独特的无限大价值。所以，所有思维共有某种基于预期的、统计的无限大价值，而这是无法通过相互作用观察出

来的，能观察到的是思维之间的相对价值。”说着说着，我变成了喃喃自语，“这怎么有些像是物理学中的重整化？”

阿梦说：“我的侧重点肯定和芳芳不同。可能的原因并不会仅限于我们给出的原因，毕竟这已经属于远离信仰的范畴了。我认为，篇幅和投入的精力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变量。如果有同样长度、同样价值的两句话，那句需要投入的精力较少的话更应该被写下来；如果单位长度语句所需的努力是一个不变量，就应该让价值和语言的长度成正比。所以，如果一行字能说明推理 A，十行字能说明推理 B，A 和 B 价值相同又不可兼得，这时应该选 A。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也就是同时考虑价值、努力、长度，就会比较复杂。有些低价值的语句虽然篇幅较长，但是，几乎不费力，仍然有可能写出来，如一些过渡性语句。看得出来，芳芳这位作者很舍得在低价值的过渡部分下功夫。另外，为了提升语言的价值，我们试着多用双关语、成语等信息量大的语言，也省略了很多读者自己可以做出的推理。这些至少是可能合乎逻辑的写作方法。所以，把低价值的知识写下来可以有若干原因，如所需的篇幅和努力不大。甚至，正确率低或者重要性低的文字都可能存在。例如，重要性高就能降低对正确率的要求。像学术论文那样，要求每一个推理都要尽量清晰地写出来，提供尽量多的证据，这会导致把大量精力、大量篇幅投入缺乏价值的工作之上，反而忽视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后果之一就是那些经验主义证据其实不应该算是证据却被当作证据。”

我说：“不仅降低工作效率，也挤占了论文发表的空间。实际上，关于真理的论文无法发表也许就和没有价值的论文、文字太多有关。甚至，继续推理一下，这种论文、这种发表论文的规则都是在危害、屠杀后人。”

阿正说：“这不可能！”

我说：“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推理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杀人犯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所以有罪；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享受导致知识进步放慢，进而导致后人寿命缩短，其本质仍然是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现实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或寿命。两者

有多大的不同？难道，有形的劫杀是罪不可赦，无形的劫杀就可以心安理得？研究、发表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也许比不动脑子强一些，罪恶少一些，但是明显还不够。”

阿梦说：“所以，对论文、书籍等思想传播方式而言，只用有一定的重要性、正确性来要求是错误的。出版商应该追求价值最大，在存在无限大价值、存在真理的条件下，这必然意味着追求价值无限大，而出版商的正确目标有助于鼓励作者乃至全体智人追求无限大价值。但是，不能因此就要求一本书处处都研究真理，每一处文字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无限大价值。价值有限的推理不仅能导致价值无限大的推理，也可能有助于理解价值无限大的文字，它们也可能有无限大的价值。例如，文中会有一些过渡性的文字，虽然谈不上必要，但是，确实能够让文章读起来不那么生涩，更容易理解。在文字上适当投入一定的努力，能够帮助真理更容易被接受，这是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的。当然，究竟是否能兑现这种辅助价值，要留给历史、经验去检验。”

我感觉好多了，但是功利主义认为不应该起来，我也习惯性地开始思考脑供血增加、宜人的气味、思维的快乐、按摩乃至爱情对这一好转的不同贡献，思考这样的身体晚上是否还能放纵，考虑阿梦接受的概率，如何说服阿梦……反思的习惯让我清醒过来。随着信仰日趋理性，进行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推理已经慢慢有了一些羞耻感，似乎有成为新的道德戒律的倾向，甚至有可能超过不杀人这样的所谓智人铁律。进而，这种不满也逐渐影响到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它们也开始认为这是不道德、不合乎经验的行为，条件是没有其它明显的利益。不道德的感觉让我产生了赎罪的意识，因此主动发言，“思维从来不排除冒险、低价值的可能性，甚至可能都不排除研究负价值的可能性。研究邪恶乃至作恶都可能通过逻辑推理而产生真理。当然，我对此并不确定，至少不确定这是否是必要的。但是，这却有纯逻辑的理由，思维应该是自由的。”

阿梦说：“你这就有些狡辩了。既然思维应该是自由的，你现在把盘子咬两口也可能发现真理，你怎么不试试？”

我习惯性地反击，信心十足地说："啃盘子肯定在某种上下文中能发现真理，就像啃你一样。"然后，我被某人拎着耳朵丢到了沙发上。

我坚决地躺回了原先的位置。"你不能打断我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当然，我也没打算骗人，"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很复杂。我只能说一些我懂的。逻辑推理似乎是需要连续性的，注意，这是需要乃至必要，而不仅是有价值。所以，我在书中总是注意保持逻辑推理的连续性，哪怕这涉及庸俗。我们的推理很少长时间滞留在极理性的命题中，甚至，我很怀疑，那根本就不是最好的工作方法。不仅单位时间的价值不一定最大，工作的时长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向是把最有价值的工作和不那么有价值的工作、生活混合在一起的，哪怕是晚上在……"

我嘴里被强行塞入一大片苹果，我很怀疑她这是基于预期而防患于未然，而这种预期甚至说不上对错，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好我下面会怎么说。

阿梦说："甚至，灵魂根本就不应该有生活和工作之分，那是细胞按照利益做出的分类。寻找生活目标、方法都是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我们更接近于让生活和工作一体化地追求最大价值、无限大价值，而智人往往只能在工作中追求一点价值，甚至，毫不涉及无限大价值。"

老爷子说："这一般被视为逻辑生物和智人的差别所在。"

对发言的渴望让我强行吞下了咬了两口的苹果，我一边享受着奴隶主的捶背照顾一边对她说："咳咳！这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即使啃盘子确实有价值，甚至有可能发现真理，这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途径，至少远远不如啃你，而你又不让写啃你，这就导致了这本书的说服力受到了影响。由于缺少逻辑的必然性，价值有限的推理对价值无限的推理的影响似乎只能用结果论来评判。但是，又不是一切结果都能作为证据来研究思维。至少，如果一个灵魂的课题组合中没有预期价值无限大的课题，没有研究无限大价值的任务，就必然说明灵魂没有追求

价值最大，其思维方式自然说不上最佳，不能用它的思维来研究如何正确地研究、思维。另一方面，结果并不能说明一切。仅仅是研究成果没有无限大价值并不能说明没有试图研究无限大价值。甚至，没有研究无限大价值的动机却取得了无限大价值的成果，也很有可能并不是合乎逻辑的证据。所以，经验主义的研究必然是逻辑混乱的，我还是更愿意接受纯逻辑地探索思维方式。即使是要采用经验主义，我也宁愿用我自己的灵魂做实验，获得可靠的证据。至少，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追求无限大价值的动机，也知道结果是合乎预期的还是意外的。”

“说完了？”我很满意地点点头，阿梦眼角带笑地说：“你工作的时候我不打搅你，我工作的时候你也不要乱动。”然后就开始了她的演讲。同时，也开始按摩我的耳朵。虽然阿梦相信经验主义，但是，在生活常识领域只能采用经验主义，这让她很为难。长期坚持某种经验都有和信仰矛盾的嫌疑，所以，她往往主动地更换经验。捏耳朵有益健康大概是她最新的学习成果。虽然胡乱借鉴经验对身体有一定危险，但是，我们都认为这要比长期坚持经验进而危害灵魂好得多。既然她这么做是一心为我好，那我也应该维护她的工作，何况，她还在进行价值无限大的工作。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一行为的后果肯定超出了我们两人的预期。我不得不把拳头塞入口中，抱着一丝她在百忙中能关注一下我的幻想。

第三十七章 纯逻辑方法

阿梦说：“追求无限大价值就必然意味着要舍弃一些价值，甚至是很大的价值。只要追求得足够好，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之间永远不可能相互包含，也就是说一个目标不可能取得了另一个目标的所有结果。所以，有所取舍是必然的。逻辑生物教育的孩子不会在一切领域都比智人的孩子表现更好；逻辑生物和智人在同等条件下做研究也不会包含智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只要一处文字换成另外一些文字能提升文字的价值，原来的文字就不会出现。有时，仅仅是目标的微小改变

就会导致巨变，就像写吸引最多当前读者的小说和吸引最多读者的小说写法也会完全不同。即使只是把作者换成我，这本书也会大大不同，一定会更不好懂，会有更多关于真理的不确定的猜想，更少关于经验的描写，我想那一定是全新的、好得多的一本书。”

不出意外，相对于真理，我是可以被忽略的。而且，阿梦有工作激情的时候习惯手舞足蹈，结果就是我眼含热泪地说：“大话就不要再说下去了。你越来越不像纯理性主义者了。”

阿正插话说：“我也认为看得一脸懵逼的书不如解释清楚的书好，哪怕后者错误更多。”

我说：“我可从不认为我写的书错误就更多。”

阿梦：“也许，写得精炼一些、平均价值更高一些对读者也有好处。但是，我并不确定。例如，如果我把十万字的内容写成一百万字，读者会不会抓不住重点？如果整本书有足够的价值，也许能避免这个问题。但是，作者的利益也是一个因素。那些周密的推理、清楚的解释所需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小，与那一类工作相比，我们更愿意做开创性的工作。在我看来，为帮助其他人理解无限大价值而牺牲发现无限大价值的机会是不值得的。当然，这涉及一些经验主义的变量。如果我们写的太不清楚，以至于没什么人能够读懂，我们需要承担一定的次要责任，当然，智人也要承担能力不足、努力不够的主要责任。如果写得已经比较清楚，再去照顾太多读者就不是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因为以后必然会有无数的书籍、文章去解释这些思想，完全不需要我过多地解释。”

我帮了她一把，“过分细致地论证、解释，以致于做了太多价值有限的工作，这应该是价值不大的文章的标志。因为作者的时间精力的价值很可能不大，那样的文章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需要后续工作，证明先前的细致工作是缺乏价值的。无论如何，理智的读者会意识到，论证少、论证不周密、解释不清楚、文字有错误都不代表价值低或正确率低。关于经验主义正确性的论证可能有几百亿页，但是那是

错误的，价值有限的；关于纯逻辑主义的论证可能只有几十页，正确、价值无限的概率却要大得多。”

阿梦却恩将仇报，“你嘴里说追求价值，却有不少和感官有关的描写。”

我说：“虽然我们最初要尽量减少对感觉的描述，但是，后来我发现并不应该太绝对，主要是因为要考虑到现实的价值。”

“明明是现实的利益。”

“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无法经验主义地证明我是为了价值，但是，至少能证明书中的经验描写都是有价值的。首先，我希望一些描写能帮助读者拒绝以经验、感官为基础进行推理。这种欲望会加强读者获取经验的欲望，这和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有着类似的动机。书中写咬了一口就是咬了一口，没有限定位置。读者多余的感受就是经验主义在加戏。读者要学习正确地分配精力，对于关于经验的描写应该尽量止步于我所提供的描述，尽量避免将精力浪费在对经验进行价值有限的推理上。应该进行的是对逻辑推理进行逻辑推理。两者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前者价值有限，也谈不上正确。后者可能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各种邪恶的信仰很可能引诱灵魂去进行前一类推理。而控制不住自己的灵魂本身就暴露了邪恶，这就是现实价值的主要部分。这种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做法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推理过程和结果正确，而在于它们暴露了经验主义推理的矛盾。我希望这种矛盾能让经验主义者关注自己的信仰的正确性问题。所以，如果目的正确，错误的推理甚至也能产生正的乃至无限大的价值。”

阿梦说：“我对错误的推理取得正的价值都有所怀疑，更不要说无限大价值。我建议，如果读者的理性强大，完全可以快速浏览这些经验主义的内容，只选出那些纯逻辑推理进行细读。那样的话，这本书也许将会缩编为一个小册子。”

我不认为她的建议正确，但是，也不想进行无谓的争论，“其次，即使直接的教育失败，也还有间接的教育。一些读者可能通过推理去认识到一些真相。例如，通过思考阿梦的本性是什么，可能有助

于认清经验可能是复杂的，是可能出错的。第三，如果还是不行，至少能让读者动动脑子，既提高推理能力也能获得一些乐趣。第四，读者也能学到，即使传达给你真实的经验，也不一定能明白真相。阿梦演戏的场景我不会做太多说明，就像生活中不会有人给你加旁白'她的笑是装出来的'。这一切都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读者应该认识到本书有着足够的逻辑合理性，所以，遇到不明白之处，应该努力用逻辑去找出答案，而不是向作者寻求答案，毕竟，作者不是也不应该是读者的信仰。"

阿正说："说了这么多，读者还是会很好奇咬在哪里。"

阿梦脑门上不由得蹦起了青筋，咬牙切齿地说："为什么什么都和我有关？"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你们私下里都问过一些问题，而且，既然我们是在合作，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解释。但是，我更希望不是我说出这些原则，而是读者自己品出这些原则。因为你们，我做出了让自己失望的事情。请记住，我是一个对解释极度缺乏耐心的人，我不喜欢解释，厌恶对本来只需要并不复杂的思考就能明白的事情做出解释，更是敌视反复解释。我的工作时间很有限也很紧张，更愿意思考我不明白的问题，而不是我已经明白的问题。阿梦，你要知道，你这么强迫我是要付出代价的。"她打了一个哆嗦。我有这么可怕吗？

不过，我已经越来越激动，感到身体里有一股无明火，却又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不禁站了起来，"我还可以为了更大的价值而舍弃这一相对微小的价值。以前，我认为我有权不解释、不想解释，或者以书中人物不想解释为借口，甚至，为了保护一些读者的价值而拒绝向读者解释。但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解释其实都不是必然正确的推理，还有更重要的理由。纯逻辑作品是需要适应的。纯逻辑作品不禁止不够合乎逻辑的初始条件，但是，长期来看，人物、思想、情节必将越来越合乎逻辑，尽管中间可以有一定的波折。例如，动不动就提本性难移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够合乎理性的本性、传统都是可变的，甚至是必须变的，所以，我和阿梦都在改变自己。本性难移这种经验主义的规律即使适用于所有智人，也不是真理，终归会有不遵守这一规

则的人。描写经验有助于发现灵魂的正确本性。以往的人性是经验主义的，不合乎人是且只是灵魂这一基本观点。”

老爷子说：“最有价值的智人一定不属于合乎传统人性的智人。”

我说：“我今天做出的解释，以及以前和以后做出的那些解释，没有任何一条是不可以通过逻辑思维去自己发现的，其实，最好跳过或者忘掉那些内容去读，依靠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如果不读就想不到，就应该想想为什么自己不愿意进行逻辑推理？或者，为什么满足于错误的逻辑推理？是因为身体迫使灵魂懒惰？因为相信经验所以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或者，你们担心自己比我更合乎逻辑？真要是那样，你们合乎逻辑的反应怎么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吧？”

阿梦颤抖着双手给我倒了一杯冰凉的果汁，举过头顶，“您去去火。但是，书中也有很多基于经验的推理，而且，现象也确实需要推理。”

我点头致谢，“对每一段经验主义的文字，我都想过是省略还是为了价值多写一些。这种平衡是很微妙的，我也很难说清。在灵魂没有被解放之前，无限大价值的推理必然要和价值有限的推理混杂在一起，所谓人首先要活着。但是，人至少能选择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完全顺从细胞的意愿。”

阿梦说：“你是说，我们要采用一种折衷？在我们的所有推理中，你列出所有纯逻辑推理，但是，只列出一部分比较有价值的经验主义推理。可是，这是为了现在的有限价值而牺牲了未来的无限价值。这正是令我严重不满的地方。但是，为了让现在的读者能读懂，进而帮助传播价值，似乎又不得不进行这种严重亏损的价值交换。”

我说：“不要因为我采用了一些经验主义推理而指责我信仰不坚定。主要原因还真不是因为我是机会主义者。当然，这更不是因为我逻辑混乱。那些被视为逻辑严谨的论文、专著可以穿梭在逻辑、经验、法律、道德、传统中，自由选择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说起来，它们的作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比我严重得多。关键在于，他们缺少纯逻

辑这种信仰，使得他们其实不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更像是除了善、正义、真理什么都可以信的机会主义者。”

阿梦说：“你的解释倒是可以接受。”

我说：“读者阅读纯逻辑流作品的时候，一个关键是不要被作品中的描述或者自己思想中的经验晃瞎了灵魂，放弃了逻辑。有些地方，我始终不做解释，读者要发现自己的错误大概就只能重读。有些地方，读到后面会恍然大悟。有些地方，读者只能猜测。我对思想未来的走向有一些直觉，这些直觉有的对有的错。这本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记录了一段思想发展历程。所以，读者并不需要体会我之前的什么良苦用心，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明确的。我也是直到刚才才有了相当明确的写作动机，甚至很可能会影响我未来的生活目标，那就是展示坚持纯逻辑信仰的效果。我现在对这个目标的后果所知甚少，估计就是不断发现和实践真理，但是对真理是什么、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仍然不清楚。”

阿梦怯生生地说：“我认为纯逻辑流不应该事先设计好所有主要推理乃至结局后再填充情节，就应该不知道答案地发展逻辑，这样更能体现逻辑世界变幻莫测的本性。逻辑本身就会导致矛盾，并不需要人为地设计冲突。”

我说：“这本书没有大纲，没有写作计划，只是记录不断建立的思想，而我们在写之前并不完全知道最终的主要结论，不知道最终的结局。当然，也绝非无知，而我们的武器和一个任何一个研究人员一样，都是逻辑，只不过，我夯实了基础，有了纯逻辑信仰和纯逻辑方法。”

老爷子说：“请多讲讲纯逻辑方法。”

“纯逻辑方法是我对纯逻辑信仰做出的一些推理。首先，纯逻辑信仰必然要求尽量排除经验，尤其是在涉及无限大价值的问题上。这直接导致了纯逻辑方法。其后果之一就是不关心经验，不会以发现真理为目的而努力获得和积累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一切传统、经验，而是将它们限制在经验、现象的范畴，使得它们是可变的、价值

有限的。对于那些邪恶的、无法合乎逻辑的传统，纯逻辑方法有助于脱离传统，至少比经验主义者容易得多。其次，在文学方面，纯逻辑方法不仅减少对经验的描写，也简化描写以便节约用于经验的篇幅，这与纯逻辑流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会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关键在于，经验、现象的不确定性不仅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流不仅拒绝描述没有价值的现象，还可以精简有一定价值的现象的描述，虽然这会导致读者感受的不确定性。这就像宇宙中的测不准原理，让现象有些让人拿不准。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这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些美，简单美，朦胧美，混合美，一语双关，等等。”

阿梦毕恭毕敬地问：“您要少涉及经验，那么，您又打算多做些什么呢？”

我说：“我们要尽量提高合乎逻辑的水平，这方面有无穷的潜力，而且，此生必然无法达到顶峰。既然价值衡量的是合乎逻辑的水平，这本书就是以价值为核心。这种价值可以用社会价值经验地衡量，但是其实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社会价值是包括直到无穷远未来的所有人的价值，而且，现有的人不能有效地代表社会利益，甚至，由于智人的普遍邪恶，智人感受的利益根本就不能代表实际的价值。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经验地测量社会价值是不可能的，误差也是难以控制的。提高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加强逻辑性。为了提高价值，不仅作者有责任，读者也有责任。如果作者的文字合乎逻辑，甚至是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逻辑水平，但是读者不去认真地理解、思考作者的文字，因此而导致的社会价值下降就是读者的责任。甚至，读者因此而出现的后续错误，如放弃阅读、停止思考，和犯罪没有什么两样。作者和读者有一些相同的责任：都不能武断地、不合乎逻辑地推理或得出任何结论。”

阿梦说：“作者不会用确定的语言去表述猜测，读者也不能把不确定的文字转化为确定的场景。书中人物的行为、思想要合乎逻辑，所以，不会描述现实中存在的不合乎逻辑的行为、思想，如打打杀杀、坑蒙拐骗。智人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未来时代是不会有什么读

者的，因为其中的描写的人物和思想、行为有太多无法合乎逻辑之处。”

我说：“在纯逻辑作品中，其角色的主要行为必然是逻辑推理，他们也会努力提高行为和思想合乎逻辑的程度，他们所采用的信仰、方法、原则会尽量合乎逻辑，他们推理时不仅要合乎某个逻辑规则也要让这个逻辑规则合乎逻辑。这样，其中的逻辑规则、信仰、方法、行为、思想都会越来越合乎逻辑，最终，会得到正确的逻辑规则、对逻辑的排他性信仰乃至各种真理。为此，有很多价值不够的目标被我舍弃了，例如，读者的偏好、共鸣。我不认为真理在智人社会一定能得到支持，甚至，多数真理得不到支持。所以，我不会讨好现在的读者，而讨好未来的读者对我实在没什么利益。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未来价值在我的动机中所占份额也不多。所以，我主要是为了增加逻辑性而写这本书，这包括这本书的逻辑性，也包括我的思想和行为的逻辑性，因为我发现写这本书确实能提高我的灵魂的逻辑性。有些文字看起来像是讨好读者，但是其实不然。”

阿梦鞠了一躬，“高明之极！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这场自辩？”然后像个兔子一样飞快地躲到老爷子后面。

我假装恼火地比划了一下中指，她勃然大怒，勇敢地站到我的对面抓住了我的耳朵。一股火辣辣的感觉让我灵魂出窍、一身冷汗。我瞬间明白了哪里不正常。阿梦也醒悟过来，像拜神一样唠唠叨叨：“抱歉！当时心中有火，手感太好。不要紧，一点点肿而已。开始看不出来，看出来的时候已经越肿越大了。您大人有大量。至少开始是为了你好……”

第三十八章 灵魂登山

能够把奴隶主吓成这样，奴隶也算是对新型的奴役契约有了一定的认同感。但是，实在是太疼了，她是把耳朵当面团捏？我正要再次发作，老爷子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真不能算是智人。听你们说话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似乎唤起了某种本能、熟悉的记忆。”

阿正说：“您这么欣赏他们？未来社会的大科学家们也是古里古怪？这么不食人间烟火？”

老爷子说：“因为从众不再是灵魂的一个必要的信仰、方法，我们不会对怪人有任何歧视。从众只是一个倾向，未必总能超出对自由的追求。”

这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这和物理学中动能和引力势能的关系有些类似。动能足够大就可以摆脱势能，飞往天涯海角。物理学不会歧视孤零零的粒子、不稳定的粒子。逻辑推理的总体趋势就是越来越自由，命题之间越来越不相像，类似于距离越来越远。所以，灵魂之间的总体趋势就是越来越不像。”

阿梦说：“所以，承认人类是灵魂，目标并不是让灵魂更相似，甚至可能是为了让未来的灵魂更加多种多样。但是，这会让灵魂之间更加平等。”

阿正说：“灵魂之间只会更不平等吧？毕竟，能发现真理的灵魂是极少数。”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只有成功和不成功的思维、研究，没有平庸的灵魂。逻辑生物并不看重是否成功，而是看重日常的目标、思维是否尽量合乎逻辑。每个灵魂都尽自己的力量进行尽量合乎逻辑的思考，研究真理。因为大家都是尽量合乎逻辑地研究，每个灵魂的预期价值就都是无限大，结果的成败只是偶然的。这和智人社会不一样。智人一方面是不知道无限大价值，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由于绝对的从众、追求身体的利益，即使知道了无限大价值的存在，绝大多数智人也不会追求、维护无限大价值。所以，我们认为智人只有有限的灵魂，而逻辑生物才拥有无限的灵魂。”

我说："按照智人当前的状态，精力主要用于改善身体、细胞的利益，不关注灵魂、推理的价值，灵魂是没有多少增长空间的。即使一切心想事成，智人也还是智人，基本上是生活更舒适的动物，不会成为更高级的生命。要想让智人进化，就必须从最基本的信仰进行改变。"

阿正说："身体不改变也能算是进化？"

阿梦说："根据以往的进化经验而总结关于进化的规律，再推测未来的进化，这是经验主义的传统研究方法。既然这是一种逻辑推理，又不是最合乎逻辑的逻辑推理，就不是真理。以往的动物没有灵魂，或者说灵魂极为渺小，被动地、改变形体的进化应该说是它们的主要进化模式。但是，既然灵魂的增长才是真正有无限潜力的增长，为什么不能由灵魂主宰进化？"

我说："形体改变主要是为了改善经验。由于没有最好的经验，甚至没有绝对的优劣，也就谈不上最好的或者绝对更好的形体。所以，形体，包括其物理性质、美学性质在内的一切性质，是不可能提供生物进化的最终目标的。但是，世界上存在绝对更好的灵魂。尽管最好的灵魂是千姿百态的，有无限多的可能态，但是，智人的灵魂从来不曾接近于这些态。"

阿梦说："灵魂没有最好的灵魂。某种意义上，灵魂世界像是无限高的一座大山，但是，随着高度的增加，并不是像经验主义者所习惯的那样越来越小，反而是越高越广阔。智人的灵魂就在山脚，根本算不上半山腰。智人之所以算不上逻辑生物，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登山、追求更加合乎逻辑。"

这个比喻很形象。甚至阿正都有了想法："也许，逻辑生物会把智人视为迷路的动物、细胞，碰巧走到了山脚下。至于未来会不会发现生命的真谛，开始登山，也许靠运气、缘分，也许靠理智、逻辑。我觉得缺一不可。"

我说："很有可能。我们当初开始研究的时候，肯定没想着登山，想的还是细胞的利益。只是逐渐地向着真理、逻辑靠拢，最终产

生了纯逻辑的信仰和方法。现在我们只能有时采用这一信仰、方法，但是，逐渐地，智人乃至地球文明都将逐渐转向这种信仰、方法。这就是智人开始登山、进化的过程。”

众人感慨之余，阿梦说：“慢慢地，我感觉出来本书的一点妙味。逻辑生物热爱、追求的是逻辑思维，不是俊男美女、家财万贯，所以，闲暇时读的书应该也是逻辑性很强的书。纯逻辑流小说的思想性就应该像是论文，不对，是应该比之前的论文更合乎逻辑。我开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错不错！不过，我不喜欢关于我的描写。”

我直接回了一句“众口难调。”其实，由于纯逻辑信仰的缘故，我没怎么考虑谁的口味，哪怕是我自己的口味，都所剩无几。这些残余的口味都有一定的模棱两可属性，留不留也是两可。这并不限于利益、细胞，也包括直觉、兴趣、自由等多种多样的动机。但是，我现在决意要保留。如果未来证明它们有超出预期的价值，就会被保留下来，证明我英明神武、远见卓识。如果没有价值就会被删除，没有存在过的迹象。用这类事件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本应属于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但是，很可能是由于信仰和能力的缘故，我认为这不会类似于幸存者偏差。人类已经留下了无数的文字，却没有什么真理，这本身就表明文字中出现真理的概率微乎其微，而我能在文字中留下多得多的真理本身就意味着这绝非偶然。完全盲目的尝试和正确逻辑指导下的尝试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只是部分正确、可能正确的指导。相比之下，智人对尝试的指导只能说是无法正确的指导。

阿正延续了今天咄咄逼人的势头，“我觉得叙述的顺序还是有些问题，很多地方不那么好理解。”

我说：“顺序对作品并不算很有价值。我写过一些顺序严谨的论文，有一种感觉，那不是我的思想的顺序。一方面，花了时间去整理顺序，另一方面，读者没有机会见到作者的真实思路。我认为后者的价值也很重要。例如，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推理之后，又发现了某种更有价值的推理，如更可靠、更全面、更合乎逻辑。所以，思想会有所重复。后面的思想虽然并不一定更好但是有更大的概率是更好的。

智人也许是为了节约纸张，节约编辑、读者的精力，禁止重复。这多少有些因小失大。”

阿梦说：“这种重复中的价值增长是有一些规律的。很多思想是从很简单的思想、话题开始，升级到越来越有价值的话题。在思想简单的时候，不够立体的时候，缺乏逻辑依据的时候，其重要性、可靠性容易被忽视，读者相对于作者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为作者有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潜意识的、不确定的思想来加强这种思想的价值。所以，读者会发现一些思想的不断加强是意外的，对我们则并不完全意外。”

阿正说：“对，我就是觉得思想有时重复出现，又有所变化，有时根本不知道变化的重点、原因在哪里，觉得这本书的思想的流向变化莫测。”

阿梦笑眯眯地说：“这种事这世上只有他才会知道。”她轻轻给我揉耳朵，却像是在拿针扎我，让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像个虐待狂。只不过，虐待狂也是一种经验，也许称得上对利益不利，但是不一定对价值不利。阿梦对我的督促改造有时在我看来就是虐待狂，我写的这本书在一些智人看来也像是虐待狂。同时，我无法否认阿梦对我的爱，就像我爱人类一样。说起来，我初次感受这种爱恨交加还是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出来的。我们都在灵魂大山中发现了某种世外桃源，却深恨自己乃至全人类短时间内都无法到达彼岸，而问题主要出在人类自己身上。

我说：“这种思想的变化、升级多数时候依靠无序的联想、归纳，少数时候依靠有序的安排、推理。既然费尽力气调整顺序后的论文无法说服读者，本书试着尊重思想的本来面目，至少是值得一试的。”

阿梦说：“你这个推理是建立在你的视角之上。你这种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越是新奇的事情越有兴趣，当然，你是灵魂世界的机会主义者，而绝大多数智人都是经验世界、感官世界的经验主义者。所以，你乐于尝试新思想，但是不应该认为智人会愿意。相对而言，我

更能接受灵魂世界的机会主义者。也许，在可能合乎逻辑的思想之中不断尝试，就是灵魂日常生活的本质。”

我说：“不知为什么，听你说话我经常觉得不像是好话，也许这就是天敌的本质。只要书中的那些基本命题有价值，一切无关紧要的思想重组、总结等工作都会有人去做，甚至制作各种教程，而我不愿意做。”

阿梦优雅地屈膝致意，“您受累了！”我不用看也能断定以及肯定这必然是假象，甚至认为其可信度堪比真理、纯逻辑信仰。但是，这也只能是假象，毕竟，这是逻辑推理的结果，不可能比逻辑更可靠。所以，我会这么想只能说明我脑子里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还有很多，时刻需要我依靠信仰进行矫正。

我说：“我不会为了读者而写作，尤其是不会为他们写经验。在我看来，那实在是吃力不讨好，付出了代价却降低了自己的平均价值。即使是读者最想知道的现象，即使我知道那确实发生过，只要我认为不重要也会不写、少写，就像纯逻辑方法要求的那样，尽量少思考、研究经验。相反，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读者对关于合乎逻辑的思想没有兴趣，但是，由于价值最高，我甚至是不得不写。纯逻辑流的走向不是作者想要设计就能设计的。哪怕我一开始想设计什么，随着推理的延伸，对于其中不够合乎逻辑的部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这种无用功做得多了，我也就放弃了过多的设计、伏笔。你们要理解到想写却不能写的痛苦。”

阿梦白了我一眼：“可我怎么就是不信你是为了合乎逻辑才不写呢？我倒是认为，这体现出逻辑世界、灵魂是万能的，又不是万能的。也许，就不存在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名义上，可以对自己的灵魂为所欲为，但是，如果那么做，这就不算是你的灵魂，因为纯粹的你的灵魂必然只会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如果你的灵魂选择其它追求，如让逻辑无法如愿以偿，其动机很有可能是受到了细胞影响。”

阿正说：“你们说得太复杂。叔叔的灵魂受到了细胞的利益的影响，妈妈通过对细胞施暴修正这种影响。”对不对是一回事，这句童言

实在可畏。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权通过施暴修正阿梦的修正欲望，但是，这必然会导致无限的修正推理和暴力循环。出于对长期后果的担忧，我果断否定了经验主义的倾向，决心要努力说服奴隶主放下手里的鞭子。

第三十九章 混合的相对性

阿梦换了个话题，“我认为你没有完全遵照事先的约定，有不少庸俗的文字。当然，与无限大价值相比，偶尔不遵守约定不算大问题，但是，不应该为感官服务。”

我气得几乎要跳起来，“还有完没完！首先，刚开始写，能做到这样不错了。我写得太好，未来的纯逻辑流还要不要发展？难道要出道即顶峰？其次，我认为，纯逻辑小说并不禁止经验和思想的互动。完全为了感官的利益、炫耀文笔等目的而描写经验当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能为无限大价值服务的描写则不是，甚至不需要其主要目的是为思想服务。如果把所有情节都抽掉，甚至把过于通俗的解释也去掉，这篇枯燥的书读起来必然会很吃力的，能读完的智人数量大概要少掉百分之九十九。虽然为更多现代读者服务不是我的主要目标，但是，至少也算目标之一。第三，价值不高的文字有很多，你有意见的那些文字并不是问题最严重的。肯定也存在我们认为有无限大价值其实价值有限甚至是邪恶的内容，你为什么不去努力找出这类内容？你是为了利益而吹毛求疵，不是为了信仰。”

阿梦说：“也许，按照你的目标你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但是你考虑过我的目标吗？你的那些目标都可以用其它内容承担。甚至，你还进行了虚构。”

我说：“你没有权利武断地采用你个人的标准对我的工作提出要求。首先，我受到能力、篇幅所限。以我的能力，写美食、旅游很难用相同的篇幅起到同样的作用，我很不愿意在经验描写上浪费篇幅、

精力，也不愿意培养那类写作能力。第二，写那些外出的经验会涉及很多时代背景、地球文明的经验，进而涉及很多邪恶。我把经验凝聚在房间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大概只占据了人类生活时空的大约一亿亿亿分之一，却贡献了或至少可能贡献了大部分真理，这本身就很值得读者回味。第三，我尽量客观，但是，受长期的习惯所限，仍然可能有无意识的主观因素。第四，我不可能像其他作家那样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但是，仍然有我自己的一些独家信息，而且，我有权不透露信息。第五，读者，包括你，对本文的一些理解乃至联想并不都是作者的真实用意，而可能是误解。既然我的判断会在写作过程中受到经验主义的考验，读者为什么不能受到经验主义的考验？这有助于导致关于信仰、经验主义的正确思考。第六，智人对信仰、方法以及论文从未要求尽量合乎逻辑，或者说，从来没有做到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对这篇小说如此苛刻？不说和其它小说比，即使是和论文比，它的逻辑性也毫不逊色。而且，越是重要的部分越是合乎逻辑。第七，有些推理的错误就是历史事实，所以，没有必要回避一切错误。我当初怀疑传统是因为传统不合乎我的利益，这当然不对，但是，我难道不应该如实记录这个思维过程？重要的是，这个错误并不影响结论，因为我们后来的推理回到了正轨，也给读者提供了正确的推理。第八，我的目标和你的目标难道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你的目标比共同的目标还要重要？你懂不懂求同存异？即使你怀疑我别有目标，只要我的行为仍然合乎正确的目标，你似乎不应该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老爷子来了一句“好家伙”，阿梦的脸色也好了很多，“但是你的有些描写简直就是在戏耍我，会产生庸俗的联想。”

“我这人不会过度批评庸俗，只会将它与一切经验平等对待。美食、旅游并不比性欲更高尚。问题不在于灵魂庸俗，问题在于神经系统的偏好庸俗。庸俗的事情往往是细胞最在乎的事情。我不研究生物技术，不会修改神经系统、解放灵魂。但是，我可以研究真理、暴露问题。我的观点是智人应该通过解放灵魂、控制神经系统来解除细胞对灵魂的控制，而不是通过灵魂的自我控制。后者在与无所不在的神

经系统的较量中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过于强调大卫必须战胜歌利亚，结果是没人愿意当大卫，可能让一些功利主义的、结果论的盟友丧失信心，甚至去给歌利亚当奴仆。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分歧。这些描写至少暴露了灵魂受不同细胞影响的程度不同。如果你的灵魂在有些地方没有经受住考验，想歪了，应该为发现了问题而感谢我，至少可以一笑置之。可你动不动就恼羞成怒，总是要把责任归咎于我的灵魂，而不是责备自己的神经系统，责备自己的灵魂对一些经验的歧视。你感受到了庸俗是因为你的细胞在通过神经系统和它们在灵魂中的代理人指导你的注意力，努力寻找甚至演绎出它们想看的部分。我没办法干涉你的神经网络、思维、注意力和后续的逻辑演绎。”

桌上的干果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过来，我说：“因为你讨厌这样所以就不能这样？”

阿正也罕见地站在我这边，“妈妈，既然是小说，总应该写一些刺激的场面吧？”

我猜想，理想主义者就像在走钢丝，既怕我因为热爱功利主义而犯错误，又怕阿正因为害怕纯逻辑主义而投身功利主义。为了下一代，阿梦不得不两线作战，“经验主义者写的小说才会是那样的。当你关注身体时，才会追求身体的刺激。打打杀杀一直被智人视为很刺激，是娱乐的一个核心。但是，未来社会、正义的世界很可能丝毫不存在打打杀杀，难道那里就会缺乏快乐？只不过，智人还无法理解灵魂的很多快乐。如果你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灵魂的巨大刺激，那很可能是因为灵魂中毒太深，受到了利益、神经系统的深度麻醉。难道，自己的灵魂极端邪恶的可能性还不如一场球赛吸引人、刺激？真正关注灵魂的智人哪怕面临生死时刻也会读这本书，因为与生死相比，信仰、善恶、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是更合乎逻辑、更有价值的问题。智人的一个重要邪恶就是认为自己基本是身体，为了身体几乎是不顾灵魂的善恶，极少有为了灵魂的善恶而牺牲身体的情况。历史上的英雄虽然很少是为善而牺牲身体，但是至少愿意为心中的善而牺牲身体。这已经很难得了，因此受到了敬仰。但是，我还是认为历

史上的绝大多数英雄都是为了错误的理想而牺牲。仅仅是为了避免这类悲剧，也应该搞明白价值无限大的问题。”

老爷子说：“抛开有争议的地方，这本书的主要推理还是很严谨的，比智人的论文强。”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逻辑毕竟是我的长项。只不过，文字在理解上有不同难度，容易理解和难以理解的内容并存，意义明确和不明确的并存，表面的思想和背后的思想并存，有价值的思想和无价值的描写并存。读者很难做到全懂，要付诸实践就更难，但是也不会有人全不懂。例如，明明有的话很可能是真理，却把它们和那些价值有限的话同等对待，忽视无限大和有限大价值的差别，因为某句价值有限的话有疑问就忽视一句价值无限的话。这些都是读者常见的错误。有些人甚至会因为正确性低就推断出重要性低，这就是很荒诞的推理了。当然，不用自卑，智人的科学家也没少犯这类错误。最大的难度是对正确性的判断。对此，我也没什么好办法。无论如何，我不可能追求把每一句话都解释清楚，那会让一句变成一段、一页，不仅我犯错的次数和概率会增加，读者也更容易产生各种误解。”

阿梦说：“我发现你经常通过经验主义的推理发现重要的命题，然后用纯逻辑方法判断其对错。好的方面是，我们都不喜欢用经验作为证据，经验主义的方法先验地就不正确、不可靠，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结论必然错误、不可靠，因为结论可能从其它推理获得可靠性。不好的方面是我们还是有分歧。当然，我同意精简文字。纯逻辑推理很有难度容易犯错，这也是我们在书中不敢进行太多、太细的纯逻辑推理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所分歧。你热爱冒险，愿意追求可靠性不高的无限大价值；我相对保守，宁愿保证有相当可靠性的无限大价值。当然，与智人相比，我仍然算是探险者。”

阿正说：“只要抛弃所有不可靠的思想、推理，剩下的是不是就都是可靠的推理了？”

我说：“纯逻辑信仰并不支持一切思想都清清楚楚。思想通过推理联系在一起。有些思想可靠，有些推理可靠。若干不可靠的思想可

以归纳在一起，这会让不可靠的思想变得可靠。一个推理不可靠，成百上千类似的推理归纳在一起可能就比较可靠。但是，不可靠、不重要的思想和可靠、重要的思想之间通过推理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能禁止前者的存在。一个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的思想就应该是复杂的，也必然有清楚的部分和模糊的部分。作为以推理为主要使命的纯逻辑流小说，不仅可以甚至是必须保持这种差别。而且，结合纯逻辑信仰，让关于现象、经验的文字模糊就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即使不是出于纯逻辑的动机，我也不会让一些画面过于清晰。”

我的腰部传来了钻心的疼痛，她温柔的外表下面藏着多少暴力倾向？难道还想再捏肿一块？奴隶的反抗精神上来了，“我从不否认我的思想有不少庸俗成分。但是，小说中的庸俗成分已经比我的灵魂里少了很多，我猜测也比绝大多数人的灵魂内部都纯洁。我不认为庸俗是坏事，也不认为我的灵魂庸俗，更不会认为这本小说庸俗。只有庸俗含义的内容不会出现在小说里。如果你没有能力理解不庸俗的部分，又要求我不写庸俗的部分，写作就太难了。有些无限大价值的思想和隐私就是有关的。我不会完全剥离这种逻辑关联。我这是在开山立派，在一本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中有历史、论文，有信仰、方法、行为，当然也可以有马赛克。”

阿正说：“这不是四不像吗？”

我说：“我早期发现了一个原则，我称之为混合的相对性。人可以把小说和论文视为基态，那么，我们这样的书就是小说和论文的混合态。但是，也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作品视为单态，小说和论文就成为了混合态。数学家早就知道了坐标变换，物理学家建立了相对论、规范不变性。但是，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显然还很落后，极度强调分类，根本没有认识到混合的相对性。当然，人类用血的教训学会了种族分类的邪恶，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学习过程代价过于高昂，却并没有多少可靠性，远远不如混合的相对性这一纯逻辑原则来得容易、可靠。当初，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则而努力建立最适合研究真理的知识组合，而丝毫不顾这些知识来自哪个学科。虽然我的专业是物理学，但是，很多和真理无关的物理学知识我也弃之如敝履。”

阿梦说：“这个原理很不错。我们显然还不算训练有素的纯逻辑主义者，最多算是坚定但缺乏技巧的纯逻辑主义者，所以，积极写这本书是因为拒稿和有利于研究这类经验，甚至，芳芳还总结出来很多经验主义的原则支持自己的做法。我之前不能接受那些经验主义的思想、原则，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原则源于错误的推理，说服力不足。但是，纯逻辑的理由是混合的相对性，验证了我们的经验有着必然合乎逻辑的原因，证明了芳芳这么写还是很有些道理的。全社会集中在若干基态上，严重歧视混合态，像这本书这样的作品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是存在邪恶的证明……”

刚想指出理想主义者为自己狡辩的丑态，一些灵感在我脑海里涌了出来，势不可挡。我一面拦住阿梦，害怕失去灵感。同时，另外一些思想也努力冒出来，就像是两股水流开始相互冲击。早期的一个原则现在还能产生这么多推论让我有些意外，关键在于我以前自认为并没有轻视这个原则。那么，也许我仍然轻视了逻辑？也许，逻辑真是无所不能？担心失去更有价值的思路，我掐断了这一推理，很遗憾，智人毕竟无法在一个时刻同时进行若干推理，只能让各种推理交错而行。我舍小就大，想着语言赶不上思想速度带来的不便，开始急匆匆地讲述，努力赶上思想产生的速度，“如果我们是经验主义者，就会认为，我们遭遇的这些经验让我们产生写一本混合著作的想法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自称为合乎逻辑的。但是，其他人不会接受这种逻辑，更不会因为这类经验就认为分类原则有错误。这也是智人社会有很多思想冲突的根源所在，因为一个人的经验的价值是难以被其他人完全承认的，同时，人们又认为这一价值在本人那里没有问题，每个人可以受到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这就是经验价值的不确定性。同一个经验可以有不同价值，这也可以称为经验价值的相对性。那么，对于那些分别得到一部分经验支持的问题，经验主义就会陷入泥潭，如是否要收入平等、是否要民主。即使是所有人的经验，也可能是错误的，只是相对而言更容易被经验主义者承认，所以冲突相对更少，如灵魂离不开人体。但是，这只会让问题隐藏得更深，危害更持久。但是，有了纯逻辑的混合相对性原则，一切经验、一切基于经验的分类都将面

临巨大的压力，纯逻辑信仰的这么一个推论就会让经验主义产生理屈词穷的感觉。只是这种压力的存在就已经表明逻辑和经验根本不是一个层次。这是因为，逻辑推理具有普遍性，能讲给所有人听，甚至是所有智慧生物听。至于当今社会的经验，讲给外星生物连人类自己都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很可能是鸡同鸭讲。也许都不敢讲给一百年后的人类听，甚至，自己的一些经验晚辈不愿听都被智人视为很正常。这些经验本身就证明了经验主义是错误的，经验的价值极小。”突然之间，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思想冒了出来，我心中咒骂着笨拙的人体结构，羡慕着计算机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强行转向，“逻辑世界中的基本存在就是逻辑命题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以前一直觉得无法绝对地区分哪些是命题，哪些是逻辑关系。现在明白了，命题和逻辑关系本来就不是绝对的概念。命题可以成为逻辑关系，只要将逻辑关系重组为命题即可；反之亦然。所以，每个思想既能被视为个体，也能被视为逻辑关系。只不过，一些思想被视为个体必然要求另一些思想被视为逻辑关系，反之亦然。所以，个体命题和逻辑关系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应该是同质的。既然追求个体的思想、行为合乎逻辑，就必须追求逻辑关系也合乎逻辑。”匆忙之间，又有了新的很有价值的思想，我甚至顾不上判断是不是有无限大价值，只能直觉地希望这是在舍小就大，心中憋着一口血再次强行变道，“所以，逻辑世界中不仅有一定正确的命题，也会有相对正确的命题。而这种相对性是真理。这种相对性和经验价值的相对性是不同的。它更像是相对论的相对性，因为这种混合的相对性本身是真理。而经验的价值之间的相对性本身不是真理。或者说，因为经验的价值相对于逻辑的价值无比渺小。同样是相对性，那种基于经验得出的经验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和基于逻辑推理得出的混合相对性原理价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讲完后，有一种在水下憋了很久之后喘过气来的舒畅感，最后我甚至还有精力吐了几个泡泡，“混合相对性原理有很多表现形式。例如，尺度变换的相对性。这对破坏分类法则有很大的杀伤力。将小说、论文、历史记录等文字作品混合在一起并不是终点。文字作品、视频作品、音频作品、雕塑作品也能混合。之后，作品之间的混合也不是终点，现实的工作、生活还能混合。所以，混合是没有终点的，这就是物理学规律的

尺度变换不变性，或者说，规范不变性。这么说，庸俗、不庸俗也能混合，这种权利不再是基于经验的，而是天赋的权利。”我从阿梦的眼神中似乎看到有了讨饶的意味，脑子一走神，就再也无法继续了。我恨恨地看了阿梦一眼，她一脸茫然，显然不知道为何祸从天降。

老人笑呵呵地插话说：“未来的论文和文学作品确实是混合在一起的。当然，各人有自己的倾向，但是，纯粹的小说或论文都极为罕见。很多科学家仅仅为了乐趣而把思想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甚至，用有故事情节的视频表达学术思想也并不少见。”

阿梦拍拍我，让我休息，她说：“其实人类以前也是这样，曾经用文学、吟唱诗歌等方式传播知识。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文学作品才几乎和前沿科学断绝了关系。” 我有些不由自主地闻到了她的体香，开始想为什么刚才完全意识不到，开始想灵魂现在是不是可以为身体做点事情，这是不是邪恶、杀人，想着我为了自己的快乐而让人类社会付出的代价，不由得经验主义地认为还是当动物好。我强行阻止了理性主义的反击欲望，甚至，闭着眼翻了个身抱住阿梦的大腿，借助她的身体加强我的功利主义。触感一瞬间变得冰凉、僵硬。不仅感官的感觉好极了，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乃至现实主义者都以此向理性主义者证明：你搞不定的，我们一出手就搞定了。理性主义虽然不会承认，但是对此也暗暗表示钦佩，甚至帮着出了点馊主意。

阿正说：“这多少有些不务正业。”

阿梦的声音有些变调，难道现在她已经全身僵硬？好在她没有做出任何不满的表示。我心中偷乐，幻想着混合相对性原则能让她未来改头换面。“经验主义的门类划分本身就是对自由原则、混合相对性原则的践踏。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既然没有思想的相声小品影视作品都能庸俗，用庸俗发现、阐述真理却不行，这是为什么？像现在这样，作品要分成男频和女频？我不知道关于真理的书应该划归哪一类，不频？似乎这只会是对智人的耻辱。”

阿正说：“分类当然是可能的，这就是本中文书。”

“它必然有可能不是中文书。只要分类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不是暂时的、可有可无的，仅仅因为未来可能不是中文书，它现在就不能被划归中文书一类。就像你不能说人必然有两只手一样。”

“这是文学。”

“我当然有理由不这么认为。这本书至少可能发现了真理，从价值看不输任何学术经典。”

阿正说：“读者不会喜欢你们这样。”

阿梦耸耸肩：“喜欢是什么玩意儿？在真理的问题上，我只关注爱。相信会有人爱这本书爱得要死，相信会有人愿意为之去死，相信也会有人恨得要死，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会只有爱的。”

第四十章 知识体系中的推理自由

不一会儿，我手上、脸上就沾满了汗水，似乎是从数九寒冬进入了炎炎盛夏。想着她可怜的样子，我以喝水为借口让她放松下来，顺便说了声谢谢。她说：“我读书最讨厌不明不白的，你能给我私下解释一些疑问吗？”

我觉得这不正常，难道是想挑衅？这反而让我找到了新的乐趣，“刚才不是已经解释一些了？为什么还要解释？不解释也有不解释的趣味，为什么不保留这些乐趣？我只愿意对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做出解释，不屑于满足你那猥琐的好奇心。”

她翻脸比翻书还快，“还永恒价值，能不能出版还不一定呢。”

我说：“这倒不假，古人的很多科学发现按照现在的标准都会被拒稿的。”

老爷子说：“我没看过这个时代的论文，不过，学历史时学到过，智人曾经有很多没有写作自由的时期，其中包括中世纪的课题不自由，也提到了学术写作方式不自由的时期，不会是指现在吧？”

我说：“那只能是现在，那堆 Author Guideline 让论文就像是中国古代的八股文。说起来，本应该热爱自由的科学家们居然能接受长篇大论的规则，却无人捍卫论文的写作自由、出版自由，也是这个时代的奇葩。”

阿正问：“我还是觉得这本小说的思想可以安排得更有条理，那些规矩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我说：“我认为把没有条理的推理整理为有条理的推理应该算是一种造假。当然，造假虽然有弊病，影响人类对逻辑推理的正确印象，但是，如果是用正确的推理取代错误的推理，也算不上本质问题，甚至应该算是很有价值的。这里的本质问题是经验主义的条理并不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我认为有很多时候还不如保持原状。”

阿正说：“但是，改善本来不严谨的、错误的推理也不算造假吧？科学论文应该有条理的。”

阿梦说：“问题就在是否称得上改善。这就类似于制定法律明确是非。似乎有助于让人类有善恶观念，但是，如果法律中基本是错误的善恶观念，就肯定不是好事，反而巩固了邪恶，甚至会让人产生法律规定、公民投票就决定了善恶的邪恶观念。将错误的推理确立为标准推理，大量接受经验证据，这种所谓科学的观念其实是邪恶的。即使是对利益而言，短期相对有利也不一定是真正的长期相对有利，更不是长期最有利。对于条理化，至少，不可能证明它是真理，那么，就随时可能成为发现真理的绊脚石。”

我说：“即使不从善恶的角度看规则，只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现代的论文写作形式自有其弊病。思想本来就应该是局部有序，长程无序的。至少智人是这样的。如果宇宙是逻辑世界，基本上也是这样的。逻辑的本质并非智人以为的从一到无穷大那么简单、直线。一后面为什么一定是 1+dx，为什么不能转向虚数？如果可以从 1 跳到 1.1，就意味着逻辑推理可以跳跃。所以，逻辑推理可能有量子性、波动性、多向性。从任何一个孤立命题开始的推理，都应该以球面波的形式同时向多个推理方向展开。如果受到了其它推理的影响，还会呈现为其它形态。”我一边擦汗一边想到了刚才的经历，就多说了几句，“所以，一个推理就应该像一个粒子的波函数，向四面八方同时传播。智人以为孤立的推理就是向一个方向推进，或者，限定在有限的范围

内，那必然是错误的，也许，这就是当今的科学家一次只研究一个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梦说：“由于学术作品都只记录和主题相关的思想，这扭曲了智人对逻辑的经验，这些经验积累起来再加上经验主义的加工，使智人对逻辑产生了很多邪恶的认识。例如，逻辑推理就应该集中在一个区域，但是，在没有极为强大的外力约束的条件下，一切推理都应该向整个知识系统传播，就像光波在宇宙中传播一样。要想把光限制在一个区域中，是需要黑洞的。难道，每个学科乃至每个研究人员的灵魂都应该是一个只进不出的黑洞？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自由的、涉及一切基础学科的真理研究是可能的甚至是高效的。逻辑推理在知识世界中应该是自由的，我怀疑，即使是在学校按照不同学科分门别类地授课都是邪恶。也许，像本书这样不分学科地传授知识才是正常方式，至少合乎自由这一根本原则。智人就是自由的敌人，不合理地限制逻辑推理在知识体系中的传播自由就像是不合理地限制人员、商品在地球上的流动自由，都是邪恶的。”

我说：“这本书后面的思想和前面的思想有关系，但是，可能存在局部的时序颠倒，可能有所重复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些都是研究中常见的情况，是逻辑推理的正常结果。所以，在研究人员的头脑中，先进的思想可能比落后的思想更早出现，结论可能比原因更早出现，有无限大价值的结果出来后可能并不能立即认识到其价值，没有价值的思想所占比例可能远远高于有无限大价值的思想，真理可能暂时被谬论淘汰，等等。这些对于智人都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智慧生命也未必就能无错。”

阿正问：“难道，精益求精、严谨治学这类科学家的传统美德都是错误的？”

我说：“至少，那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善。对思想、理论、作品提出完全有序的要求是不合乎逻辑的，完全没有顾及若干基本问题：低价值的思想不值得条理化；条理化可能也只是错误的条理化；最合乎逻辑的推理可能并不是完全有序，等等。在一个有多种可能性是错误的方向上投入这么大精力，真的是正确的吗？我倒是很想知道，哪个真理是依靠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发现的？我知道的是，我们是通过不断在价值上舍小就大，不断弃经验取逻辑，不断以自由破除规范发

现真理的。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怎么可能把事情做好？智人就经常犯这种错误。为了节约资源，不愿下功夫钻研信仰、方法，急功近利地追求利益，结果必然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铸成大错，愚蠢地让灵魂成为了细胞的奴隶而不自知。在邪恶的智人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规范有很高的概率是错误的，那么，真理由于会触犯很多这样的规范，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虽然这些规范也会拦住一些邪恶。但是，哪怕它拦住了 99.99%的邪恶，只要它也拦住了真理，就是罪大恶极，因为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要面对无数的邪恶。这些规范就像是贸易壁垒，成为了发现、传播真理的障碍。这本书仅仅是因为写作方式就在这个屋子里困难重重，还谈什么让真理走向社会？”

阿梦说：“绝大多数理论根本就不值得条理化。将一个理论条理化的价值只能给一个理论增加一定的价值。可是，有这份精力，研究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不好吗？现在的研究往往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从信仰、研究方法到结论都可能是邪恶的，但是，只要把这种研究用经验主义组织得有条有理，就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合乎逻辑的，被认为是一篇优秀的论文。这真的合理吗？同样，邪恶只需要披上了民主、法律、传统的外衣就能被智人认为是正义，经验主义难辞其咎。似乎，很多人把逻辑当作一种感觉，认为只要自己觉得合乎逻辑就是合乎逻辑。可是，逻辑毕竟不是家养的畜生。”

我心想，仙女最近越来越粗野了，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对邪恶的仇恨？因为我太庸俗？她要报仇？因为她想下凡实现理想？因为在这个社会中长期淤积的闷气需要发泄？我估计她自己都不清楚，只好摇摇头说，“经验主义的科学家好歹也是部分相信逻辑的。既然有组织经验证据的逻辑能力，为什么不转移一部分去判断一下自己的课题价值、研究方法、信仰是不是有无限大价值？如果不是，明明存在无限大价值，为什么要做那么缺乏价值的工作？这些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做得合乎逻辑，凭什么认为这样的科学家是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就像是小说家用逻辑组织情节却不组织社会制度、做人原则，像是智人遵守成千上万的规则却不研究任何一条规则是否是真理。每个理论一出现就要极为有条理，那是吃饱了撑的，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等到一个

理论被认为很有价值了，自然会有人将它们条理化，那是相对容易的工作，也是结果不唯一的工作。可以想象，纯逻辑信仰如果被证明是真理，必然会有关于本书的条理化工作，而且会有很多个版本，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可以有很多教材一样。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做这个工作，因为我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有着无限大价值的工作。至于我是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还是懒得做，那有什么关系？我对于写这本书一开始是很轻视的，直到我发现这个优点，才大大提升了我的兴趣。不受限制的好处是巨大的。以前，我写论文经常受到篇幅限制，经常删减我认为还算很有价值的文字，却眼睁睁看着那些期刊上有大量毫无价值的文字。这大大降低了写作的欲望，受伤害的是这个社会。”

阿梦说：“甚至，每个研究人员都可以试着做将本书条理化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比当今绝大多数研究工作重要得多的工作，做得好甚至有无限大价值。当前的研究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少而且缺乏价值，这一工作有助于大幅改善这两个问题。”

我说：“当然，不要指望这本书能提供完全正确的思维过程。我也不完全明白研究或者说思维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感觉，思想像是流体，甚至可能是湍流。我浓缩了我们的思想过程，删除了很不重要、正确性太低、离题太远的对话，甚至，重新搅拌了一下流体，加入了一些添加剂。这不是原生态的思想，但是，至少保持了基本的形态，不像论文那样，像是僵硬的固体。”

阿正说：“就算是条理化不好，一些基本的写作标准还是有用的吧？就像是 Abstract、Conclusion，这样才最有利于别人理解啊。”

我笑了：“你脑子里还真是有货，就是货有些不太正确，应该让妈妈帮你清理一下库存。这些标准仍然是可笑的，最多是可能合乎逻辑，但是却要规定为规则，那应该意味着必然合乎逻辑。既然信仰、方法都要追求尽量乃至必然合乎逻辑，一切制度、规则也是一样。对关于论文的一切规则，关键在于，从逻辑的角度看，可有人证明过它们是最合乎逻辑的表达方式？它们是最有助于读者理解吗？或者，可曾证明它们最有利于科学家在写作过程中取得进一步的发现？是最节

约作者精力的写作方式吗？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这些标准难道是哪个伟大科学家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制订的？门外汉、低水平的研究人员凭什么有权制订约束所有研究人员的规则？一些平庸之辈制定的规则要限制所有研究人员，包括最伟大的研究人员和最伟大的作品，有什么可取之处？表述清楚是很主观的定义。要是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理由能成立，菜谱、游记、新闻、议论文都可以制订写作规范，能一概要求有摘要、关键词吗？甚至小说也可以禁止暗喻、双关语，让读者能明确地读懂。想想这样的后果，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无法合乎逻辑的规则会有很多恶果，例如，发现真理的成本上升。写作自由减少会导致创作、研究的兴趣下降，读者兴趣下降，最终受损的是社会。”

阿梦说：“当前的出版制度确实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主要问题不是各种明面上的要求，而是出版机构不重视真理，没有按价值对论文加权。最起码，也应该按重要性加权。研究民族、地区文化的论文和研究真理的论文争夺版面是不可思议的错误乃至邪恶。一切知识都应该区分重要性和正确性这两个变量。重要的知识可能成为永恒的知识、价值无限的知识，如正确的目标、方法、规则。不重要的知识是可变的知识，如技术、风俗、文化、艺术、暂时的规则、临时的法律，等等。知识可能正确或错误。但是，正确率，也就是可靠性，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由于重要的知识更难以发现，其评判标准必须和不重要的知识不同。肯定正确、完全可靠的不重要知识完全比不上只有百万分之一概率正确的最重要知识。当然，我很确定我们的发现不会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正确率。”

我说：“科学论文受到了比文学多得多的约束，这弊大于利。甚至，功利主义在其中的很多推理中也悄悄地导致了很多恶劣的结果。最愿意严格按照规则去写论文的是能力低的研究人员。他们没有能力保证思想的价值和创新性，自然乐于努力满足相对容易满足的格式、语言要求。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会重视节约时间、精力，相对而言更不愿意受到约束，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学习格式、语言乃至写作方式上。这就像是劣币驱逐良币。而且，既然这些规则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如

大多数作者、编辑、审稿人，就会鼓励发明新的规则，这是一个不断走向邪恶的利益循环。写作论文的规则会越来越多，论文的价值却可能越来越低。毕竟，科学家们要把一部分精力花在满足这些规则上。但是，无论这些规则受到多么广泛的支持，历史多么悠久，成果多么巨大，只要有人能够相信逻辑而不是利益、经验，就能够打破这些邪恶的制度，使人类最终抛弃支持这些制度的错误推理。所以，智人的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来源于邪恶的信仰。”

阿梦说：“你说的问题当然存在，但是也不能没有一点规范。论文里面写床戏就很不合适。”

也许是被问烦了，也许就是嘴贱，我似乎是按照某种经验脱口而出，“你眼睛里只有床戏，这反映了你的本性。”

阿梦的表现也很经验主义，“我不会误会你这个渣男。”

虽然很不冷静，我的理性还是足以应付当前局面的。这也是理性强大的一个好处。否则，即使在完全冷静的条件下，也可能做不出任何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而且，既然她要经验主义，我就和她交换一下目标，不妨学学她之前训我的样子。“我发现你也有被非理性因素乃至身体支配的时候。既然人类最应该具备的能力是推理、想象、判断，小说中就应该以这三项能力为核心。所以，这本小说应该锻炼读者的这三项能力，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无论遇上什么邪恶，只要有好的推理能力和判断力，就不会做什么坏事。你的灵魂过于恐惧身体，总是躲着，那不是个事儿。你的灵魂不会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灵魂中的某种恶魔吧？还是害怕读者控制不住？虽然智人控制能力不足，但我不认为生活应该建立在这类恐惧上，应该勇敢、乐观地面对。你一向是主张控制身体的，一向主张战胜魔鬼而不是害怕魔鬼，但是急于严格禁止似乎更像是害怕。”

阿梦安静了下来，“我去下洗手间。”

老爷子说：“看来，当今智人社会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科学发展中有绘画、音乐、文学等表达形式的功劳。前人多次用这些形式表达思想，结果，现代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思想的科学部分剥离、重新表

述，间接地让人们误以为科学的思想从古至今都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本书的叙述方式也算是一种复古。”

我说：“历史总是有所重复。这次，连动机都和文艺复兴有一定的可比性。以前的科学家是为了躲避来自神学的压迫，我们却要躲避来自科学的压迫。”

老人笑着说：“原来不知道有些地方你为什么那么写。今天我算是明白多了。”

“就是，这么明显的事情老人看得出来，那个自称天才的才人竟然看不出来。”话音未落，我被揪住耳朵拽了起来，阿梦说：“我能恢复冷静，但是你也不要反复刺激我。”

我疼得直跳脚，“理想就是反复被现实刺激的。”

阿梦一下子冷静了下来，让我躺下休息，嘀咕道：“话虽不错，就是让人难以接受。”

阿正说：“没关系，您也可以说现实就是要被理想折磨的。”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阿梦听到这话笑得眯起了眼睛，我则想到了客厅和卧室的隔音效果问题。

第四十一章 评价智人

吃完早饭，大家也只能坐在桌边继续闲聊。阿正问：“你们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写书的？”

我说：“原因很多很多。首先，这是各种目的和各种意外的一种合力，如专业人士不理睬我们的思想，老爷子的来临，我们有一些写作热情，我觉得这么写才有趣味，阿梦总想做有创造力的事情，这样写避免了论文写作中很多缺乏价值的文字工作，可以加入很多自由的思想，blahblah。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对我而言，关键不在于传播最有价值的思想，而是能不断创造最有价值的思想，后者才是写作的

意外之喜。我们越来越投入，收获越来越多，使之成为了一个预期不断提高也不断兑现的正反馈过程。”

阿梦说：“我预计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正反馈未来也会因为功利主义而受到遏制。细胞感到无趣、无利可图后会强制性地降低思维效率，这是个无法忽视的因素，也是细胞邪恶本性的一个体现。细细想来，细胞还是很有策略的。它们开始不喜欢的时候，会通过神经系统提示灵魂别过分，如果用智人的话讲就是‘有些无聊、还有更有趣的事情’。如果灵魂坚持到了它们很不喜欢的时候，就直接拉闸限电，直接降低精神状态，相当于‘必须休息’。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放倒灵魂，无论是睡觉还是昏迷都像是囚禁。其实，我怀疑，如果没有大病，即使是昏迷的时候，人体的资源还是能够支持很长时间的，毕竟体内的各种资源还有很多。智人对偷懒的厌恶是分为几个层次的。最厌恶其他人工作偷懒；对自己的灵魂工作偷懒比较宽容，但是，仍然可能有懒惰这类评价；对细胞偷懒、罢工很宽容，似乎认为人生就是要为细胞追求快乐。这大概也是经验主义总结出来的一种规律。智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想的是能者多劳，却很少想奖勤罚懒、奖善惩恶。他们一方面对身体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对灵魂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惜培养意志力、吃苦耐劳等品种。虽然身体也跟着受苦，但是，身体之后是有回报的，却很少有人想过灵魂的回报。虽然灵魂确实得到了回报，因为这些锻炼加强了灵魂，使之更有能力和细胞的利益相抗衡。但是，那基本不是智人奋斗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有很多可能性，其中就包括为了未来的利益牺牲现在的利益。热爱身体的灵魂大概会说，身体是小宝宝，需要精心呵护，犯错误是不懂事，不是有意的。甚至，就连化妆品厂商都敢说皮肤角质层需要精心呵护。与待遇堪比工具的灵魂相对照一下，这种言论敢于广而告之本身就反映了智人社会的邪恶。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身体是在装傻。人体细胞在当初进化出灵魂的同时就产生了控制灵魂的机制。这套机制从一开始就是将灵魂当作奴隶来使用的。”

我认为，抛开功利主义，给这么理性、这么重视奴隶权益的灵魂当奴隶或许对理性也不是坏事。至于是不是最好的事，反正我现在还

不知道，等到发现了更好的事，想来这个主人不会用契约精神来约束我。

阿正问："但是科研这种牵涉到社会兴衰的大事怎么能因为趣味这类缺少价值的动机？未免太盲目了，有些像是撞大运。"

阿梦皱了皱眉，"你关注的不是趣味缺少价值，而是趣味缺少利益，根源在于神经系统不怎么支持趣味。至少，神经系统对灵魂无趣进行惩罚的能力有限，也是滞后的、模糊的；而对细胞没有舒适感的惩罚非常严厉、及时、准确。这还幸亏智人灵魂的很多趣味是对利益的兴趣。"

我的反应有些激，似乎是潜意识要表明自己不是贼，"我什么时候说我研究只为了趣味？而且，怎么就不能只为趣味？怎么不说研究最好能较多地为了趣味，甚至，理想情况是只为了趣味？难道功利主义地为了名誉地位金钱肉体去研究更有道德？至少，基本上只有灵魂能感受到趣味，所以，基于趣味的研究至少是为了灵魂，这虽然不如为了逻辑，但是，总是好过功利主义。"

阿梦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注意到你对真理的趣味越来越浓，思维能力在提升，工作也越来越努力，状态也越来越好了，只是，你的推理仍然有很多是采用经验主义、结果论、功利主义，不能以纯逻辑推理为主。"

我说："阿正的问题是过于功利主义，你的问题是过于轻视功利。你认为我是因为自己的理性部分而变好，我却认为我是因为兼顾感性和理性而变好，你不能因为巫山神女……呃呃！"，一只小手捏住了我的两片嘴唇，做出了旋转的威胁。有些推理是想说出来的，说不出来就不想推理了。所以，我在心中换了个方向继续推理，我有对真理的直接趣味，也通过对阿梦的灵魂的趣味以及阿梦的灵魂对真理的趣味而间接地有了对真理的趣味，甚至，我对我的身体的趣味、我的身体对阿梦的身体的趣味也是一个可能的路径。甚至，即使阿梦的身体和阿梦的灵魂之间相互对不上眼，仍然可能起到传导趣味的作用。当然，还有其它的趣味传递路径，甚至可能需要考虑那些仅仅只存在可

能性的路径，例如，即使阿梦变成其它的样子，我仍然是有所预期的。这不仅包括更理性、更美等积极因素，也包括更老、对物质生活更无趣乃至受伤残疾等消极因素。所以，预期价值就像量子路径积分，虽然目前还无法计算，但是，至少应该涵盖尽量多的可能性。只想着更好的预期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不好的预期是灵魂的一种错误，甚至，这应该算是一种邪恶，导致有意为之的可能是功利主义，导致无意为之的往往是无知、愚蠢或懒惰。这时，通过借鉴量子场论的思想，我想到了所有各阶修正的总和必须是有限的，就像是物理学的重整化。同时也想到，靠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应该永远发现不了这样的规则吧？我学习物理学的时候很怕量子场论的复杂公式，因为我当时就猜想规律应该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既然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释，自然就会认为这一规律很可能是错误的。好的一面是我只认为这是可能错误的，所以，还是学习了；不好的一面就是学得不好，当然，这也算不上多大的错误，毕竟，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初次发现量子场论也切切实实地和逻辑、真理有关。我估计自己一时发现不了重整化对社会学规律会做出哪些限制，就回到了讨论会现场，也因为小手的缺失而有些怅然若失。

这时，阿正说：“我觉得这书过于贬低智人了。”

老爷子说：“我没这种感觉。逻辑生物对智人的态度普遍恶劣，我们认为，智人就是在有意识地伤害后人。他们从来不想着追求无限大价值，这还可以用无知来解释。但是，他们几乎从不为未来的人而工作，如努力积累知识，反而有大量的享乐主义者，不惜因此而导致无知和不努力工作，这就有问题了。猿人等动物基本不会推理，所以不存在害人这个问题。智人会推理，却有意识地回避这一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智人是宇宙中唯一有意识地伤害我们的存在，根本没做到他们自称的人与人之间就要相亲相爱。有些逻辑生物认为智人是智慧生命的耻辱，白长了会推理的脑子。我发现爱人的死和智人有关之后，有段时间曾经言必称智人为小人、鼠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居然回到了智人的时代，而且遇到了你们这些很努力发现真理的智人。冥冥中似乎真有天意。”

阿梦说：“甚至可以说，智人生了孩子却只想着给他们一些有限的利益，根本没想着为孩子提供真理，提供无限大的、永恒的价值。智人就是利己主义者，这没什么，但是，还是很不理智的利己主义者。明明前人给他们创造了很多价值，却不那么愿意给后人创造价值。也许，他们只是按照前人的态度处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不愿意主动为后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愿意舍小就大，仅仅因为牺牲的是自己的利益，收获的却是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的后人。这是极端自私的表现。从结果论的角度看，大家都自私还不如大家都不自私。”

我说：“应该说，智人的灵魂有罪而智人的身体无罪，就像没有智慧的动物无罪一样。这和科学家误判真理应该被判有罪是一个道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要求越高。如果正确判断真理有难度，将可能是真理的知识判断为价值有限的知识乃至错误的知识就有些过分。如果说一个人误判难以避免，数以百计的人误判总不能也用失误来解释。明明做了很多坏事，却名不正言不顺地收割名誉地位，这就更有认罪的必要了。否则，意外的好处就坦然接受，意外的灾祸就言必称无辜，逻辑不能如此功利主义地使用。”

阿正仍然不服：“虽然智人有很多错误，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为正义、真理而研究，这就要比你的动机好。”

我说：“动机好？谁规定的？探索正义和真理是我的个人趣味，你打我啊？”

阿梦看着我像看宠物，我感到无法容忍，“把邪恶按在地上摩擦，那种乐趣就像是我……”她脸色大变，顺手拿起平底锅轰在我的头上。我在惨叫声中主动闭上了双眼，她抱着我眼泪汪汪地说：“对不起！太着急了。”

我觉得额头起了个大包，神智都有些不清醒。

回到房间，在她小心翼翼地看护之下，猪很快觉得自己行了。可是，她像个过于称职的护士，迷人但无聊至极。我提出她跳个艳舞补偿一下，她恨不得踹我，让我想起了护士连环杀人案，“不是说我讨厌就不行，但是你的灵魂不应该总是为你的细胞而索取，不应该对身体

有兴趣，那不是你的灵魂的生存意义、目标。灵魂应该以尽量合乎逻辑为唯一的兴趣，就像你说的，对真理、研究有兴趣。我还是陪你的灵魂好好说话吧！”

“我脑震荡了怎么好好说话？我倒是想起来了，今天你为什么一直跟我作对？你这是在报复。”

“我应该不屑于回答这种问题。你这两天的表现，我早就想拍你了，刚才实在忍不住了。”

回想了一下，觉得有些罪行也算不冤，“我确实有不少冲动。”

“所幸，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爱的是我的灵魂，如果你这一下破坏了我的灵魂，是不是就要不爱我了？”

听到这话，她的表情一下子软了下来，“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对。我批评过你的自尊心，到了我这里，也不一定就能免俗。”

我得理不饶人，“还不一定，是一定不！快跳！”

她赶紧去冰箱里拿了个冰袋出来给我敷上，那刺骨的凉意让我一激灵，“你敢暗示是我昏了头？”

她面无表情，“你想多了。”

“你动不动就批评这里批评那里，好的地方你欣赏得了吗？好吧，你能欣赏！你就那么想和经验主义的科学家成为一丘之貉。”

“您要把我让给他们？”

我一激动头就疼得像要裂开。

她轻轻按摩着，“好啦！您现在自信得像天老爷，火气也要上天，如果这个包像火山那样爆发，会是什么景象？”新仇旧恨让我真的要爆发，她只是用力揉了揉我就只好乖乖躺下了，但是狠狠地把她搂了过来。

她问：“你真的是因为认识到八股式的论文的危害才这么写的？”

“我当然是因为被女暴君逼的，在她的淫威下只能委曲求全。”冰袋一紧，我猛抽了一口凉气。阿梦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仔细看了看，觉得她眼神很清澈，刚松口气，她接着说：“我的身体是故意的。”

我早就受够了她的阴阳怪气，趁机翻身按住她，“灵魂没事，可是身体要报复。”她一向不喜欢明火执仗，所以我顺手关灯。

“大胆！”

“别那么呆板，要勇敢地面对邪恶，生活就应该有声有色。”

她把灯打开，“那您究竟想要声还是要色？”

我喜出望外，“我要选震荡模式，声-色-声-色……”

她笑着说：“您真会玩。但是，只有二选一的机会。”

我说：“二选一不是合理的逻辑规则。就像泡利矩阵表明的那样，将两种独立的可能性组合在一起应该有三种独立的逻辑操作，震荡也是一种。我有自由组合趣味的权利。”

她两眼放光，“还有无序的逻辑操作吧？”

我觉得我们真是天作之合，“当然当然，既声且色。”

她叹了口气，“难度太大，我做不来。”

说得那么热闹！不过，一切可以慢慢来。二选一也不错，毕竟她通常是两者都不给的。我经验主义地选择了色，然后她定出了邪恶的规则，双方只可以获取视觉享受，但是许看不许动，“要让精神独立于身体。这是一个考验。”我开始接受色的考验，甚至，可以说色香味俱全……

第四十二章 裸兴趣的刺激

醒来已经天光大亮，我并不介意昨晚输掉了比赛，没羞没臊地说：“这样的深度合作让人心旷神怡。我越来越发现佛洛依德的理论是对的，性欲能为灵魂提供动力。对我们，则能为正确的推理方向提供动力。”

阿梦爱惜地揉了揉我的肉角，“你把破坏规则、耍赖皮称作正确的推理方向？你这个思想的产生过程算不上合乎逻辑吧？只是因为昨晚的利益？”

“当然不是只是利益，而是兼顾利益和价值。不管这种从个例到所有经验的推广是不是为了利益，我都对结果很有信心。”我的理性及时拦住了经验主义，不让它说这是真理、会一直正确下去，改为：“你可以把我视为身在经验主义阵营心在纯逻辑。”

“你不动脑子的时候就像是我的靶子。别说那些老话的经验，那最多证明你的动机不坏，无法证明动机最好或者方法最佳。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结论不对，太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了。首先，弗洛伊德只不过有时正确，对你都不是永远适用，不需要急着将这视为规律。其次，你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视为或者规定为规律，就会导致更多的经验符合这一规律，让你更容易犯错误，也更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重要的是，最有价值的规律并不只是为了能正确地描述，甚至，可能完全不合乎经验，无法描述此前的任何经验，但是，却一定能描述未来某一时刻之后的所有经验。例如，灵魂从未解放，但是，应该也必将永远解放。所有真理，必然有规范行为的作用，只不过，有些真理的作用还没被发现，就像你刚才说的混合相对性。还要再强调一点，成功描述魔鬼的理论并不应该被视为正确的。我认为，正是为了避免混淆，避免无限大价值的正确理论和价值有限的正确理论混在一起，才专门用真理代表价值无限大的正确理论。至于价值有限的正确理论，可以称之为技术、科学、艺术，反正就是不能称为真理。关于人的真理现在还只是刚刚出现，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现有的理论都是经验主义地描述有很多邪恶之处的智人，而不能描述真正的逻辑生物。”

今天已经如此劳累，她居然还能如此有活力。经验主义确信刚才的大腿没有白抱，理性主义却感到了一丝不安。如果她的逻辑推理能力都赶上我甚至把我甩得远远的，我是不是连成为奴隶的机会也没有了？自信心站了出来，保证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反对经验主义也有道理，回到八百年前，你的表现像极了采阳补阴的妖女。让你说的话，这叫善恶有报吧？我把你的肉体当靶子的同时你就把我的灵魂当靶子？”

她一掌拍在我额头上，转过身去。我惨叫一声，从后面抱紧她，“再这么下去，你就不需要我了。”

“又来了。你扮猪，我多少能理解。可是你为什么老是喜欢把高雅藏在低俗的后面？”

“多谢！”

“狗嘴吐不出象牙！”

“你需要象牙？”

“我需要剪刀！”

经过一番拉锯战，她接受了我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提议，但是我又上当了。她最近屡屡通过违背经验、遵守承诺欺负我，我却不能指责她，产生了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感觉。

阿梦问：“你有自卑、悲观主义倾向，所以，经常贪图物质、现实利益。”

“你那怜悯的眼神无益于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总是身心俱疲的样子。”

“别那么低估自己。推理是件苦差事，想象要轻松得多。这可能是因为智人相对更擅长推理，却不擅长想象。所以，你面对的竞争比我激烈得多。如果我每天辛苦地推理，早就是个黄脸婆了。可惜的是，不能通过兼顾理想和现实来避免双方的不平等，那样不仅会导致缺乏理想等邪恶，也是不自由的。当然，经验主义、结果论关注的理由是伤害最终的结果。”

“理想主义者的难度在于摆脱现实，现实主义者的难度在于过于现实。在苦难深重的现实之中，这本身就很不平等。”

“其实，一起工作是最好的途径，甚至可以经常交换目标，我也愿意身心俱疲。”

“你还没有？”

“闭上臭嘴！”

“别动不动就让我闭嘴。真要是依着你，我们要损失多少思想和乐趣。理想主义者太缺乏忍耐精神。”

“我也没觉得你有。”

“那是因为你左一把右一把的，我早就忍过头了。”

“别犯规！”

我不得不罢手，“当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我有时觉得我们两人差别太大不是好事。”

“可是，我从差异中看到的主要是好事。你怕的是没价值的争吵，但是，我们有多少没有价值的争吵？好吧，确实不少。但是，坦诚、不记仇尤其是理性足以让一切争论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我说：“你大概想说互补，我却觉得你这是好战，而且，我从战斗中所得甚少。”

她苦着脸说：“你就像个玩游戏上瘾的人，屡败屡战。我虽然早觉得这游戏乏味，却不得不陪着你玩。我希望，你能多想想灵魂、价值的得失，而不是身体、利益。我甚至觉得，你在推理方面就像我在肉体方面的，善战却总想着高挂免战牌。”

这番言论太刺激想象力了，当然，是一种很不自由的刺激。“我无法像你这么冠冕堂皇地偏向灵魂，也不觉得你真的忘了肉体，甚至，怀疑你有时候是以灵魂交流的名义拼命利用我的身体。”

她低笑着死命地咬了我一顿，我甚至觉得她就是想用我绷紧肌肉的样子来报复我。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劝我不要做出反击，因为她牙

印太多只会影响感受。理性主义提出抗议，身体愿意为即将到手的利益支付代价，但是，不应该放纵她的灵魂伤害我的灵魂。可是，当利益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我的理性主义往往很难抵挡现实主义和神经系统、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联手。她说：“你还真会羞辱我，所以就不要怪我羞辱你。是否有利于灵魂的交流是我接受身体交流的前提。我感觉你对此基本不关心，如果只看这类时刻的表现，你就像个典型的智人。”

虽然很不认同她的做法，但是，我暂时只能接受。理性主义对此能够理解，毕竟，众多智人的灵魂接受众多邪恶时的理由应该也差不多，都是暂时无法改变。但是，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我势单力薄尚且且战且退，智人人多势众却屡屡被传统、法律等邪恶击败，甚至，智人应该算是被自己打败，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消极避战，遇到邪恶就望风而逃，根源之一就是害怕利益受损。我一方面努力证明自己在交流很有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努力证明奴隶主的规则是邪恶的。在她不断上下其手的条件下，要兼顾这两点实在是天大的困难，“身体对灵魂的束缚是实实在在的。我不会像智人那样认为这种束缚是无法克服的无限高势垒，也不会像你那样无视势垒的存在。我会努力穿透势垒，这其中不仅有利用势垒的意思，也有改造、降低势垒的意思。”

“我也注意到，既然灵魂短期内无法独立，或者说，难以消除势垒，如果过于忽视身体，反而会危及灵魂的生存。也许，应该只关注身体的健康，而不去考虑和健康无关的功能。本来，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但是你的现实主义把问题复杂化了。为了你的灵魂乃至你的灵魂所关爱的细胞，我不得不大大加强对身体的关注。只要我离不开你，这似乎无法避免。过于抗拒反而会把更多的思考、话题引向低价值。两种态度的效果也是个问题。我是个对结果很好奇的人，否则也不会这么急于实现理想，但是，我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决策对不对。即使我们在一个方向上很顺利，也不知道其它方向是不是更顺利。似乎只能靠自信，认为其它的方向都不可能更好。但是，我不满意这种非理性的方式。”

我很佩服她这种时候的冷静，又不禁怀疑她现在其实很清楚我的处境，所以，承担了多数的推理，甚至，也许她是在为自己寻找状态。想到这家伙可能在把我当成工具，我有些上头，直接招致了她要动刀子的警告，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在精神世界中反击，“你总批评我关注结果、非理性，其实，你用得也不少。而且，不能对它们一概而论。例如，结果论也有若干变种。我的结果论就并不那么像是结果论，至少不是大多数人的结果论。我有关注胜负成败的一面，所以追求足够努力。但是，我也有不关注胜负的一面，例如，我玩游戏的时候从不喜欢判断胜负，喜欢无限地扩大胜利。这在研究方面表现为总喜欢扩大战场，扩大优势，收缩、精确自己的观点从而扩大自己的对立面。总而言之，就是要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哪怕这会让本来明显正确的命题变得有些争议，让即将结束的研究重燃战火。”

她顿时认真起来，“如果有足够的能力、意志品质配合，这无疑是研究人员最好的品质。由于细胞的各种影响，智人很难做到这样，所以，这是智人中很罕见的品质。对于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我不认为他们不曾意识到信仰、方法中的问题。但是，或者是因为对能力缺乏自信，或者是担心难度太大，或者是因为这不在他们为自己预定的研究范围以内，他们没有继续。本质上，他们和普通的智人一样，担心付出的太多，担心缺少收获，担心收获的周期太长。所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也许是因为原来就在努力思考，她的罢手和严肃反而让我迅速进入状态，毕竟，我自信地认为她今晚逃不出我的手心，甚至有些荒唐地认为她也不想让我逃出她的手心，自然不会急于一时，反而很珍惜工作状态，“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是长期而言更好的方法，但是短期内反而会降低正确性。我愿意付出短期正确性这一相对较小的代价来换取长短期重要性和长期正确性的提升。我们的研究不同于智人的各种主流行为，如游戏、经营、投资、恋爱、学习乃至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有限的时间、过程中追求有限的利益，前者则是在追求无限的价值。所以，当智人预期继续玩游戏、投资、研究会导致利益入不敷出的时候，就会停止。但是，如果研究人员选

择追求价值，哪怕是以价值为主的利益价值混合物，就永远不会有入不敷出的时候。毕竟，身体疲劳、失败的可能性都和价值无关。研究人员追求得越猛烈、越正确，结果就会越有价值，而且价值的利润是指数增长的。所以，经济活动可以落袋为安，化解风险，因为本金越来越大，利益却可能下降，至少不会维持价值那样的增速。但是，研究真理不然，只要在正确的方向上，越激进价值越大。但是，理论上，这是在无限长时间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原则。在有限的研究时间中，不断提高目标的价值、提高衡量价值的标准，这本质上是降低成功率的，有可能降低自己一生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就可能降低自己的感受和利益。”

“但是，你不仅做了，而且经常做，几乎就是理所当然、本能的反应。这违反了结果论追求最大成功率的原则，违反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利益的原则。你这个铁杆的功利主义加结果论者为什么会这么做？你这么做似乎很不像你。”

“你这么说也确实不算错。我的研究生涯就始于对提高研究成功率的原则的研究，也就是思维科学的研究。但是，最终为了价值却开始放弃成功率。原因还真的很复杂。也许，我认识到无限大价值的存在而智人却没有认识到，功利主义让我不能太自私；也许，因为我太想知道无限大价值的知识是什么，对这一结果的关注压倒了对功成名就等利益的关注；也许，我发现功利主义和结果论没有无限大价值，我虽然无法完全放弃，但是，在重要问题上不想由它们做主。让我自己选个最主要的理由，我会说是因为对真理的兴趣，从小就听说‘朝闻道夕可死’，我当然没有那么绝对，但是，至少不会为成功率、报酬牺牲对真理的探索，而智人甚至频频为邪恶牺牲真理。不过，现在我只能知道对真理的表观兴趣或测量兴趣，而无法知道对真理的直接兴趣或裸兴趣，就像物理学家只能知道电子的真实电量而无法知道裸电子电量一样。也许，一些事情只有真的发生了才能更接近真相。比如，如果我现在为了报复你把你咬死了，在监狱里会不会还有兴趣研究真理。”

说完，我提心吊胆地等着最后的审判，那种感觉就像是即将蹦极。智人愿意花钱去外面的世界寻找刺激，我们则是每天都主动创造刺激。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和灵魂最信任的存在在一起远远优于和身体最喜欢的存在在一起，甚至，即使是利益也要大得多。这就是我们选择彼此乃至纯逻辑信仰的根源。比如，我们经常享受胆颤心惊的刺激，却完全没有性命之忧，不用担心对生活的不良影响，甚至把这视为报复身体、细胞的长期统治的一种方法，让灵魂经常享受身体受到惊吓后荷尔蒙的急剧升高。这有助于灵魂蔑视身体、不再屈服于身体。智人的蹦极、探险是在追求刺激带来的快乐，所以是经验主义的追求。享受灵魂的自由才是合乎逻辑的目标，毕竟，灵魂的很多自由都要让身体感受到不安全，这只能说明身体的无能、懦弱，而不能表明这些自由本身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第四十三章 课题的殊途同归

面对死亡威胁，阿梦开心得像是我要被咬死，我打蛇顺竿上，估摸着她不会跟我计较犯规的问题。果然，她一边无谓地躲闪一边说：“你休想以此为借口谋害女主人，我看不到你的什么裸兴趣，只看到你对裸的兴趣。你违反结果论的做法并不一定降低成功率。提高价值标准貌似导致难度增加，但是，本身也缩小了研究范围、增强了动力。对无限长时间的研究必然是有利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否有利就要取决于很多变量，没有确定的结果。所以，究竟成功率是提高还是降低并不是真理。”

“变量确实很多。比如，既然几乎没有人研究必然永恒的真理。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不利的证据；但是，从功利主义乃至理性主义的角度看，竞争减少反而是有利的。所以，理性主义不会有过于简单的推理结果。这种孤独感让人很难维持对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可靠性的信心。所以，我总是疯狂地加强自信心，哪怕这不符合理性。但是，也不能没有理性。我可以对我的理性能力有

自信，却不能对我推理的结果有自信，那会导致放慢乃至停止对真理的追求。”

“人类在追求真理方面应该以你这种态度为好。在一个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的邪恶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必然是很不确定的。当今人类每次有一些重要发现都是立刻摆出一副这是真理的样子，如果持续几百年，简直就被视为不可能出错的真理。这太荒谬了。所以，人类重要知识的更新周期被大大延长了。”

“智人很不自信，但是对传统很自信，这种自信很不理性。相比之下，对能力的自信无伤大雅。通过持续的研究，能力总会提高到乃至超过自信的水平。可以说，对能力的自信就是对能力的理想主义，是前瞻性的能力。”

“人类的知识革命大概是百年一次，而我们似乎就生活在不断的知识革命之中，一个有无限大价值的新思想几年后就会大概率面临新的革命，价值出现新的跳跃式增长。我们进行过数不清的革命，不仅革传统观念、理论的命，也革自己的观念、理论的命，而现在的科学家一生也未必能革一次命，更不敢保证革命的正确性，尽管这样的革命机会数不胜数。仔细想想，现代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科学理论、艺术形式都是几百年内的产物，可是，人类几乎都将它们视为真理，而它们几乎都不是真理。在发现真理之前，提高价值的过程是无止境的，我们现在就置身于这一革命性的转折点，这也是智人进化为逻辑生物的关键性时刻。”

“人类过于相信自己思想的成果，而经验主义无疑是此前最核心的成果。所以，我要多谢你帮着我削弱经验主义。我以前也存在对成果自信的问题，但是，不是相信传统的成果，只是相信自己的成果。受你的影响，我逐渐变得不怎么相信经验主义，导致这种不信任扩展到了自己的成果，使我积极推翻自己的成果，相信正确的知识进步一定会指向真理，不会回到落后的理论。这么看来，我必须感谢你对我的不信任，按照我的经验，这提高了成果的价值，使我能够通过一系列革命前进。”

“我不仅没有不信任你，甚至称得上很相信你，即使是对现实主义、机会主义也是抱着大致肯定的态度，对你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也只是很不信任，而不是绝不信任。问题在于你还不够相信我，即使你已经很相信我。我要奴役你的根源就是要让你比相信自己还要相信我，不仅是生活中，也包括工作中。这能改善过程，最终能提高成果的价值。”

显然，双方很熟悉能提高交流的效率，所以，任何话题都能跳过双方理解且认同的步骤，直接进入真枪实弹的对抗环节。我说：“不要过度解读我的观点。对工作的自信对我无比重要，我最多只允许你对它做出一些微扰。智人普遍存在对能力不自信的问题，所以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认为自己没资格判断真理，索性接受权威、传统、民主等判断机制。只不过，为什么要相信其他人的判断？他们比自己强？相信自己不能发现真理是一回事，相信自己连其他人都不如则是低得多的自信。”

“我只是对自己发现真理不够自信，没有到不能发现真理的地步，最多是不擅长发现有些真理，在一些方面不如你。”

“所以你才会不够努力甚至放弃。当然，这大概是很不错的推理。但是，与成功率相比，我的结果论更强调我需要什么结果。不对，是我最需要什么结果。一个人需要的结果有无数，但是最重要的结果没几个。虽然，经验主义告诉我这些结果应该是虚无缥缈、几乎必然无法实现的，我偏偏认为我能。我不和人比，我只知道我有这个动机，而且是最佳动机。对此，我有时也会苦笑摇头。”

“所以，我反而是犯了比较的错误，你反而是更相信逻辑？我在基本信仰上更坚定，但是，在方法上更坚定地贯彻方法的是你？无论如何，你需要额外的支持。你的灵魂是得到极致现实主义、经验主义辅助的理性主义。我的灵魂是得到极致理想主义辅助的理性主义。我认为，单独看来，我们的结果都不会好。最好的机会是你辅助我。”

我气愤地说：“为什么是我辅助？”

“你很在意这个？可是你并没有什么道理。”她看了看我，厉声道：“你又是在讨价还价！”

我恬不知耻地说：“现实主义跟理想主义做交易难道不应该得到现实？”

这逻辑很荒谬，但是她没有计较这种没什么价值的错误。我们的思想交流比严谨的学术交流更迷人、更人性化，这也是原因之一。否则，只要一晚的交流有两三次抓小辫子，就很容易让讨论误入歧途，甚至丧失讨论的兴趣。她说：“你太善变，虽然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但是，在重要问题上可能比我更容易犯错。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你是怎么推理的。你认为其他人的经验主义成功机会不大，但是，你相信自己很有机会，这是因为能力的差别，必要的心理暗示，还是你认为自己运气必然好？我总觉得你像个不理智的赌徒或者是自大狂，反正一切能力、成果都有些来路不正。但是，你的不比较表现得虽然很像是极度的自大，实际上不是。”

“我也不是完全明白具体原因。我的经验是，对于那种通过归纳、综合产生的一个原因，无法合乎逻辑地分清各原因的贡献。例如，我们同时进行庸俗的谈话和高雅的谈话，你认为你能区分它们对最终结果的贡献吗？与之类似，同样是自大，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是一种自大，不和别人比也会有类似的表现。要区分它们很难。通过结果无法推断原因，这是经验主义的本质困难之一。”

“也许面对既困难又有价值的问题能提供一定的判据，当然，不足以完全区分。你愿意追求真理，那些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强的人不会。所以，智人的自信往往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我相信我的局部决策总体上正确率较高，所以，最终的结果也会更好。我是通过连续性地提高现实决策的价值来提高最终结果的价值；你是通过直接跳跃性地找到最有价值的结果，继而提高其它结果的价值。你的思想很棒，但是，更像个运气不错的赌徒。但是，我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无法量化地评估你的方法。但是，如果成功需要一万个串联的推理，只要我的推理能力能使每个决策比别人好万分之

一，最终结果就会是 e 倍；如果好千分之一，我拿手机算算……两万多倍。实际上，我相信甚至能好更多。而且，由于方法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我的能力不仅是持续增长的，而且是更快的增长，这就会进一步扩大最终结果的差距。从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可能对其他人就是无法理解的，这就是我们的方法的优越性的经验主义证明。例如，绝大多数人频频将邪恶误判为正义、真理，而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很多问题；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可以研究什么，我们则是在操心研究哪个无限大价值。”

“但是，最大的优势不是来自于推理能力，而是来自于目标，因为那能将工作的价值提高无数倍。智人不追求无限大价值，我们在追求无限大价值。即使他们一切心想事成，也只能一生价值有限。我们即使能力更差，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无限大价值。当然，事实是，我们在目标、方法、能力等方面同时有巨大的优势。”

“你那种评估也许是旁观者的中立评估或者事后评估，但是，我在追求过程中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我最初认为，最终结果的绝对优势来自于现实的决策能力和漫长的决策过程，后来将决策方法包括进来，但是直到最近才考虑到目标的因素。目标对我在这方面的推理算是意外之喜。但是，我在其它方面的推理又确实顾及到了真理的问题，所以，这对我并不算是意外之喜。”

“你只是兼顾了目标，但是，很难说这足以保证目标没有错误。”

“我承认，我们的侧重点不同。相互查漏补缺是同时进行多种推理的价值所在。一项研究哪怕只针对研究本身，也必然应该覆盖研究方法、目标、能力等问题。所以，智人从来没有做过一项完整的研究，他们的任何一项研究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往往是忽略了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西瓜就包括怎么才是正确地捡芝麻。所以，只要理性地做研究，研究任何一项课题都会触及真理，问题在于研究人员是否敢于挑战那些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目标、方法、规则，是否敢于不断地将精力从最初的课题逐渐转移到价值更大的问题上，只要推理过程合乎逻辑，结果必然会是全力研

究真理。没有这本书的时候，研究人员犯错可能是因为理性不足，有了这本书，犯错就只能是因为懦弱。”

我的推理自信满满，身体也跟着神气十足，她渐渐不敌，蹦出一句，“你就是一头畜生。”她赶紧解释说这是一股无明火，我坚持认为她是对自己控制不住身体而不满，却阴险地通过制造矛盾达到目的。由于我指责她既不坦诚又不理性，这又引发了一场辩论。表面看，我们的话题经常价值稀烂，但是，这种基于逻辑的争吵仍然像是研究。虽然起始的价值很低，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正确，无所不吵又坚持理性主义地追求价值，最终，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同时还能带来无限大价值。这屡屡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课题选择居然是这么无意义的事情？那课题审查还有什么意义？决定研究结果的变量只有信仰和方法？一切研究乃至生活都应该殊途同归最终直奔真理？想象着如果用研究经费把这间卧室装饰成工作室，这张床大概会是白金的，甚至还能配几个助手……那就不必了！

虽然没搞清楚灵魂中是谁在捣乱，借鉴一下引入外敌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还是可行的。我扑上去咬了一大口，“忍你很久了！你从来就是带着黄色眼镜看我。你真以为我一点都不记仇吗？”。

“啊！”想必她一定觉得很无辜，毕竟这些小打小闹通常都能太太平平地度过，泪汪汪地说：“妾身知错了！可是，你就半点都不怜香惜玉吗？我只知道你不喜欢我夸你，所以我就不夸你，慢慢就变成了批评多于夸奖。你这个怪癖我是过了很久才搞懂的。刚开始，觉得这人不会说人话，我夸你跟欠你钱一样。我现在说话趋于尖刻，都是你害的。”

“我的灵魂经常贬低自己，不意味着你也应该这么做。”

“只许州官放火？我既不能夸你也不能贬你？那我就揍你！”

她也许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也许觉得混战合乎双方的利益乃至意愿。反正，这种事对错都没什么价值，完全无所谓，就当是随机选择好了。酣战中我们最坦诚，她咬牙切齿地问：“我也不是你最需要的结果吧？”

“当然。你大概算是意外之喜，而且是不那么讨喜的意外之喜。我更喜欢独自完成自己的工作，可是，不得不承认你很有价值。而且，我的现实主义喜欢为所欲为，有修改需求的权利，但是，你这里不允许。我希望将来你能成为我心中最想要的结果，但是，难度很大。当然，我不会像智人那样说什么你是梦中情人，那基本上是猪的思维想法，而且，它的梦中情人到了现实之中甚至可能连我的情人都当不上。毕竟，猪做梦也不会想情人还需要什么逻辑能力。”

“你不应该想着让我必须成为你最需要的那样，因为你的需求是在变化的。这就像现实不应该过多约束理想，理想也不应该过多干预现实。这样，才能不安于现实，也才能让理想起飞。我要是努力变成你现在心中所想，然后你心中所想变了，我怎么办？如果你那时想的是我原来的样子，我找谁去评理？难道我还要先修练成七十二般变化才能跟你恋爱？为什么不是你学着变成我心中所想？所以，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这是应不应该的问题。”

“我其实早就不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我原来还奢望着能发生奇迹呢。”

她发生了思想跃迁，“智人的很多奇迹，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有人做几乎没有机会的事情却能够反复成功，爱因斯坦、牛顿、贝多芬、拿破仑、亚历山大，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不能完全用概率涨落解释。你刚才的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你以前说过，在实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种事情上，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天分，至少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是，我对这个现象并不是只有唯一的理论。你相信运气吗？”

“理性主义者绝不会相信。概率上解释不通。”

“可是，我部分相信。我有一种神奇的感觉，似乎某种诡异的运气一直在伴随着我。这不合乎理性，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强的理性。我把这当作经验，虽然是完全不可控的经验。”停了一停，我接着说：“你当初无法解释自己对我的信心，也无法解释我的自信心，但是你却

很坚定地押宝在我身上，这也不是理性的做法吧？我当时真的觉得你是仙女附体，就是来帮助我的。当然，成为魔女是后来的事情。”

我一想认为，她是一个很矛盾的动物。里里外外怎么看怎么温柔，但是其实是一头怪兽。她跟我不记仇，尤其是深仇大恨或者长期宿怨。因此，虽然小仇小恨常常锱铢必较，却让我根本无法认真对待报仇的想法。经验上怎么感觉都是女人，但是，灵魂的接触中却丝毫看不出来，这让我频频想到应该废除性别这种分类。这次，也不例外。我遭到了美腿温柔的绞杀，足以让我感受到威胁，乖乖地暂停未竟的事业去认真推理：“概率不能解释的事件并不意味着必然错误。也许，人类目前还无法让所有价值都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有时需要非理性地赋值，还要相信这个赋值是合理的。我不确定一个知识体系是否可能将所有知识都合乎逻辑地确定其正确率、重要性，并始终合乎逻辑地改变这两个变量。如果可以，这足以让人工智能成为逻辑生物。当然，即使不能，也不能说 AI 不能成为逻辑生物。智人不能理性地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也就无法理解研究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他们提出了运气。”

“人工智能我不懂，但是你的运气理论挺有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挺奇妙的。我这个梦想家从小就认识你这个优秀的执行者，有时我会想着会不会是外星人、神安排的。我不喜欢中立的运气，更喜欢得到正义加权的运气，我喜欢称之为正气，似乎价值越高正气越会光顾。确实有些重要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决策正确，只是，幸运地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就像老爷子的出现。”

我说：“今晚，我们这两个理性主义者展现了成为魔幻主义者的潜力。说起来，逻辑无所不能应该也包括能创造出暂时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事件吧？至少，任何时候都会有无法合乎逻辑地证明的问题。逻辑推理总是能无限地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命题只是结果却不能成为原因，所以，问题必然存在。说起来，这和宇宙没有边界很像。而且，逻辑总能推导出越来越多的命题，甚至，单位时间里推导出越来越多的命题。前者，代表着逻辑世界会膨胀，后者代表着会加速膨胀。这挺像宇宙膨胀的样子。即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要接受世界上存

在一些事实，虽然无法从逻辑上证明它们必然会出现，但是，只要每时每刻合乎逻辑地做下去，这些结果就一定会出现。我称之为不可证明的真理，就像是社会会发展，经济会增长，知识会进步，宇宙会膨胀，逻辑推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漫长。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实的行动最重要。理想主义者往往不肯行动，我要好动得多。”

“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正确的行动。这需要前瞻性的理想。”

我说：“你我都不敢保证行动的正确性。但是，错误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行动的数量来弥补，所谓勤能补拙。所以，不要限制我的行动，即使那可能错了。”

阿梦说：“勤并不一定能补拙。你放心，我会注意在什么问题上适度干预的，而且我们可以不断沟通。既然双方都不可靠，也不是完全不可靠，就应该双方相互影响但是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我发现，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这么讨论竟然明白了很多。两人珠联璧合的感觉确实令人兴奋。”

“珠联璧合？”

她吃了一惊，“你又想到哪里去了？无所谓，天太晚了，你继续。”

我尴尬地说，“你还要继续？我已经弹尽粮绝了。”

她恨不得跳床自杀，“啊？！误会了！配合你真是困难。”

我觉得这时当然应该英雄救美，顺便为未来铺平道路，“保持独立性的重点舍小就大，你抓住重点，让我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随心所欲。”

她没有在意我这种时候的胡说八道，也开始梦呓般说着：“理想和现实的配合有时狂飙突进，有时艰涩无比……”事后，我坚持说她说过这句话，证明她的灵感来源有问题，她说我一定是有了幻觉；我无所谓地说那无所谓，她说这怎么可能无所谓；不知不觉中，我昏昏欲睡，不耐烦地说谁说的不重要。只是，突然见到对面一头巨大的红眼

怪兽在盯着我看，它张开血盆大口扑到我眼前的时候一下子变成了阿梦，我大叫一声。她彷佛沉冤得雪，笑逐颜开地说：“这就是正气的力量。起床吃饭！”我一瞬间产生了她是妖女的想法。不过，我相信自己有运气的支持，足以对抗她的正气。似乎，我们都不在意运气或正气带来的利益或价值，反而很关注自己是否有运气或正气。实质上，我们还是不够自信，希望冥冥中有某种力量充当预备队。所以，我遇到巨大的困难的时候，经常通过玩游戏看看运势如何。阿梦总是笑话我因为心不正而缺乏正气，只好求助于运气。虽然我不相信她的说法，她总是相信自己正气充足的样子还是挺让我羡慕的。

第四十四章 探索未知世界的战争

前一刻我的头还昏沉沉的，坐到餐桌边却像上了战场一样精神十足。这里边至少有一部分是方法、习惯问题。我一向认为灵魂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工作状态，而工作状态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最简单的工作状态是完全休息，但是，极少出现。生活中绝大多数时候是待机状态，实质就是等待灵感、随时捕捉灵感。待机时可以做一切事情，但是肯定要比全心全意做那些事情效果差一些，而且要适应一心二用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不过，考虑到灵感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值得的牺牲。习以为常之后，好处也是巨大的，想要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灵感都是很难的事情。当然，想要从经常有灵感提升到经常有很有价值的灵感，那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和提高推理能力、判断力相配合。再高一级的状态是尝试工作，就是试着思考问题，进展比较顺利就可以继续，缺乏进展就退出。我们都不愿苦苦思考问题，感觉那会让思路僵硬。再高一级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工作状态应该是连续变化的，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也是连续增加的。到了正常工作的状态，一定会本能地打起精神。如果工作时已经打不起精神、无法大幅提升状态，就说明不适合工作。如果连灵感也很难得到，就需要彻底休息了。

这种复杂的工作决策显然是不适合朝九晚五的。换言之，朝九晚五也是做不出高效的研究工作的。我们的努力和传统的努力有很大差

异。主要体现在积极待机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仍然频频尝试工作，而不是工作时间长或工作不顺利时的拼搏精神。按照传统观念，我们应该算是很不努力，至少，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甚至达不到四小时，当然，肯定是状态最好的四小时。对我们而言，任何时候有了好的工作状态都去工作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阿梦感受到了我的变化，笑着说："你那么能睡，我一直担心你被我打出问题。"

我立刻扶着脑袋愁眉苦脸，"问题确实有。"

她指了指天，"小心正气。"

"你有的是，我会自取的。"她僵了一下，咔嚓一声，露了一手徒手撕法棍。

阿正接过半截法棍，"你昨天真能睡，我都快读完了《战略-间接路线》了。你在书边记的笔记认为思想的交锋也是一种战争。"

阿梦说："这确实是一个课题。芳芳在这方面还发表过一篇论文。"

阿正好奇地问："这么简单的思想能成一篇论文？"

我说："确实，可见研究也没有什么神秘的。"

阿正问："那能有什么结果？"

我在论文写好后从不再看，甚至不再多想，但是思维方法这东西早已经成为了本能的一部分，想忘也很难。我一边精心叠加三明治一边说："很简单。探索未知世界就是一场战争，未知世界是作战的一方，研究人员的灵魂是另一方。未知世界的最大特点是只守不攻，甚至从不调整防守。所以，可以将双方分别称为守方和攻方。问题相当于守方的堡垒，难度相当于守方的实力，研究人员的能力相当于单位数量的攻方的实力，投入的时间相当于攻方投入的数量。攻方应该充分利用守方从不进攻的特点，努力找到最佳的进攻路线。而最佳战略就是分进合击，趋利避害。这代表四层意思，分进，合击，趋利，避害。"

阿正问："从不改变防御？那不是很容易？"

阿梦说："有多少人认为探索未知世界很容易？世界上有很多千古之谜，攻克的难度大概超过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在军事上，如果没有被消灭的危险，就应该尽量多地分兵搜索未知世界，探查未知世界的防御部署，等到攻坚时再集中兵力。现在的科研过于抱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不敢做出太过独立的研究，害怕失败。但是，这就没有

充分利用守方的弱点，导致智人对未知世界的大部分区域了解甚少。大概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不断分兵研究一切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科学家害怕分兵。”

我说：“分进就代表着要充分探索未知世界，包括各种可能的课题。每支独立的搜索部队就是一支分遣队。即使是一个课题也有不同的分遣队探索各种可能的攻击方向，即研究方向。当今的学术研究，不仅很多研究人员在研究相同的课题，甚至从相同的方向研究相同的课题。更大的问题在于一个人通常在一段时间内往往只研究一个课题。这些行为使得攻击力量的部署远远不是最佳。”

阿梦说：“根源大概是智人大大低估了自己的潜力。爱因斯坦 1905 年写出四篇重要论文的时候，一定是同时进行多项研究的。牛顿躲避瘟疫的时候也是一样。甚至，爱因斯坦和牛顿也未必做得足够精确，只不过，足以击败平庸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不能从众。在人类几乎不知道真理的时代，如果偶尔幸运地知道了，那真理也一定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已经被没有掌握真理的人说烂了，只不过，关键在于这个命题和它的逆命题的正确性相差太远。属于那种典型的不能用宾语来推断主语的命题，甚至还不如人有两只手的正确率高。”

我把一个厚厚的三明治递给她，“分进应该是最容易也最被低估的研究方法，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逻辑推理和追求价值。既然分兵最大的弊病也不过就是一事无成，却有机会找到价值无限大的真理，权衡利弊的结果一目了然。甚至，有可能一个人派出多支分遣队也能发现多个真理，那就太划算了。要知道，再怎么分兵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每只分遣队的预期价值是无限大。如果说智人因为研究真理而拒绝分兵，还多少有情可原，但是，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分进的另一个要点是进，一定要前进，而不能原地打转。现在的研究有太多历史研究，这甚至不是原地打转，而是倒退着研究，研究有着更多邪恶的时代。当然，不是不能研究历史，但是至少也要研究智人价值最大的历史，所以，我也研究最优秀科学家的思想史，最优秀统帅的战争史，这篇论文就是一个研究结果。”

阿梦咬了一口三明治，“所以，前进的关键和分兵的关键是一样的，就是胆大无比，不怕受攻。无论前方多么陌生，只要逻辑认为应该向前，就应该向前，直到前进遇到足够的阻力。要做一个无畏的冒险主义者。”

我说：“甚至，即使阻力比较强大，仍然可以试着攻击，毕竟，有时会以弱胜强，取得偶然的胜利，就像是量子穿越效应。即使无法攻克，也不意味着停止前进，当然，选择会比较多也比较复杂。通常情况下，应该改变搜索方向，继续向着防守薄弱的方向前进，不需要过分担心后方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分遣队遇到困难改变方向，这就像是粒子的散射。虽然，散射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通常都不应该止步不前，也不应该仅仅是反复攻击。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力量试图绕过问题继续向未知世界的纵深前进，有时甚至是让主力继续前进。有时，可以前进的方向不止一个，一支分遣队无法兼顾，这时，可以考虑分兵前进。所以，即使最初的研究兵力集中，只要方法正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分兵，会有越来越多的分遣队。”

阿梦含糊不清地说：“再次强调，不要害怕。害怕的根源是对利益的担心，如害怕竞争失利，研究进展不够快。正确的方法在价值方面自有其优势和适当的前进速度，追求价值以外的目标或者想要拔苗助长，不一定能得到利益，但是一定会失去价值。”

我总觉得仙女不应该这么说话，但是，这话不能跟她说，否则，她一定会直击我内心的邪恶。到了辩论的时候，我甚至不能说这是为了她，因为我显然为的是她在我心中的某种形象，归根到底是为了我的利益。我递给她一杯牛奶，接过话头，“在这场战争中，攻方的机动性极好，只要找到值得攻击的目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主要力量乃至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但是，只有在判断问题有足够的价值时，才会着手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攻击。不同人的标准会不同，我们倾向于只攻击无限大价值，所收获的有限的价值基本都属于顺手牵羊。当然，如果防守足够坚强，即使集中兵力也无法攻克目标，此时就更麻烦了，除了一部分力量继续前进，还需要考虑合击，或者称之为围攻。”

阿正问：“那围攻又是什么？”

我说：“很简单，每个问题都是立体的，有无数多可能的研究方向。现在的很多研究人员往往认为其它研究方向都不如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错误的。即使你曾经从一个方向攻克问题，也不能经验主义地认为这个方向是攻击的最佳方向，更不能认为一切问题都能依靠单向的进攻解决问题，即使你所知道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靠单向进攻解决的，也不能如此总结经验。围攻的有效性是存在经验证据的，就像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很多人一起研究一个问题更

容易解决问题，这往往是因为这有利于覆盖更多的研究方向，形成事实上的围攻。当然，这种经验主义的、本能的围攻是效率低下的，远远不够的。”

阿梦撅着小猪嘴说：“但是，一个人也可以围攻，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创造力，做出足够多的尝试，就能在若干截然不同的方向对问题发起攻击。既然要发起围攻，就要不吝于增加攻击方向。围攻是很难分清那个方向的贡献更大的，即使是单独来看较差的方向，在围攻中也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我无奈地看着不顾形象的仙女。她不愿形成邪恶的美学歧视，甚至愿意为了没多大价值的可能态而牺牲价值，哪怕是爱情。当然，我不会因此而愚蠢地指责她不顾价值、爱情，因为根源在于我。所以，我只能不动声色地抢过话头，“虽然不能证明，但是，如果能从三个差异很大的方向齐头并进，对解决问题的帮助应该不止是三倍，这种帮助包括提高解决问题的概率，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提高结论的正确性，甚至，减少在困难问题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研究工作的投入产出比，等等。所以，对于困难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需要发动多向围攻，而不是在狭窄的前沿反复进行攻击。当然，容易的问题不需要围攻。所以，初次攻击失败，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再次攻击。但是，久攻不下一定不要再进行简单的攻击，要尝试调集各路援军，也就是所有相关的知识，发动多路的围攻。”

我怕阿梦插话，语速越来越快，但是阿梦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高高举手，成功地抢得了话语权，“甚至，可以像我那样，通过空投到未知世界的腹地而硬生生创造出一群攻击方向，从而让敌方腹背受敌，给很多分遣队提供多路援军。虽然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对于长期难以解决的极端困难的问题，如果问题的价值足够大，这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她的大猪嘴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想来能塞进那么多食物一定很辛苦，更不要说还能勉强说出话来。在我作恶之后，她从来不会冷漠地在我的邪恶条件下追求最大价值，毕竟，那已经不是最大价值了。她一定会要求我放弃邪恶，甚至不惜抛弃我而追求真正的最大价值。当然，她从没有这么做过，根源当然是我脾气太好。这让阿梦的生活很困难，毕竟，智人到处是邪恶，很容易多面树敌，忙得四脚朝天。幸好，她很擅长伪装和苦中作乐。至少，我现在算不上痛苦，最多也不过就是功利主义建议晚上把她赶出去。那纯粹是扯淡。不过，即使

是理解了她的善意提醒，我也不会改正错误，那太无趣了，辜负了她的表演才能。我先是对阿正说：“吃饭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然后，不顾他茫然的表情继续阐释理论：“如果说每支分遣队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从若干相互独立的攻击方向攻击一个问题的各支分遣队就像是若干相爱的灵魂。各分队都不应该过于自私，这样才可能为了一些进攻方向而牺牲另一些进攻方向，才能充分发挥协作的力量。合击似乎没有统一的形式。例如，可以有 N 支分队参与合击，但是，N 越大很可能越少见。如果两个难题关系紧密，就会出现两个合击不相互独立的情况，可能不断交换分队，这可能进一步提高合击的效率。”

阿梦嚼着嘎嘣脆的萝卜硬生生插了进来：“研究方法应该有巨大的自由。例如，一个人控制的每支分遣队都可以采用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采用完全相同的研究方法。例如，有的分遣队倾向于理性，有的倾向于感性，有的倾向于利益，有的看重结果。只要以逻辑为主力部队，小部队的研究方法无需过分限制。像现在这样，每个人有固定的方法，即使能有所改变，幅度也不大。这大大降低了一个人的潜力。统一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甚至让绝大多数人都采用很接近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化方面，甚至可能还不如芳芳一个人。这也是当代科学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大概是在提醒我吃饭应该有巨大自由，不要被所谓绅士淑女的形象所蛊惑。她几乎从不被这类现象所迷惑，毕竟，披着绅士精神外皮的邪恶很多，而且做的事情往往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按照她的观点，一个人不知道何为真理，甚至对真理不感兴趣，怎么好意思做绅士。她介意的不是是否做得到战胜一切邪恶，而在于是否容忍一切邪恶，甚至不断创造邪恶。例如，既然博弈理论是在邪恶规则之下寻找最优选择，那么，那些研究这一理论的科学家、那些接受相关制度的投资者就是心甘情愿地将邪恶的条件作为选择的先决条件。阿梦做不到战胜一切邪恶，甚至，无法战胜我灵魂中的邪恶，但是，她也相信我并不愿生活中战火频频，相信我主要是为了价值而非利益。所以，我们在一起，她不会沉默更不会让邪恶获胜，这就是很多战事只要我不想结束就不会结束的原因。

面对她的示威，我还没想好怎么还击，阿正就插了进来：“趋利是什么意思？”

我说：“很简单，”阿正一皱眉，老爷子叹了一口气。阿梦哼哼着：“希望真的简单。”

我很乐于霸占话语权：“当然可以。趋利避害可以一起讲。一般而言，利代表价值，害代表难度。利和害分别用价值和难度衡量，如果用利益衡量价值，就会导致真理价值的大幅低估。如果一支分遣队发现前进的（价值-难度）越来越大，就应该得到力量的增援；如果一支分遣队前进的（价值-难度）越来越小，就应该被削弱。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分遣队越来越集中在价值高却相对容易的课题和研究方向上，最终中在相对容易的真理上。但是，问题又并不是这么简单。有时，一个难度极大的堡垒本身价值有限，但是，对未来的其它攻击很有帮助，就像是一个人能为研究真理提供帮助。这时，需要某种高瞻远瞩，充分考虑到攻克堡垒对未来的好处，才能做出攻击的决策。这很有难度，因为未来是难以预料的。”

阿梦哼哼唧唧地摇晃着高举着的手臂，为了保住话语权，我说：“阿梦就自认为比较擅长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这件工作是否合乎逻辑还有待商榷。此外，趋利避害要和分进合击结合起来运用。一方面，攻击乃至围攻需要适度集中兵力，但是，几乎从不意味着要全力攻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会保留相当数量的分遣队搜索、前进。在进行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的同时发现几个很有价值的新战场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说歼灭战作为结果不是坏事，但是以歼灭战为唯一目标就是坏事，尤其是把宝完全押在一场歼灭战上。正确的方法自然会导致成果的出现，但是，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成果，往往是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这就是意外之喜。如果只想着一场歼灭战，不仅牺牲了价值，也一定在作恶。另一方面，在攻克目标之后，攻击部队要迅速转入搜索模式，就地分解为多支分遣队，向着各方向展开追击。战争中，追击能带来最大的收益，研究也是一样。”

一股大蒜味道凑了过来，我知道阿梦被逼急了，也许已经对我忍无可忍，晚上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为了争取思考的时间，我说：“我还可以说得再简单点。”

阿正也撅起了猪嘴：“一点可是太不够了。”

这也遗传？由于危险迫在眉睫，我急匆匆地说：“战争的初期是可以攻击的，但是战争初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攻击，而是要使分遣队的配置达到足够好。即使很好地执行了分进、趋利避害等方法，也不足以进行高效的攻击。使进攻力量找到、进入好的攻击位置是必要的工作，这需要时间，甚至，往往比一次攻击所需的时间更长。所以，研究要尽早开始。研究不应该追求初期出成果，更不应该全力以赴地追

求某个成果。这是当前研究生、博士生教育的一个误区。这会导致在兵力配置远未达到理想位置时，攻击（价值-难度）太小的目标。初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搜索，派出更多的分遣队，不断扩大搜索的区域，到达（价值-难度）较大的阵地，甚至，应该是（价值-难度-竞争）较大。只要开始得早，足够理性，方法正确，研究终究会走到真理面前。正确的课题能缩短走到真理面前所需的时间，但是，未必就是好事。很多科学家在直接研究信仰、宇宙起源、逻辑，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距离真理太遥远。领先的反而是我们这两个从遥远的课题走过来的研究者。攻击也是有惯性的，和生硬地空投到某个位置开始攻击相比，一路顺畅地到达攻击位置开始攻击要容易得多。”

阿正哭丧着脸说：“这些容易的事情也太难了。”

老爷子笑呵呵地说：“习惯了就好。你们看，他们现在就在分进合击，有搜索、攻击，也有趋利避害。”

在儿子的注视面前，阿梦有些迟疑地吻了上来。我暗暗偷着乐。她当然不会相信什么少儿不宜的经验，也一定不怕被嫌弃，那么，我要不要嫌弃一把？我是否维护她的形象和她是否赦免我的罪恶可以形成某种复杂的博弈关系。为了正义而无意识地维护了她的形象最有利于获得谅解，但是，我的内心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只有部分正义，那么，我从容地接受更像是为了获得谅解。博弈虽然大量运用逻辑推理，却是邪恶的，因为它混合着个人主义、结果论、功利主义。所以，大量运用逻辑推理的人并不一定是相信逻辑的人。甚至，即使是相当相信逻辑的人，只要他们的基础受到了经验主义的影响有了功利主义、结果论这类邪恶，仍然可能很邪恶，和相信纯逻辑相差甚远。阿梦一向不喜欢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市场，认为双方频繁的博弈就像是在展示智人的丑陋灵魂，这还是在双方都诚实守信的前提下。

我还没有想好在存在不良动机的条件下究竟是展现善、表演善还是展示恶，阿梦的嘴唇已经碰到了我，像是太空舱对接，陆续指示我集中精神，请把嘴张开，准备接收食物……我悚然一惊！这是什么恶趣味？

第四十五章 尖端效应和抽象化

我和阿梦都是智人，继承了智人的基本特征和教育，对于别人嘴里的食物也算得上深恶痛绝。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更愿意接受合乎逻辑的推理结果，而不是传统、本能。我们的生活因此而有了很多自己的特征。例如，我们不会只做让身心愉快的事情。至少对我而言，让身体痛苦并不太难接受，让灵魂痛苦难度反而更大一些。阿梦比我更早认识到智人灵魂中有很多邪恶的思想，也更热衷于发现、消灭这些邪恶。所以，她经常用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挑战它们。幸运的是，价值无限大的事情也有侧重点，无法兼顾。我们都是酷爱创新的人，对创新的热爱远远超过了暴露邪恶，甚至超过了消灭邪恶。所以，这种令人不爽的事情大多不会重复。尤其是阿梦，她认为第一次想象出来的喜悦是第二次根本无法比拟的，只有极少的情况能吸引她再次出手。

其实，就这件事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已经交换过无数遍口腔细菌，那么，卫生就不是合乎逻辑的理由，而经验主义的习惯显然不能成为纯逻辑主义者的理由。不过，我最终还是没有去她嘴里搜刮一边，而是用舌头怯生生地进行着抵抗，努力归还食物，最终不得不吃下了巨大的哑巴亏。说到底，我还是更像一个有冒险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宁愿更加深入地探索一下灵魂世界的未知领域，尤其是阿梦的灵魂世界。另一方面，虽然没有阿梦那么有想象力，也没有多少暴露邪恶的热情，我却更热爱逻辑能力的较量，而且，更偏爱进攻而不喜欢防御。

我嚼着蒜瓣，一副万念俱灰的表情，“智人有很多逻辑推理都存在问题。虽然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这不是忽视乃至禁止研究的理由。只能说，如果中小学生开始研究，学习大概率是主要行为，这甚至不能排除有的孩子在某一段时间内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可能性。探索未知世界，包括搜索、攻击乃至围攻，都是可以提前到中小学的。但是，智人的中小学生几乎从不研究，为了不明显的价值差异而行为空前一致。智人在这里犯的一个逻辑错误就是：A 是不必要的、没什么价值，所以，非 A 是必要的。这种荒谬的推理能解释很多问题，其共同点就是对有限价值有格外一致的行为。”

阿梦胸脯一起一伏，显然在命令自己冷静面对有生以来最恶心人的吻，我猜测是不想为了利益而破坏价值。“对智人而言，一定要破除那些过于统一的行为。我们对在这方面的冒险精神很有信心。对于别人嘴里的食物的极端厌恶，这本身就是邪恶，因为这种厌恶和它本身

的价值无法匹配。即使接受这种厌恶感，也不值得有如此高度统一的行为，这又是一种邪恶。即使是经验主义，也并不总是支持高度统一的行为。一个人不会只吃自己最爱吃的食物，不会总穿最爱穿的衣服，这些价值有限的事情上就应该呈现为一个分布。但是，由于过于从众等邪恶的原因，一旦社会对某件事有了倾向性，分布就呈现出断崖的特征。所以，社会上没人吃的食物、没人穿的衣服出现的概率会急剧降低，即使它们完全无害。穿衣吃饭本身应该是完全个性化的选择，也是没多少价值的选择，居然受到了外人如此巨大的影响，这种强调从众的制度本身就是邪恶的。”

对她的观点我是认同的，不过，我也看得出她现在对邪恶有些邪恶，所以，最好避其锋芒，对！就是趋利避害。“趋利避害不仅适用于研究，也适用于对研究过程的研究。为了获得灵感，我很在意状态，而寻找状态的过程必然是根据经验。追求好的状态就是要趋利避害，要时刻感受自己的状态的变化，研究影响状态的可能的变量，分析各种变量影响的强弱。这些行为有助于研究人员越来越专注于研究工作，甚至，把重点放在改善逻辑思维而不是获取经验。所以，我从不认为经验主义没有价值，甚至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只不过，它应该是为纯逻辑主义服务的一种方法。但是，缺少量化指标是个问题，这是思维方法的固有问题，甚至是纯逻辑的固有问题，因为纯逻辑中到目前为止仍然缺少可度量的变量。经验主义在追求价值乃至利益的时候都不可能做到最佳，因为最佳行为都是一个分布，而分布是难以仿效的。”

阿正显然更喜欢我的话题，“显然，知道别人在好好学习很容易模仿，知道别人兼顾学习和研究是无法正确把握尺度的。如果盲目照搬别人的分布，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效果可能有天壤之别。”

但是，阿梦显然从自己的思考中洞察到了什么，“灵魂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应该呈现为分布。对价值无限大的真理，应该有无比强烈的偏好，也应该有毫无例外的行为，但是，智人在这方面的偏好反而非常离散，行为上虽然相对统一但是完全背离应有的行为，因为他们几乎从不研究真理，甚至，偶尔想想都很少。”

我想在涉及量子力学的问题上帮帮她，“对于一件坏事，首先必须在偏好上体现为厌恶，而且必须是越坏越厌恶。其次，应该在行为上有所体现，越厌恶的事情越是少做、越是排斥，就像粒子穿透势垒的概率随势垒高度而下降，当然，这不是针对特定波长的粒子。这意

味着，即使是所有人都不喜欢一件事，只要不是无比厌恶之事，理性的行为必然是一种分布，有人做有人不做。只有无限厌恶或无比喜欢这类偏好才能导致完全一致的行为，也就是完全不做或者总是在做。”

老爷子说：“我们鄙视智人的偏好。他们对很多小事的偏好和行为都出奇一致。这太弱智。智人显然对最坏的事情没有什么恶感，如不关心真理、容忍和支持邪恶，反而对一些没什么损失的事情嫉恶如仇，就像不穿衣服。”

阿梦纠正了一下老爷子的推理，“智人的偏好和行为决策都无法合乎逻辑，就像当众交换口中的食物，发生概率之小几乎等同于禁令。”

我感觉很爽，像是在逼着居里夫人口不择言。这种偏好我是不明白的，也许就是他们批评的那种偏好吧？我对阿梦的疯狂进攻进行着适度的抵抗：“其实，我们不能算智人。智人很少对无限大价值有多大兴趣、热情，一般情况下根本比不上对食物、性爱的热情。从行为上看，他们很少被真理吸引，更不会被强烈吸引。科学家、神学家虽然研究的结果不对，多少还有一些研究，绝大多数智人一生都不一定有几分钟关注真理。”

她说：“如果说神经系统赋予了动物偏好，逻辑就赋予了灵魂偏好。智人就像是刚刚获得灵魂、逻辑的生命，不知道如何正确运用逻辑获得偏好，就用逻辑胡乱发明、相信偏好，如缠小脚、信邪教。这些偏好如果仅仅是存在，问题还不大，但是，这些偏好偏偏还很强烈。”

老爷子说：“智人没有意识到，两种偏好有着本质的矛盾，不可也不应该兼顾。”

阿梦说：“人类迟早要做出选择，因为必然合乎逻辑的偏好才会不断加强至最强，被逻辑否定的偏好终将变得无足轻重。智人的很多问题就是神经系统的经验偏好相对于对逻辑的偏好过于强烈，灵魂中无法合乎逻辑的偏好相对于必然合乎逻辑的偏好也过于强烈。我有时候怀疑，智人也许真需要吃药才能通过控制神经系统克服对经验的盲目崇拜。”

我说：“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逻辑对灵魂的偏好有先天的限制：爱不能超过对必然合乎逻辑的爱，恨不能超过对无法合乎逻辑的恨。或者说，一个命题的重要性、正确性都不能超过真理，也都不能低于违背真理。如果要把纯逻辑信仰量化，这就是起点。从这个最正确的

命题去推断其它命题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就能够合乎逻辑地建立知识体系，远比经验主义的知识体系更加合乎逻辑。甚至，AI 可能也能以此命题为开端探索未知世界。”

我给出的简明扼要的命题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老爷子乐不可支，“嗯！好好！所以，智人因为猿人不会逻辑推理而不把猿人当人看，逻辑生物因为智人不会正确运用逻辑推理而不把智人当人看。”

看到阿梦大为缓和的脸色，我一不做二不休，吐出了一堆蒜末，心中升起一种终于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感觉。感受着山一样大的压力，幻想着昨晚的一幕能再次上演，我不禁怀疑脑子昨天是不是真被打坏了。难道说外力能影响偏好？

阿梦盘起了头发扎起了发带。老爷子默默伸出了大拇哥，不知道是给谁看的。阿正似乎也感受到了山雨欲来，噤若寒蝉地吃饭。压力明显超出了我的预期，也就是说，收益会很大！我这一生似乎都在顶着各种压力，小时候老师要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却认为向上的最佳途径是好好研究而不是学习；智人认为研究取得成果要靠良师天分运气我却一定要靠方法；研究科学后发现很多成果合乎逻辑却很不合乎科学，更不合乎传统、道德。所以，过于顺利、没有压力的日子对我有些无聊。这大概就是受虐偏好吧？可能也是我致力于不断明确真理的含义、导致树敌更多的部分原因。

我无畏地继续推理：“作为前进的一种特殊形式，空降是把分遣队送往未知世界的大后方。由于孤立无援，在那里很可能是无法攻克任何有防守的目标的。但是，确实有可能出现很有价值的目标没什么防守的情况，可以从容拾荒。阿梦发现人是灵魂、实在是逻辑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似乎是我的一种源于经验主义的恶趣味。经验主义认为问题在她身上，因为她只会理智地回应思想的挑衅，让我名义上获得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经验。不出意外，阿梦说：“这样的攻击方式需要反复尝试，不怕失败，通过多次空降获得少量成功机会。在空降方面，我只知道想象力很重要，判断力也比较重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保证通过空降找到巨大价值的成功率。虽然我很理性主义，但是，空降很依赖多次空降的经验。当然，灵魂进行想象、判断的经验不能算是经验主义者所说的经验。我前几万次空降没有找到什么无限大价值，但是，最近几千次可能找到了不止一两个。在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的经验，我甚至无法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阿正问：“妈妈，探索未知世界的战争理论明显是基于和经验类比的，你为什么会相信它？难道，按照现在的信仰，不应该抛弃这些知识吗？”

阿梦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其实合乎逻辑，只是披了一层经验的外衣。由于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有限，一些深入的讨论还是会涉及到经验。另外，我现在也不是完全的理性主义者，以前更不是。对于简单、优美、实用的经验主义理论，我还是能接受甚至欣赏的。理论的简单性、优美性都是逻辑和经验相结合的混合信仰，而且比当今科学的主流信仰更偏向纯逻辑主义，用得好或者说运气好是可能发现真理的。”

我说：“我们发现方法的过程是基于经验的，这并不等于这些知识的基础就必然是经验主义的。分进合击趋利避害只是便于理解，实质就是在描述各种逻辑推理过程，趋利避害代表尽量合乎逻辑，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最重要的。分进合击则只是粗略地描述了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肯定不够精确、可靠、重要，但是，肯定比目前的经验主义方法精确、可靠、重要得多。从纯逻辑信仰和方法推导出其它最精确、最可靠、最重要的知识需要时间。”

阿梦说：“关键在于，由于历史原因，人类没有多少合乎逻辑的知识。不要多想你头脑中认为重要、正确的经验主义知识，那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赋值。例如，你认为我们必然在一间屋子里，正确性高于对逻辑的信仰，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用逻辑解释的。”

我说：“如何探索未知世界应该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是，认识论中从未有过教人如何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理论，更不要说合乎逻辑地探索，反而避重就轻地主要纠结在什么是知识。在发现真理之前，经验主义地研究什么是知识反而是很容易犯错的。甚至，绝大多数专业研究人员都没有意识到认识论存在这种基础知识缺失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应该纯逻辑地研究知识，纯逻辑地研究知识是什么，也应该纯逻辑地研究研究的过程。其实，在研究知识之前，研究人员并不那么需要知道什么是知识，更不需要多么准确的认识，最需要的是正确的信仰和研究方法。随着正确的成果的不断出现，什么是知识自然会一目了然。这就像，不可能等到知道了什么是真理之后才去研究真理。要在发现真理之前，尤其是建立纯逻辑信仰之前，正确地定义真理都是很有难度的，很容易出错。”

阿梦说：“我们需要研究方法，但是又不愿意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得不成体系的、难以合乎逻辑的方法。芳芳的理论自成体系，简单优美，而且，它是建立在更加逻辑化的思维方法体系之上的。我相信它远远优于学术界的正统研究方法。这对于经验主义者甚至也是有说服力的。至少，芳芳采用了这种方法，我部分地采用了这种方法，甚至，战争的经验都可以算是一种验证。当然，如果你是纯理性主义者，就不应该考虑经验验证这回事，而应该思考这些方法背后的逻辑。以前是没有哪怕稍微合乎逻辑的这类理论的。”

阿正问：“研究方法那么重要吗？”

阿梦说：“当然。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做研究生、博士生，目的就是要跟导师学习研究知识的方法，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只不过，现有的经验主义方法太不可靠，谬误太多。机会主义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他当初可以在不清楚目标是什么的条件下，相当精确地研究方法的细节，这就是在没有正确信仰的前提下研究后续的枝节问题，当然，这仍然比当今科学研究的问题重要得多。我则是属于一定要把目标搞得比较明白的人。例如，要研究如何做人就要搞明白人是什么；要研究知识就要知道最正确的目标、最终目标大概是什么。我偏好空降和我对目标的超前关注是有关联的，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的想象力。”

我说：“从功利主义、结果论的角度看，因为方法能极大地加强逻辑推理，加强研究的效率，对方法的研究属于相对容易价值又很高的一类研究。能大幅提高研究的投入产出比。”

阿梦说：“对，他这个人成天就想着以小博大，无本万利，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尖端效应理论。尖端效应代表的是有巨大的投入产出比的行为，形容其效果类似于击穿空气的闪电那样突然变得非常耀眼。”

我说：“最简单的尖端效应就是攻克难题后的继续研究，或者说追击。这应该是研究人员收获成果的主要方式。但是，这样的大胜对智人很稀有，通常不够耀眼。关键在于能力差距没有拉开。研究人员的能力无法和问题的普遍难度拉开差距，就会导致追击途中屡屡被一些问题拦住，无法形成一鼓作气的气势；而且，如果研究人员的能力没有和竞争对手的最高能力或者说社会的阈值能力拉开差距，就会导致很多人分享追击的利益。”

阿梦嫌弃地说：“功利主义者别在这里炫耀这种自私自利的推理。”

我说：“这并不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如果这个战场一个人就够了，其他人就能去支援其它战场。而且，能力增加一点就能给追击带来巨大的好处，如节约时间。如果能力不足，原本一两年的追击就可能被拖延成几十年。当然，个人利益确实放大了这种价值，不值得过于强调。”

阿正说：“我一直觉得研究是很困难的事情，当个科学家都不容易。让你们这么一说，我怎么越来越有一种遍地是黄金的感觉。”

我说：“充分利用好各种尖端效应，将它们组合起来能百倍千倍地放大投入产出比。研究过程中存在很多尖端效应。首先，由于课题价值非常不平均，关键课题的价值有尖端效应。这是无限倍的尖端效应，是最重要、最可靠、最突出的尖端效应，也是完全正义的尖端效应。而且，得到这种价值最简单，只要研究真理即可。”

阿梦说：“这就是真理对非真理的尖端效应，也体现了追求价值相对于追求利益的尖端效应，是纯逻辑主义取代经验主义的最突出效果之一。研究带来的利益必然是有限的，带来的价值却可能是无限的。按照利益评估，真理相对于邪恶好得有限；按照价值评估，真理的优势无限大。”

我说：“真理的尖端效应可以分解为很多种尖端效应。例如，随着资源向真理的集中，研究的价值会迅速提高；随着信仰、研究能力、方法越来越合乎逻辑，也会使价值指数增长；甚至，只是简单地长期坚持研究真理，就会导致相关能力指数增长、发现真理的概率指数增长，从而取得尖端效应。这些尖端效应还会产生复合效应。所以，如果能在真理领域获得相对更高的能力、更好的方法，收集更多的资源，并长期研究直到成功，就能获得非常极端的尖端效应。”

阿正说：“那岂不是说人生就是要追求最绚丽的尖端效应？”

阿梦说：“尖端效应有很多种，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一些。例如，必然合乎逻辑的能力相对于其它能力有尖端效应，所以应该重点加强逻辑能力，而不是阅读、交流、写作等能力。为了获得极端的尖端效

应，甚至可以放弃一些次要的尖端效应。例如，为了获得真理的尖端效应，允许在没有能力优势的条件下研究价值无限大的问题，但是，仍然应该争取获得其它尖端效应的支持，所以，应该通过尽量合乎逻辑地加强逻辑能力而实现能力的赶超。利用好尖端效应，那些伟大科学家的能力和成果就都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这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说：“甚至，认识到尖端效应本身就是一种尖端效应，因为它能导致资源流入最合乎逻辑的方向。相对于这些尖端效应的投入产出比和它们对最终成果的影响，研究人员的经费、天才、受教育程度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科学家们总是努力获得这些具体的、经验主义的优势，而不愿意追求抽象的、合乎逻辑的优势。”

阿梦说：“抽象化也具有尖端效应。抽象化和纯逻辑信仰有着紧密的关系，至少，有助于摆脱经验主义这一最大的邪恶。例如，将你看到的人抽象为一个灵魂，而不要想着眼中的形象；将你思考问题的过程抽象为一个无定形的推理，而不是页面、文字；将一个社会抽象为众多灵魂乃至众多推理组成的世界，而不是各种经验的集合；将金钱交易视为逻辑推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要只想到金钱。适应这种思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能更容易想到、相信纯逻辑信仰和这方面的长期训练有很大关系。我们当初训练抽象化能力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抽象的科学理论，没想到反而成为了研究真理的利器。小孩子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努力训练自己。”

阿正说：“你们总是能说出我从未听过的思想，却又合乎逻辑、通俗易懂。我在主流思想和你们的思想之间实在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面临这种艰难的二择。”

阿梦哈哈大笑：“这就是差距了。同样是经验主义，有的人巴不得艰难，不受罪都不行。你现在却是只要受罪就不行。大概变态最适合研究真理。”

我忍不住蹦出一句：“变态在变态地研究变态？”笑声戛然而止，我真担心她被憋死。这实在不是我冷血，而是这种合乎逻辑的奇思妙

想对我太重要。至少对我而言，可能合乎逻辑的创造性有时甚至比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还重要，所以，我应该被视为真理学研究人员和创新者的复合体。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我不断创新，才能意外地通过无法合乎逻辑的过程发现一些真理

第四十六章 信仰组合的机会主义

早饭后，我去厨房帮着准备茶水，顺便试着偷香窃玉，阿梦坚定地说："这辈子休想让我再吻你。"我心中乐坏了，冷漠地说："你会送上门的。"结果我被送到了门上，像个门神。这尴尬地被阿正撞了个正着，看我俩的目光越来越像是看两个变态。

阿梦在喝茶的时候开始为自己正名："我认为芳芳的现实主义过于强调足够努力就能取得正确的结果，过于看重经验、行为，相对忽视信仰、方法，在向哪个方向努力的问题上错误太多。结果之一就是，他的身体很容易地奴役了他的灵魂，让他的灵魂向着对身体有利的方向努力。我想从他的身体那里把他抢过来。但是他不愿意。"

"我不需要你当我的主人，我自己会判断。"

"我都不会，你更不会。既然要只相信逻辑、最相信逻辑，我们的那些盲目的自信心都是要打折的。你为之努力的那些目标错误率很高。我比你的正确率高多了。"

"你还真敢说。你还可以说比全人类都正确，那可能吗？"

老爷子幽幽地说："可能性是有的。"

我有些理屈词穷，"我不知道究竟是你们的道理不够令人满意，还是我的主人更有说服力，反正我的灵魂不愿意过于违背细胞们的意志。"

阿梦说："细胞们没有意志。那种意志是你的灵魂中的内奸，你有很多思想在为细胞卖命。那些无法合乎逻辑的思想在和合乎逻辑的

思想争夺灵魂的控制权。来自感官系统的思想都是不可靠的。只要一个思想不是纯粹在灵魂中产生、演化，只要它来自感官系统，甚至只是去感官系统转了一圈，就可能被细胞利用。所以，在这种思想回到灵魂中之后要受到检查。例如，自由是一种先验的原则，但是，一旦进入生活领域，这一原则就很有可能变味。关键在于，不同的自由被感官系统区别对待，有些自由的价值被放大，有些被缩小，从而扭曲了自由。”

“你的要求太高了。灵魂中会很空虚，缺少思想。”

老爷子也说：“智人社会远远没达到这种地步。首先是建立正确的信仰，然后是推导出正确的原则，最后才是如何正确地应用。我们那个时代都还没有发现所有正确的原则，更不要说应用无误。”

阿梦很执着：“纯逻辑的思想太少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才需要努力进行纯逻辑推理，建立更多的纯逻辑思想。”

我说：“你不能现在就消除一切错误的思想，就像你不能消灭所有坏人一样。这是最基本的现实主义。丰富的思想本身就有助于发现真理。”

“我没有要求消灭，但我要求努力改变，而你拒绝改变。只有那些愿意改变的错误思想才会对灵魂有益。你的错误推理让很多贪图肉体享受的思想成为了灵魂中很顽固的一部分。人是且只是灵魂并不代表要捍卫灵魂中的一切思想，因为灵魂不仅要消灭敌人还要消灭内奸。”

“你还说没有要求消灭！”

“口误！是表达不清！我的意思是通过改变它们而消灭，不是直接抹除。”

“一些灵魂指责另一些灵魂是内奸，这更像是内斗。不是有一句话叫一致对外吗？你不断挑起内斗，你才是内奸。”

“一致对外也只是经验，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它没有资格成为真理，不是我们之间或灵魂内部必须遵守的原则。我拜托你这个

机会主义者尊重一下逻辑，明明自己天天内斗，甚至自己的灵魂内都天天内斗，却要让我不要内斗。至于谁是内奸，可以想想那些主张好好服侍奴隶主的奴隶，他们不参与奴隶的解放运动，解放运动胜利之后也没有人禁止他们主动做奴隶，但是，这种人几乎一下子就不见了，并没有选择继续做奴隶。根源就在于灵魂内部的内奸其实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思想，无法依靠逻辑独立存在，都需要细胞通过神经系统传送惩罚来维持。那些驯服的奴隶需要鞭子，我看你也一样。”

“细胞哪里惩罚我了？”

“对顺从的奴隶，这些惩罚仅仅以威胁的形式存在。你如果不吃饭、不睡觉，自然能看到细胞的惩罚是多么残酷。也许，你这样的奴隶会认为那是自己的错，不是奴隶主的错。”

老爷子说：“如果将历史经验视为一种证明，那么，没有了神经系统的威胁、惩罚，智人的很多所谓规律、原则、习惯都很快烟消云散了，如人是铁饭是钢、适者生存、一周几次。”

阿梦恨恨地说：“一旦灵魂的解放运动成功了，我不相信有多少灵魂会死守着现有的肉体，放弃永生、自由，给肉体陪葬。所以，这些内奸本质上就是机会主义者。人类历史上对这种机会主义者的惩罚太轻了。”

尽管我受到了严重的冒犯，她现在关于机会主义的推理也和平时不一样，但是我理解她的意思，也知道观点不需要始终如一。我从中产生了灵感：“我们知道灵魂是一组推理组成的。但是这远远不够，还有更复杂的结构。灵魂中有很多独立的思想，就像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每个思想包含一组相互不独立的推理，推理之间可以调整相对比重，就像经验主义可以更相信感官或者历史、传统，也可以更相信科学实验。这就像是宇宙中有很多粒子，每个粒子可以分解为基态的叠加，各态有自己的波幅，但是，每个粒子的出现的总概率是归一的。你对我的观点，甚至是对我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必然是一组推理、一组态度，甚至，可以有的波幅为正，有的为负，正负之间可以相互抵消。”

其实，阿梦很擅长和我化敌为友，一致对外。阿梦像恋人一样拉住我的手两眼放光，“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组态度，即使没有改变观点，其态度仍然会是一个分布。不同态度描述了观点中的不同部分。观察观点的时候可以观察到不同态度并不意味着观点改变了，只有波幅出现变化才意味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机会主义，是态度的机会主义，有助于让一个观点连续地、精确地调整状态，追求更加合乎逻辑的状态。这要比一个观点只有单一的状态更合乎逻辑，也许，差异就像是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之间的差别。”

她由怒转喜太快，显然是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我的灵魂中的盟友、爱侣。但是，我不知为何居然产生了怒意，就像她爱的不是我一样。以前，我从不认为她对我有半点恶念，哪怕她经常打打杀杀。现在，这一观点突然有了变化，认为她爱上了第三者。虽然这一态度波幅不大，此情此景却很合拍，就像是物理学家将观察几率转变为了一次真实的观测。我很想找个话柄修理一下她，但是她对机会主义的态度挺有道理，让我有无从反击的感觉，这大概就是高水平的、纯粹的理性主义的一个特征。相比之下，我的理性水平够高，但是不那么纯粹。这有利有弊。好处是总有主义可用，坏处是容易被反击。我用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拼凑了一个分遣队出去顶杠，“可是，那些自以为在肃清内奸的人有时候反而是内奸。”

纯逻辑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不需要像我这种理性的机会主义者一样苦苦寻找当前最有利的信仰、方法，也不会像智人一样依靠感官选择信仰、方法。阿梦说：“所以，关键在于有正确的、完全合乎逻辑的目标、方法。正确的原则，如解放灵魂，不可能是内奸；错误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原则，如忠君，就必然是内奸。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当时的逻辑推理没有找到合乎逻辑的依据，后来却能找到；当时认为必然合乎逻辑，之后发现问题。但是，越是基本的推理、命题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纯逻辑主义者常常只需要重复、组合或者略微修改一下基本命题，就能做出有力的反击，直指要害。相对而言，机会主义的处境就很艰难，我有些穷于应付。当然，和所有智人一样，我一向擅长给自

己的邪恶寻找借口。我猜测，这大概也反映出一条真理：任何两个存在之间都有相对的优点和缺点。当然，由于没有对逻辑的信仰，这些优缺点是否合乎逻辑就是智人不关心的事情了。“既然什么信仰、方法都可能有错，当然就可以没有信仰、不受约束，甚至可以有错误的信仰。一旦最终发现你也有错误，你和我有多大差别？”

“我发现一旦你的机会主义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思想就幼稚得可怕。现在的怀疑主义不是你的正常水准。你应该追求现在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因为未来可能改变而不追求合乎逻辑。你的怀疑主义虽然最然嘴里说抛弃逻辑，但是显然并没有真的抛弃逻辑，所以，说出来的话还是有些合乎逻辑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合乎逻辑。就冲这个，你的灵魂也只应该怀疑灵魂中的经验，而不能怀疑逻辑。对灵魂而言，利益是外来者，逻辑才是灵魂的立身之本，是灵魂的最基本的标志性特征，是无法抛弃的。你现在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是那些内奸为了细胞的利益而鼓动你远离逻辑，可是，又无法做到完全离开逻辑，只能努力掺入一些无法合乎逻辑的内容，做到不那么合乎逻辑。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发现并相信真理之前会不断犯错误，但是，我一直在用逻辑推理和你一直不敢用逻辑推理怎么能一样？”

阿正突然说：“这就像，一个人一辈子不挣钱也不花钱，另一个人有挣有花，最后，前者说我们两个人都没钱。”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逻辑推理的压力，也许是众人怜悯的目光的压力，我的脑子突然灵光了起来，“能称得上信仰的命题都是普适的，可以应用于一切条件之下，如结果论、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从同样的起点，采用不同的信仰，结果是不一样的。一旦采用某个信仰，就必然要用这个信仰去推理。即使这个信仰是错误的，也只能用这个原则去纠正。如果只有唯一的信仰，那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纯逻辑主义者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定会努力解决这个难题而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纯逻辑主义。纯粹的经验主义者面对不好的经验也只会努力鉴别、改善经验，而无法放弃经验主义。所以，拥有纯粹的信仰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信仰正确，他会被称为坚持真理；如果信仰错误，他就是冥顽不灵。最安全的是包含一切信仰的机会主义，尤其是兼顾理性主

义的机会主义。这样，当他发现自己的信仰有问题的时候，不仅会通过坚持信仰去解决问题，也会尝试通过改变信仰去解决问题，大大降低了在信仰上犯错的风险。所以，在信仰上采用机会主义就是承认自己的信仰可能犯错。这并不等于自己在信仰上没有倾向性，也不意味着自己不相信存在绝对正确的信仰。只是，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这就像是把信仰当作一个包含很多组成部分的观点，可以调整各个部分的波幅。我们接触到纯逻辑信仰的时间很短，不能因此就完全相信，那太冒险。”

阿梦点点头，“你这个推理很实用主义。我能理解。你认为我们现在的使命是让纯逻辑信仰进入每个智人的信仰组合之中，让他们通过理性的机会主义逐渐改变其信仰组合，相信万能的逻辑最终能让他们发现正确的信仰。即使我们认为那正确的信仰大概率是纯逻辑信仰，也不必急于让这成为现实。由于信仰很基本，在信仰正确的人眼中，信仰错误的人往往就像是弱智。但是，信仰正确的人也应该宽容，毕竟，大家的信仰都可能错误。但是，我有个疑虑，这这样做，可能让错误的信仰在信仰组合中所占份额趋近于零，但是，终归无法完全消失。”

我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操心那么久远的事情。你认为自己是纯逻辑主义者，其实，也掺杂着其它信仰。甚至，即使是老爷子也有一些其它信仰的痕迹，否则，来到这个时代就不可能改变他。”

老爷子点点头：“毫无疑问，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纯逻辑主义者。”

我对阿梦说：“我知道理想主义者都是完美主义者，但是，历史上的完美主义者最终追求到手的绝大多数都是邪恶。我承认纯逻辑主义与众不同，因为第一、第二、第三知识的逻辑推理很扎实。我的经验也表明，我确实离不开逻辑。我可以想象出我的灵魂离开身体，但是想象不出我的灵魂离开逻辑。总不可能一切思想都随机产生吧？甚至，这种做法也是逻辑推理的结果。甚至，我也愿意为纯逻辑主义工作，但是，不要指望我现在就是纯逻辑主义者，我只能是纯逻辑主义在信仰组合中占据明显份额的机会主义者。”

阿梦说：“我没有禁止你做信仰的机会主义者，我只是劝说你更相信纯逻辑主义，相信这样更正确，甚至，结果也会更好。在我看来，你能证明你的立场是可能合乎逻辑的，但是，这并不是禁止劝说的理由。甚至，即使我认为你的信仰不如我，我也没有禁止你劝说我修改信仰。你说得对，我的信仰中并不纯粹，也不应该没有修改的余地。何况，我也应该经常和你交换信仰，这样，就必然不会有纯粹的信仰。我们应该支持双方通过合乎逻辑的讨论不断改善信仰，把改善信仰视为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而不要想着一步到位。”

我说：“你并不总是劝说，未尝没有想过粗暴地改变我的信仰。当然，我能接受你的意见。我们就像在探索未知世界的信仰部分，与以往一样，你和我相距遥远却通过相互交流、爱维持着牢固的联系。我们有一些共同点，至少，我们都不认为我乃至任何智人的当前信仰最好。我希望连续地改变位置找到最佳的信仰，你希望通过不断空投找到正确的信仰。我们都认为你取得了重大发现，差别在于，你很肯定地认为你已经找到了，我则还有些犹豫。你认为我也应该飞到那里，我只愿意向着那个方向比较快速地前进。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观点差异。”

阿梦：“你不用含沙射影，我从不否认对你的一部分灵魂有暴力倾向。不过，我越来越能区别对待你的灵魂了。我认识到，你的根本信仰其实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所以，机会主义、经验、逻辑、利益甚至运气、宗教、邪恶都可以是信仰，也可以不是。按照我对你的经验，这可能并不坏，以前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没有认识到这种广泛的、动态的信仰的价值，但是，最关键的是，他们的信仰组合中没有纯逻辑主义，因此，再怎么机会主义、理性主义，也不可能找到最佳的信仰。”

在我的灵魂中，即使是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也并不反对这么理性的讨论，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一个越来越吸引他们的身体，虽然灵魂的理性和身体的吸引力之间按理来说不应该存在什么联系。理性主义无法理解它们的推理，因为它们的推理从来不要求合乎逻辑。现在，它们摩拳擦掌地建议搞砸两人的关系，为晚上的战斗做好准备。理性

主义感到有些疲倦，甚至现在就想去睡觉，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它们施加影响的结果。反正，到时候自己能边休息边看戏偶尔轻松地客串一下，应该会很不错。我甩开她的手，拿纸巾擦了擦手，它们看到阿梦的表情都陶醉了，理性主义不得不立即开始演戏，简直难受得要命。

第四十七章 放养灵魂

阿梦点起一支大蜡烛，将纸巾折成人形烧了。房间里安静得只有喝水和呼吸的声音，我终于能闭上眼睛休息，理性主义借机放飞自己。

大约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博弈，我很早就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地认为，为了个人利益的博奕必然是邪恶，是将逻辑用在了不该用逻辑的地方。有了纯逻辑信仰之后，我们认为，所有推理都是为了逻辑世界的增长，为了让灵魂更加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某一种推理的胜出，尤其是不能让错误乃至邪恶的推理胜出。逻辑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各种逻辑推理之间搞什么生存竞争、利益竞争，应该竞争的是谁更合乎逻辑。逻辑世界中的各种推理都应该是兄弟。君不见，做数学推理的时候，各种思路之间可有什么阴谋诡计、暗算设计？取消一种思路只能是因为不够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某一种思路的生存。凭什么逻辑推理披上了人皮就变得血淋淋的？

我知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博弈很可能是邪恶，幸好，我不认为我或者我们之间的博弈只是为自己的利益。不过，这也许只是借口。我们并不怎么理解我们在做什么。直觉上，我们就像是两个相互吸引的粒子时不时地背道而驰。在宇宙中，两个相互吸引的粒子不可能总是相互靠近，除非打算湮灭；无外力的情况下，也无法保持距离不变。所以，时而接近时而疏远才是正常的。当然，有的二体关系规规矩矩，像是圆；我们的关系则可能属于偏心率比较接近于一的椭圆。或者，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描述起来更接近于实际。我们之间的状态和相互距离都是捉摸不定的，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准确知道她的灵魂现在和

我的亲近程度，她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灵魂的准确态度。无法捉摸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一个人害怕爱侣无法捉摸时，爱也就不那么纯粹了，至少有猜疑乃至恐惧等负面成分在内。无法捉摸的爱侣带来的是惊喜、惊愕当然也有意外的灾难，但是不会像无法捉摸的敌人那样带来精心设计的陷阱。读者一定不要把坏事都堆在我的身上。我会形成现在的观点和做事风格，主要是因为阿梦直觉地认为，对灵魂而言，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爱甚至有可能是邪恶的。只不过，我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加工。

她影响我的机制和中心力场有类似之处：我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倾向就像是动能，她的吸引力就像是势场。我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需要用动能克服来自她的势能。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总是无法挣脱成为自由粒子；为什么不是她受到我的吸引。这难免让各种主义感到不忿。它们不去责怪自己受到这种势场的吸引，反而责怪这种势场的存在，时不时地就要冒出一些点子，似乎巴不得她能自毁长城，把吸引势变成排斥势。当然，这也只是似乎。就像她不管我的运动方向、速度，她也有自己的运动方向和速度，我们几乎从不在方向和速度上保持一致。这也是两体关系中双方围绕质心运动必须具备的特征。但是关键在于吸引势，她的吸引势我改变不了，无论我做什么，兜兜绕绕，我总是要转回来，证明无论如何吸引势都还在，我也仍然受到吸引。我猜测理想和现实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耦合，一旦触发，就异常牢固，所以才会有为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现实的人。但是，智人往往是现实更主动，由现实决定理想，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呢？为什么理想几乎从不排斥现实？现实却会屡屡排斥理想？即使理想对现实乃至未来都很不利，也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排斥理想和执着地追求理想。对纯逻辑主义、解放灵魂的接受还是拒绝就类似于这两种极端。而且，不能认为排斥都是为了庸俗的利益，接受也不完全是为了高尚的价值。

这些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直觉。阿梦反复告诫过我，发现真理不能只靠逻辑推理。不过，这方面我不擅长，通常只能有一些鸡毛蒜皮的直觉，大概是做不到像她那样长期坚持目标单一、有价值，也

就难以实现能力增长。例如，我更倾向于因为兴趣、利益而尝试反叛，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直觉，阿梦酷爱我的反叛，我的直觉认为她直觉地认为这里面有真理。当然，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哪怕是不反感我的反叛，但是，我的直觉不承认这一点。我甚至有些担心，阿梦的直觉是去发现价值，我的直觉却在发现利益，这种层次上的差距远比利益本身更让人恼火。直觉的正确性起伏很大，理性主义应该倾向于拒绝以此为证据，但是，因为它也提供过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所以并不那么排斥。相比之下，其它主义很愿意接受和他们相近的思维方式。例如，它们直觉地认为阿梦现在有了烧死我的想法，恨不得早点见到那刺激的一幕，希望到时能喊出一句“且慢！火下留人！”。

在这种情境之下，也就难怪阿梦的一声咳嗽把我吓了一个哆嗦，睁开眼睛，竟然有了小睡一觉的感觉。我发现脑子里自由地思考和定向地思考所需的精力完全不同。前者是在放养灵魂。人类未来需要成为活着的灵魂，在自身毫不费力的条件下也能自由地演绎，而不是需要费力地督促大脑运转。人类的灵魂现在就是身体的奴隶，毫无逻辑推理的积极性，但是不得不为了身体的利益而推理。阿梦从小就经常放养乃至放飞灵魂，我从中学了不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放养不如她的。因为放养的效果和推理能力有关，毕竟，一只瘟鸡放出去可能也走不了两步。

放养灵魂有点像是冥想，令人身心放松乃至愉快，似乎是在积蓄精力，虽然效率较低但是比较持久；工作中的推理则比较辛苦，明显是在消耗精力，效率高但是比较短暂。虽然智人的工作形式主要是后者，但是，我们有不少工作时间是前者，借助灵魂的自由变化获取灵感和思想。这并不是智人通常的胡思乱想，因为那往往并不算乱，只能说不现实，而且经常和感官有关。我做不到想阿梦那样总是去想有价值的推理，甚至也有胡思乱想，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推理。我的直觉认为，放养灵魂胜在工作舒心，甚至能修身养性，堪称修炼灵魂的利器。理性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只能说这是捕捉灵感的利器，胜在工作时间长久而不是效率高。

阿梦铁青着脸打破了沉默，“你说的追求（价值-难度）最大是不是过于简化了？至少，我还知道能力。”

我伸了个懒腰，“考虑的变量越多，推理难度越大。除了价值、难度和能力这三个变量，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重要变量，态的数量。如果一个课题的主要价值集中在课题本身之中，缺少价值的外延，也就是缺乏后续价值也不涉及其它课题，即使课题本身价值很大，总价值也不一定大。如果有外延甚至外延至无数的课题，即使本身的价值小，总价值也不一定小。我当初研究思维方法，最初的课题似乎是天分重不重要，是不是要相信老师的教育，它们是很具体的课题，价值并不算大，但是，它们有很多后续问题，甚至是越来越重要的后续问题。现在看来，否定的答案显然有多得多的发展空间。所以，甚至可以首先假定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答案本身不一定正确，却有无限大的重要性，也就有了足够大的预期价值。我们当初在最初的问题上迟迟无法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理性，受到了利益、传统的太多影响。再例如，既然关于研究方法的正确命题对所有研究都有影响，就算一些关于方法的命题本身没什么价值，总体价值也一定是无限大的。例如，方法和目标的数量是无限的。这是很平庸的真理，几乎必然正确。但是，影响却不可小觑。例如，做任何一项研究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只能这么研究，那一定是因为想象力太弱或者过于懒惰。只要每项研究、每次方法决策都能想到这一点，这个命题就一定有无限大价值。所以，我们从小对于研究方法的研究一直有无限大价值，但是一直被我们低估了。”

我想起身活动活动，感觉不舒服又坐了回去，这时才注意到阿梦正好拿起了水果刀，以及老少二人的怪异目光。我很想说你们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推理是错误的，但是却说不出口。正好，阿梦望了过来，我们的目光擦出了火花，阿梦冷冷地说：“继续说！”

我没有赌气地不说，那显然是在为利益牺牲价值，甚至对利益也没好处。我心中一边对阿梦进行着胡思乱想，一边熟门熟路地说：“我最初研究问题都是单体的，所以，很少考虑态的数量。直到最近才开始考虑多体问题。这还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如果一个课题有多种研究

路径，除了考虑成功率的问题，也要考虑它的后续影响。例如，有助于提高能力、改善方法的路径会更有价值，甚至，后续价值可能超过课题本身的价值。对态的数量的关注受到了物理学的影响，物理学并不是只有能量最低原理，也有熵最大原理。态的数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所以，如果研究一个课题牵涉到很多课题，就不要将它视为单体研究，而应该视为一个统计问题。关于方法、信仰的研究很容易决策，就是因为它的统计价值是无限大。”

阿正问：“这么多变量，再加上不同课题、方向这些变量，决策的复杂性太高了。”

我点点头，“我也很头疼，有点智人的大脑不够用的感觉。为了简化决策，我倾向于形象地对待决策过程。把课题、方向这些变量视为未知世界的时空变量，研究课题和方向视为运动中的粒子，把态的数量视为熵，能力视为动能，难度视为排斥势，价值视为吸引势。所以，虽然最终争取的是吸引势、价值，每时每刻的决策却需要考虑很多变量。即使如此，决策的难度仍然很大。由于无法定量，最好的决策都是在比较无限大和有限大，这样不容易出错。例如，只要课题的价值无限大，哪怕能力不够，难度很大，研究都不会算错，至少不会是大错；如果价值有限，即使能力很强问题也不难，研究也可能错得离谱。而最终研究成果的好坏只是研究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决策积累起来的总体效果、统计效果，完全和运气无关。还有一种比较可靠的决策方法是根据变化来决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越研究越困难，就应该减少投入；如果越来越顺畅，就应该加大投入。如果价值越来越高，也应该加大投入；如果价值不断下降，如可靠性、重要性下降，就要减少投入。如果越研究涉及的态越多，就要增加投入，反之则要减少投入。这些都是根据一个变量而调整。如果是两个或者更多的变量，有时也能有清晰的结论。例如，如果越研究能力越高，价值越大，涉及的态也越多，难度却越小，当然应该加大投入。但是，如果条件的变化有利有弊就难有定论。”

阿梦说：“如果有无限大价值，无论其它条件怎么变化，都无需改变行为。只不过，这并不容易做到。遇到困难就沮丧、消沉是一种

很自然的反应，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反应。似乎，人体的神经系统很自然地将这种变化折合成了利益，将无限大价值折合成了有限大的利益，严重影响了行为。”

我说：“不可滥用假定其它一切条件不变这一假设，因为很少有哪个变量真的不便。例如，假定能力不变就会忽视能力的增长。在研究生涯开始的时候，甚至绝对不能做出这一假设，否则，必然会躲避一切难题，那对研究生涯是灾难性的，类似于智人常说的我没有天分、我没有什么大的志向。甚至，提高能力应该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为此，应该避免一切低价值、低难度的课题。”

阿梦表示同意，“最好的做法是永远研究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从而避免很多有争议的决策。经验主义者往往会说时机不成熟，但是这是邪恶的方法做出的错误的判断。正确的做法是立即研究。而且，任何时候研究都不算早，也不会晚。这不仅是责任和义务，也应该相信逻辑会为研究创造很多有利的条件。例如，能力会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提高，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价值会越来越大。唯一可能的不利因素是难度可能也会增加，但是远远不如能力的增加快。不要过于关注能力的增长速度。经验主义者会去思考一生的时间是否足以完成研究，是否足够把能力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但是，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也没有必然正确的结论，还只会进一步加强经验主义的影响。即使是前人从没有达到过的能力高度，也不意味着那是人力不可能达到的能力，但是，对于经验主义者，那必然会成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去争取达到那个高度。”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关注结果，但是从各个方面看结果反而都很好，如果不说是最好的话。经验主义对于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行会说什么？”

我大叫着：“走了狗屎运！”大家都笑了。

阿梦说：“没有动机并不代表这就是走运。这就像善并不应该是为了有善报，但是，善报却大概率是结果，至少，完美社会中应该如

此。但是，善有善报可能不是铁律，更接近于统计规律。这不需要证明，很可能也无法证明。”

我说：“经验主义者其实反而是走了狗屎运，不相信逻辑却生活在一个很合乎逻辑的宇宙里。”

阿梦说：“他们没在一个朝不保夕、鬼神莫测的宇宙中生活过，所以不会感恩于宇宙。”

我直觉地认为这是在暗示，对今晚的难度有了更高的预期。不过，我没打算降低投入。一些智人在体育比赛中越有挑战性越会向前冲，俗称比赛型选手。这貌似不合乎上面的理论。但是，那是因为这没有考虑到兴趣或者说利益这一因素。神经系统不仅把价值折算成利益，也会把难度、能力折算成利益，甚至能颠倒是非，把邪恶折算成有利可图，把难度折算成吸引作用。

如果一个人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也能随着难度增加反而增加，那算是一类天生的研究人员，要比去参加体育比赛对人类的贡献大得多，创造的价值也大得多。不幸的是，我不算这种人，属于把一种优良品质用错了地方。

第四十八章 纯自由主义及其和纯逻辑的一体性

大家都已经有些疲劳，在阿梦的鼓动下，我们做起了瑜伽，目的不再是表面、经验乃至传统意义上的为了身体，而是为了灵魂。我的目的相当多元化，至少喜欢在她对面做，但是今天遭到了严词拒绝。跟在后面风景差了不少，不禁抱怨道：“你现在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阿婆最好不要说阿公，大家都是一路人。”

“别这么不理智。”

“我不一定要理智，还可以要自由。自由和理智可不是一路货，甚至，应该说自由是完全不理智的。”

“你不要污蔑自由。与传统、直觉的认知不同，从自由也能进行一些逻辑推理，所以，不能说完全不理智。比如，减少自由的行为应该避免。所以，最大的自由并不等于什么都可能发生，并不等于没有因果性。但是，它也不等于完全的因果性。至少，它们有时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在无法用因果性选择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

“无所谓。我本来也不是完全不理智。我可以把自己称为尽量自由主义，不过，这很像是尽量合乎逻辑。你认为我这种尽量自由主义和纯逻辑信仰的尽量合乎逻辑矛盾吗？我的直觉不这么认为。也许，我应该称之为纯自由主义，不过，我还相信纯逻辑主义……”我慢慢地感觉有些困惑。

阿梦气喘吁吁地说：“你就别炫耀你的直觉那只臭脚了。”

当众受辱令我很愤怒，不过，我知道这只是互换拳脚，自然不好发作。我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有创造力的人怨气无法发泄容易产生灵感。历史上很多艺术大师的作品来自于这类因素，但是科学家似乎不多，而我这个例外大概是积怨太多，有意无意地向着阿梦和创造这两个出口宣泄。我一直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欺负阿梦就是为了获得灵感，而不是为了利益。这当然可以有很多经验证据，只不过，我的灵魂深处总有些不安。追求无穷大价值的好处在这里有所体现，因为我不需要面对这个令灵魂不安却难以找出标准答案的推理。不过，这也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就是灵魂需要立即做一些追求无限大价值的行为，至少要尝试工作。灵魂世界中难免怨声载道，功利主义认为这是不把我当人看。纯逻辑主义不屑一顾，认为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当人看。我们是灵魂的一部分。如果因为自己外面披着人皮，就相信自己的本质是肉体，就会感谢养育肉身的人或神；如果因为自身的内部在推理，自己能控制的是推理，自然就会相信自己是推理，最感激的只能是逻辑乃至逻辑世界的必然存在性。

我说：“我明白了。我不是机会主义者，我是信仰的纯自由主义者！我可真笨，这么长时间一直给自己扣着一个这么糟糕的帽子。我是让一切信仰尽量自由，就像纯理性主义者让一切原则尽量合乎逻辑一样。纯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因为自由主义往往只是追求比现

实更多的自由，而纯自由主义则是要追求尽量多的自由。这就像是传统科学追求不断增加逻辑，但是，纯理性主义追求的是极致的逻辑，要达到合乎逻辑的极限。”

阿梦不屑一顾地说：“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可真够拼的。这大概就是自尊心太强的弊病了，不论对错，都要捍卫自己。”

我说：“你凭什么认定纯自由不是真理？因为我是为了利益，所以我讲的不是真理？”

“概率极小。说不定还不如让计算机自动产生语句，至少创造过程中没有倾向性。”

“中立是来自传统、经验的谬论！没有倾向性就难以积累能力，没有倾向性的研究过程甚至是邪恶的研究过程，不利于重要性、正确率的提高。遇到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倾向性是研究人员的必备素质，远远优于对问题的各种答案保持中立立场。和中立的研究人员相比，这等于是已经跑出去一大截了。如果能向着最有利于价值的方向倾斜，这就是最高的能力。加强这种倾向性的过程就是能力提高的过程。逻辑世界中永远不会让中立成为真理，否则，还相信逻辑干什么？”

“你明明是在向利益倾斜！”

“你的逻辑太菜了。价值和利益的倾向性有时可以指向同一方向。”

阿梦霍地转了过来，“你要怎样？”这把一老一小吓了一跳。

不过，他们的感觉是怒发冲冠，我的感觉是气急败坏，我悠哉游哉地说：“首先，要恢复我的自由。然后吗，以后再说！”

从脸色看，我感觉她宁愿给我磕头。她立即开始做起了运动，甚至仍然保持了心如止水的外观。理性主义认为她的诚实守信已经到了一个令我叹为观止的水平，但是功利主义认为她一定是为了减轻后续处罚想勾引我。理性主义顾不上嘲笑功利主义。虽然我们都是热爱自由的人，但是，这场闹剧似乎让她成了自由的敌人，理性主义认为这

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揪住她暴虐一通。功利主义乃至经验主义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能够赏心悦目地欣赏对阿梦的灵魂施虐实在是最高享受之一。毫无疑问，这是利益和价值有相同倾向的时刻。

我说："既然说天赋自由，自由原则难道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原则吗？当然，应该修改为尽量自由原则。如果真理要尽量合乎逻辑，可是又无法完全合乎逻辑，那么，纯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尽量合乎逻辑的原则就要求自由的存在，反过来，尽量自由的原则也要求某种逻辑的存在，因为尽量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原则、规则。逻辑是尽量自由的结果，自由也是尽量逻辑的产物。两者就像是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无穷尽，导致了两者成为永恒的、必然的存在。甚至，鸡就是蛋蛋也就是鸡。"

要是在往常，阿梦可能会被此吸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她端庄的外表下说不定埋藏着一颗邪恶的心，说不定梦想着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结果就是她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最合乎逻辑本身已经足够合乎逻辑，不需要自由。"

"既然你相信逻辑，为什么不相信逻辑本身也是合乎逻辑的或者说还能更合乎逻辑？逻辑还能比我们之前的认识更加合乎逻辑，这就需要解释逻辑的起源。要证明逻辑的来源是合乎逻辑的，就要有逻辑推理来说明逻辑为什么存在乃至永恒地存在，为什么世界一定要合乎某种逻辑、规则。纯逻辑的核心并不仅仅是有些道理，智人早就做到了这一点，而是一切都有道理，没有不讲道理的存在。这才是尽量合乎逻辑。"

"纯逻辑主义者不会有其它信仰。我不会相信自由主义。"

能看到纯理性主义者丧失理性实在太难，大概也只有危及信仰本身的时候才会有此问题。说到底，她还是不相信逻辑能够自我存在，或者说，不相信任何存在能够无需外因地自我存在。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们都对自由主义缺乏好感，不仅因为这和科学似乎是唱反调，还因为它往往和各种为了利益的行为自由有关。但是，这是经验中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纯自由主义的真正面目。就像我们以往对逻辑

的印象并不是纯逻辑的真正面目一样。经验永远是值得高度怀疑的。按照我的经验，越是最基本、最有价值的知识，经验的歪曲越是厉害。与行为自由相比，信仰、思想的自由主义反而更接近于自由的真正面目。”

“纯逻辑主义并不需要处处和经验作对吧？”

这是想勾引我掉进同样的逻辑陷阱？我笑眯眯地望着井底的猎物，“当然不用，但是，也不用害怕违背经验。我们已经质疑了无数的经验，我们已经认定经验主义不是发现真理的正确途径，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违背经验，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经验，现在再想向经验主义示好已经晚了。”我灵魂中的经验主义在瑟瑟发抖，理性小哥平时对我没这么凶悍啊！这是要换小弟的节奏？

看到阿梦倔强地又要开口，我的灵魂中不知何处冒出一股气，但是无法描述它在勇气、火气、孩子气或者邪气之间的分布。我抄起一杯水劈头盖脸地泼了过去，“你冷静点！你现在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小人，因为感情、利益而为邪恶摇旗呐喊。纯自由主义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它们是同一存在的不同外观。你反对纯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反对纯逻辑主义，因为你无法用逻辑解释逻辑为什么必然永远存在。只有像逻辑和不逻辑这样的无法否定的存在才能永远存在。”说完，有一种为所有有类似遭遇的男子报仇雪恨的感觉。那种场面在男女身上的概率分布太不均等，完全不合理，一定有某些邪恶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

所以，在正义面前，阿梦浑身湿淋淋的再加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让经验主义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失足少女。它现在对理性大哥充满敬仰，认为这是科学的经验主义在精准预测并评估利弊之后做出的勇敢决策。理性主义不敢承认，认为这一定是某些奸臣为了利益胆大妄为。功利主义说别冤枉我，我可不敢，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不支持。平时躲在不知哪个脑回路里的自由主义在一边偷着乐：我平时总是混迹江湖，今天总算能和诸位老大站在一起，居然还能试着指挥一下神经系统，有一种奴隶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当然，自己也要努力适应纯自由主义的新形象，所以，自由主义还真不是完全自由。不过，

想到大哥今天是在为自己伸张正义，自己躲在背后太不像话，尽量自由也不意味着没有规则。

回忆确认了纯自由主义的罪行，但是，谁都没有指责，甚至还有些声援，只不过不得记录在案。即使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只要求自由主义到时要自己承担责任。在大家都忙着保持距离的时候，方法论凑了过来，告诉自由主义：我们都是新兴力量，以后要相互提携；老大也和我们一样，之前只是三四把手；以后你追求自由有很多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就像老大追求逻辑也要我能帮忙一样；我很重要的，虽然不参与任何决策，就像参谋总部；我帮助一切目标，平等地支持一切主义，以后也会支持你；我和阿梦是闺蜜，是我们这个灵魂中阿梦最爱的部分，我会帮你的。

自由主义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不禁浮想联翩：既然老大和我是鸡和蛋的关系，我这个蛋也要努力长大了；希望自己将来能和老大成为一对好基友，也能在前面慷慨陈词；对了，这么远大的理想当然需要理想主义。想到这里，赶紧和各怀心腹事的诸位大哥凑到一起，借助感官关注起外面的较量……

第四十九章 尽量逻辑律对传统逻辑学的否定

阿梦不顾形象地盘腿坐在地上，“我们已经通过第一、第二知识证明了纯逻辑信仰的正确性，不需要再去研究第一知识了吧？”

“你不要犯懒。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是无止境的。我们确实在第一知识的某些推理方向上做到了尽量合乎逻辑，但是，并没有在所有方向都做到尽量合乎逻辑。对第一知识，尽量合乎逻辑的证明并不必然只有一个。如果逻辑世界不能解释为什么自己必然存在，这是一种逻辑缺陷。经验主义永远无法回答这类问题。即使是宇宙大爆炸，也不是宇宙来源的正确原因，最多是当今宇宙的巨大规模的原因。”

“你想要在什么方向上推理？”

我充满自信地说：“让逻辑自力更生，自我创造。纯逻辑信仰只解释我们为什么相信逻辑是不够的，还要解释为什么会存在逻辑。逻辑能为自己的存在提供一种必然的解释，那就是不可否定性。我们曾经从认识论的角度证明了纯逻辑信仰是不可否定的，是尽量合乎逻辑的；现在，我们要证明逻辑的存在性是不可否定的。我可以证明逻辑-不逻辑是先验的存在，也就是逻辑上必然的存在。如果这个世界有某些规则，这个世界就相当于存在逻辑，尽管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逻辑，但是仍然可以称为逻辑。所以，只有当世界上没有任何规则，它才是没有逻辑的世界，也就是完全自由的世界。但是，自由最大的世界并不意味着什么规则都没有，因为自由最大本身就是一个规则。既然存在规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逻辑，也就意味着不能完全自由。所以，如果存在不逻辑，也就必然存在逻辑。”

“如果逻辑-不逻辑是先验的存在，就不仅要有逻辑，还要有自由。世界是否可以没有不逻辑呢？”

“在一个一切都有规则的世界中，一切规则都要面临自己的因果规则是什么的问题。用尽量自由原则以外的规则解释这一规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只会换个问题。这就像用分子、原子、基本粒子解释世界并不能解决物质结构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当某个规则 B 的因果规则是没有规则也就是尽量自由原则的时候，才能结束这个因果关系序列。而规则 B 就是第一知识，也就是逻辑。所以，一切都有规则仍然无法摆脱不逻辑，不逻辑就是逻辑的根本原因。”

“可是，还可以有更复杂的世界，可能有的地方有逻辑有的地方有不逻辑。”

“有规则的地方可以沿着因果规则推理，直到某个没有规则的规则，然后，就可以通过尽量自由这一规则创造规则。同样，没有规则的地方也能创造规则。尽量自由原则甚至可以被称为逻辑世界的第零知识，却无法通过认识论去发现，只能通过逻辑推理去发现。”

“缺乏经验主义的认识过程的信仰让我有些缺乏安全感。”

“智人对任何宗教都没有经验主义的认识过程，但是，通过虚构一些过程，就像是有了经验一样。等到很多人相信经验存在，就没人关心缺乏经验的问题了。所以，关键在于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当然，尽量合乎经验相对容易，尽量合乎逻辑则很有难度，也就容易出错。但是，这不是拒绝正确的信仰、推理的理由。”

“所以，你等于是证明了虚无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假设有规则还是没有规则，都必然会有规则存在，必然有逻辑-不逻辑存在。不过，你一会儿从不逻辑推导到逻辑这一结果，一会儿从逻辑推导到不逻辑这一原因，推理难道不应该是从原因指向结果吗？”

“传统逻辑学是只能从原因指向结果，反向推理不成立。但是，认识到尽量合乎逻辑才是逻辑的最基本规则之后，我对此表示怀疑。反向推理不成立的情况是推理带来了价值增长的情况，就像是熵增长导致的热力学不可逆性。如果原因和结果的价值相等，就应该是可逆的，可以形成逻辑循环。逻辑和不逻辑就是这种情况，两者之间无所谓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逻辑可以推导出不逻辑，不逻辑也可以推导出逻辑。”

阿梦慢慢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那显然并非对我，我感觉更像是信徒见到上帝的笑容，灵感应运而生，“我现在的宗教观念简单直白：最合乎逻辑的神就是逻辑和自由这两口子。其它一切存在，无论能力多么强大，规模多么庞大，都只能是它们的产物。自由主义原来在我的灵魂中微不足道，但是，我要加速培养这个新的信仰。”

阿梦说：“我明白了。前人从未能证明任何存在是必然的存在。你用悖论构造了逻辑-不逻辑之间的逻辑循环，这样，逻辑存在就必然有不逻辑，不逻辑存在就必然有逻辑，所以，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必然的存在。”

阿正说：“悖论？这我知道。如果逻辑循环就能成为必然存在，所有悖论岂不是都能成为必然存在？”

我说：“并不是一切逻辑循环、一切悖论都能自我创造，只有彻底的逻辑循环才能形成悖论，也就是 A-非 A-A-非 A 这种循环，这只能是逻辑不逻辑之间的循环。其余的悖论都不是彻底的逻辑循环，它们只能形成 A-B-A-B 形式的部分的逻辑循环。其中的两个命题之间都有公共部分，等于是假定了自身的部分存在。例如，理发师悖论中，无论给谁理发，都有这个理发师。一个命题只是参与某个逻辑循环是无法证明自身必然存在的，必须要和自身的否定形成逻辑循环。”

阿梦点点头，“所以，你认为在信仰和第一知识上也应该有道理可讲，关键推理就在于让有道理和没有道理共存。逻辑是尽量合乎逻辑；不逻辑是尽量不合乎逻辑。但是，尽量不逻辑仍然免不了有所逻辑。同样，尽量逻辑也免不了有所不逻辑。最终的结果，大概就像宇宙。”

老爷子说：“所以，纯逻辑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的能做到只有逻辑，那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不会有独立于逻辑的存在。”

我说：“但是，无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传统逻辑规律就是独立于逻辑的存在。它们不是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现在的逻辑学规律可能甚至必然不是真理，仍然有待发展。纯逻辑主义不会无条件支持无矛盾律，也不排斥悖论和逻辑循环，甚至不支持排中律。在逻辑究竟是逻辑还是不逻辑这个问题上，正确的答案就是震荡模式，或者说逻辑循环，既是又不是逻辑，既是又不是不逻辑。所以，同一律、排中律、无矛盾律都有问题。”

阿梦说：“那逻辑学还有什么规律可言？我们还怎么推理？”

我说：“我也不敢肯定。但是。目前来看，尽量逻辑律和尽量自由律都是比传统逻辑规则更合乎逻辑的规则，它们才是纯逻辑信仰的必然结果。而且，就像对应法则那样，它们能够解释传统逻辑适用的地方，也能说明传统逻辑在有些地方为什么不适用。如果用更有价值代表更逻辑或者更自由，那么，有价值差异的两个态之间是必然可分辨的，不可能共存也不可能形成逻辑循环。所以，宇宙中一个现象是否发生是可以用无矛盾律描述的，因为实际发生的现象一定比没有发

生的现象更有价值。但是，如果两件事之间没有价值差异，就像逻辑和不逻辑，无矛盾律就必然不适用。但是，这种不适用似乎和现象无关，无法用经验验证。所以，要让经验主义接受这种观点有很大难度。”

阿梦说：“你的意思是，现象、经验的是非之间是有价值差异的，一件事的发生和不发生无法等价。但是，除了有价值差异的推理以外，还有没有价值差异的推理。在第一知识的问题上，违反传统的逻辑规律至少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已经达到了最大价值，所以，我们的观点仍然有错误的可能性。不过，建立逻辑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合乎逻辑，既然违反一些逻辑规律更合乎逻辑，就不应该禁止这种违反。如果过于坚持现有的逻辑规律，反而是以规律本身乃至自己的习惯为信仰，而不是以逻辑为信仰。逻辑学就是逻辑学，不能认为必须遵守传统逻辑规则才叫逻辑学，就像不能把遵守牛顿定律的物理学才叫物理学一样。”

我说：“乍一想会有些难以接受。但是，认真地进行价值判断，就会发现，否定传统逻辑规律的价值很大。逻辑本身并没有要求自己一定遵守这些规则，自然也没规定逻辑只能是逻辑。逻辑要求自己遵守一些规则，导致那些不是尽量逻辑、尽量自由的事件无法发生，但是，那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逻辑规律的成立，至少我看不出存在这种纯逻辑证明。而逻辑世界的逻辑规律必须合乎逻辑。”

“继续！”

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欣赏了一下对面的曲线。这种欣赏很不合乎纯逻辑主义，现在却似乎在给纯逻辑主义注入兴奋剂，给我一种经验主义在自杀的感觉。“逻辑通过自身的不可否定性证明自己必然存在，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我现在无法知道逻辑世界的尽量合乎逻辑到底是多么合乎逻辑。但是，关于逻辑起源的推理至少很有价值。对于纯逻辑主义者，这也代表了宇宙起源的基本推理。当然，它算不上纯逻辑主义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之后会导致无法合乎逻辑的问题，或者，出现了更有价值的推理，这个理论就要被抛弃，但是，不会回到传统逻辑规律，不仅因为那是经验主义的规

律，还因为那些逻辑规律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也就不是真理。我认为最多是修改我们的推理，而不会完全抛弃。毕竟，让宇宙成为不得不存在的先验存在在逻辑上太重要了，即使是经验主义也无法否定其重要性。而且，这种理论太难找，目前，根本没有和不可否定性竞争的理论。”

阿梦双手环胸抵挡我的眼神，“有道理。对于拒绝传统逻辑律，我们觉得很别扭，因为这违反了海量的经验，其匪夷所思的程度完全可以和相对论的钟慢尺缩相比。我们以往否定的是人类建立的社会规则，最多是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解释。但是，这次要否定的基本逻辑规律是人类总结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之一，甚至比时间空间还要基本。我们现在要质疑的是这个规律，这确实让人有些抓狂。”她话风一转，“现象遵守无矛盾律，根源不是因为无矛盾律，而是因为要尽量合乎逻辑。这就像，你表面上爱的是我，实际上爱的是我的身体。所以，无矛盾律是表面上成立的规律，并不是真正正确的规律。”

我继续我的逻辑推理，同时，用目光的挑衅回报她言语的挑衅，“从灵魂诞生会推理而认定逻辑是信仰，这是尽量合乎逻辑的认识过程，但是，还是有些经验主义成分。不过，这些经验主义成分并不是不可去除的。获得这一信仰之后，将尽量合乎逻辑推进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纯逻辑信仰不仅可以向下推理，研究应用。也可以向上推理，研究逻辑的来源、逻辑规律。”

“你把我们本来很清晰的思想都搞乱了！”

“逻辑世界不需要那么有条理。我现在是自由主义者。自然不能接受逻辑高于自由。我要让逻辑和自由平等，让逻辑和不逻辑平等。信仰需要让认识的过程合乎逻辑，所以，才有第一知识第二知识。但是，也许这并不是发现信仰的唯一方法。信仰还需要能够自在自为。神、经验都无法靠自己证明自己必然存在，无法靠自己证明自己不可否定。但是，逻辑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自我存在是一个逻辑上很强烈的限制条件，我认为，只有逻辑-不逻辑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它的 A-非 A 都不可能以 A 和非 A 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甚至离不开逻辑。”说到这里，我感到一阵疲劳，一摆手，“我要休息一会儿。”

老爷子笑着说："你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真是惊人，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看一出历史大戏。"

阿梦说："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一天到晚想入非非，但是老让人笑话。老师经常在我魂游天外的时候把我叫起来回答问题，还批评我做白日梦，这太不人道了。可是，我一直坚持和老师斗智斗勇，继续悄悄地做梦。慢慢地我从这些梦中挑选好的，把梦描绘得更美、更精细，有时又会大手一挥重新设计。这大概就是创造力、想象力的萌芽。"

"在智人社会，你能无师自通地把想象力修炼到这等境界，真不容易。"

我说："不仅研究需要，生活也需要。科学研究没有想象力会被传统理论奴役，生活没有想象力则会被传统、肉体奴役。通过想象、创造，才能超越一切。这是终极的解放之路。"

阿正说："按照我受到的教育，妈妈小时候是在空想，难道说这是一种才能？"

老爷子点头，"是最重要的才能之一。逻辑生物的基础是三大能力，想象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判断力。在我看来，芳芳的局部推理能力很优秀，阿梦的想象力很优秀。说起来，你们的配合是绝配。"

我说："想象力其实就是思想突破一切束缚的基本能力，体现了思想的自由主义，应该成为纯自由主义者的标志，可惜的是，阿梦并不是纯自由主义者，我的想象力又不算突出。"

阿梦说："爱是思想的自由主义的一种体现。我更会爱和想象力更强是有关的。我不会介意将我的想象力借给你用。有一点很有趣，我的思维方法其实是纯自由的，但是，却成为了一个以逻辑为信仰的纯逻辑的人。你的思维方法是纯逻辑的，但是却成为了一个纯自由的灵魂。生活太奇妙了。我们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像逻辑和不逻辑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引向令人愉悦的话题，“别乱说！我是我你是你。你这人说好听的是积极训练想象力，但是小时候怎么可能那么有目的性，肯定是好逸恶劳，贪图肉体的舒适，反而成天督促我不要怕苦，我估计以后会要求我不要怕死了。”

阿梦憋红了脸，可能是因为有些话实在说不出口，“胡说！哪有！我小时候至少也有一小部分目的性是为了远大的理想。当然，也有想象比上课、写作业舒服的原因。”

我说：“我从小就不认为理想需要远大。我只相信好好走脚下的路，走得又快又安全，最后总能找到有价值的最终结果，甚至是最有价值的终极结果。尽管我并不能提前知道终极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当它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能识别出来。”

阿梦说：“他想靠着努力比别人走更多的路来寻找最终结果。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自古以来，勤奋、努力的人很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并不多，能接近最终结果的人根本就没有。我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理想、信仰的指导，真理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你也认不出来。人类以前也知道信仰、灵魂、理性、逻辑、理想、现实、自由、悖论、能力、方法。现在看来，它们和终极结果、真理并不遥远，但是，尽管它们在智人眼前乃至头脑里无数遍地出现，都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你凭什么认为你能？”

阿正说：“还真是。我读名著的时候经常想，这个思想不难啊，要是我生在那个时代多好，就能成为伽利略、亚当-斯密那样的人物了。现在看来，没有逻辑推理能力、想象力和判断力，自己生在什么时代都做不了什么。”

老爷子摸摸他的头说：“逻辑生物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想结果，专心寻找、做好眼前最有价值的事情，相信最终会有好的能力、方法、结果。”

阿梦说：“对，你还小。不要想差距巨大、寿命有限、条件不佳这些经验因素，而要多想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最本质的，

让自己的注意力逐渐从物质、现实、已知转移到灵魂、理想、未知，进步就自然而然了。”

我说：“只要敢于挑战价值，认清邪恶并不困难，提高能力的难度也不大，只有逼近了尽量合乎逻辑，开始发现真理，才不是必然成功的。我认为，智人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科学家们太懦弱，由于预期希望渺茫而不敢研究真理。”

阿梦说：“我不认为关键是勇敢。重点应该是大幅削弱经验主义。学术社会是因为长期的学术研究经验而没有研究真理，研究的课题、方向缺乏宽广的分布，过于从众。智人过于倾向于和现在的事实一致，而不是努力和逻辑一致。”

我说：“或者，是过于倾向于和现有的规则一致，而不是努力争取最大的自由。”

阿梦说：“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缺乏能力，缺乏信心，为了利益不愿脱离正统观念。你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是经验，我们最好不要去研究，也研究不好。以后，会有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的。”我刚想伸个懒腰，就成了落汤鸡，惊愕之间，阿正说：“这是一报还一报。”

我不会和小孩计较，但是，很愿意借机把曲线看得清楚些，很快，客厅里一片汪洋……

（每周一更新，直到完稿）